

第34年

37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翎先生撰著的「金刀小子」。松石山莊的莊主石小保繼承了乃父遺產富甲一方，也承襲了許多仇家，十五年來，惜山老君爲他鏟除了許多仇家，用在他身上的銀子達三十萬両。土秀才出五萬両白銀請孫七俠保石小保的腦袋。兩人均是石小保的仇家，爲何反而保護他呢？目的……梅香香希望孫小七死，目的又何在？十五年來石小保生活在恐懼中，因此激發他勤練飛霜劍法，兩個要報仇，一個要自保，花招百出，結局却又出人意料，欲知錯綜複雜的故事如何，請君一閱。

*　　*　　*

本期刊登的一期完短篇「無形惡魔」、「誘殺」，故事短小精幹，頗值一讀。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日月乾坤」。九天玄女造就了黃石龍脈傳人黃石公，他嚴遵師訓，又發現了甚麼天象？屆時請留意。

尚有「姹女勾魂」、「臥虎山莊一好漢」、「狼山夜祭」，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37期
（總號174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金刀小子

湖海俠義恩仇錄／石羽·文　可飛·圖

金刀小七

六月，下午，雷雨。

雷雨通常不會很久，這一場雷雨卻下了兩個多時辰，而且看樣子還會繼續下去。

路上看不見行人，行人早就躲進可以避雨的地方。

在這裡，可以避雨的地方不多，三岔路口有一家金山酒館，是唯一可以避雨的所在。

金山酒館只有兩進茅屋，和屋前毗搭的一座草棚。

這座草棚就是金山酒館的大堂，大堂中有三張板桌、八條長櫈、四把椅子。

現在金山酒館中座無虛席，還有好幾位客人站着。

金山酒館很少有這樣人丁興旺的時候，也許是大雨，路人都給趕進了酒館，加上酒館裡的酒客給大雨困住。

楓林五劍

當然，也不是每個人都為了避雨，至少有五位客人，他們從天剛亮就進了酒館，直到現在還圍着一張板桌喝悶酒。

光顧金山酒館的酒客，通常不會坐得很久，這五位酒客却喝了四個多時辰，看情形還會繼續喝下去。

五個人四男一女，桌上三隻酒罎，二隻已空，第三罎大概也已喝了一半。

五個人，四個時辰喝掉了二罎半酒，一點也不算多，所以他們非但不醉，甚至連一些酒意也沒有。

大多數有酒意的人都健談，五個人相對喝四個多時辰，不善喝酒的人不是醉得倒下去，必是口沫橫飛。

這五個人竟靜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但是事實上他們非但存在，簡直就是寸步不離。

但也有一件事，令他們不得不暫時離開。

那就是上茅厠。

上茅厠不算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對他們來說却看得十分嚴重，一點不含糊。

雷雨仍然下不停，還是很大。

一個山羊鬍的中年男子，忽然站了起來。

山羊鬍對面是個中年胖子，立即問：「甚麼事？」

山羊鬍男子道：「我要去一去。」

「去哪裡？」

「茅厠。」

「又要小解？叫你不要喝得太多酒，偏偏就是不聽。」

「不是小解，這一趟是大解，我要出恭。」

「為甚麼一定要在這檔口出恭？」

「就是這時候急了，這有甚麼辦法？」

「不許去！」

「為甚麼？」

「哼！難道你們竟看不見，他已經來了！」

山羊鬍男子面上陡然變色，放低語聲道：「老大，你說他到了？」

「他到了」三個字出口，同桌的其餘三人同時一凜，不禁望向中年胖子。

中年胖子的頭，往大路上輕輕一擺，道：「那不是一騎人馬嗎？」

雨濛濛的大雨路上，隱隱見得一騎人馬。

不但出現了一騎人馬，似乎還來了一乘藍色車篷的馬車。

那一騎一車來勢緩慢，却正在逐漸移近。

山羊鬍男子的身子頹然坐下，上茅厠雖然是一件急事，但眼前所發生的却是一件大事。

坐在山羊鬍男子身邊的是個三十多歲的女子，這女子還有幾分姿色，却因為胭脂花粉搽得頗不少，越顯得妖艷了。

這妖艷女子問道：「為甚麼有一乘馬車？」

中年胖子道：「我怎麼知道！」

女子道：「我看未必就是他！」

中年胖子道：「妳又怎麼知道不是呢？」

那女子反答道：「因為張人英並未提及馬車。」

一個陰惻惻的語聲忽然接口道：「我知道張人英的消息一向很可靠，他說那小子必經此途，那就一定會經過這一條路。」

說話之人是一個四十餘歲的瘦子，長着稀稀落落的幾根短鬚，瘦得皮包骨，看樣子，如果不是長年吃不飽，就是患上嚴重的癆病。

這瘦子說話雖然有氣無力，雙目却精光四溢，似乎已經看到那騎人馬就是「那小子」。

那妖艷女子又道：「那麼馬車又作何解釋呢？」

一個大麻臉的中年男子接口道：「多一乘馬車何必大驚小怪！」

那妖艷女子道：「如果車子另外有人呢？」

大麻臉男子道：「我看不會，那小子向來是獨來獨往，從不請副手。」

那妖艷女子又道：「也許這一次是例外，因為惜山老君名氣太大。」

大麻臉男子笑道：「五妹未免多疑了，如果他請副手，一定也騎馬，不可能乘車。」

那妖艷女子道：「那麼又何必帶一乘馬車來呢？」

那中年胖子冷哼一聲，說道：「這是甚麼時候，還在爭論，是不是那小子，馬車中是否有人，立即

就知道。」

中年胖子說得不錯，因爲一騎一車，越來越近，幾乎可以清楚認出，那騎在馬背上的年輕人的面目。

那青年男子約莫二十七八歲，五官端正，雖然算不得很英俊，却自有其蕭洒風度。此刻雖是全身上下淋濕，仍顯得英氣颯然。

山羊鬍漢子終於忍不住，問道：「老大，是不是那小子？」

中年胖子吸一口氣，緩緩道：「就算他變成灰，我也認得出，沒有錯，他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四個人也不由自主的暗暗吸了一口氣，又不期而然地摸一摸身邊的兵刃。

因爲眼前出現的這個小子，就是砍掉過無數腦袋的孫小七！

* * *

孫小七的確有一把金刀。

他二十一歲那年，一位大財主特請高匠鑄造一柄純金的刀贈送給他。

那年他替四海鏢局起回了價值一百五十萬兩銀子的鏢貨，救出了兩條人命。

事主就是這位大財主。

這位大財主送他金刀，江湖上却送了金刀小子的萬兒，那年他才二十一歲，的確是很年輕，事實上他在七兄弟姐妹中就是第七，老子給他取的名字叫小七。

純金的刀不能殺人，他用的只是一把很普通的鋼刀。

這把刀不但普通，而且又殘又舊，刀刃上也不知留下多少缺口。

鋼刀殺過的人多，留下的缺口也多。

刀雖殘舊，孫小七却喜歡這把殘刀，因爲這把刀殺氣重。

孫小七並非鏢師，但有時也會做臨時工。

六年前他砍掉了一名通緝中江洋大盜的首腦，官府給他五萬兩黃金。

從那一年起，每個月總有很多人送來白花花銀子，請他去砍別人的腦袋。

他的銀子好像從此花不完，腦袋也砍不完。

花銀子和砍腦袋太多，同樣會厭，所以他不得不避開專門請他去砍腦袋的那些人。

現在他已經很少砍人腦袋，至少這一年來，他連狗頭也沒有砍過一個。

不過那些希望請他去砍別人腦袋的人，還是千方百計找尋孫小七。

因爲請他出手是萬無一失，更且絕無後患。

然而要找得孫小七絕非易事。

但這裡五個人終於還是給他們找到了孫小七。

他們不是找到，而是等到。

不論等到或是找到都是一樣，總之是遇上了。

這五人等到了孫小七，不是請他去砍腦袋，而是來砍孫小七的腦袋！

有本領來取孫小七腦袋的人，當然絕非尋常之輩。

這五個人也的確不尋常，他們就是楓林五劍！

楓林五劍的老大就是那個中年胖子，叫做司馬牛。

老二是大麻臉古大祥，老三瘦子叫做周進，山羊鬍漢子是老四叫易如生，老五就是那個妖艷女子蘇四娘，她是楓林五劍唯一女子，也是五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今年三十一歲。

楓林五劍近年來在江湖上名氣越來越响，他們五人聯手同進共退的劍陣，到了心意相通的境地，這十年來他們就沒有失過一次手。

所以這一次，也認爲不該會失手，因爲以五對一，正是楓林五劍最得意的絕技。

可是，現在他們的看法有些改變了。

因爲除了孫小七之外，還有一個驅車的老頭子，如果馬車另外有人，情形更加不同了。

楓林五劍十分懂得見機行事，現在他們就在見機而動。

* * *

孫小七的馬車越來越近。

蘇四娘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緩緩道：「這小子，現在變得更成熟了！」

易如生奇道：「妳也認識孫小七？」

蘇四娘道：「可惜他不認識我！」

易如生含笑道：「那不要緊，等一會他就會認識楓林仙子蘇四娘了。」

蘇四娘低喟道：「可惜已經太遲了。」

易如生微笑道：「的確太遲，遲得一認識楓林仙子就一命歸天。」

蘇四娘道：「我說太遲，因爲我已非十二年前的蘇四娘。」

易如生失聲大笑。

司馬牛眼睛一瞪，冷冷道：「有甚麼好笑的？」

易如生立即止住了笑聲，再不敢作聲。

因爲孫小七的車馬已經到了店門前了。

孫小七翻身下馬，驅車的是一名白髮老頭子，他身手雖甚矯健，却可以看出是個不識武功的老人。

金山酒館第一個迎出的是五十來歲的酒館老板！

金山酒館的老板確是姓金，單名就是一個「山」字。

金山迎着笑臉道：「二位路上辛苦了，快請進店裡坐坐，這匹馬交給小老兒打點就是。」

金山正要跨出茅棚，身後陡地傳來了一聲嬌叱道：「慢着！」

金山嚇了一跳，正待回頭看，却見眼前寒光陡閃，一把長劍已經疾刺過來！

金山大吃一驚，但這把劍只在他眼前一閃而過，正指向迎入店的孫小七！

刺出這一劍的不是誰，正是蘇四娘。

蘇四娘這一招顯然是攻孫小七於措手不及！

然而她的劍鋒將及孫小七胸前五吋，忽然凝滯不進，竟然不再向前推進。

因爲孫小七竟然不閃不避，也不招架，他居然望着蘇四娘的眼睛，微微含笑。

如果微笑眞有如此魔力，可以制止對方的劍，一定也是奇門神功。

當然不是。

蘇四娘的劍所以只距五吋不發，因爲她知道這一招已經失敗。

如果孫小七認爲這一劍非招架不可，一定早就出手了。

因爲孫小七並非在蘇四娘的劍相距他五吋時才發覺。

他幾乎是看着蘇四娘起手出招，只不過蘇四娘招已用老了，直到此刻才能收住。

孫小七既然見招不拆，蘇四娘自也知道這一招不必再進。

蘇四娘心中也雪亮，如果一出手就能制服孫小七，他一定不是孫小七了。

所以蘇四娘的劍適可而止，非但給對方留有餘地，更給自己留下餘地。

孫小七的目光從蘇四娘的臉上移到了她的劍刃，然後稱許地道：「這的確是一口好劍，至少值得一千兩銀子。」

蘇四娘居然有些臉紅，道：「我不是給你品評劍的好壞！」

「妳當然也不是一劍想將我送終。」

「聽說你的刀法極快！」

「因此妳想試一試？」

「不是試你的刀法，這是先發制人！」

「差不多已經可以給妳制住了！」

「制住孫七俠，單憑這一招似乎還不夠。」

「畢竟是成名了，十年後的蘇四娘，連這一點也給妳看出來了，怎不教人佩服！」

蘇四娘心中不由一喜，那不是因爲孫小七對她佩服，而是孫小七居然認識她是蘇四娘，還知道她成名已十年了。

江湖上認識蘇四娘的人很多，她却一點也不稀罕，但孫小七也認識她，那就非同平常了。

蘇四娘不禁嫣然笑道：「閣下的眼力可不錯！」

孫小七道：「大名鼎鼎的楓林五劍，怎可不認識？」

蘇四娘道：「似乎還及不上金刀小子這個萬兒响亮吧！」

孫小七苦笑：「若然如此，孫小七就不至受此待遇了！」

蘇四娘微笑道：「不知孫小七要怎麼樣的待遇？」

孫小七道：「在店中討一碗水酒喝，五位總不該拒絕吧！」

蘇四娘雖非拒絕，但指住孫小七的劍仍未收起，不過孫小七此刻身形微動，經已進了金山酒館，正向楓林五劍所坐的板桌走去。

蘇四娘手中的劍似乎不聽支配，竟然未能及時逼住孫小七的行動。

不過蘇四娘亦不因爲如此而洩氣，冷然的喝道：「孫小七，你站住！」

孫小七果然站住，苦笑道：「在下今日初到貴境，莫非這就是楓林五劍待客之道麼？」

蘇四娘道：「馬車裡還有誰？」

孫小七道：「爲甚麼不自己去看看？」

用不着蘇四娘去看，山羊鬍易如生已來到了車旁。

馬車中是否有別人，這是他們必須弄清楚的重要關鍵，楓林五劍所以還未五人同時出手，就因爲沒有弄清楚車中是否有人。

現在其餘四劍都是仗劍而立，等候易如生去查看馬車。

易如生「刷」的一聲抽出長劍，然後用劍尖又是「刷」的一聲挑起垂在車篷的布簾。

布簾應聲而起，楓林五劍發出「啊！」的一聲低呼！

車篷內沒有人，只有一具黑漆的棺材！

沒有錯，只有一具棺材。

楓林五劍面面相覷，說不出話來。

但孫小七却在他們那張板桌上讚嘆道：「想不到這裡也有這樣好的酒。」

酒的確不錯，所以孫小七已經連盡了兩碗，現在正斟滿第三碗。

不過他剛要端起第三碗酒時，一個胖肥的人影已經站在他桌子之前。

這人正是楓林五劍之首的司馬牛。

司馬牛冷冷的道：「爲甚麼馬車裡裝一口棺材？」

孫小七道：「馬車裡爲甚麼不可以裝棺材？」

司馬牛道：「不能！」

他竟然回答得斬釘截鐵，理直氣壯。

孫小七本來要喝第三碗酒，現在竟也喝不下去。

孫小七道：「莫非這是貴境的法紀？」

「不是！」

「那又爲了甚麼？」

「因爲這是你的馬車！」

「我的馬車不許載棺材？」

「對！」

孫小七大笑。

「爲甚麼這樣的好笑？」

「你怎麼知道那是我的馬車？」

司馬牛微微一怔。

孫小七向驅車的老頭子招手道：「老頭子，難道你不想喝酒麼？」

老頭子道：「不是不想，是不敢！」

孫小七道：「怕酒中有毒？」

老頭子道：「不是怕毒，而是怕他們手裡的劍！」

孫小七道：「他們手裡的劍，不會殺你老頭子的！」

老頭子道：「你怎麼知道？」

孫小七道：「因爲他們是楓林五劍！」

老頭子道：「楓林五劍難道就不會殺老頭子嗎？」

孫小七道：「不殺不相干的人！」

老頭子道：「但我好像聽到他們在查究馬車中的棺材。」

孫小七道：「所以你一定要喝一碗酒方可也！」

老頭子果然來到桌邊坐下，而且立即捧起一碗酒，一口氣喝了下去。

老頭子呼出一口氣，道：「酒可以壯膽，這話一點不錯，現在我的膽子好像壯了許多！」

孫小七道：「所以，現在你也一定有膽子告訴他們，那是誰的馬車了！」

老頭子忽然扯起嗓門道：「不但馬車是我的，馬車裡的棺木更是我老頭子的，誰要打棺材主意，老頭子立即跟他拚命！」

司馬牛冷哼一聲，道：「你帶着棺材趕路，好像隨時打算拚掉老命似的！」

老頭子道：「我也不是常常帶棺材趕路，只不過這一次比較例外。」

司馬牛道：「爲甚麼這一次例外？」

「因爲這一次我要到松江小鎮去！」

「到松江小鎮難道還要帶備棺材嗎？」

「難道你還不知道六月十五日，惜山老君和松石山莊石小保莊主在大江口相約的那場決戰？」

司馬牛一凜，目中寒芒四射，道：「我當然知道這件事。」

老頭子道：「我說過這一趟比較例外，就是這個意思！」

司馬牛目中已露出了殺機，不過他語氣還很平靜：「那麼，你打算將這口棺材送給他們二人中的哪一位？」

老頭子道：「送給哪一位？你怎麼知道我的棺材用來大贈送？」

司馬牛嘿嘿冷笑，道：「我當然知道，我還知道二位是松石山莊莊主重金請來的劍手。」

老頭子「咦」了一聲，大感奇怪，轉頭去問孫小七道：「究竟有沒有這一回事？」

孫小七嘆息着，道：「那一定是司馬牛自作聰明，要不然就是張人英賣給他們的消息，說得不清楚。」

司馬牛冷冷一笑道：「原來孫少俠也知道張人英這號人物？」

孫小七道：「我們本來就是朋友！」

司馬牛臉上更加得意：「朋友？可惜這位朋友竟然以五百兩銀子出賣了你！」

「張人英只有出賣消息，不會出賣朋友！」

司馬牛大笑。

孫小七奇道：「有甚麼好笑？」

司馬牛道：「如果張人英果眞是孫少俠的朋友，足見閣下天年已盡，註定橫死於此。」

「哪有這種事？」

「你一定不知道，閣下此次行程就是張人英向我們告密的！」

「這一點我早就知道，我還知道各位天才亮已經光顧了金山酒館了！」

司馬牛微微一怔，再也笑不出來了。

孫小七又道：「因此不論雷雨多大，我也得及時趕到金山酒館，那是顧全張人英消息可靠的金漆招牌，張人英是我的朋友，這個忙我非幫他不可！」

司馬牛木然不語。

孫小七又道：「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下到了各位地頭上，實在是很想拜會各位，張人英既可賺五百兩銀子，在下又能得見各位尊顏，實在是一舉兩得的大事！」

司馬牛不怒反笑，發出幾聲無奈的冷笑。

孫小七接着又道：「孫小七能夠在金山酒館與各位相聚，其實也要付出酬金給張人英，而且，比各位所付的更貴！」

蘇四娘忽然格格的嬌笑起來，她不但在笑，還扭着腰肢走過來。

她來到司馬牛身邊，這才站住

，她問孫小七：「你也付給張人英酬金？」

「你們五人付出五百兩，我一個人却付給他兩百兩，比你們的價錢高達一倍！」

蘇四娘笑道：「這也很公平，我們付出銀子，他給咱們撮合這次聚會！」

孫小七道：「妳說得對，所以你們五百兩銀子其實並非白花！」

蘇四娘道：「但有一件事不明白，張人英也未曾提及過，却要請教！」

「不敢。」

「帶一具棺材前往松江小鎮，作用何處呢？」

「睡覺。」

「睡覺？給活人睡覺？」

「給半活不死的人睡覺。」

「半活而又不死的人，又是誰？」

「這個人現在就在棺材裡睡覺。」

楓林五劍俱皆愕然，他們沒有想到棺材裡原來已經睡着一個半活不死的人，這實在是意料不到的事。

司馬牛問道：「那麼睡在棺材裡的半活不死的人却是哪一位？」

孫小七道：「我不會告訴你棺材裡的半活不死人是誰，我只能讓一個人知道。」

司馬牛冷冷的道：「那麼，能夠知道棺材裡半活不死的人，又是哪一位？」

孫小七道：「他是惜山老君。」

司馬牛道：「只有惜山老君可以知道棺材裡面的人是誰？」

孫小七道：「不錯！」

司馬牛道：「莫非棺材裡的人與惜山老君大有關連？」

孫小七道：「這一點只有惜山老君知道，我也不能告訴你。」

司馬牛嘿嘿冷笑不已，道：「不過我却可以告訴你，你跟我玩這種玄虛無補於事。」

孫小七苦笑道：「我本來不願說，說了，你又不相信，那也沒有辦法。」

司馬牛道：「除非棺材裡的半活不死人可以爬出來，不然也的確沒有甚麼辦法。」

孫小七道：「睡在如此安全的地方，爲甚麼要爬出來，當然不會。」

司馬牛道：「棺材裡的半活不死的人既不能爬出來助你，那麼，咱們五對二，孫少俠，大概你很快也可以變成半活不死的人了。」

司馬牛劍已出鞘，古大祥、周進等人，也正在逐漸移動。

孫小七忙道：「各位一定要動手，應該弄清楚是五對一，不是五對二，老頭子不會武功，也與此事無關，不可難爲他。」

司馬牛道：「如果五對一，那你就不是半活不死的人了，還有半條命，你大概也留不住，不過孫少俠，現在你可以改變主意的。」

孫小七道：「以你之見，我該如何改變主意？」

司馬牛道：「原車人馬折回歸途，倒也不必傷這和氣。」

孫小七苦笑道：「這豈非前功盡廢。」

司馬牛道：「那就乾脆亮兵刃吧！」

楓林五劍的長劍已經各握在手中，不過，孫小七仍無亮兵器意思，他道：「如果就此死在五劍下，那眞是死得不明不白，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各位爲甚麼不許在下前往松江小鎮？」

司馬牛冷然道：「難道你那位朋友，張人英沒有告訴你嗎？」

孫小七嘆口氣道：「有是有的，但一面之詞怎可深信不疑，在下本要與各位親口對質，可惜你們兵刃相向，實在令我好生失望。」

司馬牛切齒道：「也好，你有甚麼身後事，不妨一併說了吧！」

孫小七道：「身後事還是後話，姑且不提，現在我要說的却關係到各位聲望、名譽、地位、身價，事關重大，不能不先問問清楚。」

司馬牛強忍怒氣，道：「那你就說下去吧。」

孫小七道：「聽說半年前，各位已經投在惜山老君門下，不知此事可眞？」

司馬牛道：「惜山老君與我們本來就是多年朋友，既然是朋友，自當出力相助，而且六月十五日大江口的決戰，是惜山老君近十五年來唯一要了的心願，怎可不盡棉力？」

孫小七說道：「現在我總算有些明白，各位目的是在堵截前往於松石山莊接應的朋友。」

司馬牛道：「不過楓林五劍的職責却是對付金刀小子！」

孫小七道：「你們居然將我當作松石山莊的朋友，未免令人受寵若驚。」

司馬牛說道：「閣下雖非他的朋友，但松石山莊所出的酬金之高，足可以令你賣命！」

孫小七道：「莫非這話也是張人英所言？」

司馬牛道：「給我們通風報訊的朋友很多，何須依賴張人英。」

孫小七道：「這話有理，但這個消息大錯，松石山莊石小保富甲一方，却不善收買刀手，更不喜歡跟孫小七這種銅臭兇手打交道。」

司馬牛道：「一個人在走投無路時，那裡還顧得這許多，何況這一次出面聘請閣下賣命的，更非石

小保本人！」

孫小七大笑，道：「竟還有這麼多內情，不知是哪一位出面收買在下？」

司馬牛連聲冷笑道：「難道不是王老板與你接應？」

孫小七笑道：「你所說的王老板，莫非就是那位比石小保還要有錢，拚命十三劍王老板？」

司馬牛道：「可見你與這位王老板一點也不陌生。」

孫小七說道：「我對大多數財主，都不會陌生，而且在前面的安豐集，我還與王老板喝過一頓酒，差點就談成了一宗買賣交易。」

司馬牛竟然大笑，說道：「你去安豐集見到的一定是鬼，不是王老板！」

孫小七道：「你不相信？」

司馬牛道：「王老板的確也是今日趕往松石山莊，不過他走的是南路，如果你在前面安豐集見到王老板，說不定正是王老板鬼魂出現了，幸好你們的交易談不成，不然你收到的銀子一定就是錫箔灰。」

孫小七笑道：「你們知道王老板走的是南路，故此也派了高手在南路伏擊王老板？」

司馬牛道：「這一次你倒說對了。」

孫小七道：「而且，這一位高手好像還是朱大和尚？」

司馬牛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孫小七道：「聽說朱大和尚的迷踪九影劍，是劍道中一絕，足可尅制王老板的拚命十三劍，由此推想，對付王老板最合適的人選當然就是朱大和尚。」

司馬牛哼了一聲，並不否認。

孫小七道：「可是王老板似乎也早就得到了訊息，知道朱大和尚將對他不利，因此避開朱大和尚，走的竟是跟我同一條路，不過王老板所以要走北路，最大的原因却是爲了各位。」

司馬牛嘿嘿連聲，道：「爲了我們楓林五劍？」

孫小七道：「爲了五位項上的人頭，王老板在安豐集與我同桌共飲，所談的交易就是這一宗買賣了。」

司馬牛笑道：「那麼，閣下爲甚麼還不動手亮兵器？」

孫小七道：「可惜我們的交易沒有談妥。」

司馬牛說道：「莫非王老板出不起價？」

孫小七道：「不是王老板出不起價，只不過在王老板之前，已經有一位大買家曾經下了定金，孫小七做這買賣也很講究信用，必須先與那位買家商量，然後再作出決定。」

司馬牛不由冷笑起來。

就司馬牛冷笑當中，一個陰側側的語聲忽然說道：「沒想到，楓林五劍的腦袋居然十分搶手。」

這人說話似乎有氣無力，却又是每一個字都能令人淸楚聽入耳中。

說話之人正是瘦得皮包骨的周進。

周進說話的時候，他人已向孫小七在移近，不過他沒有立即動手的意思，似乎還很想知道自己的腦袋值多少銀子。

孫小七道：「不但搶手，看樣子越來越值錢。」

周進道：「所以你認爲現在還不應該割下來？」

孫小七道：「你完全說得對，但各位一定還不知道，爲甚麼五位的腦袋忽然很搶手？」

周進道：「正要請教。」

孫小七道：「那全是惜山老君的功勞，各位自從投入在惜山老君門下，就此身價大漲。」

周進道：「總算不枉交了惜山老君這個朋友，只不知道我們的腦袋，究竟值多少錢？」

孫小七道：「各位的腦袋，這半年來可說飛漲，六個月以前，每一顆好像是值三百兩銀子。」

周進嘆了口氣，道：「那簡直比豬頭的價格還不如，這未免欺人太甚，我情願割下來當夜壺，決計不能便宜了他們。」

孫小七又道：「不過五個月以前，已經漲到六百兩一個了。」

周進道：「五個月漲了一倍，倒也不慢，但無論如何，這種價值跟一個西瓜大概差不了多少，不知現在的行情又如何？」

孫小七回答道：「最近的價值是每個三千兩銀子。」

周進道：「不分大小，一律三千兩一個？」

孫小七道：「而且也不分男女，統通三千兩結賬，不過我認爲，假如今日，一定還會再漲價。」

周進道：「總算你我看法也有略同之處，三千兩價錢未免太可恥了，難怪大俠不肯動手。」

孫小七笑了笑，道：「你說得一點不錯，所以即使你們五把劍指着我，我也決計不肯與你們動手！」

周進道：「可是你不動手，我們却非動手不可，因爲我們認爲閣下的腦袋已成熟得像個大西瓜一樣，非把它摘下來不可了。」

孫小七苦笑，道：「你們爲甚麼不留些氣力，應付拚命十三劍王老板？」

周進道：「先解決了閣下，再應付王老板，豈不容易得多？」

孫小七道：「可惜已經太遲了，王老板已經來到了。」

楓林五劍不由一呆，因爲王老板雖然還未出現在他們眼前，路上飛馳而來的馬蹄聲，却已傳入每個人的耳中。

雨已停歇，二騎人馬在大道上飛馳而來。

這兩騎人馬一男一女，那男子四十多歲，三綹鬚，一身華服，正是拚命十三劍王老板，那女子二十四五歲，全身紫衣，楓林五劍雖未見過，却是早有所聞，她就是點穴聖手百靈老道傳人李依紅。

楓林五劍早已劍拔弩張，此刻只得暫且收起怒氣，以策應變。

二騎人馬來到店外，下了馬，金山老板親自去料理馬匹。

王老板進了草棚，就道：「孫大俠來得好快，竟然趕在我的前頭。」

孫小七道：「我知道這裡有五位朋友等得不耐煩，不得不冒雨趕路。」

王老板望向五人，然後說道：「想來這幾位就是楓林五劍了。」

孫小七道：「原來王老板也認識這五位朋友。」

王老板道：「他們都是惜山老君的朋友，怎可不認識！」

孫小七道：「你們既然認識，倒不必我引見，各位多多親近，在下這便告辭了！」向衆人一抱拳，站起來便要離去。

王老板突然身形閃動，像幽靈一樣，飄然來到了孫小七身旁，他身法快，出手更快，手臂一長，業已按住了孫小七的肩頭。

王老板微微一笑道：「孫大俠一見我就走，王某不免臉上無光，請稍坐片刻，一同起程。」

王老板露了這一手，楓林五劍心中也不由暗暗佩服，須知王老板這一手不是施展在別人身上，而是在金刀小子孫小七身上！

雖然王老板並無惡意，但孫小七如何能讓他突然近身，突然出手，如果王老板有心暗算，出手就是殺着，孫小七豈不是着了道兒嗎？

孫小七果然也眞的坐了下來。

楓林五劍忽然覺得孫小七的武功不如想像中可怕，因爲他竟然允許王老板在他身上露了這一手。

孫小七坐下，王老板也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下來。

孫小七問道：「你可知我爲甚麼要走？」

王老板道：「正要問這句話。」

孫小七道：「我不願見到五個腦袋像西瓜一樣，砸碎在地上。」

王老板道：「在你刀下落地的人頭不知多少，怎麼現在變得如此迂腐起來？」

孫小七道：「這一次不同，眼看人頭落地，有如見財化水，不免心疼，最好就是眼不見爲淨。」

王老板大笑道：「我們在安豐集談過那宗交易，當時談不成，如果現在你改變主意，還是可以再談的。」

孫小七道：「這時候談交易，對我們兩方面都很不公道。」

王老板道：「沒有甚麼不公道，以我之見，閣下不允，一定另外有原因。」

孫小七道：「的確是另外有原因，那就是現在還不願意殺人。」

王老板大笑，却笑得很冷，道：「其實，我早就應該料到了，你不可能對楓林五劍下殺手，甚至你們還可能是朋友。」

孫小七苦笑道：「至少我們還不是仇家。」

王老板道：「但有件事想不通，惜山老君出多少酬金，令你甘心爲他效力？」

孫小七道：「你一輩子也猜不到。」

王老板一愣，道：「莫非酬金高得驚人，使我無法猜測？」

孫小七道：「不是高得驚人，而是無從猜測罷了。」

王老板說道：「這話令我想不通了。」

非但王老板想不通，楓林五劍更加想不通。因爲王老板居然懷疑惜山老君以高酬收買了孫小七，果是如此，那麼孫小七當然不可能是松石山莊的朋友。

不過楓林五劍却還可以肯定一件事，那就是孫小七即使不是松石山莊的人，一定也不會是惜山老君朋友，要不然，惜山老君爲甚麼要他們來對付孫小七？

這一點當然可以肯定，難怪王老板一輩子也猜不出惜山老君付出多少酬金收買孫小七，因爲根本沒有其事，又從何猜想？

王老板又道：「不過有一件事，必須立即弄淸楚，如果我此刻殺了楓林五劍，閣下是否反對？」

孫小七道：「我本來就是要離去，又怎麼能反對？」

王老板道：「可是他們五個腦袋，好像就是閣下的財產，我取去，難道眞的不加阻止？」

孫小七苦笑道：「眼看幾萬兩銀子泡湯，不免感到可惜，不過以我看，楓林谷五位朋友一定還知道如何保護自己，這一點我倒可以放心。」

王老板大笑道：「你搶先來到金山酒館，想來就是安排他們如何保護自己腦袋之策？」

孫小七苦笑道：「我只不過提醒他們，却也沒有甚麼良策，現在能否保得住這幾個腦袋，只好賭賭運氣罷了。」

王老板道：「可惜你的運氣似

乎也不大好，簡直就是壞到透頂了。」

王老板沒有說錯，孫小七的運氣確甚差。

因爲就在這一刹那，一條紫色人影已經來到他身側。

這個紫衣人影不但身法快，出手更是快得不可思議！

事實上對付孫小七這種高手，不但出手必須快，還得認位要準。

這個紫影人正是對付孫小七，而且也做到了又快又準。

百靈老道人稱點穴聖手，他的傳人李依紅當然也非庸手，李依紅雙手並使，運指如飛，嗤嗤連聲，在孫小七肩背之上業已點了六處麻穴！

孫小七身子陡然地一震！

一個人給點了六處麻穴，那是誰也不可能再動了，孫小七現在就是給點了六處麻穴，所以他也不能再動。

好在孫小七本來就是坐在一張靠背椅上，所以他仍然靠在椅子中沒倒下去。

百靈老道人的傳人的確絕非庸手，居然連孫小七也受制於她。

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李依紅一直就站在孫小七身側最有利的方位，而且一直在等候機會出手。

李依紅雖然出手不甚正途，甚至是一種暗算，不過孫小七對於一名年輕女子忽使偷襲，倒也不會認眞計較，何況李依紅點的是麻穴，不是死穴，可見她還是手下留情的。

孫小七身子不能動，嘴巴還能說話，他苦笑道：「王老板，你說得一點不錯，我的運氣實在是壞透了，竟然栽在一個年輕的姑娘手裡。」

王老板大笑道：「這就是年輕姑娘所佔的便宜，你當然沒有防範到她會出手，更加想不到她有如此功力。」

孫小七道：「的確是想不到。」

王老板道：「如果是我出手，你一定有防範，剛才我按你肩頭一下，你就早有預防，我當然不會笨得去冒險！」

「原來那是虛招？」

「沒有那次虛招，這次難以得手。」

「以後必須記着這一點。」

「只怕未必再有以後了。」

「難道你要送我歸西？」

「即使我不送你歸西，惜山老君大概也不會讓你活得太久，因爲現在我決定借刀殺人，用你的刀，割下楓林谷五位的頭。」

「爲甚麼不用劍？要借我的刀？」

「我不用劍，是不願讓你見到拚命十三劍的招式，聽說閣下不但砍人腦袋拿手，而且偷別人的武學更爲拿手，尤其是那些奇門絕學中的致命殺着，可以過目不忘！」

「所以你不肯用劍去跟楓林五劍交手？」

「你說對了！」

「可是，你既然要送我歸西，何不讓我開開眼界，看看拚命十三劍的厲害所在？」

王老板笑道：「本來也無甚大害，不過我用你的刀殺人，有一個最大的理由。」

「甚麼理由？」

「第一，聽說你的刀殺氣甚重，刀出鞘自有一股懾人心魄的殺氣，第二個理由，聽說閣下的刀缺口纍纍，不論殺人傷人，留下的傷口，一看就知道出於誰的兵刃。」

「借刀殺人就是這個理由？」

「如果惜山老君知道楓林五劍喪生於孫小七的刀下，他會如何？」

「如果你不能殺盡楓林五劍，又待怎樣？」

「那只好先殺了你，你可知點了你穴道的這位姑娘是誰？」

「武林中點穴手法如此高明的青年女子，除了百靈老道傳人李依紅之外，不見得還有第二個人。」

王老板讚嘆道：「閣下見聞果然廣博，那末閣下死在老道傳人的劍下，却也不失你身份。」

孫小七道：「難道要殺我的竟是這位李依紅姑娘？」

李依紅嫣然一笑，「刷」的一聲，長劍出鞘，在孫小七眼前閃閃生光。

李依紅道：「現在還不必殺你，不過，我可以隨時割下你的腦袋。」

孫小七道：「既然不是現在，爲何不把劍移開一點？」

李依紅笑道：「哦！原來你也這樣怕劍。」

孫小七道：「因爲這把劍實在太鋒利，好像還是一把寶劍。」

李依紅道：「你的眼力倒也不錯，這正是削鐵如泥的黑墨寶劍。」

孫小七道：「以黑墨寶劍指住了一個穴道受制的人，那豈不是折了百靈老道人的聲望？」

李依紅微微一笑，道：「我的劍也未必殺你，或許是用作保護閣下的頭顱，聽說最近江湖上不少人都很想取你孫大俠的人頭，何況如今你的穴道受制，似乎很需要有人看住你的腦袋了。」

孫小七笑道：「眞想不到孫小七的腦袋竟也要別人來看守。」

王老板也不禁笑了，道：「有人給你看管腦袋，總算還是一件好事，比如楓林五劍，他們的腦袋就沒人看管，那就不大妙了！」

王老板從桌面上取過了孫小七鞘中的刀，在手中試試份量，然後說道：「不重也不輕，很稱手！」

孫小七道：「本來就是一把很普通的刀！」

王老板道：「不論刀或劍，飲得人血多，就不普通了。」

孫小七道：「有甚麼不普通？」

王老板道：「你有沒有聽過劊子手的刀，半夜裡發出幽吟之聲？」

孫小七道：「難道你就聽見過？」

王老板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嗆」然一聲，拔出孫小七那把殺人無數的殘刀！

只覺陰森森寒芒懾人心魄，似乎也的確有難以言喻的殺氣。

王老板慨然道：「我現在就聽到了，難道你竟沒有聽到這刀上正發出幽幽長吟之聲嗎？」

他伸指在兵刃上輕輕一彈，果然發出陰森森的長吟之聲。

但無論如何，這把刀到了王老板手中，似乎眞的令他有無比的殺氣。

王老板忽然長身而起，向楓林五劍說道：「各位喪生在孫小七刀下，到得地府，也可向祖宗有所交代了。」

司馬牛長長呼一口氣來，說道：「閣下棄劍用刀，那是捨長取短，死在咱們五兄妹劍下，恐怕難以向祖宗交代，既是天數如此，無話可說，王老板請出招吧！」

王老板拔身而起，去勢如風，正掠向司馬牛。

司馬牛身形急退，只聽得「嗆」一聲響，司馬牛攻出一劍，王老板却接了二招。

須知楓林五劍同進共退，司馬牛既然動上了手，另外四個人也先後攻到，所以王老板一把刀必須應付五人長劍，決非司馬牛一人。

刹那間五條人影縱橫進退，或上或下，都是攻向王老板，刀光劍影之下，兵刃交鳴之聲不絕於耳。

孫小七不由搖頭嘆息，道：「我這把刀恐怕是就此完了。」

孫小七這把殘刀現在必須招架五把長劍，這一仗打下來，不論誰勝誰負，但孫小七的刀，肯定是會變成了爛鐵了。

李依紅道：「你那把刀本來已經與爛鐵無甚分別，毀在王老板手中，說不定他也會送一把金刀給你以作抵償。」

孫小七道：「聽妳這麼說，王老板似乎不一定要殺我？」

李依紅說道：「那還得看看你的運氣是怎麼樣？」

孫小七道：「我的運氣其實不算很壞，可惜王老板現在的運氣似乎十分不妙，他不但會斷送了我的刀，可能還會斷送了他自己的性命！」

王老板此刻的處境的確不大妙，在楓林五劍之圍攻下，雖然尚可勉强支持，却已是險象橫生。

然而李依紅似乎還是很有把握：「用不着替王老板擔心，他一定有辦法。」

孫小七道：「他唯一的辦法只有施展拚命十三劍。」

李依紅說道：「他的拚命十三劍不會輕易動用的。」

不過王老板現在却已經施展了他的劍法，他手裡握的雖然是刀，招式却是劍，以刀作劍，當然並不稱手，但拚命十三劍是他賴以成名的絕學，與剛才不倫不類的刀法比較，眞是雲泥之別了。

王老板此刻運刀如風，騰身如飛，在五把長劍下往來縱橫如飛，說他拚命，實在是一點也不假。

孫小七看得不由暗暗喝采，能夠看到拚命十三劍，即使穴道受制，何足道哉。

可惜他無法看完王老板拚命十三劍絕學，他只能看到七劍。

就王老板使到第七劍時，那個長着山羊鬚的易如生，突然發出了一聲驚呼，他的身子也跟着飛了出去。

易如生只是肩頭上受了點傷，他的身子却是給王老板掌力震飛出去的。

如果王老板手裡舞動的不是刀，而是劍的話，易如生受傷的那邊肩膊大概不可能留在身上了，幸好王老板用的不是劍而是刀，易如生總算是撿回來了一條手臂。

楓林五劍聯手攻守，原來是一個堅固的劍陣，易如生敗退，這劍陣就有了破綻，王老板實際上已經佔到了優勢，可惜他來不及把握這個優勢的時機，因爲就在這時候，只見一團黃影有如從天而降，突然落到了王老板身前。

王老板原要攻出的第八劍却因爲這團黃影落在他身前，一怔之下收招凝步，橫刀而立，這一招也就沒有攻出。

這一團黃影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而是從茅舍中飛出，只是來勢既快又勁，及至發現這團黃影，他已經立在王老板身前。

他當然也是人，只不過是穿一襲黃衫的和尚。

一個又胖又高的大和尚。

他就是朱大和尚。

朱大和尚的確是一個大和尚，高大魁梧，差不多有二個王老板的重量。

這樣一個胖和尚居然練就了如此飄逸的輕功，連孫小七也暗暗的吃驚。

不過孫小七吃驚的不是朱大和

尚輕功，而是他突然間在此出現。

孫小七繞北路而不經南路，就是爲了避開朱大和尚，誰料朱大和尚如同鬼魅，竟然也會在金山酒館中現身，而且看情形，朱大和尚在茅舍裡躲了不少時候，在此緊要關頭飛身而出，替楓林五劍解困。

朱大和尚身材魁梧，聲如洪鐘：「王老板，你當然沒有想到，我也會在金山酒館等你。」

王老板氣苦道：「但現在却也想到了，我既然繞道而行，你何嘗不能。」

「你說得對。」

「那是我們有緣。」

「那末你應該立即抛去手中的刀。」

「甚麼意思？」

「仍然用刀接我的劍，對你是太不公平。」

「只是對孫小七太不公平，這把刀再給我用下，一定變成爛鐵了。」

「現在刀還未變成爛鐵，及早還給他吧！」

「說得有道理。」

王老板將手中刀向孫小七輕輕一送，那刀平平飛去，就在孫小七面前的板桌上，「托」地一聲插入枱面。

朱大和尚又道：「學劍的人，應該用劍，那樣才公平合理，現在就請王老板用劍。」

朱大和尚在說話時，已經緩緩抽出佩劍，王老板却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身上不佩劍。」

朱大和尚一楞，然後答道：「你沒有劍，李依紅却有劍。」

「如果我用李依紅的劍跟你過招，對你又不太公平。」

「甚麼意思？」

「李依紅手中的是一種神兵利器。」

朱大和尚微微一怔，他畢竟也知道王老板的拚命十三劍殊非奪命，如果他以寶劍相抗，於己而言，確是不公。

朱大和尚不禁也嘆息道：「拚命十三劍竟然也不帶劍！」

「拚命十三劍無劍可拚，却還有條命可拚，我與你拚命，不拚劍！」

「這裡還有別人的劍可借用。」

「我不借！」

「你似乎有意不肯用劍？」

「難道你眞的願意用劍？」

「爲甚麼不願？」

王老板忽然道：「聽說朱大師的迷踪九影劍，是劍道中奇門絕學，江湖上見過的人不出三位，可是不是？」

朱大和尚面現得意之色，道：「其實也不到三人，只不過能夠看出我的劍氣、劍勢的人，連我自己在內大概只有三人。」

「如果我與大師對陣，能否揣摩到大師的劍氣、劍勢來？」

「或許你也能看出二成，但那時你的腦袋已經在地上打滾了，即使給你看通整套劍法，決計不能成爲江湖上看出我劍氣的第四人！」

「怪不得見過朱大師迷踪九影劍的人，只有三幾位。」

「道理就在於此。」

「可惜你竟忘了一位專門偷名家絕技的好手在場。」

「他是誰？」

「金刀小子。」

朱大和尚面上笑容刹那間消失得乾乾淨淨，他好像忽然想到這裡還有個孫小七。

朱大和尚不但笑容收起，他的長劍也立即收起，「啪」的一聲，歸劍入鞘。

然後他呼了一口長氣，道：「你說得對，這個時候你我不適宜拚劍，一定要拚，也不該現在！」

朱大和尚轉身就走。

蘇四娘忽然道：「朱大和尚，你上了王老板的當還不知道？」

朱大和尚不悅道：「他完全說得對，不是王老板提醒，那才上了大當。」

蘇四娘不由一怔，道：「這姓孫的小子難道眞的如此可怕？」

朱大和尚道：「難道你認爲他十分可愛？」

蘇四娘道：「他簡直是可惡！」

朱大和尚道：「妳說得也對，他既可惡又可怕，簡直就是一個危險人物！」

蘇四娘幾乎大笑，但畢竟還沒有笑出來，她道：「一個穴道受制的人，你竟說他是個危險人物？」

朱大和尚道：「怎麼不是？他最危險之處，就是給李依紅點了穴道。」

蘇四娘終於忍不住大笑，不過她很快止住笑聲，道：「如果我割下孫小七的頭，你是不是還認爲他危險？」

朱大和尚好像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問道：「妳要割下孫小七的人頭？」

蘇四娘道：「我現在就可以割下他的人頭了！」

割下一個穴道受制者的腦袋，蘇四娘自忖是十拿九穩的事，所以蘇四娘說話之時，一挺長劍，人已掠向孫小七。

不過，孫小七身邊還有一個人，她就是李依紅。

李依紅手中也有劍，而且還是一口寶劍，削鐵如泥的黑墨寶劍。

蘇四娘要割孫小七的頭，必須先放倒了李依紅。

可是蘇四娘的劍方剛剛起手攻出，李依紅的劍已經封住了她的劍

勢。

蘇四娘祇得收招凝立，道：「妳不願他死？」

李依紅道：「要殺孫小七，也應該由我動手，是我點了他穴道，怎輪到妳來撿便宜？」

蘇四娘冷笑道：「那就看妳能不能阻止我的劍了！」

她話聲甫落，手中長劍業已揮出。

李依紅出劍也絕對不慢，只聽「錚」聲响，火花四濺，蘇四娘急忙收招，但第二劍緊接着攻出。

蘇四娘自知手中鋼劍絕非李依紅寶劍可比，故此不敢硬拚，却以快攻來佔先着，然而李依紅應變也極之敏捷，一刹那間，蘇四娘攻了七劍，李依紅封了七劍，竟然絲毫佔不到便宜。

以蘇四娘的兵刃而言，實際上已處於下風，七劍之下，她的長劍尚未爲黑墨寶劍所斷，這也是難能可貴了，不過蘇四娘此刻主攻，李依紅却主守，如果李依紅取主動攻擊蘇四娘的話，那麼蘇四娘的長劍肯定就難保不斷了。

蘇四娘一連急攻七招，已是她劍術精銳所在，七劍下討不了好處，再攻多幾個七劍，大概也難有得手機會。

蘇四娘對自己的劍法自是心中有數，而楓林五劍中其他四人，當然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古大祥和周進互相使了個眼色，雙雙騰身而起，掠到蘇四娘身邊。

古大祥道：「五妹，我們助妳一臂之力。」

古大祥說話時，與周進同時出招攻向李依紅，現在是三對一，楓林五劍中的三個聯手，圍攻李依紅一人。

李依紅剛才應付蘇四娘一人，那是只守不攻，以靜制動，未展所長，現在以一對三，不能不展眞才實學相抗。

李依紅的劍法顯然也非等閑，加上楓林三劍對她黑墨寶劍避忌，這四人交上了手，一時竟也爲難分勝負。

然而四把劍在孫小七眉睫處惡戰，劍影飛舞，劍氣橫流，孫小七怎不心驚膽寒，如何還能再坐下來。

孫小七終於嘆了口長氣，苦笑着對老頭子道：「我們再待下去，看來也不會有甚麼好處了。」

老頭子此刻已鎮定了許多，說道：「本來就沒有甚麼好處。」

孫小七道：「那麼，我們爲甚麼還不走？」

老頭子道：「早就該走了，只是你不能走，有甚麼辦法？」

孫小七道：「不是不能走，只是不願走，但現在朱大和尚不讓我偷師他的絕技，不走就沒有意思了。」

孫小七要走了，而且居然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他不但可以站起身，還能取回桌子上的刀，插入刀鞘，然後一伸腰，離開了桌子，走出了草棚。

一個給點了六處穴道的人，忽然行動自如，好像根本沒有給制住穴道那麼一回事，簡直就是難以相信。

最感難以相信的，當然是點了孫小七六處穴道的李依紅。

但如果她靜心一想，就不會感到驚異，因爲朱大和尚就想到了這一點。

朱大和尚曾經告訴蘇四娘，認爲孫小七最危險的就是給李依紅點了穴道。

孫小七居然讓李依紅點了六處痳穴，而且還讓李依紅等人深信他的穴道受制。

那的確很可怕，而且很危險。

這個危險人物現在和老頭子走出了金山酒館，各自上了馬車。

老頭子道：「趕到松江小鎮大概正是上燈的時候了。」

兩大奇俠　船中鬥智

孫小七道：「黑夜入鎮最好，至少不會有人發覺馬車中有棺材。」

進入松江小鎮的確正是華燈初上，沒有人留意他們從何而來，也沒有人留意在馬車中所裝載的東西。

松江小鎮其實不小，單單酒館、客棧大大小小就有十二家。

松江小鎮最大的客棧就是松陽客棧。

松陽客棧也是鎮上最大的松陽酒樓。

松陽樓的掌柜是個四十多歲的酒鬼，姓余名不醉。

余不醉事實上每晚必醉，現在他坐在賬柜內就已喝得半醉。

余不醉雖然是個酒鬼，但銀両賬目却一點絕不含糊，他最大的興趣除了喝酒之外，似乎就是收賬。所以孫小七站到他面前，余不醉就連眼皮也沒有抬一下，因爲，現在差不多喝得連眼皮就快抬不起來了。

但孫小七說出第一句話，余不醉竟然立即跳了起來。

孫小七道：「閣下想來就是余必醉掌柜？」

余不醉立即張大了眼睛道：「不是余必醉，是余不醉。」

「我看你好像已經醉得差不多了。」

「你是不是想來跟我比一比酒量？」

「可惜我現在第一件事是住店。」

「住店？」

「對！」

「即使你願意住柴房，恐怕今後二十天內也不會有空缺給你！」

「不過我知道貴店還有兩間清靜的大房空置了二十天。」

「你……怎麼知道？」

「二十天前，一位叫做張人英的朋友，訂下了這兩間最好的大房。」

「莫非尊駕也叫孫大爺，孫小七？」

「我本來就是孫小七，不是也叫孫小七。」

「可惜你不像。」

「奇怪，我不像孫小七，難道你像孫小七嗎？」

「我像余不醉，不像孫小七，因爲眞的孫小七，二天前已經到了，也住進了張大爺給他預備的大房子。」

孫小七一點也不感到吃驚，只不過感到意外，因爲居然有人冒認孫小七之名住進了張人英所訂的臥房。

孫小七苦笑道：「那麼張人英可在店內？」

余不醉道：「張爺很忙，已經幾天不見，朋友，還是別處去想想辦法，小店幫不上你的忙！」

孫小七道：「這中間一定有誤會，可否帶我去見一見那位孫七爺？」

余不醉道：「恐怕不方便！」

孫小七手腕一翻，余不醉的柜面上已經多了一錠銀子，余不醉看看銀子，又望望孫小七，然後，他笑了起來，然後將銀子放到懷中去，提起一盞燈籠，道：「你跟我來！」

孫小七跟了余不醉，拐了幾個彎，來到了後院子，見得一排廂房，果然是清靜幽雅，只見其中一間廂房，門窗半掩，透出燈光，顯然是房中有人。

余不醉道：「就是這一進房子，想來孫七爺就在房中，你自己進去相見，在下可失陪了！」余不醉說完轉身就走。

孫小七舉步跨入門內，房中燈光照得如同白天，却是空無一人。

房中雖然無人，却有一席豐富的酒菜，桌上對擺了兩副杯筷。

盤子裡的菜餚沒有動，酒仍在壺中。

這一桌酒如果不是在拜祭鬼神，一定就是預備給一位朋友的。

孫小七忽然發覺，佔居這房間的這位孫七爺，待自己實在是不薄的，因爲這一桌酒菜，看來正是爲他而設的。

孫小七進房時滿肚子的怒氣，現在氣消了一大半。

肚子裡的怒氣所以立刻消了一半，並非因爲見到了一桌豐富的酒菜，而是他聞到酒桌以外的另一種香氣。

這種香氣絕對可以肯定，只有女人身上才可以散放出來，而且還不是普通的女人那種香氣，淡淡的異香從屏風後飄來，那女人竟然在屏風之內。

孫小七也沒有走入屏風，他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斟了一盅酒，一仰而盡。

就在此時，屏風後面一個女子語音道：「你不怕酒中有毒？」

孫小七道：「妳尚且不怕在屏風後更換裝束，我又何必擔心酒中有毒？」

女子道：「我可以在屏風後面更衣，因爲我知道進來的是金刀小子！」

孫小七道：「可是金刀小子並非甚麼正人君子。」

女子道：「可惜這一次似乎太君子了。」

孫小七道：「莫非妳眞的想引誘我麼？」

女子道：「你說對了！」

孫小七道：「這豈不犧牲太大了。」

女子道：「犧牲大，收穫也大。」

孫小七大笑道：「那麼，現在可是有了一定的收穫？」

女子道：「我認爲一定會有的。」

却在此時，屏風後飄來一縷淡淡的幽香，一個還很年輕、貌美如花的綠衫女子，也飄飄如仙的走了出來。

孫小七道：「這就是妳本來的面目？」

女子道：「至少不再是孫七爺吧！」

孫小七道：「我正在奇怪，像妳這樣美麗的女子，怎能扮成孫小七，竟然還能使余不醉深信不疑！」

綠衣女子微微一笑，就在孫小七對面椅子坐下，給孫小七斟滿了酒，又爲自己斟了一杯，然後說道：「騙孫大俠不成，但瞞過余不醉的醉眼，我的易容術還一定可以勝任。」

孫小七道：「一向只知梅花島的迷香散厲害，却沒有想到梅花島的易容術也有如此的造詣，令人佩服！」

綠衣女子一怔道：「你說梅花島？」

孫小七道：「難道妳不是梅花島三小姐？」

綠衣女子道：「孫大俠對自己的眼光好像很自信，又怎能看出我

是梅花島的？」

孫小七道：「不是看出來，而是嗅出來，我一進門幾乎就知道梅花島的三小姐在這裡！」

綠衣女子道：「怎能如此肯定？」

孫小七道：「本來還只是猜測，現在簡直完全可以確定，妳就是梅香香。」

綠衣女子微笑不語，却也不否認。

孫小七又道：「梅香香不但身上有種特異的香氣，而且她的兵刃就是二柄很短的袖劍，梅姑娘衣袖中，現在就收藏了這二柄短劍！」

梅香香笑着接口道：「而且還有極爲厲害的迷香散迷葯。」

孫小七笑道：「那是梅花島家傳藝業，當然是少不了。」

梅香香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道：「別人都說，對付孫小七相當不易，現在看來也眞的不假，只不過我還不明白，爲甚麼你能知道我這許多的事呢？」

孫小七道：「其實妳不會不明白，因爲我有一位朋友，在梅花島逗留了半年多。」

梅香香道：「他是誰？」

孫小七道：「他就是土秀才！」

梅香香閃過一絲異彩，隨即道：「那麼，你還知道我一些什麼？」

孫小七苦笑道：「恰得其反，不知道的太多了，但有一件事，却非問一問不可，比如妳到松江小鎭來的目的。」

梅香香道：「爲朋友辦一件事。」

孫小七微微一怔，道：「不知這位朋友是誰？」

梅香香笑道：「他就是土秀才。」

孫小七奇道：「土秀才？」

梅香香道：「你感到奇怪？」

孫小七道：「簡直不可思議，土秀才兩年前已經隱居，還有什麼事要妳到這裡來辦呢？」

梅香香道：「他既然隱居了兩年，爲什麼又請你替他辦事？」

孫小七不禁失笑，道：「妳怎知我在替土秀才辦事？」

梅香香反問道：「那麼，你又怎知我不是呢？」

孫小七不禁苦笑道：「實在想不通。」

梅香香道：「其實你一想就通，只是你不肯去想罷了。」

孫小七道：「或許妳說得對，因爲現在我唯一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是給我訂房的那個張人英，現在不知處境如何？」

梅香香道：「這一點你放心，張人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只不過他現在的情形，跟那位睡在棺材裡的活死人相差不多罷了。」

這一次孫小七有些吃驚了，因爲梅香香忽然提到了棺材裡的活死人。

張人英受制於梅香香已經沒有疑義，她所說的活死人，顯然是指自己帶來的那具棺材中睡着的活死人。

梅香香知他帶一具棺材進鎭，本來也很平常，但此刻忽然提起，就不大平常了。

不過孫小七仍然表現得很鎭靜。「妳點了張人英的穴道？」

梅香香道：「不是點了他穴道，而是也和在棺材中的活死人一樣，用迷藥將他迷倒而已。不過我用的藥不重，張人英一定能很快醒過來。」

梅香香忽然笑得很甜，接着又道：「可是你那口棺材裡的活死人，何時可以醒過來？」

孫小七道：「妳對棺材裡的活死人好像很有興趣！」

梅香香說道：「有興趣的何止是我一人。」

孫小七突然站起身來，飛奔出門。

但梅香香立即道：「你不必再去了，因爲已經太遲了。」

梅香香沒有說錯，此刻再趕到店外，再多幾具活死人，也一定不會再留在車上。

＊　＊　＊

活死人既失，但梅香香仍在房中。

所以孫小七立即轉身入房，又坐了下來。

梅香香仍坐在那裡，動也沒動過，她幾乎肯定孫小七必然回來。

梅香香道：「剛才我說過，我一定會有收穫，現在不是有了？」

孫小七苦笑：「妳竟盜取活死人，難以理解。」

「孫小七帶着一具活死人進鎭，更是費解。」

「現在妳既然已得手，爲什麼還不走呢？」

「在金刀孫七俠面前，能夠說走就走的有幾個人？明知走不了爲什麼要走？」

「妳總算也明白到這一點。」

「不過我把話說清楚了還是非走不可，我相信到時你也一定會放我離去。」

孫小七苦笑：「我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樣自信的女人。」

「跟孫七俠周旋，沒有自信是不成的。」梅香香微微一笑，接下去又道：「我知道閣下與土秀才很有交情，也是土秀才最推崇的朋友。」

「爲什麼又提到土秀才身上？」

「你到松江小鎭來，難道與土秀才沒有關係？」

「六月十五日，惜山老君與松

石山莊莊主，在大江口木筏上那一場決戰，也不知吸引了多少武林朋友，我只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梅香香緩緩道：「你的確是其中之一，不過你却另有目的。」

孫小七微笑不語。

梅香香又道：「因六月十五日這場決戰誰生誰死，也可左右土秀才的一生。」

孫小七道：「竟有如此嚴重？」

梅香香道：「要不然，土秀才也不會請你出手了。」

孫小七道：「妳好像知道得比我還要清楚。」

梅香香道：「有些事，我的確比你還清楚一點。」

孫小七道：「那麼妳一定也知道棺材裡的活死人是誰了？」

梅香香笑道：「她當然是惜山老君第三愛妾殷雪兒。」

孫小七不禁喟然苦笑：「妳的消息似乎很靈通。」

梅香香笑得更加得意了：「那也多虧你的朋友張人英的幫忙。」

孫小七問道：「是張人英賣給妳的消息？」

梅香香道：「不能說賣，也不能說搶，却又是二種辦法同時使用，對付張人英這種人，我也很有辦法。」

孫小七道：「妳似乎也眞的很有辦法，那麼妳還知道一些什麼？」

梅香香道：「我還知道你用殷雪兒來對付惜山老君。」

孫小七道：「莫非也是張人英告訴妳的？」

梅香香道：「大概他所知道的都說出來了。」

孫小七不由嘆息道：「張人英知道的實在太多了。」

梅香香道：「他知道的的確是太多了，他甚至還知道這一間卧房內外，一共埋伏了多少梅花島的高手。」

孫小七微微一怔，因爲如果卧室內外果眞埋伏了梅花島高手，那顯然是來尅制自己，至少要扣留梅香香已經不易。但轉念一想，就覺得絕不意外，梅香香盜去殷雪兒，仍然留在房中處之泰然，怎可能沒有後盾？

孫小七不由苦笑，問道：「妳一共埋伏了多少人手？」

梅香香回答道：「不多，一共只有五人，雖然以五人來對付孫七俠似嫌不夠，不過，他們都是梅花島頂尖兒的高手，暗器名家。」

梅香香說道：「所以我以爲，至少我要離開這一間卧房，孫七俠大概不會再反對。」

孫小七道：「那也未必，至少我還得先看看這五位暗器高手和用毒的名家。」

梅香香道：「這也應該。」她提高語聲道：「大家出來拜見孫七俠孫七爺！」

語音甫落，屏風後面走出一位紅衣少女，她面上笑容像蜜糖一樣甜，然而她手裡的劍却閃着綠油油的寒光，顯然是淬毒兵刃。

紅衣少女輕輕一福，道：「小婢小梅見過孫七爺。」

就在此時，窗外忽然出現兩條大漢，這兩條大漢臉上當然絕無蜜糖似的笑容，眼中却露着殺氣。好在這二人只在窗外亮相，並不入屋，不然確令人心煩。

這兩名大漢才露臉，門房外無聲無息地多了兩名店小二，這兩名店小二苦口苦臉，垂手而立，但他們衣袖裡，懷中都帶有暗器。

孫小七苦笑道：「梅姑娘的確是很有辦法，即使我有心留妳，一定也留不住，但梅姑娘既然立意要走，又何必與我相見，多此一舉？」

梅香香道：「我不親自見見孫七俠，他們那有時間奪取活死人，而且我劫取了孫七俠遠途辛苦護送而來的殷雪兒，怎能不交代一句？」

孫小七問道：「妳要這殷雪兒有什麼用處呢？」

梅香香道：「對付你，因爲我希望藉此來與你談一宗交易。」

孫小七哈哈大笑，說道：「那還不容易嗎，是什麼交易？不妨現在就請梅姑娘相告。」

梅香香道：「客棧中耳目衆多，計議大事不甚方便，必須另約一個去處，從長計議。」

孫小七道：「那麼請梅姑娘示告時間地點吧。」

梅香香道：「張人英醒來之後，他自會告訴你，孫七俠，殷雪兒在我手中，你當然非來不可了。」

梅香香說話之間，人已飄出窗外，五名暗器高手也在刹那間消失了。

但屏風後邊忽然响起了一個男子說話聲：「我敢以一千兩銀子打賭，殷雪兒不會再留在梅香香手裡了。」

孫小七向屏風內說道：「你認爲殷雪兒會落在誰人的手上？」

「我現在還不能肯定，但如果你出得起酬勞，我不妨替你探聽一下。」

說話之人，也隨着語聲來到了屏風外面。

這人精神飽滿，心情開朗，絕不像中了迷香散的人，他就是剛剛醒來的張人英。

然而他的確是張人英。

* * *

張人英仍然笑得很高興，孫小七却笑不出來了。

孫小七望着他道：「看來你早就醒來了。」

「我本來就沒有睡覺。」

「爲什麼要在梅香香走了之後，你才現身？」

「因爲他付給我一千兩銀子。」

「爲一千兩銀子而出賣朋友？」

「我只有出賣消息，不出賣朋友，剛才之所以不肯現身，無非也是爲朋友設想，我怎能眼看你在六大高手的淬毒暗器下拚命？」

「你好像說得很有道理。」

「我說的話從來就是有道理得很。」

「你簡直就像救了我一條性命！」

「不過我決計不要你感恩圖報，這世上，像你這種朋友已經越來越少了，簡直就只剩了你一個，如果連你也死在梅花暗器之下，張人英一定少了一條發財門路。」

「因此，你才不願看到我死？」

「正是這話，但最重要的一點，我不希望你再動手多耗氣力，給你省下氣力，可以讓我們痛痛快快喝他媽的一醉。」

「你賺了梅香香一千兩銀子，的確可以喝得痛痛快快，不過在你還沒有喝得不省人事時，有一件事非說不可。」

「什麼事如此重要？」

「你賺了梅香香一千兩銀子，難道梅香香約我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見面也不說嗎？」

張人英嘆了口氣道：「如果你一定要赴約，那末就在明天黃昏時候，松石山莊以北三里，山神廟中就可以見到了梅香香。你眞的打算赴約？」

「假如你也知道梅香香在松江小鎭的藏身之地，那末我也不須等到明天赴她的約。」

張人英笑道：「你本來只不過要我去查察惜山老君居停的老巢，可沒有說過要查梅香香住處。」

「那末，惜山老君住在哪一家客棧？」

「惜山老君不住客棧，而是在一艘大船上，那艘大船泊在江口以西大約半里處的江心。」

「那倒很安全。」

「這裡是松石山莊的地頭，惜山老君怎可不加提防，至少你孫七爺想見他就十分不易，趁我現在還很清醒，還有什麼話，請一併問了吧！」

「沒有了。」

「那麼，我即使醉死，大概也死而無憾了。」

孫小七道：「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到大堂中去，痛痛快快的喝他媽的一醉。」

* * *

張人英似乎眞的想喝得醉死。

他現在雖然還不至醉死，却差不多就快醉倒，不過孫小七還沒有醉，至少他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蘇四娘從酒館的門外走進來。

蘇四娘走進了松陽樓，而且一逕走向孫小七所坐的桌子。

蘇四娘不但走近孫小七的桌子，居然就在孫小七身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蘇四娘才坐下，店小二立即替她添上杯筷，蘇四娘立即自己斟滿一杯酒。

蘇四娘從踏進酒樓的大門起，臉上就一直充滿了笑意，現在她的笑意似乎更濃。她身上也好像散發着香氣，這種香氣與梅香香的異香是不同的，那是一種女人的體香。

孫小七本來還沒有醉，現在似乎也快醉倒了。

但張人英本來已經大醉了，現在好像突然清醒起來，因爲他曾經將孫小七的行止，當作秘密消息賣給楓林五劍，現在蘇四娘忽然坐在他對面，情形似乎是有點不妙。

不過蘇四娘却對他道：「我不是來討還五百兩銀子，你大可放心。」

張人英道：「我的消息本來就不假，那有討回銀子的道理！」

「那麼，你爲什麼見了我就吃驚？」

「不是吃驚，只不過感到意外。」

「有什麼意外？」

「楓林五劍的蘇四娘與孫小七同桌共酒，不是令人意外？」

「怎麼不可以？我是專程來見孫七俠的。」

孫小七苦笑道：「蘇四娘專程來見我，一定有要事，看來這一頓酒難以喝得痛痛快快的了。」

蘇四娘笑道：「恰巧相反，我就是來請孫七俠去喝一頓痛快的酒，松陽樓人多又氣悶，想喝得痛痛快快就應該換一處地方。」

孫小七道：「看來你一定已有了更好的喝酒去處了。」

蘇四娘道：「這種天氣，最好喝酒的地方莫如大江中的船上了。」

孫小七道：「而且最好還是在江口以西大約半里處的那艘大船之上。」

蘇四娘也笑了：「你竟也知道有這樣一處喝酒的地方！」

孫小七道：「我還知道妳特地到松陽樓來請我上船去喝一個痛快。」

蘇四娘道：「那麼，你還知道什麼？」

孫小七道：「我知道惜山老君大概在船上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蘇四娘道：「你好像什麼都知道似的，而且很清楚，那麼究竟還

有什麼不清楚，不知道的？」

孫小七道：「有，那就是惜山老君爲什麼這麼客氣？這麼快就請我上船去喝酒？」

蘇四娘道：「惜山老君也知道孫七俠早晚便會上船去拜見他，不如先請爲敬。」

孫小七大笑，站起來，道：「那麼，我們總不能讓惜山老君在船上久等。」

蘇四娘笑道：「孫七俠眞是快人快語，我們走吧！」

* * *

一艘三桅大船泊在江心中，四面臨水，必須由小舢板載到大船上。

惜山老君今年六十二歲，看起來好像還不足五十。

惜山老君不但衣着講究，這一艘大船也佈置得豪華堂皇。

船廳中央一張八仙桌，孫小七和惜山老君相對而坐，三名年輕貌美少女侍酒，但廳的兩側，高矮胖瘦站滿了二十來人之多。

這二十幾人不是佩刀就是帶劍，當然還有各式各樣的暗器，楓林五劍，朱大和尚也夾在這二十來人之中。

處身其間，即使美酒佳餚，實在也食不知味，不過孫小七却吃得痛快，喝得更加痛快。

他不但十分欣賞這一席酒菜，更加欣賞這二十多人陪酒，這種喝酒的環境，一生中也不會有多少次，所以非好好受用不可。

事實上廳上的環境也是絕佳的，十二盞大燈籠照得如同白天，四壁窗戶洞開，江風送涼，說不出的舒適暢快。

可惜惜山老君的說話却逐漸令人掃興起來。

他道：「直到今天上午，老夫還無法確定閣下前來松江小鎭，所爲何事。」

孫小七心想：你既不知道我所爲何事，却又差遣楓林五劍來對付我，你這老狐狸可算狡猾得很，不過你雖不拉破面皮說話，我却不與你客氣。

孫小七道：「那末到了下午，大概會明白一點了。」

「不是不明白。」

「到了現在，一定完全清楚了。」

「恰巧相反，更加糊塗了。」

「你看起來其實還很年輕。」

「就是這一件事，我自己好像是有些老糊塗了。」

「請我上船喝酒，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老夫不請孫七俠，料想孫七俠遲早也必會來。」

「可是惜山前輩對在下此行，也非一無所知，至少還料到孫小七會上船謁見前輩，你說得沒有錯，在下第一位要見的人，也正是惜山前輩了。」

「哦？」

「因爲在下要辦的那件事，非請惜山前輩相助不可。」

惜山老君笑道：「孫七俠的事，竟也要借助老夫之力，當眞是抬舉了老夫了。」

「前輩說這些話，在下倒是不便開口了。」

惜山老君笑道：「祇要力所能及，老夫不敢推辭。」

「這件事最好能與前輩單獨商談。」

「在場各位都是老夫多年至交，孫七俠不必見外。」

孫小七緩緩道：「這件事其實也不必前輩出力，只要解除六月十五日生死之戰，就幫了孫小七一個很大的忙了。」

惜山老君居然一點也不感到吃驚，他面上微笑依然，緩緩的說道：「孫七俠到松江小鎭要辦的事，莫非就是此事？」

「對！」

「你一定還沒有喝醉？」

「簡直比任何時候還要清醒。」

「那麼，大概是我自己醉了，我幾乎懷疑閣下是不是孫小七，如果你還是金刀小子，那就不該說這種話。」

孫小七苦笑，道：「可惜我眞的就是孫小七，而且還是親口說了這一句話。」

惜山老君也苦笑起來：「我知道孫小七說出的話，明知做不到也非做不可。幸好我還清楚這一點，所以及時召集了二十一位弟兄上船，這二十一個弟兄，我認爲都是數一數二的好手，不知能否令孫七俠收回剛才那一句話？」

孫小七笑道：「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何必這麼快就收回，要收回的話，總該等說完了所有的話。」

惜山老君緩緩的點頭，道：「這也說得是，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誰請你幹這種傻事。」

「我對僱主一向守秘，當然不會告訴你的。」

「以我猜想，那位僱主多半是松石山莊莊主石小保的朋友？」

「不是。」

「難道是石小保的仇家？」

「惜山老君的見解果然與衆不同，令人欽佩，但這不是說，請在下前來和解這場決戰的，就是石小保的對頭。」

惜山老君捋鬚微笑，緩緩道：「當然只是我的猜測，但石小保難道有如此身份的仇家，竟能請得動金刀小子出面斡旋，怎麼我從來想不出有這號人物？」

「你想不到的事情還不少，又



孫小七與惜山老君話不投機，另三個人持刀劍撲上來……

何必窮思苦想呢！」

「說得有理，現在我唯一該想的一件事，就是石小保的腦袋，其他一切根本不足放在心上。」

「但是另外一人，你就非放在心上不可。」

「是誰？」

「閣下的三夫人，殷雪兒。」

惜山老君臉上忽然神彩飛揚，這一刹那，他好像年輕了十年。

惜山老君深愛殷雪兒，江湖上幾乎無人不知，但惜山老君爲了表示對殷雪兒的專情愛意，却用不同的手段除去原配和二房，來討殷雪兒的歡心，這件事所知的人却是很少，孫小七就是知道此事少數人其中的一位。

惜山老君不但爲了殷雪兒除去頭、二房夫人，更爲殷雪兒殺了一十二名男子。

這十二名男子之所以橫遭殺身，是因爲惜山老君懷疑他們其中三人，曾經與殷雪兒上過床。

因爲五年前，殷雪兒還是一名青樓女子。

惜山老君愛殷雪兒，已到了入魔的境界。

故此孫小七認爲只有殷雪兒可以威脅惜山老君毀去生死決戰之約。

惜山老君並不否認對殷雪兒的深愛，他笑得春風滿面，道：「說得不錯，殷雪兒的確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女人。」

孫小七道：「如果殷雪兒的生命受到威脅，能否令你解除六月十五日之戰？」

惜山老君微微一笑，道：「殷雪兒絕無性命之虞，她只不過服下了藥力持久的迷藥。」

孫小七愕然道：「你怎麼知道？」

惜山老君道：「別的事情我可以不知道，關於殷雪兒的就非要知道不可，請孫七俠上船喝酒，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爲了殷雪兒的解藥。」

孫小七已經感到大大的不妙了，不過，他本來就知道，惜山老君請他上船喝酒未必有什麼善意，當眞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孫小七何嘗是存着什麼結交的誠意，所以他還是神色坦然，道：「此話不明白，還請詳言。」

惜山老君道：「孫七俠如能交出解藥，大家可免傷和氣！」

孫小七道：「不知什麼解藥？」

惜山老君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孫小七，見你人，不如聞你名，閣下恁地做作，未免令人失望，你若還不明白，不如請閣下看看一件事物。」

惜山老君忽然向後廳的廂房門內道：「抬出來讓孫七俠親自過目

看看。」

門簾子掀起，兩名大漢將一具烏黑的東西，小心地搬了出來。」

這烏黑的東西，就是一具黑漆的棺材。

孫小七當然認得這具棺材，正是他僱請老頭子的馬車，從數百里外運來的活死人。

睡在黑漆棺材內的殷雪兒，在松陽酒樓門外，爲梅香香的手下奪去，但現在却在惜山老君的船上出現，孫小七畢竟也感到太過突然。

兩名抬棺材的大漢，將棺蓋掀開，殷雪兒果然很安詳的睡在棺木中。

只不過殷雪兒的面色有異，她蒼白的臉上隱隱現着黑氣。

孫小七不但發覺殷雪兒臉上有黑氣，而且也隱隱地嗅到異香之氣。

這種異香之氣，幾乎令到孫小七臉上也快冒出黑氣來，但惜山老君臉上冒出的黑氣似乎更甚，更可怕。

因爲惜山老君臉上那種黑氣，無疑就是殺氣。

惜山老君就快殺人，他要殺的人當然就是孫小七。

不過他在向孫小七大開殺戒之前，却並不忘記一件事：「交出解藥來！」

孫小七苦笑搖頭，道：「我的確用迷藥令殷雪兒在棺材中安睡，用藥很輕，每兩個時辰便能自行醒來，所以不用解藥，也根本沒有什麼解藥。」

惜山老君差點就要一掌拍爛孫小七的腦袋，不過還是强忍了下來，道：「可是現在她不但醒不來，簡直就快斷氣。」

孫小七道：「你有沒有聞到梅花島那種異香氣息？」

惜山老君不禁有點愕然：「梅花島的迷香散？」

孫小七道：「殷雪兒既然是梅花島的人送來，一定是被他們做過手脚。」

惜山老君道：「你認爲是梅花島的人送來的？」

孫小七道：「如此說來，閣下還不知道梅香香也到了鎭上。」

惜山老君道：「梅花島的人是不是到了本鎭，與我毫不相干，不過他們既然將殷雪兒送到我這裡來，足見其友善，又何必再下毒？」

孫小七道：「唯有如此，你才會痛下決心殺我孫小七！」

惜山老君暴跳如雷，道：「殺你孫小七何必痛下決心？挾持殷雪兒，足足可以叫你死上一百次了。」

孫小七道：「可是現在你連一次也不能讓我死，因爲祇有我知道梅香香的行踪，如果要得到迷香散的解藥，就必須讓我活着上岸。」

惜山老君大笑，他不是開心而笑，而是覺得孫小七之言實在可笑，他笑聲一止，隨即說道：「不必跟我玩這種幌子，我如上你的當，就不是惜山老君了，如果梅香香眞的要我痛下決心殺你，爲什麼留下這個退步給你？」

「那或許是梅香香的設想不同，也或許是梅香香手下使毒技藝不大高明，留下這個破綻。」

惜山老君發出幾聲乾笑，道：「孫七俠，你的如意算盤打錯了，只要不必用你的解藥，難道還怕你死去，而且迷香散也非致命毒藥，時候一久，自能甦醒。」

孫小七微微一怔，不禁苦笑道：「說得有理，看來你是非要我死不可了。」

「不過，你也非絕無生還機會，因爲你也可能殺死老夫，如果孫七俠能置老夫於死地，非但可以活着上岸，而且六月十五日那一場決戰，自也解除了。」

孫小七嘆了口氣道：「可惜孫小七實在不願惜山前輩就此終止了生命，不然又何必利用殷雪兒來勸阻六月十五日的決鬥？」

「阻止六月十五日的決鬥，莫非就是怕老夫戰死於石小保劍下？」

「不是怕你戰死，而是擔心石小保戰死。」

惜山老君大笑，道：「你希望保住石小保的命，一點也不奇，希望老夫不死，未免笑話，如果你眞的不願我死，那末只有讓我殺了你，孫七俠，假如你不是醉得不能拔刀，那末就不必客氣了。」

「你好像眞的非殺我不可？」

「以孫七俠的聰明，應該知道在金山酒館就該活不成。」

孫小七忽然嘆息道：「可惜，實在可惜。」

「有什麼可惜？」

「我們本來是合作得極爲不錯，現在竟致刀劍相向，豈不可惜？」

「我幾時與你合作過？」

「或許你還不知道，前輩所培養的金腦袋，沒有一個不值錢，比如這裡二十一位朋友，他們頸上的人頭無不價值千金。」

「哦？」

「好像楓林五劍，半年前，他們的頭只值三百兩，現在至少值千兩。又如這位朱大和尚，從前根本無人出價收買，自從投在惜山前輩門下，價錢飛漲，現在居然有人肯出價一萬一千兩。」

「實在驚人。」

「你當然知道孫小七對這門生意是在行的。」

「你的確是最在行。」

「如果不是閣下多多栽培金腦袋，孫小七實在沒有什麼好處可撈。」

「所以你也就希望我活下去，給你多培養一些金腦袋。」

「現在你總算明白我的意思了。」

「我培養着金腦袋，你却來偷我培養出來的金腦袋，這那裡是合作？像你這種大賊不除去，如何了得，你說對不對？」

惜山老君終於忍不住的大笑。

就在他大笑聲中，只見人影躍騰，寒光閃動，刹那間，已是三件兵器向孫小七身上劈刺過來。

這三件兵器當然並非出自惜山老君之手，而是二十一名之高手中就近的三人！

三件兵器是兩把劍、一柄刀，都是電光石火間向孫小七撲擊，說是偷襲，絕非虛言。

不過，在孫小七看來，這些人突施殺手，他一點不感意外，他既然說這種風涼話，如何不加防範。

他此刻當眞是猶恐天下不亂，所以這三人突然撲來，不但在孫小七意料之中，簡直期待已久。

第一個近身的是一名刀手，就在那刀手一刀劈下之時，孫小七身子突然離座。

他並非拔刀招架，而是閃身欺入那刀客懷中。

那刀客來勢極勁，看看便可得手，正喜不自勝，豈料孫小七好像會縮骨功，只一閃已貼到自己懷中。

那刀客一怔之下心知不妙，可是不妙之事已發生，只感到手腕如折裂，胸口劇痛，刀已脫手，身子有如騰雲駕霧飛了出去。

這名刀手身子給震飛出去，頭腦還頗爲清醒，因此他立即發覺自己的身子撞跌了二人，立即又發覺自己身上中了三劍一刀，跟着還挨了一掌重擊，當然他還知道這三劍一刀和一掌決非出自孫小七之手，那正是二十位兄弟正向孫小七圍攻之間，自己受此亂刀之災。

就在那一掌重擊拍到他身上之時，他的身子也「叭噠」一聲摔在艙板上，此刻刀劍聲不絕，可是他再也聽不見，因爲他已經斷氣了。

這名刀手摔在艙板上那一刹那，孫小七的雙足也已落到艙板，只不過他並非給掌力震飛出來，而是騰空掠出，而且他落身之處，也在廳門外。

孫小七不願殺人，也不願在亂刀下被殺，他掠出艙門，自是謀取脫身之途。

他雖然已出了艙門，可是在他面前，忽然出現了另外一人。

這人好像是突然長出來，又似乎一早就站在這裡。

這人就是惜山老君。

惜山老君截住了孫小七去路。

孫小七沒有立即向他發招，惜山老君也沒有立即出手。

孫小七之所以沒有立即進招，因爲惜山老君手中有劍，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

李依紅帶着黑墨寶劍進入松石山莊，就因爲惜山老君有這樣一把神兵利器。

惜山老君也沒有立即出手，因爲他知道孫小七無法離開該艘船。

惜山老君雖然還沒出手，但他面上已經絕無笑容，只有殺氣，事實上當今武林中能令惜山老君拔劍的人已經不多，而惜山老君如今劍已在握，那就非動手不可。

惜山老君冷冷道：「要離去，不是這麼容易。」

孫小七苦笑道：「不讓我逃命，豈非逼我殺人？你船上二十一位高手，還可以派用場的大概只有十七位了。」

因爲二十一人中，已經死了一人，傷了三人，而孫小七似乎連頭髮還沒有斷過一根，惜山老君怎麼還能有笑容？怎麼還能不用他的神兵寶劍？

惜山老君道：「所以我認爲該由你我二人來解決此事比較合適。」

孫小七看看惜山老君手中的寶劍，不由喟然：「聽說江湖上能使你拔劍的人，沒有幾個。」

「不出十人，你是其中的一個。」

「而且還一早拔劍在手。」

「是要讓你知道，非接我的招不可。」

「這實在是孫小七殊榮，只可惜在下的殘刀砸不起你的寶劍，如何是好？」

「你手中已經有刀！」

孫小七手中的確也握着刀，那是剛才從一名刀客手裡奪得，孫小七也像惜山老君一樣，不輕易拔出自己的佩刀，尤其是現在面對惜山老君和他手中削鐵如泥的神兵寶劍，那是更加不輕易用自己的佩刀了。

孫小七看看手中的刀，道：「你說得不錯，我手裡也有刀，這把刀雖非我自己所有，但刀的主人如今死了，借來用用想來也無人說閑話。」

惜山老君道：「那就請出招吧！」

孫小七道：「先出招爲敬，得罪！」

他「得罪」二字出口，手中的刀也早就揮了出去。

孫小七出招決斷、快絕，却又變幻莫測！

對付惜山老君這種絕頂的高手

，更加必須決斷、決絕！

不過在惜山老君眼中看來，雖然又快又絕，却不怎麼變幻莫測。

因此，孫小七的刀法，在惜山老君面前，就顯不出什麼威力了，尤其是在惜山老君寶劍之下，更如以卵擊石。

孫小七的刀攻出，惜山老君的劍也封到。

刀劍相交，「卡察」一聲，孫小七的刀有如枯枝朽木，頓時斷爲兩截。

孫小七的刀折斷，他絕對不覺得意外，然而惜山老君却大感驚奇。

像孫小七這種成名高手，絕不可愚蠢得一招之間將自己兵刃毀去，一個頂尖兒高手，即使手中一枝一竹，也可當刀劍使用，發揮刀劍功能，何況一口鋼刀，怎可能一下子就砸爛在寶劍之下？

所以惜山老君感到驚奇，他驚奇的確大有理由，而且更加令他吃驚的事情也在這刹那間發生了。

這件吃驚的事，就發生在他握劍之手的手腕上。

惜山老君只感到腕脈一麻一涼，一把寒氣迫人的刀鋒已經壓住了他的腕脈。

如果惜山老君再動一動手中的劍，那末這把壓住他腕脈的刀，立即就可以將他手掌齊腕切下來。

惜山老君是個大行家，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的劍再也不敢揮動了，惜山老君不但劍不動，他的心幾乎也不動了，他的額頭上却在流汗，流下豆大的冷汗。

惜山老君也的確感到汗顏，因爲他竟忘記了孫小七有兩把刀，一把是從刀客手中奪得的刀，另一把就是他自己的佩刀。

孫小七手中的刀折斷，他身邊的佩刀却同時出鞘，現在制住惜山老君手腕的，正是他的佩刀。

孫小七是一名絕頂的刀手，他的刀怎可能輕易被對方兵刃所斷？他所以斷刀，就是爲了另一把刀可以制住惜山老君。

惜山老君劍既不能動，孫小七的刀也立即收回。

這一切的變化，自也只是刹那間之事。

惜山老君道：「我不會就此認輸。」

「你沒有輸，本來你可以立即以右掌擊我，不過我肯定你不會出掌。」

「你怎能如此肯定？」

「這種打法既然不乾不淨，而且很可能兩敗俱傷，這對你六月十五日的決戰至爲不利。」

惜山老君忽然乾笑了幾聲，道：「可是現在對你至爲不利，因爲你已經沒有第二把刀可以借助，可是我却還有十七位弟兄須要向你討戰。」

孫小七笑道：「我雖然沒第二把刀，可是我還有一個朋友。」

「你的朋友？」

「那朋友正撐着一艘舢板在江心中相候我多時了。」

語聲未了，人已掠起，一個起落來到了那船頭。

只見江面上浮着一葉昏燈輕舟。

船上傳來一人語音道：「早就該下船來喝她媽的一醉啦！」

不消說，撐船之人正是張人英。

孫小七向惜山老君說聲「叨擾了」，人已掠下輕舟。

那小船立即調頭，滑了出去。

誤中迷散　赤裸被困

孫小七喘了一口大氣，道：「你可知道誰在惜山老君船上？」

張人英問道：「誰在船上？」

「殷雪兒，那具棺材裡的活死人居然到了惜山老君手裡。」

張人英並不吃驚，他緩緩道：「你似乎已經遇到了一個極爲棘手的勁敵。」

「惜山老君本非庸手。」

「我說的勁敵不是指惜山老君。」

「那麼，你說的是誰？」

「梅香香！」

「你怎麼想到梅香香是勁敵？」

「不是我想到，是李依紅告訴我的。」

「你見到李依紅？」

「是李依紅來見我，而且她本來還想去見你，難道你看不出艙內另外有人嗎？」

艙口的簾子乍然掀起，透出耀眼的燈光。

艙內不但有人，矮几上還有五盆菜餚，兩大壺酒。

坐在矮几旁的正是全身紫衣打扮的李依紅，她正向孫小七微笑。

李依紅笑道：「惜山老君既然不會將你斬開幾截，也該進艙喝杯酒壓壓驚了。」

孫小七大笑，進到艙內，在李依紅對面盤膝坐下，說道：「惜山老君並未將我斬開幾截，一定很令你們失望！」

李依紅道：「我說你斬開幾截，是指你的殘刀，不是指你的身子，我知道惜山老君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竟沒有將你的爛鐵似的刀斬開十七八截？」

孫小七說道：「他的寶劍的確是鋒利無比的。」

李依紅手腕一翻，嗆然聲響，鞘中長劍掣出，燈光下這口劍更顯得寒芒刺目。

李依紅說道：「你知道這也是一把寶劍？」

「在金山酒館已經見過了，確是一把寶劍。」

「可惜我趕到客棧時你已經走了，如能早到一步，將此劍借給你豈不是好？」

「原來你志在試劍，看看此劍能否對抗惜山老君的寶劍？」

李依紅幽幽嘆了口氣，道：「但這對你也有好處，如果你希望看看惜山老君四十九招飛霜劍，就必須要用這種神兵寶劍與之交鋒，才能引發他施展天下無雙的絕學，難道你上船去無此目的？」

「無此目的。」

「這豈非身入寶山，空手而回嗎？」

「妳當然比我更希望知道四十九招飛霜劍的絕招，是不是？」

李依紅不能否認，幽幽道：「是的，即使只有一招半式，我還是極希望知道，這對石莊主六月十五日的決戰，實在太重要了。」

「可惜我與惜山老君二人加起來所出的招數，還不足二招，實在無可奉告，不過我却知道妳手上的黑墨寶劍，則足以對抗惜山老君的神兵。」

「你怎能說得如此的肯定？」

「因爲我知道了黑墨寶劍的舊主人是誰。」

「哦？」

「我還知道你們花了兩年又四個月時日尋訪名劍，用了九百七十兩銀子，從一位姓劉的老翁手中購得此劍。」

「姓劉的老翁不是本來的劍主？」

「不是，他只是轉一轉手，原來的劍主人也是劍道好手，此刻他祖傳三代。」

他竟肯出售此劍？

「他知道石小保須要一把好劍來對抗惜山老君的神兵利器。」

「既然有心贈劍，何必假手他人？」

「以石莊主高傲脾性，唯有如此才肯用這劍。」

「莫非此人是惜山老君仇家？」

「不是。」

「那一定是貴莊的朋友。」

「又不像。」

「那麼，他是誰？」

「他叫土秀才。」

「土秀才？土秀才是誰？」

「土秀才就是土秀才，不過妳一定不會知道土秀才是誰。」

「你知道的事情似乎是很多。」

「只是你知道的太少，並非我知道得多，像我這種人，如果知道跟你一樣少，怎能在江湖混日子？」

「那麼，你還知道一些什麼？」

「還有不少，但如果所知都說了出來，豈不是妳知道得跟我一樣多了，所以有許多事不能對妳說，不過有一件事却非說不可。」

「什麼事？」

「這把劍佩在妳身上非常不安全，隨時會落到別人手中。」

李依紅笑了起來，但笑得並不友善，她道：「你說得對，而且我知道最大的可能就是落在孫七俠手中。」

李依紅的黑墨寶劍忽然又出鞘了，非但劍出鞘，而且還立即刺出一劍。

這一劍刺向孫小七的左胸，那是致命的一劍！

李依紅不像是在試劍，而是在試孫小七的命。

小船中艙位狹窄，孫小七刀不在手中，即使拔刀，轉動甚爲不方便，何況她的鋼刀又怎能抵擋她的黑墨寶劍！

孫小七手裡沒刀，却有一雙筷子，李依紅劍刺出，孫小七的竹筷子也點到。

竹筷子點在劍背上，李依紅手腕陡地一震，長劍立即落在桌面，爲竹筷子指住，凝在桌面進退不得。

李依紅粉面上忽然間飛紅，說不出話來。

孫小七却笑道：「寶劍削鐵如泥，似乎也只限於削鐵，不能削竹。」

李依紅現在連頸項耳根也紅了，却還是無話可說。

孫小七又道：「現在妳該知道寶劍在妳手裡該有多危險！但我不明白，妳爲什麼忽然動了殺機？」

李依紅道：「你知道得太多了！」

孫小七道：「可惜我還沒告訴妳，希望取到這把寶劍的人不是孫小七，而是另外有人。」

李依紅道：「那麼這個人是誰？」

孫小七將竹筷收起，不由苦笑，道：「這個人大概就快到了，所以妳應該好好的保住寶劍，不要失去了。」

李依紅又問道：「這個人難道就在近處？」

孫小七用鼻子吸了兩下，然後說道：「妳沒有嗅到梅花島那一種特異的香氣嗎？」

李依紅一驚，「梅花島異香？」

孫小七道：「不錯，就是梅花島那種異香，現在我好像已經聞到了。」

他語聲甫落，瓦面上忽然傳來了清脆的嬌笑聲，跟着便聽得一個女子聲音道：「如果孫小七不是狗娘養的，那來這般靈敏的鼻子。」

只聽櫓槳聲響起，一艘小船正

向後梢漂近過來。

孫小七笑答道：「能夠聽到我們在這麼遠說話，妳耳朵之靈，也不差於一隻貓狗！」他說話間，人已出了篷艙，來到後梢。只見梅香香站在一艘小船的船頭之上，月光下倩影倒影在江中，煞是好看。

梅香香輕舟盪漾，並不搖近過來，她對孫小七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嘖嘖稱奇，道：「看來惜山老君不但沒有將你拋進江中，好像還沒有傷到你。」

孫小七笑笑道：「而且還令妳十分失望。」

「對於一個準備來打撈屍體的人，失望是難免的。」

「但如果妳不將迷香藥的解藥送去解救殷雪兒，恐怕惜山老君也會將妳拋進水中去餵大魚。」

梅香香格格嬌笑道：「爲什麼忽然間如此關心殷雪兒？」

「殷雪兒是我帶進本鎮，如果她死了，孫小七成了兇手，我怎能頂一個下毒暗算不識武功婦人的罪名。」

「殷雪兒不會死，我擔保她天亮前一定可以自行醒來，只不過我這艘船上，却有一個幾乎已經死去大半截的活死人，非你出手相救不可。」

「他是誰？」

「難道你竟然忘了那位趕馬車的老頭子？」

孫小七大吃一驚：「是那老頭子？」

「不錯，正是老頭子，梅花島幾個弟子不知老頭子不會武功，自不免對他刀劍相加，但如以你的內力，續他的氣，相信還有得救。」

孫小七道：「他人呢？」

「就在我船上，要我送過去，還是你上我的船來？」

「不要移動他，我立即過來。」語聲未了，人已疾拔而起，往梅香香坐船飛掠而來。

他身形才掠起，張人英立即道：「小心她的詭計。」

孫小七何嘗不知梅香香詭計多端，正因爲如此，他不能讓梅香香到自己的船來，因爲船上還有李依紅和她的黑墨寶劍。

不過孫小七絕對沒有想到梅香香的殺着比他預料中更快。

孫小七人將落到船頭，梅香香衣袖飄飄，雙掌齊發，業已向他半空中墮下的身子拍來！

對於梅香香來說，這個時候出招的確是絕佳的機會，孫小七身在半空，全無借力之地，實在到了挨打的地步，然而正因爲如此，孫小七反而認爲梅香香不會在這時刻對他出手，因爲明知最易受敵，當然有所防備。祇是梅香香不以長劍對付，而以雙掌出擊，却令孫小七感到意外。

如果梅香香出劍，孫小七便可以用刀藉着刀劍相交之力，孫小七大有轉圜餘地。

梅香香既不用劍，孫小七倒也不便取刀，這或許正是梅香香聰明之處。

這電光石火之間，孫小七却也能當機立斷，他身子凌空一個觔斗，緩了下墜之勢，脚尖在梅香香肩上一點，身子已飄然落到船梢。

梅香香不由喝采，道：「好身法，難怪惜山老君奈何你不得。」

孫小七微微一笑，人已鑽入艙內，只見老頭子手脚被綑綁，口中塞了棉絮，却不見有什麼傷勢。

孫小七取出老頭子口中棉絮，老頭子嘴巴一張開，大聲道：「誰說我死了大半截，她騙你上船，你竟上了她的當。」

孫小七明知有些不妙，但眼看老頭子安然無恙，覺得這個當倒也上得不算太壞。

不過當他想開口說話時，却又覺得十分不妙，因爲他發覺自己的舌頭似乎厚得不能轉動了。

就在此時，他看到梅香香笑得花枝招展，出現在他的眼前。

梅香香不但在笑，而且還在說話，她道：「你已經十分難得，中了我的迷香散，竟然沒有立即掉在江中，還能走進艙中察看老頭子。」

孫小七實在很想立即一掌拍過去，只不過他現在除了腦海中還可以如此想之外，已經提不起手來。

梅香香又道：「我可以用雙掌擊你，不用兵器，因爲我衣袖裡，就有這種最厲害的迷香散，如果用劍，一定不能如此順利用毒。」

孫小七現在不但提不起手，甚至連眼皮也抬不起來，梅香香以後還說了什麼話，孫小七已經不醒人事，什麼也聽不清楚了。

* * *

孫小七醒來的時候，最先看到的東西是床頭，跟着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張床上。

床很精緻，還散發着淡淡的幽香。

臥房佈置得也很清雅，好像還是一個女子的香閨。

他認爲是女子的閨閣，那只是一種直覺，至少他聞到室中淡淡的幽香。

不過當他聞到那種香氣，孫小七頭腦忽然清醒了許多。

這種香令他想起梅香香！

孫小七不但頭腦可以運用，他四肢也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動起來，他發覺自己四肢舒展靈活，既不受制於穴道，又未受任何束縛，但身上却又蓋了一張又厚又重的棉被。

梅香香不點自己的穴道，又不

加細縛，實在難以想得通，更加令孫小七想不通的是，如此大熱天居然還給他蓋上了一張厚厚的棉被。莫非中了迷香散之毒，不能經受風寒不成？

孫小七現在也發覺到這一張精緻的大床，舖置却簡陋得不能再簡陋，除了幾塊床板，床板上一張草蓆之外，就是這張蓋在他身上的棉被了。

孫小七本來可以自行離去，不過他還不想打草驚蛇，因爲如果梅香香這麼容易讓她離去，似乎於理不合，所以孫小七現在還是假裝昏睡未醒，一動也不動，以靜觀其變。

這間臥房內也似乎立即有了動靜，他可以聽到輕盈的步聲走進來，他的鼻子也立即聞到了酒肉的香氣。

酒肉的香氣，當然比之梅香香身上的香氣更加强烈得多了，特別是現在，就算是在三里以外，幾乎也可以聞到。

因爲酒肉飄香，忽然令他飢腸雷鳴。

酒肉的香氣和那輕盈的步聲，越來越近，終於進了臥房，又聽到那盤子放到桌上的响聲，不過，孫小七仍然沒有張開眼睛看，他仍用耳朵去聽。

因此他立即就聽到一個溫柔女子聲音道：「孫七俠你一定已經很餓了。」

孫小七一聽語聲，就認出她是小梅，不過孫小七沒有答她，也毫無動靜。

小梅又道：「孫七俠，難道到今天還不能醒過來？」

孫小七不由心中一驚，小梅說的「到今天還不能醒過來」，莫非我已經睡了好幾天？孫小七實在很想立即醒過來，但這一醒，梅香香的防範更嚴，再要脫身大是不易，所以孫小七還是堅持不醒。

不料小梅格格嬌笑起來，道：「如果你再不吃東西下去，以後大概是眞的不會醒了。」

孫小七不禁嘆了一口氣，張開眼睛來，道：「爲什麼以後不會再醒來？」

小梅道：「餓死了怎麼還能會醒來。」

孫小七道：「我餓了幾頓？」

小梅道：「不是幾頓，而是幾天。」

孫小七道：「那麼，我睡了幾天？」

小梅道：「二日二夜。」

孫小七道：「還好，至少還未過六月十五日。」

小梅道：「你還想去阻止那一場決戰？」

孫小七道：「當然要阻止，不過現在最主要的事要吃飽肚子。」

小梅道：「你要用膳，讓我將盤子放到你床邊來吧！」

他雙手一撐，人已坐了起來，他身上蓋着那張棉被，也從胸口立即滑了下來。

可是孫小七坐直了身子，却又立即躺了下去，慌忙鑽進被中去。

這張棉被雖然又厚又重，可是現在他忽然發覺這張棉被對他實在重要。

因爲孫小七現在方知道，除了這張棉被之外，全身上下就是一無所有。

孫小七現在也明白到，爲什麼四肢活動了居然無束無縛，因爲他身上根本就是一絲不掛。

孫小七竟然給脫得赤條條地，一絲不掛。

所以他不得不重新鑽進被窩中去。

小梅已經笑得彎了腰，差點無法站直身子。不過，她終於忍住了笑聲，將盛着的酒菜盤子放到床邊。

小梅笑着道：「現在你一定知道爲什麼給你蓋上一張棉被了。」

孫小七苦笑道：「這種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太過份了。」

小梅道：「聽說這是軟禁一位絕頂高手最有效的新辦法，特別對孫七爺最適合。」

「難道眞的沒有更好的辦法？」

「點穴，細綁，甚至用迷散將你悶倒，對別人可以，但對孫七爺未免有些失效。」

「可是現在，簡直就是侮辱！」

這的確是孫小七有生以來最大的侮辱了，他竟然給困在一張棉被之中，却又一籌莫展，實在是個天大的笑話，不過，孫小七此刻却一點也笑不出來，因爲他忽然間想到一件事，忙道：「這所宅院只有妳與梅姑娘二人？」

小梅掩嘴吃吃笑着道：「用不着感到難爲情，這裡還住着一位打掃的施老大，他從前是殺豬的屠夫，一隻毛豬也可給他刮得乾乾淨淨，何況孫七爺幾件衣服。」

小梅雖然拐着彎兒說他是剝光豬，孫小七反而舒了口氣，這種事由一個屠夫來做，倒是少了一層尷尬。

孫小七道：「如果我能找到施老大，大概也能取回我的衣服了？」

「你連床也不能離開，又怎能去找施老大？」

孫小七大笑道：「我又不是黃花閨女，不敢光着身子見人，我怕什麼？」

「你膽敢離開這被窩，你就不是孫小七。」

「那就大錯特錯，別人不敢，

孫小七就是敢。」

小梅一想，覺得這話也是有理，孫小七敢作敢爲，說不定眞的赤條條的躍將起來，不禁語氣軟了，道：「可是你離開了這張床，也無法離開了這幢宅第，這裡相去松江小鎭是二、三里路程，你能光着身子走三里路嗎？」

「用這張棉被裹着身子怎樣？」

「這張棉被又厚又重，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即使你能扯住棉被行走，又怎能應付我們刀劍？我看你還是安安心心休養幾天，不必打這個主意了。」

孫小七道：「看來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立即去找那個施老大屠夫！」他掀動棉被，便立即跳下床來，小梅嚇得尖叫一聲，轉過身子，那敢再看。

便在此時，飄來一陣幽香，梅香香已經出現了。

梅香香笑道：「孫七俠肯一絲不掛下床，那是武林中一件盛事，我小梅適逢其盛，怎可錯失？」

孫小七不禁苦笑，這雖非盛事，大概也算是一件醜事，孫小七道：「梅姑娘開這個玩笑，實在不覺得有趣。」

「你認爲開玩笑？但我却很認眞。」

「早知妳如此認眞，就不該中迷香散了。」

「那末你中迷香散，好像也是開玩笑。」

「當然不是，但我記得妳有一宗交易須得與我商談，所以對妳疏忽防備。」

「現在，我就是前來跟你談這一件交易。」

「現在，對妳似乎十分有利。」

「不過你也不會吃虧，只要你躺在床上，過了六月十五日，那麼我們的交易就圓滿成功了。」

「那妳不如將我殺死，妳不殺我，我非殺死妳們不可。」

「爲什麼非殺死我們不可？」

「殺人滅口，因爲孫小七給困在被窩中，這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窘境，決計不能在江湖上張揚出去。」

梅香香笑道：「你不會殺死我，就像我不會殺死你一樣，因爲我們都是土秀才的朋友，都是替土秀才辦一件事，只是各人的方法有所不同。」

「哦！」

「你當然是受託於土秀才，盡一切能力保護松石山莊莊主石小保的性命。」

「妳怎麼知道的？」

「我還知道土秀才畢生的願望，是要親手誅殺石小保，所以他不能讓石小保的頭斷在惜山老君的劍下。」

孫小七不由苦笑道：「妳知道的，好像比我更多。」

「我還知道土秀才必須以八年苦修，練成九陽神劍，才能擊敗石小保。」

「妳怎麼知道得這麼多？」

「因爲我是他的朋友。」

「所以妳也不願殺死我？可是妳還是希望惜山老君將我殺死，不然又何必將殷雪兒送到他船上去？」

梅香香嫣然道：「如果孫七俠眞的喪生於惜山老君劍下，事情就容易得多。」

「爲什麼？」

「我希望石小保死！」

「石小保一死，土秀才畢生願望豈不是落了空？」

「但是，對我來說，却是一種新的希望。」

「哦？」

梅香香面上忽然一紅，道：「他用八年漫長的歲月去苦練劍法，我怎能苦等他八年？」

孫小七嘆了一口氣，他非但了解梅香香，而且似乎十分同情，孫小七道：「故此妳希望石小保喪生在惜山老君劍下，土秀才就可以不必苦修八年劍法。」

梅香香低喟地道：「一個人沒有多少個八年，尤其是青春，能有幾多個八年？」

「我完全同意妳的看法，特別是一個女人的青春，一個八年，好像還嫌多了，那麼爲什麼不去勸勸他？」

梅香香忽然幽幽嘆息，道：「如果我能勸他，就不必出此下策了，他已經隱居了二年，六年以後，才會露面，他可以八年不必見我，但我不能。」

梅香香眼中似乎已經濡濕，她好像正在流淚，孫小七幾乎有些吃驚，像梅香香這種女人，也會落淚，怎麼不吃驚？

孫小七緩緩道：「那麼，妳又怎能肯定，六月十五日的決戰，惜山老君一定可以殺死石小保呢？」

梅香香道：「江湖上能夠對付石小保的人，已經沒有幾個了，惜山老君是其中的一個，也是最有機會的一人，松石山莊也知道這是他們莊主的大限，所以不惜人力財力尋訪名劍，你一定也知道黑墨寶劍的主人是誰了？」

「我當然知道，它本來是土秀才收藏的寶劍，土秀才暗中將寶劍轉到石小保手中，可見其用心良苦。」

梅香香微笑道：「但這也顯出石小保心中的虛怯。」

「面對惜山老君這種高手，又誰敢輕敵？」

「如果石小保沒有黑墨寶劍相

輔，你認爲他們二人誰的勝數較高？」

孫小七搖頭道：「很難說，我還看不出。」

「你曾經上船與惜山老君過上招，以孫七俠的判斷，應該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相信惜山老君根本就不肯施展他的絕學，他讓我脫身，說不定還是故意的佈局。」

「爲什麼他故意讓你脫身？」

「至少並不是拚全力阻止我離船，或許惜山老君在決戰之前不願顯露實力，就如松石山莊訪尋名劍，或許也非眞意。」

梅香香道：「你是說他們故意自暴弱點？」

孫小七苦笑：「這些都是猜測，眞正用意何在，又誰能可以確定的呢？」

梅香香淡然一笑，道：「爲了石小保，死去的人已經太多了，現在很應該讓石小保死，不論惜山老君能否殺死石小保，我還有別種的辦法，不讓石小保生存下去。」

孫小七笑道：「將我囚禁在被窩中，莫非就是妳的辦法之一？」

「如果你願意改變原意，又何必再囚禁你呢？」

「土秀才是我僱主，我不能失信於僱主，十分抱歉。」

「你還是要阻止這場決鬥？」

「不一定阻止決鬥，却一定要保護石小保的人頭。」

梅香香不禁失笑道：「一絲不掛的人躺在床上，你認爲還能做什麼大事？」

「聽妳的口氣，倒是不會提防我溜走了。」

「恰巧相反，所以最好還是別打其他的主意。」梅香香忽然站起來，便要離去。

孫小七大急道：「妳眞的不讓我下床？」

梅香香道：「你不改變主意，我也不改變辦法，不過你還可以慢慢的考慮，如果改變主意，那麼，叫小梅來告訴我好了。」

孫小七急道：「可是有一件事不能再慢慢的考慮，必須現在下床……」

可是梅香香像一縷輕烟似的，飄出了卧房之外。

* * *

孫小七的確不能慢慢的考慮，有一件事十分火急，必須立即下床辦妥。

這件急事，就是上茅厠去解決。

他剛醒來的時候，幾乎就須解決這件急事，現在喝下了一大壺的酒，那是更加迫不及待了。

可是梅香香祇知道給他吃飽了肚子，却忽略了吃下去的東西必須有出路。

這種事一想到要解決，往往更加難以忍受下來。

孫小七現在就是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他幾乎就快放棄忍受，不過就在這重要關頭，他好像見到一絲希望，因爲小梅已經出現在他面前，臉上還含着可愛的微笑。

小梅的笑容一向是很可愛的，不過小梅在此刻手裡提着一件東西，在孫小七看來，就更加可愛了。

雖然孫小七一向認爲酒壺是一件可愛的事物，不過目前情況，夜壺似乎比酒壺更可愛得多了。

小梅現在手中提着的東西，就是夜壺。

小梅掩着鼻子在笑。

夜壺不比酒壺，酒壺有酒的芬香，夜壺就算用清水洗得很乾淨，不見得會有什麼香氣，何況這隻夜壺就不見得洗得很乾淨，所以小梅忍不住笑，又不能不掩住鼻子。

孫小七看看小梅那種笑，也忍不住的笑了起來。

小梅吃吃地笑道：「你有什麼好笑的？」

孫小七道：「一向祇有大姑娘給我捧酒壺的，那想到今日竟有大姑娘給我提夜壺，怎不覺可笑？」

小梅笑得更加可愛了，說道：「我知道孫七俠現在需要夜壺，比之酒壺更加迫切。」

孫小七道：「妳怎麼知道？」

小梅道：「如果你不用，我就拿了出去！」她立即轉身就走。

孫小七大急，忙陪笑道：「我又沒有說妳說得不對，幹嗎生這麼大的氣？」

小梅這才走回來，將夜壺放到床前的踏板上面。

孫小七道：「看來這也是那位屠夫施老大所用的東西，施老大可眞給了我許多方便。」

小梅吃吃的笑道：「現在你就慢慢的方便好了。」她轉身走出了卧房。

小梅離開卧房。孫小七也實在急不及待了，當他在被窩裡解決了這件大事，當眞說得上是人生一大快事。

孫小七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將夜壺重新放到踏板時，不由大吃一驚。

床底下竟然伸出一隻手來。

從床底下伸出來的手，並非來扣拿孫小七的腕脈。

這隻手居然立即將那隻剛放下的夜壺抓了過去，立即提進床底下去。

那隻夜壺一進入床底，床底下也立即發出淙淙流水之聲。

孫小七立即明白了一件事，原來床底下也有一位仁兄，跟自己一

樣，十萬火急。

床底下淙淙流水聲終止後，那隻夜壺也提了出來，平平穩穩放到踏板上。

孫小七幾乎大笑，不過他還來不及大笑，床下那人已經道：「快接着了！」那隻提夜壺的手又伸了出來，而且手裡還拿了一包東西，那當然就是要孫小七「接着了」的東西。

孫小七想也不想，立即接了過來，事實上他們不必多想，就知道是一包衣服，而且床下這位仁兄正是張人英。

床底下的人的確就是張人英，此刻他輕敲床板，道：「你說這一身衣服值多少銀兩？」

孫小七道：「簡直是無價之寶。」

「總算你也知道行情，那就算你五百兩銀子好了。」

「你這簡直是敲詐！」

「你說無價之寶，我祇取你五百兩，還嫌貴嗎？」

孫小七嘆了口氣，道：「現在任你取價了，想不到你鑽在床底下的本事也很絕。」

張人英道：「許多秘密消息，就是靠這個絕技鑽出來的。」

「既然早就在床底，爲何不早說？」

「你醒來還不久，那能與你說話？何況你我交易，一向是談妥價錢，總該有個討價還價的時間。」

孫小七苦笑道：「你幾時鑽進床底下的？」

「睡了一日一夜，可見賺你五百兩，也非易事。」

孫小七道：「這五百兩銀子，暫時就掛在我的賬上吧！」

張人英道：「掛賬不打緊，銀碼却先要算清楚，前前後後你一共欠了我一千四百五十三兩半。」

孫小七說道：「怎麼會有這許多零頭數？」

「那是利息。」

「你記性倒是了不起。」

「別祇顧說話，忘了穿衣服。」

一陣細碎步聲傳來，小梅已經入房來了。

小梅來到床前，提起夜壺，不由噗赤失笑。

孫小七道：「有什麼好笑？」

小梅笑道：「原來孫七俠不但酒量如海，這裡的量也洪得很吶。」

孫小七不由失笑，小梅說的「量」，當然就是說夜壺裡的量了，小梅那裡知道這裡是兩個人的量，並非孫小七個人之量。

孫小七笑道：「難道妳以前也曾替人家倒過夜壺，斷得出量大量小不成？」

小梅臉孔一紅道：「你胡說……」她話到這裡，陡然間臉色大變，發出一聲尖叫！

小梅發出一聲尖叫的同時，她手一揚，手裡的夜壺也突然激射了出去。

夜壺可是射向後窗了。

因爲那裡正有一個人越窗而入。

如果夜壺可以對付敵人，那一定是天下間最奇特的兵器。

但無論如何，小梅的夜壺揚手射擊，已使那個越窗而入的男子，未能立即掠入臥室。

* * *

這個越窗而來的男子，不但其輕功好，武功也是一流，還是一個大有身份的人物。

他就是王老闆。

王老闆本可輕巧的掠過窗戶，躍入臥室，不料爲這一件突如其來的「暗器」所阻，身形在窗台一滯，避過這件傢伙。

如此一緩之間，小梅已轉身過來，從牆上取下了長劍。

孫小七趁此機會，立即鑽進被窩中，孫小七是不希望王老闆見到他在梅香香花院之中，更加不希望王老闆知道他一絲不掛的被困於這個被窩之內。

孫小七雖然棉被罩頭，但仍能清楚聽到被窩外面發生之事。

此時，那隻夜壺飛出窗外，發出「卜通」一聲脆響，顯然是落地開花，摔得稀爛。

王老闆望一望窗子外面，不禁唏噓，說道：「莫非妳也用這種玩藝兒解決那件事兒？」

小梅橫劍一立，道：「你也來管這門子閒事，豈不無聊？」

窗子外面忽然傳來另一個女子說話。「也不能說是閒事，梅花島的迷香散聞名江湖已久，誰知道妳剛才摔出來的，却是迷嗅散。」

說話的正是李依紅，李依紅說小梅摔破的夜壺是迷「嗅」散，那是因爲這種味道，比之迷香散難以受用。

李依紅說話之時，身輕如燕，業已躍入了臥房。

她一入臥房，出劍如電的向小梅疾攻而至。

小梅急忙挺劍封招，可是王老闆身形閃動，出手如風，已然制住了小梅兩處穴道。

小梅身子一震，手中長劍「錚」的一聲掉下地來，李依紅伸手一抓，將小梅提了過來。

王老闆拾起小梅掉在地上的長劍，看了看，搖搖頭道：「不是黑墨寶劍。」

孫小七不覺一怔，聽王老闆口氣，他們顯然前來追奪黑墨寶劍，如此說來，黑墨寶劍已經到了梅香香手裡。

梅香香的說話聲，也就在此時傳入房中，她道：「小梅用的，當然不會是黑墨寶劍。」

語聲未落，梅香香的人也到了房中。

李依紅道：「梅姑娘來得正好，我們剛要找妳說話。」

梅香香道：「與我說話很容易，爲什麼大門不走，偏要爬窗子，莫非這是松石山莊擅長的絕技？」

王老闆道：「素聞梅姑娘使用迷香散天下無雙，倒有些避忌，所以不走前門，祇抄捷徑，不過梅姑娘竊取黑墨寶劍也非正當手段，我們從後窗而來，梅姑娘料也不會介意。」

梅香香笑道：「那是彼此彼此，當然不介意，這件事以後也不必再提。」

王老闆道：「那麼，黑墨寶劍怎麼樣？」

梅香香笑道：「我說大家彼此彼此，這件事以後大家不提，王老闆怎麼忽然又提起黑墨寶劍？」

王老闆笑了起來，道：「我們是來討還黑墨寶劍，也非祇爬後窗，還有兩位走的倒是前門呢。」

祇聽得房門外步聲響起，一名勁裝男子已經進入了臥房。

梅香香已是前後受敵，情形不大有利，還有小梅落在李依紅手中，梅香香的處境看來更加不妙了。

不過梅香香仍然很鎮定，她道：「你們一共是四個人？」

王老闆道：「四個人來請梅姑娘交還寶劍，總也不算折辱了梅姑娘的身份。」

「好像有些道理。」

王老闆道：「本來我們祇希望巧取，既然事敗，嘿嘿，那祇好用別種方法了，須知小梅的生死落在我們手上，請梅姑娘三思。」

梅香香道：「這個辦法本來是很好，可是現在就行不通了，我知道你們不可能殺小梅，也不敢殺小梅。」

李依紅道：「爲什麼不敢？」

梅香香道：「殺死了小梅，難道就能逼我交出黑墨寶劍？殺死小梅，梅花島難道就此罷休嗎？」

李依紅的確不敢殺死小梅，也不敢再樹梅花島這個強敵，要不然他們又何必從後窗潛入，也只希望暗中取回寶劍了事，不願節外生枝多樹強敵。

李依紅明知這一着行不通，當即改了口風，說道：「黑墨寶劍是松石山莊之物，我們前來討還，那祇是物歸原主，理所當然。」

梅香香笑道：「如果眞的物歸原主，應該送還給土秀才，而不是松石山莊。」

王老闆一怔，問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梅香香道：「你還不知道黑墨寶劍是土秀才家傳祖物？」

王老闆奇道：「莫非土秀才也到了鎮上？」

梅香香道：「王老闆也知土秀才是誰？」

王老闆緩緩道：「好像曾經聽聞，却又不大清楚，難道妳打算將黑墨寶劍交給土秀才，土秀才與梅姑娘又是什麼淵源？」

梅香香道：「這一點不必你關心。」

李依紅接口道：「妳說得對，我們關心的祇是黑墨寶劍，梅姑娘如果不肯交還，那祇好用另一種辦法了。」

梅香香淡然一笑，道：「任何一種辦法，都不能從我手裡取回寶劍，因爲黑墨寶劍根本就不在我手中。」

李依紅不由「啊！」了一聲，道：「難道已經落在另一個人手裡？」

梅香香淡然一笑，道：「兩位一定也見過砍了無數腦袋的金刀小子吧！這把劍現在就落到他手中。」

孫小七鑽在被窩裡，這些話自然是都聽到了，心中祇有叫苦不迭，祇苦不能現身出來。梅香香似乎明知他不會跳出來剖白，索性將寶劍推到他身上。

李依紅本來就懷疑孫小七到松江小鎮來的目的，此刻聽到梅香香之言，不由將信將疑。

王老闆緩緩道：「如此說來，那孫小七果然就是惜山老君的人。」

李依紅道：「但是在金山酒館，楓林五劍明明與他對立，而且孫小七在惜山老君船上，曾經受到圍攻。」

王老闆道：「或許這祇是一種假局，孫小七上了惜山老君的船，在這麼多高手下得以脫身，已是令人生疑。」

梅香香笑道：「但是現在對他起疑，恐怕太遲了。」

王老闆道：「不會太遲，至少小梅姑娘還在我們手中，妳當然知道孫小七此刻藏身在何處的。」

梅香香緩緩道：「你想找尋孫七爺倒是不難的。」

孫小七聽到這裡，背上直流冷汗，如果梅香香說孫小七就藏身在棉被之下，那當然將引爲江湖上一件大笑話。

不過梅香香接下去又道：「可是要找尋孫小七身邊那個販賣消息的張人英，就不容易了。」

王老闆道：「這與張人英又有什麼關係？」

梅香香道：「孫小七擅用的兵器是刀，不是劍，他要寶劍何用？劍既得手，也一定不會留在身邊引

人注目，那當然是落到張人英手中去。」

王老闆問道：「那麼，張人英現在又怎麼樣了？」

梅香香道：「張人英當然不會再留在鎮上，不過以他的武功造詣，縱使立即離鎮，一定不會去得太遠。」

張人英躲在床底下，雖然覺得梅香香胡說八道，但轉念一想，顯然是梅香香調虎離山計，若能得逞，於已脫身不無有利，那梅香香雖然胡說八道，幾乎破綻百出，但王老闆和李依紅尋找寶劍心切，竟也聽得將信將疑。

此時，梅香香又道：「兩位如果希望及時追回失劍，最好就是立即動身，或許不出金山酒館，還能截住張人英。」

李依紅冷笑道：「聽妳語氣，倒不像假的。」

梅香香道：「我騙你們作甚麼？」

王老闆嘿嘿乾笑，道：「一定要去追截張人英，也得請梅姑娘同行，她的話是眞是假，見到了張人英便可肯定。」

李依紅道：「說得對，那麼，我們還等待什麼。」

王老闆道：「我們不是等，而是要搜，先得看看梅姑娘的宅邸之中是否有劍？」

梅香香忽然冷笑，道：「梅香香的屋子，也任得你們說搜便搜的嗎？」

王老闆乾笑着道：「我也知道不容易搜，不過我們有四個人搜，那就不會很難了。」他說四個人搜，言下之意甚是明顯，那是不由梅香香不允的。

不過，王老闆還沒有動手去搜，梅香香却已經動了手。

她雙掌揚起，「刷刷」兩響，手中已多了兩柄短劍。

梅香香袖中藏劍，袖劍出手，向王老闆上中兩路疾攻而至。

王老闆絕非庸手，怎可能如此輕易中劍。

他雖然沒有中劍，可是已中了梅香香衣袖中散出的迷香散。

王老闆突然覺得鼻中有異，忙道：「小心中毒。」其實他自己已中了毒，腦中一昏，幾乎站立不穩。

尚幸梅香香志不在殺人，而是希望救人，故此她撇下了王老闆，攻向李依紅，其時李依紅也覺鼻中聞到異香，急忙閉氣，但如此一頓，梅香香出手何等之快，早就搶過了小梅，拍開小梅穴道。

然而梅香香祇不過是先下手爲强，佔了先着，却還不能佔到上風，因爲梅香香身後還有兩名勁裝漢子此刻正提劍攻上。

這兩名勁裝漢子，原非泛泛之輩，祇是他們聽到王老闆「小心中毒！」警告，都是略一遲疑，可是梅香香已經佔了先着。

此刻兩人仗劍攻上，心中兀自驚疑不定，生恐再中迷香散，是以招式上都未能使盡，梅香香以一敵三，竟也能應付得下。

但三招一過，兩名漢子也看到了梅香香不能使毒，放下了心，劍招上鋒芒漸露。

然而這邊的小梅，穴道既解，拾起地上長劍，也來接應梅香香，如此一來，兩名勁裝漢子的處境也就不很順利了。

不過，情形忽然又有改變，剛才梅香香使毒時，王老闆警覺得早，中毒不深，他跟踨着依着窗台定了定神，逐漸恢復了神智，即能提起長劍助戰。

梅香香本可佔到上風，因受王老闆和李依紅的掯制，反而落了下風。

祇是王老闆和李依紅都是受過迷香散的傷害，出招時力不從心，武功自然是打了折扣，但時間一久，梅香香則是必敗無疑。

梅香香當然也看到這一點，早就有脫身之想，祇是在四劍夾攻之下，脫身殊非易事。

但梅香香心中還存着有一個希望，那就是床上的孫小七。

如果王老闆和李依紅突然間發覺孫小七藏身棉被之下，他會吃驚得怎麼樣？

王老闆怎麼對付孫小七？孫小七又如何應付王老闆？

這正是轉移注意力的最好辦法。

梅香香這想法很對，但事情發生得却在她意料之外。

因爲床底下突然發出一聲吼叫，跟着就滾出一個灰不不溜秋的漢子來。

這漢子不但全身灰塵，頭上也是污垢滿臉，他滾出了床底，立即站起身來，雙手亂抓，哇哇大叫，直向門外飛馳而出。

床底下突然爬出這樣一隻怪物，不但王老闆等人大感驚異，梅香香和小梅何嘗不覺得奇怪？

孫小七明明藏身在床上的棉被之下，怎麼會忽然從床底下鑽了出來？而且這個怪物，顯然是衫褲不缺。

梅香香正感驚疑不已，正望向那幅床上的棉被，不料這幅棉被突然間飛了起來，不但棉被飛起，更如漁翁撒網一般，望着他們頭上罩了下來。

衆人一聲驚呼，紛紛躍開。

梅香香和小梅驚叫着，急忙背轉身子，正眼不敢看一下。

梅香香和小梅都知道，這棉被之下是一個赤條條的男人，那裡敢

看。

床上的確躍出一位漢子來，不過他非但衣衫俱全，甚至他的面也是幪着的。

幪面漢一聲斷喝，人已掠到窗台。

這個幪面漢當然就是孫小七，祇是他不願意讓王老闆等人認出，是以撕下布片幪面。

* * *

孫小七突然躍出，的確救了梅香香，王老闆李依紅一時不知所措。

但孫小七已經穿窗而出。

梅香香一呆之後，好像也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大叫道：「他就是孫小七！」叫喊聲中也躍出了窗子。

王老闆和李依紅對望了一眼，紛紛掠窗而出，追向那幪面漢。

刹那間，梅香香的宅邸走得好像空無一人，但事實上絕非空無一人，至少還有一人並未離去，他就是張人英。

張人英和孫小七走的相反方向，大家都去追孫小七，沒有人來追拿張人英，他當然不必急急逃走，張人英實在不甘就此離去，因爲張人英忽然想到一件事，非順手辦妥不可。

張人英不但偷消息很拿手，有時候順手牽羊更加出色，特別是那些貴重物品，他也不大喜歡放過，比如那把削鐵如泥的黑墨寶劍，就是十分值得順手牽羊的。

所以張人英不走。

養虎爲患　羞愧自盡

風很輕，但很涼快。

風是從江中吹來，江中吹來的風，即使不很涼快，也會很爽意，特別是坐在江邊樹蔭下面，面對碧波，迎風把杯，更覺得有種舒適的涼快。

此刻烈日當空，坐在任何一間酒樓，都及不上坐在這間望江亭畔這麼舒適。

望江亭是江邊一家很小、又很簡陋的酒肆，却比松江小鎮任何一家酒館更加愜意，因爲四面通風，本就是一座涼亭。

也許這裡離鎮太遠，竟然祇有孫小七一個客人。

孫小七到這裡來喝酒，因爲清靜、涼快，還有就是這裡的魚最新鮮，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張人英認爲在這裡喝酒，絕對不會遇到相熟的朋友，至少要找他的人，不會這麼快的就找到他。

張人英還沒有到，一條清蒸的魚，却已經端了上來。

孫小七剛要下筷，張人英居然就在此時出現在他的面前。

孫小七笑道：「你好像算準了魚上枱的時候才趕到。」

張人英道：「爲什麼偏偏我到的時候，將魚蒸熟。」

孫小七道：「說得有理。」

張人英道：「你總算還是個明白事理的朋友，所以我本來不願說的話，現在還是不能不說。」

「你竟然也有不願說的話？」

「當然有，因爲我要發財了。」

「有發財的門徑，的確不適宜告訴別人，不過你本來就發了財，單是我欠你的銀子，便是一個小財主了。」

「現在我發的是大財。」

「你不會發大財，也不能發大財。」

「爲什麼不能？」

「如果你發大財，那你一定是活不過這個月的。」

「你居然咒我！」

「不是咒你，我會看氣色，至少現在你還不適宜發大財，特別是橫財。」

「憑什麼說得如此肯定？」

「如果在梅香香床底下睡了一日一夜，就會發大財，那一定是不義之財，發別人的不義之財尚可，梅香香的不義之財，你就會死於非命的。」

張人英嘆了口氣，道：「怎知道我發了梅香香之財？」

孫小七道：「你剛從梅香香家裡出來，難道還能發別的財？但梅香香的家在梅花島，這裡是她租用的宅院，所以祇有一樣東西最值錢的。」

「什麼東西？」

「黑墨寶劍。」

張人英不禁苦笑。「你怎知道我取了黑墨寶劍？」

「不是知道，而是看到。」

「看到了我取劍？」

「我躍出窗子後，根本就沒有立即離開宅邸，所以不走，是要取回自己的刀。」

「因此你也看見我取劍，可是梅香香決計不會知道我取去的。」

「梅香香雖然看不見，却有別人見到了。」

「除了你還有誰？」

「有！他就是屠夫施老大，你看不見他，他却看見你。」

張人英嘆了口氣道：「這豈非白白辛苦了一場？」

孫小七道：「如果將劍交給松石山莊莊主石小保，或許可以發一筆小財，劍到松石山莊，梅香香不便追究。」

灶房後邊，忽然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黑墨寶劍到我們手裡，也能發一注小財，而且梅香香也一定不便追究。」

語聲未落，一個女子從灶房後

邊的矮林中走了出來，她正是蘇四娘。

蘇四娘笑得像一朵盛開的鮮花，來到了亭中。

孫小七也不禁笑了，道：「連這種地方也被妳找到，眞不容易。」

蘇四娘道：「跟踪孫七俠不容易，跟踪張人英就一點不會困難。」

孫小七道：「我竟忘了這一點。」

蘇四娘道：「你還忘了這個地方對你最不安全。」

「難道很危險？」

「惜山老君的船，就泊在江中，就近之處，當然有不少惜山老君手下放哨。」

孫小七笑道：「妳說得似乎也頗有理，我竟沒有想到這一着。」

「那麼，你還有什麼沒有想到的？」

「很多沒有想到的，喝酒的時候，我認爲任何事都不該想，妳何不坐下來，吹吹涼風，喝一杯酒。」

蘇四娘笑道：「我的確很想與孫七俠共謀一醉，可惜現在不行，因爲我們五兄弟妹都到了。」

他們五兄弟妹，當然就是楓林五劍。

孫小七道：「除了你們楓林五劍，還有誰？」

「還有朱大和尚。」

朱大和尚和楓林四劍，分坐三葉輕舟，正從江面漂盪而來。

孫小七不由嘆了口氣，道：「看情形，在松江小鎭已無孫小七喝酒之地了。」

蘇四娘笑道：「在金山酒館，我們就勸過你不要進鎭，不過朱大和尚還未上岸之前，你還來得及離開這裡，也來得及離開松江小鎭，你看怎麼樣？」

孫小七抬起頭，望向張人英，道：「看來我們就快給人家趕出鎭去了。」

張人英道：「我早跟你說過，這一次買賣，兩面不討好。」

孫小七道：「何止兩面不討好，簡直兩面受敵，梅香香就是最難應付的勁敵。」

張人英笑道：「這種苦差，難道你還幹下去？」

「如果我不繼續幹下去，怎能還你的債？」

「好像也有點道理，但如果我繼續讓你欠賬，會否改變主意？」

「你早說這話就好了，現在才說，似乎已經太遲了，朱大和尚和楓林四劍都已經到了。」

朱大和尚與司馬牛等五人，的確已經飛身掠到岸上。

朱大和尚身材魁梧，行動却是非常矯健，三幾個起落，早到了孫小七桌前。

朱大和尚冷笑道：「這兩天來不知你躲到什麼地方，可找得我們好苦。」

孫小七道：「說起來可笑，留在一間女子的香閨中。」

「躲了兩日兩夜？」

「睡了兩日兩夜，所以精神很好，胃口也特別大，可是我剛想大吃大喝一頓，怎料你們却來倒我的胃口。」

朱大和尚道：「沒有辦法，我們等你，已經等得急不及待了。」

「爲什麼這麼急？」

「何必明知故問，閣下此行目的何在，難道自己還不清楚？」

孫小七微微一笑道：「我差不多就快愈來愈糊塗了，不過各位這一來，倒也提醒了我，應該怎麼辦才最爲上策。」

張人英奇道：「莫非你有了什麼新主意？」

孫小七道：「其實是最古老的辦法，但以眼前的情形，除了這個辦法之外，不見得還有更好的途徑，這世上如果根本就沒有惜山老君，那麼，六月十五日那場決戰，當然也不會再有了。」

張人英道：「你打算結果了惜山老君？」他話說出口，覺得此言甚是不妙，雖然明知孫小七這個意思，然而當着朱大和尚、楓林五劍公然說破，總覺得太過殺氣。

不料孫小七微微點頭，道：「到了目前這個地步，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朱大和尚哼了一聲，道：「孫小七，你總算也說了眞話，那麼請亮刀吧！」

孫小七身邊沒有佩刀，不過他並非沒有兵器可用。

他向張人英道：「你順手牽羊得來的劍，正好派上用場了。」

張人英道：「你用劍，不用刀？」

孫小七道：「因爲朱大和尚手裡所提的是劍，也正是惜山老君那把寶劍。」

朱大和尚一怔，他手裡的劍，正是惜山老君的寶劍，削鐵如泥。

朱大和尚所以携了惜山老君的寶劍，那是希望在兵器上佔了優勢，他所以希望在兵器上佔優勢，是因爲知道孫小七絕非庸手。

孫小七接過張人英給他的黑墨寶劍，抽出半截劍刃，看了看，然後放到桌上，對朱大和尚道：「這也是寶劍，削鐵如泥的寶劍，你敢不敢硬碰？」

朱大和尚冷笑道：「你用劍不用刀，捨長取短，那是自取滅亡，無話可說。」

「你希望我用刀？」

「我勸你用刀，讓你死得心服。」

「我的刀不是用來接招的，是用來殺人，如果我用刀，你就要小心了。」

「難道你現在還不想殺人？」

「各位的腦袋如此值錢，怎可能亂砍？」

楓林五劍中的司馬牛，忽然冷笑起來，道：「在金山酒館沒有機會殺你，這一次，閣下已經走不了。」

孫小七道：「當然走不了，所以我根本就不想走，司馬牛，那麼，你爲什麼還不動手？」

司馬牛當然還不會動手，因爲對付孫小七的眞正殺着，却在朱大和尚手中。

司馬牛等五人，祇是相助朱大和尚解決孫小七，所以他們行動必須配合，斷不能魯莽從事的。

張人英忽然又問道：「你眞的打算殺人？」

孫小七道：「也不是非殺人不可，但動手似乎是不可免的。」

張人英道：「如果你們眞要動手，最好先讓我廻避一下。」

張人英站起身子，便要離去，可是他立即又坐了下來，因爲楓林五劍正站在他身後，祇要一揮劍，他的頭顱就會落地了。

張人英道：「你們動手，總不會對一個沒有兵器的人開刀吧！」

司馬牛道：「不錯，可是你並非沒有兵器，你的靴裡就有兩把匕首。」

張人英道：「那是防身之物，現在我却不打算用的。」

司馬牛道：「假如你想用，恐怕也不會有什麼機會。」

張人英向孫小七苦笑道：「現在你總算看到了，我賺你這幾兩銀子，也要賠上性命的。」

孫小七道：「如果你喪生在他們的劍下，我至少可以省下一千四百五十三兩半銀子。」

張人英大叫一聲道：「你竟然謀財害命。」

孫小七笑道：「但如果你坐在那裡不動，他們一定不會殺你。」

孫小七說得輕描淡寫，好像頗有把握似的。

但張人英除了坐着不動之外，看來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楓林五劍當然也不希望張人英出手，他們要對付的祇是孫小七。

現在孫小七坐着也沒有動，寶劍仍然放在桌上，手裡端着酒碗。

也許孫小七坐在那裡太過鎭定，反而使到朱大和尚、楓林五劍不知從何下手。

對付孫小七，最大的難處似是誰先出手，以孫小七之快，第一個攻擊他的人，凶險也最大，在惜山老君船上，第一個向孫小七出招的人，就是最先死去的。

不過孫小七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最先向自己出手攻擊的將是楓林五劍，但眞的殺着却是朱大和尚。

朱大和尚不但是這幾個人之中武功最好的一個，他所處的位置，也與自己距離最近，所以，最危險的，就是朱大和尚。

司馬牛身形果然已經閃動，他陡然間一聲暴喝，楓林五劍同時躍起，向孫小七撲來，就在楓林五劍撲出的同時，朱大和尚的身形也動了，他魁梧的身形輕得有如一陣風，快得也像一陣風，閃電般來到孫小七的身邊。

朱大和尚身形如風，手中寶劍如閃電一般，直向孫小七疾刺而去。

孫小七面前半啓的黑墨寶劍，也在這刹那間「刷」然的掣出，業已封向朱大和尚的來劍。

兩劍相交，祇聽「卡察」一聲，直如砍瓜切菜，兩截斷劍同時掉落。

就在兩截斷劍墮地之時，孫小七身子也騰身而起，躍離椅子。

朱大和尚却突然發出「啊」的一聲驚呼！

孫小七身形重新落到地上時，楓林五劍的五把長劍也同時攻到。

不過在楓林五劍同時攻到的刹那，孫小七的身子早就在原來椅子中，而祇有朱大和尚挨在桌邊，就好像塡補了孫小七的位置。

楓林五劍要攻擊的是孫小七，不是朱大和尚，然而朱大和尚此刻却如一個不會武功之人，竟然不會閃避。

朱大和尚不但不會閃避，簡直就不能動。

楓林五劍應變總算也不慢，他們一看劍勢就要將朱大和尚傷到，立即收招，才不致誤傷到了朱大和尚。

這一切的變化，祇不過在電光石火之間，雖然剛才是司馬牛首先發動了攻勢，但朱大和尚却是後發先至，所以楓林五劍五把劍同時奔到了孫小七處身之地時，孫小七和朱大和尚已經交手了一個回合。

朱大和尚魁梧的身子撐在桌邊，好像已經不能動了，司馬牛見到這一情景，不由大感驚奇，幾乎也不能動了。

不過司馬牛立時發現一件難以想像的事，那就是孫小七此刻手中握的是刀，那把缺口纍纍的殘刀，而不是那把斷劍。

孫小七喝酒時沒有刀，他以張人英的寶劍應付朱大和尚的劍，兩劍同時折斷，但孫小七現在手中所握的，正是那把殺人無數的刀。

斷劍已經摔在地上，孫小七手

中握的正是他的佩刀，刀上無血。

血從朱大和尚手指縫裡流出。

朱大和尚的手正捧着他的肚皮，血從他的肚皮流出，滲過指縫，滴在地上。

楓林五劍現在望着朱大和尚，也不能動了，朱大和尚臉色愈來愈蒼白，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孫小七，終於道：「孫小七，你的刀藏在什麼地方？」

孫小七苦笑道：「難道你沒有看見，刀是從桌面下抽出。」

朱大和尚微微點頭，道：「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這一點，我記得你制住惜山老君時，也是用了兩件兵器。」

孫小七道：「不過，要是你防備我桌面下的刀，你又怎能應付我桌面上的劍？」

朱大和尚一怔，道：「那是說，我始終還是會受傷。」

孫小七道：「我有兩件兵器，你祇有一把劍，當然是我佔上風。」

朱大和尚發出幾聲乾笑，道：「聽你這句話，朱大和尚死也瞑目，你要殺我，請立即動手，何必讓我流盡血而死。」

忽然遠處傳來一聲清朗的語聲道：「孫七俠本來就無心殺你，現在何必再殺一個無力招架的和尚。」

祇見一個白衫文士，搖着扇正向他們走過來，這白衫文士約莫三十來歲，面皮白淨，却又是滿面虬髯，他步行看來不急，却又是來得神速，轉眼間便到了眼前。

白衫文士向地上的斷劍望了一眼，說道：「可惜，可惜，這兩把寶劍一齊斷了，倒也很公平。」

蘇四娘忽然問道：「你究竟是誰？」

白衫文士道：「我是誰不會告訴妳，祇能說給這裡一個人知道。」

蘇四娘道：「你想告訴給哪一位？」

白衫文士道：「當然是孫七俠了。」

蘇四娘一怔，道：「閣下莫非就是土秀才？」

白衫文士笑道：「妳看我像嗎？」

孫小七接口道：「一點也不像土秀才。」

白衫文士道：「那麼，你說我像誰？」

孫小七道：「你根本誰也不像。」

白衫文士道：「難道像我自己也不像嗎？」

孫小七斷然道：「不像！」

白衫文士笑道：「孫七俠眼力眞不錯，連我不像自己也給你看了出來。」

孫小七道：「並非我的眼力好，祇是你的易容術太差。」

白衫文士又哈哈一笑，道：「幸好祇有你看得出來，那也不打緊，我到這裡來向你傳話，易容祇是想避避他人耳目罷了。」

孫小七道：「未知有何指教？」

白衫文士道：「明日此時，在下於金山酒館恭候大駕，乞望孫七俠一行。」

孫小七道：「在下自當依時赴約。」

白衫文士拱手道：「小可告辭了。」

白衫文士轉身就走，不料蘇四娘忽然橫劍一攔，道：「請留步！」

白衫文士手中摺扇點出，祇聽「嗆」然一聲，蘇四娘長劍爲之震開，但司馬牛身形閃動，已然欺近白衫文士，一伸手便向白衫文士虬鬚抓去。

白衫文士發出一聲尖銳驚呼，面上虬髯居然紛紛飄落，他手中摺扇「嗤嗤」連點，人已躍出丈外，回頭一笑揚長而去。

司馬牛望着手中抓到的一束鬍子，道：「有這一手點穴功夫，她當然就是百靈道人傳人李依紅。」

* * *

李依紅現在正坐在金山酒館的草棚下，她腮下已無虬鬚，手中也不是摺扇而是劍。

金山酒館一切如常，祇是沒有當日的熱鬧。

草棚下祇有兩個人，一是李依紅，另一個就是孫小七。

金山老闆一見孫小七，就認了出來，笑着迎了過來，道：「是什麼風把孫七俠吹了來，快請坐。」

李依紅道：「風吹不動孫七俠，是我請他來的。」

孫小七道：「妳請我來，當然不是爲了喝酒的。」

李依紅道：「酒一定要喝，但是不在這裡。」

孫小七道：「那一定有一處比這裡更適宜喝酒的地方了。」

李依紅道：「不但適宜喝酒，還適宜說話，而且還有一位請你喝酒的東道主陪你喝酒，他就是松石山莊莊主石小保。」

孫小七不禁噓了一口氣，道：「那麼，現在我們還等什麼？」

李依紅道：「等一頂轎子。」

兩名轎伕，抬了一頂蓋篷竹轎，從茅舍後轉了出來，停在草棚之外。

李依紅道：「沒有人相信，孫小七會坐在轎中趕路的。」

孫小七道：「而我就偏偏坐了竹轎，去赴石莊主的約。」

李依紅道：「而且也不必你汗流浹背趕路。」

孫小七道：「那麼妳呢？」

李依紅道：「我留在這裡，打發楓林五劍，事情一了，自當前來侍候。」

李依紅安排得的確不錯，楓林五劍得知他們相約金山酒館，必將有所意圖，正好分散他們注意力，而孫小七坐在竹轎內，也不必問明去路，自有轎伕抬他到目的地。

兩名轎伕一言不發，健步如飛，迂廻曲折，竟然朝着一座山崗飛奔而上。

孫小七心想：山中鳥語流溪，蒼松疏竹間喝酒，確也另有一番風味，但事實又非如此，因爲翻過山崗，忽然又下山，瞬即便走在官道之上，孫小七心想，此番多半是抬我到松石山莊去喝酒了。

但事實又不然，因爲他發覺轎子正向江邊奔馳，而且這條路，正是他昨日所行過的。

竹轎終於停下，孫小七也下了轎，於是他又吹到江中的風，看到江邊的樹，以及那家簡陋的酒肆，望江亭。

因爲他下轎之處，正是昨日喝酒的地方，那家望江亭酒館。

那一座四面通風的亭子，也正坐着一名男子，他就是松石山莊莊主石小保。

石小保三十來歲，衣著光鮮，面目清秀。

孫小七沒有見過石小保，却可以肯定他就是石小保，石小保也沒有見過孫小七，同樣的可以確定他就是金刀小子。

石小保起身，抱拳一揖道：「山野待客，不成敬意，孫七俠幸勿見笑。」

孫小七拱手道：「莊主垂約，至感榮幸，倒是有勞石莊主久候了。」

讓入亭中，彼此入座，說了些仰慕之話。

石小保說道：「孫七俠或會問，因何揀這個地方喝酒，不過我以爲，現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此時此地了，惜山老君他們一定更關注金山酒館、松石山莊，斷不會想到我們就在孫七俠昨天喝酒的地方相聚。」

孫小七笑道：「這眞所謂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所在，莊主高見。」

石小保道：「在下見到的，孫七俠一定也已見到，但孫七俠交遊廣闊，閱歷豐富，見識自然是遠在石某之上，今日相邀孫七俠，便是希望孫七俠調解此次決戰的高見。」

孫小七不由苦笑，心忖：落此境地，再要隱瞞未免矯情，說道：「在下正感束手無計，不知有何妙策，可以解除六月十五日決戰。」

石小保道：「有一個辦法行得通，這個辦法就是，你殺死我，或者殺死惜山老君。」

「沒有別的辦法？」

「好像已經沒有了，你當然不會殺死我，因爲閣下此行的職責，就是保護在下的腦袋，留給土秀才來取。」

孫小七臉色陡變，却也不能否認。

石小保又道：「所以唯一可行的，就是砍下惜山老君的頭。」

孫小七乾笑起來，却是無話可說。

石小保又道：「可是殺死惜山老君不容易，他手下多，仇家也多，你殺死惜山老君，以後的麻煩也更多，即使他的手下可以不了了之，他的仇家決計不會放過你的。」

「他的仇家爲什麼不會放過我？」

「難道你竟也不明白這個道理嗎？」

「還請明言。」

「那麼，土秀才爲什麼肯出五萬兩銀子，請你來保護我的腦袋？其間的道理是一樣的。」

孫小七當然明白，祇是他不願意說得像石小保那樣的坦白罷了。

石小保却又道：「土秀才認爲我的腦袋是屬於他的，如果別人取去，就是與他作對，惜山老君的仇家，想法也是一樣，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人了。」

「有道理，但如果你割下了惜山老君的人頭，又將如何？」

「無人可以反對，因爲我們是公平決鬥，不過我不會殺他。」

「爲什麼？」

「不願殺死他。」

「可是他却要你死。」

「他的確希望我死，而且足足等了十五年，終於等到今天，一個準備十五年的仇家，應該給他機會，所以你不應該阻止這場決鬥，也不應該阻止惜山老君殺我。」

「他爲什麼要等十五年之久？」

「那麼土秀才爲什麼等八年之後，再取我的頭？」

「土秀才爲了練劍，難道惜山老君也是用十五年之久去練劍？」

「惜山老君並非爲了自己練劍，而是讓我有十五年歲月練劍，有十五年燦爛的人生。」

「天下這種仇家不多，他給你十五年練劍，給你十五年最美好的人生。」

石小保忽然嘆了口氣，道：「可知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名不懂世事的少年。」

孫小七望着石小保，似乎忽然間明白起來，無可否認，石小保此刻正是一生之中的精英年華，生命

最風光的時代，與十五年前死，感受截然不同。

孫小七不禁低喟道：「惜山老君用心良苦，他在一個男人最富生命氣息年代，來取你的性命。」

「要不然，怎能感到死亡的可怕，死的痛苦，他又怎能感到報仇時的滿足和痛快！十五年前，我還是一個無知的少年，殺死一個無知少年，與殺死一頭狗沒有多大的分別，他當然不感到滿足。」

「但我還是不明白，十五年前，你怎可能與惜山老君結仇？」

「先父留給我用不完的財產，同樣留給我殺不完的仇家，我承受先父財產，也接收了他留下的仇家，惜山老君是最多仇家中最了不起的一個。」

「惜山老君確是個了不起的仇家。」

「但他最了不起的一點是，非但是仇家，還是我的恩人。」

「你的恩人？」

「他等了我十五年，也保護了我十五年。」

「哦？」

「就如土秀才保護我的腦袋一樣。」

「哦？」

「土秀才用五萬兩銀子，請你出手來保護我的人頭，惜山老君十五年來，至少用了三十萬兩銀子，保護我不死。」

「哦？」

「先父留下來的許多仇家，幾乎都給他殺光了，因爲惜山老君認爲，我的頭祇能斷在他的劍下。」

「這種仇家着實不錯。」

「故此十五年來，我也不願他死，面對一個大仇家，總比防範許多小仇家好得多。」

孫小七連連的點頭，道：「絕對有道理，所以你也曾出錢，聘請高手，保護惜山老君長命百歲。」

「你實在是一個明白人，我的確花過一些錢，聘請高手保護惜山老君。」

孫小七道：「這種高手，還可能就是惜山老君近身護衞，比如像朱大和尚這種頗受惜山老君倚重的人物。」

石小保微微一愕，道：「你怎麼會想到朱大和尚會是我的人？」

孫小七笑了笑，道：「在金山酒館，朱大和尚幾乎就要跟王老闆交手了，結果藉故作罷，昨天朱大和尚傷在我的刀下，李依紅還爲他解困，而且朱大和尚好像還很聽從李依紅的說話，由這些情形看來，朱大和尚的身份頗爲可疑。」

石小保道：「所以我要取惜山老君性命，一點也不難。」

「祇是你不願他死。」

「有時候留一兩個仇家在世上，才能使自己活得更有意思，有如土秀才，如果沒有我石小保，他怎可能下苦心去練九陽神劍？如果沒有惜山老君，我又何苦練四十九招飛霜劍？」

孫小七奇道：「你也練成惜山老君四十九招飛霜劍？」

「我有朱大和尚這種高手在惜山老君身邊，惜山老君有什麼絕學，對我而言，不是什麼秘密。」

「所以六月十五日的決戰，即使不勝，一定也不會敗。」

「應該可以不敗。」

「那麼，你是否也派了高手去保護土秀才，甚至偷取他九陽神劍的口訣。」

石小保不否認，却道：「可惜這一次失敗了。」

「爲什麼失敗？」

「因爲她居然看上了土秀才。」

「她？是誰？梅香香？」

石小保大笑起來，道：「孫七俠，如果能夠跟你這種聰明人做朋友，實是人生快事。」

孫小七也笑了起來，不過他是苦笑，他苦笑地問道：「這些都是你多年來的秘密，爲什麼告訴我這許多？」

石小保笑道：「因爲我希望你能解答我的一句話。」

「什麼話？」

「你認爲惜山老君這麼用心良苦，是不是很聰明，還是極之愚蠢？」

孫小七道：「簡直就是個大笨蛋。」

「現在天下就有第二個大笨蛋。」

「誰？」

「土秀才。」

「你說了這許多，也就是告訴我這一句話，土秀才是笨蛋？」

「難道不是？」

「不是！」

「你認爲他很聰明？」

「至少不是笨蛋。」

樹林後面，忽然傳出一個洪亮的語聲說道：「土秀才當然不是笨蛋，更不是愚蠢，土秀才至少有我一半聰明！」

* * *

語聲未了，人已出現。

這人非誰，正是惜山老君！

惜山老君說話時，人已來到了亭中，他接下去道：「土秀才如果沒有我一半聰明，絕對想不出這種報仇的主意來。」

惜山老君現在不但進了亭中，而且就在他們桌子旁邊坐了下去。

孫小七和石小保都沒有想到惜山老君會在此時出現，但惜山老君既然已經到了，倒也不覺驚奇。

石小保乾笑了幾聲，道：「想不到惜山老前輩也會光顧這種小酒

肆，眞是令人有意外之喜。」

惜山老君嘿嘿乾笑道：「其實你是應該想得到的，祇是十五年來，你想而我不到，今日你不想我却到了，因此令你又吃驚，又是喜歡罷了。」

石小保淡然一笑，却不否認。

惜山老君又道：「這十五年來，你就一直認爲老夫隨時隨地，可能會突然間現身在你眼前，然後取下你的人頭，可是這十五年你祇是捕風捉影，祇是頻頻虛驚一場，老夫却從未現身，現在終於坐在你的面前，那一定令你有意外之感。」

石小保也不否認，喟然道：「你說得對，我等你現身相見，也等了十五年了。」

惜山老君大笑，道：「你不是等，而是防範，你提心吊膽，寢食不安地防範我現身，已經十五年。」

「可惜你一直不敢現身。」

「並非不敢，祇是不想，我看着你像耗子一樣渡過十五年杯弓蛇影的日子，實在是我莫大的滿足，又何必現身逞一劍之快，這十五年來你當然是在恐懼中生活。」

石小保道：「你錯了，我活得很愉快。」

惜山老君哈哈一笑，道：「如果你眞的很愉快，爲什麼偷偷摸摸成親？爲什麼偷偷摸摸生兒子？爲什麼老婆兒子不住在松石山莊，共享天倫之樂？」

石小保陡然臉色大變。

惜山老君又道：「以閣下身份名望和財勢，妻室子女不敢公開露面，難道日子過得很愉快？」

石小保已經不能再鎭靜，他道：「你已經知道她們的居所？」

惜山老君道：「我怎可能不知道，祇不過我不會對她們下毒手，我認爲，我已經對你報仇了十五年，最後我取了你的性命，這一筆舊賬，也該到此爲止了。」

石小保冷笑道：「你既然還沒有向她們下手，恐怕以後再也沒有機會了。」

石小保說「她們」，那自然是指他的妻室子女了，石小保本來還很鎭靜，現在似乎就不能鎭靜了。

可見惜山老君的話一點不錯，這十五年來石小保的確就在恐懼中過日子。

惜山老君又道：「這十五年來，你的劍法愈練愈高，我的劍法逐漸走下坡，若然再說以後，的確機會不大。」

石小保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已經報仇報了十五年，何必再作孤注一擲，實在不智。」

惜山老君笑道：「並非孤注，至少還有第二注，如果老夫不幸喪生，你仍然會在恐懼中過日子，因爲除我之外還有一個人，也會隨時隨地出現，他就是土秀才。」

石小保淡然一笑，道：「土秀才？」

惜山老君道：「不錯，就是土秀才，如果老夫果然失手，土秀才就頂替了我的位置，你還是像耗子一樣的過日子，我所以說土秀才有老夫一半聰明，就因爲他想出了我這種報仇的辦法。」

石小保笑了一笑，道：「難道你不知道土秀才正用八年時間去苦練劍法？」

「這祇不過是土秀才公然揚言，你當然不會相信土秀才眞正用八年時光苦練劍法，而且你一定還認爲，那是土秀才故意佈下的假局。」

「你好像連我想什麼，也能清楚。」

「活在恐懼中的人，對身邊的人事，都會產生敏感的猜忌，就像你猜忌孫七俠來取你的腦袋一樣。」

「這祇是你的想法，我却不認爲孫七俠對我不利。」

「難道你對孫七俠全無防範？」

「如果我對孫七俠猜忌，何必邀他相聚？」

「很簡單，你想殺孫七俠。」

石小保大笑，道：「你看我像不像來殺孫七俠的？」

的確不像，石小保非但不動手，而且也不佩劍，但惜山老君却道：「你就像令尊一樣，最不想殺人的時候，其實就是最危險的時刻，如果你不想殺死孫七俠，一定不會說出這許多秘密，因爲你認爲孫七俠今日非死不可，所以不怕他知道閣下這許多隱秘。」

石小保微笑不語，竟也絕不生氣。

惜山老君又道：「如果你無心暗算孫七俠，何必桌面下藏了一把劍？」

石小保臉色一變，但隨即大笑起來，道：「暗算孫七俠，劍不能收藏在桌子下面，孫七俠曾經用桌面下的刀重傷朱大和尚，這是孫七俠的辦法，怎能瞞得他。」

惜山老君忽然嘆了口氣，道：「你的手法，你的語氣，完全與你老子一樣，一如你用轎子抬了孫七俠翻山越嶺，兜了一個大彎，結果來到了最當眼之處，作爲最隱蔽所在，如果老夫不知令尊的慣技，倒也料不到你膽敢在江邊喝酒。」

孫小七不由笑了起來，道：「你認爲老子的技倆兒子不會效法，兒子就是偏偏效尤，妙得很，妙得很，不過石莊主身上不佩劍，桌下藏劍，那是理所當然，應該如此，他雖然無心殺我，怎能不防備我會殺他，何況他還得防備你惜山老

前輩隨時隨地出現。」

所以石小保在桌面下藏劍，孫小七非但毫不介意，更認爲合情合理。

石小保隻身赴約，怎可能不帶兵器，兵器未必用來殺人，却不能不以此防備他人。

惜山老君哈哈一笑，道：「孫七俠之言有理，那麼，我此刻出劍，想來也無不公之處。」

石小保微微一笑道：「我等了你十五年，即使你不出劍，在下也非出劍不可，我們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六月十五日？」

石小保語聲甫落，伸手一摸，「嗆」然聲響，但見寒光閃處，他手中業已多了一把長劍，石小保長劍在手，他身子却還坐在椅中。

惜山老君人已「刷」地站了起來，退後兩步，手伸出處，道：「給我劍！」

「給我劍！」三字出口，五條人影從不同方位躍出，在惜山老君身後丈許處，站了個半月形，這五人正是楓林五劍！

楓林五劍跟隨惜山老君同來，壓住陣脚顯是毫不意外，那末到金山酒館去的，想是另外一批人了。

楓林五劍中的蘇四娘，已經躍入亭中，將一口長劍的劍柄遞到惜山老君手中去。

惜山老君長劍出鞘，劍芒四射，目中的殺氣也暴射。

蘇四娘此時退到亭外，回歸五劍陣內。

孫小七感到爲難了，因爲等待了十五年的兩大仇家，到了最後了結之時，自己是否能以阻止，還是保護石小保的腦袋？

石小保是否如其所言，不願殺死惜山老君，也不會喪生惜山老君劍下？

石小保望着惜山老君的劍，緩緩地道：「幸好我們的寶劍都已打斷。」

惜山老君道：「一個善於用劍的人，本就不必依賴神兵利器。」

石小保不禁唏噓地道：「你說得對，十五年來苦苦等待的一刻，終於到了。」

惜山老君道：「那麼，還坐在那裡等什麼？」

石小保道：「在下坐等良機十五年，難道不會坐失良機嗎？」

惜山老君嘿嘿連聲，道：「那豈不是坐以待斃了。」

惜山老君語聲未了，人影已然閃動，正向石小保捲到。

祇見劍光火花激射，「嗆嗆」之聲不絕，刹那間兩人已經對了一十七招。

惜山老君攻了一十七招，石小保封了一十六招半。

因爲第一十七招，石小保祇封了半招，另外半招，他已是反手爲攻。

就在第十七招上，由守取攻的刹那間，石小保坐着的身子，也「刷」的站起來。

石小保身形站起的刹那，惜山老君的身子却突然倒縱丈許，立地茫然。

這一十七招的交鋒，孫小七看得最清楚，他不但眼睛雪亮，心中也是雪亮，因爲他坐得最近，而且他也知道石小保早就苦練了四十九招飛霜劍。

石小保雖然取守，却能後發先至，惜山老君攻出一十七劍，石小保都能從容不迫，封死對方的劍勢，到第一十七劍，石小保已能守中取攻，這是惜山老君絕對想不到的，怎能不令惜山老君吃驚？

但惜山老君此時說了一句話，却令孫小七心中忽然茫然。

惜山老君道：「朱大和尚怎可能將四十九式劍訣，完全偸給你？」

惜山老君顯然也知道朱大和尚是石小保的人，那的確不可能將他的四十九式劍訣完全偸給石小保了，惜山老君既然知道了朱大和尚的身份，當然暗中提防，朱大和尚即使可以得手，一定是假的劍訣。

但石小保此刻施展出來的劍法，却又是半點不假，惜山老君怎能不驚異，怎能無此一問。

石小保微微一笑道：「朱大和尚的身份，其實早就給你看穿了，你故意讓他留在身邊，無非是將計就計，借朱大和尚之手將假的劍訣傳到我手中，引我上當。」

惜山老君道：「你竟沒有上當？」

石小保道：「朱大和尚是我故意佈下的一着破綻，讓你以爲有機可乘，却因此而忽略了眞正的殺着。」

惜山老君眼中非但再無殺氣，簡直就沒有了光采，他額上也冒汗。

惜山老君道：「那麼，眞正的殺着是那一步，他是誰？」

石小保道：「一個你最疼愛的人，也是你最可怕的敵人，這個人就是致命的殺着。」

惜山老君臉色蒼白，語聲戰抖的道：「誰，那人是誰？」

惜山老君的說話聲顯得既恐懼又激動，這十五年來的報仇方法，他認爲是無懈可擊的，最後竟然會落入這年輕小子的圈套中，他心中的激忿是可以理解的。

石小保緩緩道：「這個人，你曾爲她殺死兩個前妻，又殺了十二個懷疑他們曾經跟她相好過的男子，她就是殷雪兒！」

「殷雪兒？」

「對，就是殷雪兒。」

惜山老君神智似乎失去了半晌，然後又再甦醒過來，喃喃道：「不可能，絕無可能！」

孫小七嘆了口氣，道：「朱大和尚既然可以是石莊主的人，殷雪兒也有可能是石莊主的人，殷雪兒能夠令你殺死兩位前妻，殺死十二個男人，足見她不簡單。」

這個不簡單的女子，就在這兒，殷雪兒居然無聲無息地出現在衆人眼前。

她好像鬼魂一樣，不知從什麼地方飄進了亭子，她緩緩道：「石莊主沒有說錯，是我偸去了你所有的武功秘笈。」

惜山老君如在夢中道：「爲什麼？」

殷雪兒喃喃道：「我要你死！」

惜山老君雖然還沒有死，但好像差不多快斷氣了，他斷續地道：「要我死，爲什麼？」

殷雪兒道：「因爲你親手殺死了我兩位哥哥。」

惜山老君茫然道：「爲了報仇，爲妳兩位哥哥報仇？」

殷雪兒道：「你花了十五年心血，就是希望親手殺死石莊主，我花了五年時光，就是希望親眼見到你死於劍下。」

惜山老君身子晃動，似乎就快站立不住，然而他手中的劍，却在這刹那間突然揮出，不過惜山老君的劍並非插向殷雪兒脖子，而是插向他自己的咽喉。

他不能忍受自己的愚昧，也不能死在石小保的劍下，這的確是最好的解脫。

惜山老君倒了下去，倒在自己的劍下。

＊　＊　＊

不但楓林五劍毫無異動，甚至石小保也沒有喜怒的反應。

一代梟雄惜山老君自刎而死，不僅是眼前的大變，也是轟動江湖的奇聞，然而這些人竟可無動於衷，彷彿忽然間都中了邪，他們不是中邪，而是中毒，中了梅花島的迷香散的毒！

孫小七也沒有動，他甚至連氣也不喘一口，他沒有喘氣，是因爲沒有中毒，他正在閉氣靜息，等待迷香散的毒在風中消失，江中的風仍在輕輕飄來，也送來了梅花島那種特異的香氣。

孫小七幾乎可以肯定，梅香香很快就會現身出來，對付石小保的。

不過現在走近石小保的却是殷雪兒。

殷雪兒望了一眼倒在血泊中的惜山老君，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然後她蓮步輕盈地走到石小保跟前。

殷雪兒含着謎樣的淺笑，道：「大仇終於報了，石莊主，我敬你一杯。」

石小保道：「那是我們合作得好，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孫七俠，是他千辛萬苦將妳帶到這裡來，讓妳親眼看到惜山老君死。」

「是的，連你也想不到，可不是嗎？」

「的確想不到，或許妳兩位哥哥地下有靈。」

殷雪兒忽然輕輕嘆惜，道：「你當然知道，我爲什麼要惜山老君死。」

「爲妳兩位哥哥報仇。」

「那麼你可知道，惜山老君爲什麼要殺死我兩位哥哥？」

「不清楚。」

「因爲我兩位哥哥想親手殺你。」

「爲……什麼？」

「報仇，爲我父母親報仇。」

「難道我們竟是寃家、仇家？」

「一點也不錯，我兩位哥哥想盡辦法要親手殺你，可是惜山老君認爲，你的頭必須斷在他的劍下，他清除了你所有的仇家，我兩位哥哥就是這樣的死在他的劍下。」

「哦……」

「可是惜山老君的頭，却斷在他自己的劍下，留下你的頭給我。」

石小保活像在夢魘中驚恐不已，道：「現在……妳……」

「現在我來完成兩位哥哥的遺志，我要親手將你誅殺！」

殷雪兒舉止慢條斯理，從衣袖中取出一柄鋒利的小刀，這柄刀，又短又薄，却又足可以結束一個人的生命。

但如果殷雪兒不會用這種刀，賜石小保一刀之死，那麼，石小保非但會死得可怕，而且還是十分痛苦。

殷雪兒顯然是不會用刀的，她看來殺人的意志堅定，然而她握刀的手却極不穩定，現在殷雪兒的刀還沒割下，石小保也沒有死，然而孫小七却已經感到難忍的痛苦，這種痛若是因爲他難以忍受像殷雪兒這樣美麗的少女，用特做的小刀，親手殺死一個給迷香散迷在半清半醒中的石小保。

殷雪兒又道：「石莊主，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石小保目光流轉，却沒有說話，但孫小七已經忍不住了，他道：「妳怎能殺一個給迷香散迷倒的人？」

殷雪兒道：「除了迷香散，我還有什麼辦法能夠親手誅殺石小保？」

這話一點不錯，像殷雪兒這樣手無縛鷄之力的女子，即使有一千個，也決計不能與石小保明槍明刀

交鋒，又怎能不用迷香散。

孫小七道：「妳希望親手殺死石小保，甘心爲梅香香利用？」

「我們互相利用。」

「甚至還把我也利用了。」

「這全是梅姑娘的安排。」

「梅姑娘的安排的確很巧妙，她讓妳親手殺死石小保，自己却可以置身事外，不但松石山莊無可奈何，土秀才也怪他不得，祇可惜她最後還是不能如願。」

殷雪兒嘆息了一聲，道：「我知道你不願石小保死，可惜孫七俠現在也不能阻止了，你與石莊主一樣，中了迷香散，無能爲力，土秀才想來也不能怪責於你的。」

孫小七苦笑，道：「如果我眞的中了迷香散，無能爲力，那就好了，可惜我竟沒中毒，我還清醒，還能出手。」

殷雪兒一愣，道：「你沒有中毒？」

孫小七道：「沒有。」

殷雪兒忽然笑了起來，道：「不可能，祇是你內力深，仍可清醒，但藥力很快就會發作，令你不能自己。」

就在此時，一個女子說話聲忽然傳了過來，她道：「殷姑娘，妳再不下手，孫小七恐怕眞的可以阻止妳了。」

說話的人正是梅香香。

梅香香和小梅，已經同時現身在江邊的樹下，梅香香爲了使他們不易察覺，剛才使用迷香散藥力不強，孫小七既然還能清醒說話，迷香散的藥力，在他體內恐怕就快消失了。

殷雪兒忽然轉過身子，望向石小保手中的小刀又再舉起，向石小保頸項刺了下去。

她的出手並不輕快，握刀的手也不穩，然而她眼中顯露的意思却是堅定的。

殷雪兒的刀還沒有抵及石小保的脖子，孫小七的刀突然「刷」的一聲，業已出鞘，孫小七的刀並非插向殷雪兒，也不是封格她手中的小刀。

孫小七要阻止殷雪兒本就不必用刀。

孫小七的刀所以突然出鞘，因爲有兩枚暗器，正在這刹那間射向殷雪兒的後腦。

他的刀就是揮向這兩枚暗器。

孫小七的刀揮出，他左掌也同時推出去，推向殷雪兒的身子。

殷雪兒驚呼一聲，身子摔倒。

這使殷雪兒手中鋒利的刀，終於沒有落在石小保的脖子上，而這兩枚暗器也終於沒有擊破殷雪兒的後腦。

就在殷雪兒身子摔倒的刹那間，一條紫色的人影經已掠入亭中。

這人正是李依紅。

李依紅出劍如風，但當她劍攻出之時，殷雪兒早不在她劍影之下，接招的却是孫小七的刀。

孫小七的刀主要是用作殺人，極少封別人的招，但他不能殺李依紅，李依紅却在刹那間向他連攻五劍，孫小七祇得連封她五劍，就在第五招上，另一條人影掠入亭中，這條人影就是王老闆。

王老闆並未向孫小七出手，但癱瘓在椅子中的石小保立即到了他的手中，而且立即躍出亭子。

李依紅眼看王老闆得手，微微一笑，向孫小七道：「承讓！」也倒縱而出。

祇見兩名脚伕，抬了石小保所坐的竹椅，飛也似的奔馳而去，刹那間便在數十丈外了。

孫小七不由苦笑道：「看來石小保也天數未盡。」

梅香香冷冷的道：「而且你的目的，好像又達到了。」

忽聽一個男子的聲音傳來，道：「孫小七如果辦不成這件事，又怎能償還我的債務？」語聲落，人也到，正是張人英。

他笑道：「大功告成，爲什麼不去喝他媽的一醉！」

（全文完）

奪命銀星傳奇故事／金戈・文 可飛・圖

無形惡魔

魔頭壞心腸 挑撥各帮派

一

江湖上轟傳着幾件新聞……

峨嵋名宿方志凡全家被殺，並且禍及少林、丐幫兩派人，合計統算，人死了近百，個個是江湖上二流尖的人物，有十來個簡直可稱得上是一流的好手……

還有奇情怪事的事情，武當門的道士，竹山教的長者，加上黃河等等的別派好手，亦死了不少……熊耳山試劍亭，有着七判官的屍身。

也有十來個崑崙、崆峒的名家……

在滙池境外的青龍崗，又發現了武當名家，被目爲叛門出教的桓英奇，與九名武當南派能手，同歸於盡，值得奇怪的是，武當南派有名的三玄眞人，也死在另一邊……

誰有這樣大的能力？自然而然的，武林道中人一致公認，是那個無形魔頭已開始正式向中原武林道顯示實力了。

爲了這件事，五大長老不得不提前出關，突然之間，他們全感到了，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在威脅他們……因此易地開會，以謀善策。

五派人士互不相下，經已成了公開秘密。此次五老會議，誰也心知肚明，他們不得不看到了，長此以往，那麼，自己人窩裡反，勢必助長外人之實力。

互相殺戮不已，分明是代惡魔自戕枝幹……該收手了，該全力對付這個無形魔頭了。

今年之比劍論藝，全部同意暫停，將這個武林惡星兇煞解決了之後再作商量。

還是少林長老有主意，他提出，如果有誰能第一個揭破惡魔之眞面目，那麼，此人算是爲他自己門派立了一大功，至於能手刃此獠，就得尊之爲「盟主」！

當然，此魔非同小可，如果，值得五派弟子相助，只要言之成理，此一門派，順理成章，爲一行之主帥！

五派長老個個贊同……

「如果由我發現，揭破此魔之眞面目，又該如何？」

突然，山門外傳來一聲極深沉的語聲，五長老個個是武林中不可多得的奇才宗主，對這一聲說話，個個心中凜然，此人好功力，雖然字字清晰，不狂不叫，可是，說話人分明是運用了極深之內力，將語言穿墻過壁的送了進來，此人是誰？敢來此地示威？

五老明知來者不善，可惜他們無法獲悉此人之來龍去脈，因此，也不便，實也無法出聲招呼！

一陣脚步聲……山門外走來了不少人，爲首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生得魁梧結實，一身白袍，可是在兩袖之間，却繪着血也似的一個骷

體，大風吹起，這袍袖抖動，骷髏頭簡直是像作勢欲飛的樣子。

「血閻羅？」少林長老低噫了一聲道。

不錯，來人正是新近崛起江湖而揚名武林的衡山新主，血閻羅屈武年，至於後隨的十三人，正是森羅殿上的十三鬼王。

五派長老誰也想不出，血閻羅的來意……不過，熊耳山頭發現了七判官的屍體，分明，屈武年是有心來搗蛋。

衡山派已沉寂了三十年，可以說只不過有幾個衡山弟子，在傳延着法脈。他們不求在武林中耀武揚威，只求保衡山一派的名兒而已！

多年來，衡山門中，有幾個居士，有幾個尼姑，那裡想得到，會出了個轟天動地的人物來了。

今日屈武年不過是施展了一下透穴傳聲法，五老已發現，屈武年名不虛傳，功力不凡。

少林長老韋釋玄本來是個居士，而今他也換了佛裝，出家人總算火性不大，因此，他也打了個問訊，沉聲說道：「衡山再現法光，居士領導有方，可喜可賀。」

靈和道長也接了口道：「非但可喜可賀，簡直可佩可敬，釋老，到今日，老道算是眞正的理解到，擇徒需嚴的眞義來，你看，衡山門中，收了屈武年世兄這樣一個好徒弟，哼哼，一個人就此撐起了衡山派來。」

「道長言重了！」屈武年是不領情的。「在下何德何能，撐得起『衡山』？再現法光這個讚賞，不敢拜受，事實俱在，衡山英名數百年，列祖列宗，積德聚福，源遠流長，即是有不肖之徒，或者無耻之輩，橫加暗算，迭施陰謀，哼哼，衡山派也從來未倒了下來……在下是適逢其會，偏遇機緣，得列門墻，奮力從事……不是在下撐起衡山，是衡山栽培在下。」

說得冠冕堂皇，但是，却是言中有骨，韋釋玄、靈和道長幾乎下不了台。

「在下有事請教……今日不揣冒昧，上得山來，哼哼，五大派各有高手埋伏……哼哼，看來，想把我等衡山末流，逐下山去，有些用暗器，有些施陰謀，有的出……手動……刀子……」

五派長老誰也聽得明白了，山下有人出了手，現在，屈武年雖然安然上山，那麼不問可知，五個派系門人，可吃了個虧。

「屈先生，你看清楚了，有我崆峒派中人在……」

「好像沒有崆峒派，但是有七星門，是否傳聞失實，否則，據我所知，七星門已托在崆峒門中了吧？」

崆峒主者九馗老祖却是大聲一吼道：「誰叫他們來的？」

「不！九馗道兄，別追究這件事……」靈和道長阻住了九馗老道，冷冷的看了屈武年一眼道：「想必有不少不知高低的門衆，爲屈大俠所殺……」

「哈哈哈……」屈武年一聲大笑，然後手一指靈和道：「你以爲屈某背了個血閻羅的名，就眞正的代閻羅收小鬼？你以爲……你的那些下三流徒衆，值得我出手……你不怕污穢，姓屈的却嫌有辱啊！再說……我上山，是來討教一件事，我又不想代人操刀，我更不想耗費無謂之心力啊。」

原來他是有事請教，這「請教」兩字，却是輕重難分的啊！比武交手，拚生鬥死，也可說是請教，當然也可以說是請教一個問題，解釋一個疑團，這也可以說是請教，甚或武技交流，相互切磋研究……也在請教範圍之內。

不過，今日血閻羅來得突然，又加上在山上打了架，看來此人不懷好意。

又何況，他的說話，言中有骨，還有，他好像對靈和道長有着某種成見。

韋釋玄是武林尊爲泰山北斗之少林門中之主，並且年高德劭，他隱隱然在平時發言，有着一行之首的表現，故而，他是穩聲沉氣道：「請問屈世兄有何賜教？」

「敝派七判官，雖說不上有什麼大仁大義，當不上大俠之稱謂，但是，也並無一絲半點穢行劣跡之可言，江湖上，比武打鬥，功高藝精者佔上風，學武不精，習藝不純，落個一命赴黃泉，却也平常，可惜，七位兄弟，根本不是死在比劃爭勝之上……敢問，五位長老可知道其中原因？」

嗨嗨，七判官之死，他們認定了是那個無形魔頭之所爲，屈武年那會不知道就裡。再說，來問我們，我們誰又該知道的？現在這屈武年看來還不相信這個是無形魔頭所爲的。

韋釋玄是嚇唬他道：「難道屈世兄不知道有個無形魔頭？」

「是誰？誰是那個無形魔頭？」

「說來慚愧，到現在，我們中原武林道，尚未查出這惡魔的來龍去脈，唉！也可以說，是我們之耻辱，而今，我們就是在討論，研究對付無形魔頭之道。」

「我說你們之中，就有一個無形魔頭在！」

啊！衆人不禁面面相覷，他們也爲這句話打擊得心神怔忡。

別以爲閑閑一句話，話中却含有深意啊！

事實俱在，誰又敢保証，他們中沒有一個是無形魔頭？五派人的門下，個個被捲入漩渦，爭天下第一，奪武林盟主稱號，說穿了，與無形魔頭有什麼分別？他在暗中殺、爭、佈策、挑撥離開，這是在削弱五派之元氣，而其中一個主者是魔頭化身，到時又會如何？

他故意隱身幕後，殺了個差不多時，也是可以名正言順的來擺佈其他四人，由於敵暗我明，不，其中一個主者他是更爲清楚明白，到那時，還有什麼五大派？可能是唯我獨尊了！

五個長老不禁面面相覷！

武當名宿衛春暉是深沉多智，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主意，長身而起，對屈武年作了一個揖道：「屈世兄，好主意，不過，口說無憑，我相信，你也拿不出個證據來，如果我說你無非是要我們自起猜疑，而遂你之陰謀而已，那又如何？」

這一番說話，令在場人就如當頭棒喝，恍然大悟。

可是，屈武年又沉聲說道：

「你說我是無形魔頭？」

「或者如此，那又如何？」

「七判官全死在熊耳山。」

「對，請問七判官爲何赴熊耳山？」

「就如今日這樣，我們衡山派爲人藐視，雖然我們是不敢妄自尊大，可也不甘後人。當然……武學之道，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我們總得有個見識，以作衡量……因此……我那七位同門，先來熊耳山，有所佈置，希望到時能暗中得窺，天下這五大門派之神功絕技，以作借鏡。」

「不見得，想來個大兜亂，令我們五派下不了台是眞，屈世兄你說……是也不是？」

「容或有此意，不過，我屈某人也不至於用陰謀傷人，可是，我那七位同門，都爲陰謀毒藥所害……請問，我如果是無形魔頭，我那七位同門會莫名其妙，中毒於熊耳山？」

「喔！如此說來，貴同門也是爲無形魔頭所害？」

「大有可能。」

「你已查出綫索來了？」

「我當然有線索。」

「無形惡魔是誰？」

「奪命銀星主人……」

啊！衆人又再震住了，奪命銀星失傳江湖已有百年，這個厲害的神兵利器，那會再出現人間？

還有，屈武年如果他沒有確實的綫索，怎會說出奪命銀星之名來？如果，無形惡魔眞是奪命銀星之主人，那麼，這場武林浩劫是越加可怖了。

「難道我們五人之中有人持有這種利器？」

屈武年的眼光一直盯在靈和道長的身上，這可令其他四人動了疑。

靈和道長是峨嵋派中最具威望的長老名宿，不過，他爲人善詐，實在有他的缺點，至於他是否無形魔頭……衛春暉第一個又起了疑心。

「屈世兄，你對靈和道長有着懷疑，抑或，別有不滿之意！」

衛春暉不愧人稱智囊，他非但善於推度分析，更且善於一句話，將問題之中心擊中，現在，他對屈武年之注視靈和道長，首先有了個極有力的反擊了。

韋釋玄、邢紫衣、九馗老祖全不是笨人，也憬然有悟，可能……屈武年對靈和別有過節。

靈和道長也在拚命地想，幾時與這個閻王見過面，交過手？再不，是門下對他無禮，引使他如此深恨自己，或者用上了這種嫁禍手法……逼死自己？

衛春暉一言解圍，靈和道長心中感激，可是，得乘勝追擊……「奇怪，我與這位屈世兄，素未謀面，爲何如此的，再三的脅逼於我。」

「我脅逼於你？」

「至少，我相信，你是並無眞憑實據，還有，屈武年，如果我是眞的是奪命銀星的主人，哼哼，我怕你早已沒了命了，我大不了背負殺人滅口之罪名，可是……我可以爲所欲爲。」

「不要臉的鬼東西，你除非用毒，否則，你殺得了我？我已知你有如此暗器，我會讓你如此陰狠方便出手嗎？」

屈武年說的，未嘗沒有道理，但是，在場四位長老都是不相信屈武年了，爲什麼？因爲，他們誰也有單獨與靈和道長相處之時，如果，他眞是無形惡魔，眞的有奪命銀星，他猝然下手，至少，他是大有成功之望，挨次收拾，然後他出面主持喪葬事宜，這武林盟主就得落在他的手中，再以盟主身份，號召天下武林捉拿無形魔頭，試問，誰又能捉得到……

分明是他的不是，而屈武年是有意來搗亂，突然，衛春暉對其他四長老打個眼色……身形一動，好個武當名宿，祇見他軟綿綿拍出一掌，這一掌看來輕飄飄，毫無着力之處，但是，他却是挾了無比之柔力而臨。

屈武年見衛春暉出手，他是一個卸身，好，就可見這個衡山之主，果然功力不凡，衡山派的鐵掌陰陽扇揮出，抖出一股又勁又疾之神力，堪堪才將那武當之綿掌卸去。

衛春暉是出手不讓人，身形宛如個陀螺般一轉，好個太極環，立

即將屈武年圍住。

＊　＊　＊

屈武年雖說為武當太極環所困，可是，他早就立志與五老一拚，所以，他的衡山掌法着實下過一番苦功，更且在五年前，巧得前古玉版坎離拳經，憑其天賦異稟，悟性極高，在三年中融滙貫通，現在的衡山鐵掌是具備了以木濟火，以火禦火之無比猛勁，如果不是衛春暉乃是武當門下，唯一獲得三丰眞傳的眞正好手，那麽，也是難以抵禦得屈武年神掌鐵拳了。

一股熱浪，一浪猛過一浪，向衛春暉反尅反鑠，不想衛春暉現在是好整以暇。他看來是手揮五絃，目送飛鳴，舉手投足，無比的輕盈、柔軟，好像他根本不需用勁運力，只是輕輕飄飄，軟軟綿綿地點、挑、剔、揮、黏、合、離、卸……連稍用重力的擊、打、搥、撞招式，一個也不使，一招也不發，却已與屈武年鬥了個旗鼓相當，在場的人全是一代宗師，武學大家，他們看出了武當門中的精粹內家功夫，而更見到了藉藉無名的衡山派，竟然有這好的掌法神功。

突然，衛春暉一聲長笑道：

「住手！」啊！這就更看清了武當大師之驚人功力，他是在打得如此燦爛緊張之際，說停就停，並且，大喝叫住手之時，他更將屈武年所發出的掌力一合一收，立即一吐一推，人，已借力輕飄飄的脫出了圈子。

屈武年到底不是凡庸，人家的收力吐力，他是清清楚楚的感覺到。衛春暉如名家拍板一樣，一絲不錯，拿捏得準，更吞吐有序的退了出來，自己因稍慢一些，而人家却已借此一刹那之間，脫出了戰圈，令自己追也無法追上。

「果然好本領。」

「閣下更不弱！」屈武年這句話，可不作偽，衷心的說出。

「閣下並非無形惡魔，我可保證，但是，靈和師兄，也不是無形惡魔，至於閣下如此的誤加人罪名，看來，你是有意逼他出手……或者，希望我們五老內鬨。」

「原來你是來試在下的。」

「也可說是打探眞情。」

「好！不愧人稱閣下為智多星……唉！走吧！」

「且慢！」

「什麽？你們想留下我？」

「不！我們正在研究對付惡魔之計，閣下不遠千里而來，定是胸有成竹，或者，可以令我們有所認識，多點訊息，剛才我們已說過，如有人能揭穿無形魔頭之眞面目，我們就會奉其為主帥，而閣下看來是別有所得，可否和衷共濟……可否！同襄大事……」

「啊……你……」

「我是在代中原武林道請命啊！」

衛春暉說的話是眞誠的，誰也該聽得出來，他這是仁義為懷，而且胸懷磊落，屈武年看了在場人一眼，突然，他看到了靈和道長時，臉上不自禁的露出了卑視之色，在場人個個是老於世故，閱歷豐富，即使稍有舉動，焉能瞞得過他們這些人的耳目？但是，他們誰也不明白，屈武年與靈和道長，那會結下了仇？

「屈世兄，到現在，老道尚未明白，你與我究竟有何過節？還有，你說我們中，必有個是無形魔頭，你這個挑撥離間之毒計，如果不是衛大俠，只怕，你已得逞所願的了。」

靈和道長的話，分明是在提醒他們，要他們留意，屈武年決不是個好相與的人。

衛春暉沉聲道：「靈和道友，你我終得以中原武林道為重啊，說實在的，這多年來，你我為爭這撈什子的天下第一，武林盟主，實實在在是已漸入魔道了，五派人士，爾虞我詐，此爭彼殺的，可作了不少孽，今天，我本來就有意想當衆說明，我退出這個爭奪是非之地，不想，為一個無形魔頭的事將我拖住了身……靈和道友，屈世兄或者是心有毒計，他也眞希望這一個挑撥離間，疑神疑鬼之計奏效。這可也不必怪他，為了爭奪這些，試問：五派人士又有那個不出盡心力，希望坐收漁人之利？現在，却引出個眞正的魔頭來了，所以，我看，不必再自己人打了起來。」

「衛大俠，你說的話句句在理，姓屈的，誠如你言，我當初確實心懷叵測，我也覬覦這盟主之位，尤其是你們藐視了我衡山派，我實在恨不能來個大倒翻，令你們一個也下不了台，這才稱我心意，現在，我不想了，也不敢如此狂妄，可是，我不屑與這小人坐在一起來議事。」

「這又為什麽？」

「他……哼哼，這是個一派長老嗎？不，這是一個卑鄙無耻小人而已，他收買了五聖門，他又勾結了竹山陰靈門，從三年前已開苔在製煉五毒鈎、陰靈牌……他希望在你們一個不防備之下，中其奸計。」

啊！衆人不禁大為驚訝，有這種事？

靈和道長是有些感覺不安了，突然，他是悽然一笑道：「屈武年，你，那會打探得到那些秘密？」

「靈和道長，豈不聞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今日山下，就有五聖門，竹山陰靈教中人出現，他們或者是天奪其魄，也可能是你那些賢高徒們的安排，希望今天出手，助你成功，豈料我那十三鬼王，有不少與竹山陰靈門有關連，憑仗他們的關係，為我得悉了你的大陰謀！」

「什麽陰謀？」

「毀了少林，由靈和道長主持，可是，少林門中那六種神技經譜，交付竹山陰靈師太……崆峒門中的混元十三寶交付五聖門中的金頭天王。」

「靈和道長……你……」

「是他挑撥離間。」靈和道長說出了這句話，可是，這句話却毫無份量，至少，在座的人沒有一個相信。

事實俱在，屈武年依然是個十分爽直的可信者，他直言用計，直言因受輕視而不憤，可是，他決不至於將汚蠛作人情，靈和道長為人貪婪、施奸，人所共知，至於勾結外教陰謀暗算，却也不會寃枉了他。

韋釋玄首先哈哈一笑道：「靈和道長，你只管與這些魔崽子結合，看看少林寺可有伏魔之神通？」

邢紫衣素不喜說空話，此時，他聲如洪鐘的對靈和道長道：「老叫化等着你！」

衛春暉却擺擺雙手道：「何必為一時意氣，而亂了大事，現下，眞正可怕的對頭，不是靈和道長，乃是無形惡魔，我眞怕，這又是一個圈套，這又是一個陰謀。」

「誰的陰謀？」

「無形魔頭。」

衆人異口同聲的叫着，衛春暉等衆人稍為平靜一下時，這才繼續了他的說話。

「這是個極陰狠的毒着，而靈和道長是中了圈套，可能連陰靈師太，金頭天王也被牽入這個圈套之中，屈世兄，你說是竹山、五聖門下的人對你說的？」

「唉！如何我所料不錯，這無形魔頭是個百年僅見的厲害傢伙，靈和道友，我相信你是竹山教中人與你接洽，決不是陰靈師太，也不會是金頭天王。」

靈和道長這時已心灰意懶，聽聽衛春暉如此問他，他不禁心神一凜，一想，對，自己大弟子青鹿子引進了陰靈教中健者、五陰使者任公正，提說製煉陰靈牌！

然後，由任公正引來金頭天王的寵姬童娟娟，一切全是這兩人代為策劃，代為奔走代傳師命，或者是天王意旨，而自己正為着兵刃上的威力，不如少林、崆峒，而拳腳上又受制於邢紫衣及衛春暉，五毒鈎可以運氣逼毒，陰靈牌更可以尅制邢紫衣的盤挑十三棒，又何況，陰靈牌中的十三枚陰靈離魂針，可以暗中出手，制服衛春暉等，到那時，自己已可以救活他們，不過，毀了他們的功力，叫他們奉己為主。

他只不過想作自己成功的美夢，但是，他實在沒有與金頭天王、陰靈師太會過面，在他以為，一門之長，是不該自墮身份去見外人。

可是，靈和道長已有所警覺，他已明白不說出詳情，看來，自己是會與中原武林道脫了節。

因此，他點了點頭，他更說明了自己為宵小所累。

衛春暉嘆了口氣道：「我怕，金頭天王與陰靈師太門下，也已有了這惡魔的卧底。釋老！邢老！九熗道長，這個惡魔的卧底人，向這位屈世兄洩底，這個惡魔，我們勢必恨極靈和道長之自私與卑鄙，我早就說過，為了爭這個虛名，又有誰不變得私心自用，至於步入魔道，也就順理成章了。」

衆人不禁全有自怨自艾之意了，因為，衛春暉越分析，道理越明。

「各位試想想，如果我們一齊指責靈和道友，後果又該如何？逼得靈和道友與我們脫了節，逼得靈和道友不得不加緊與五聖、陰靈合作，到那時候，可能靈和道友聯手童娟娟毀了金頭天王，助童娟娟為五聖之主。」

啊！各人不禁聳然動容，這件事，果然大有可能，當然，推理而下，既然能助童娟娟毀了金頭天王，當然也可以助任公正奪陰靈師太的高位。

「不錯，如此，我們失去了峨嵋派，不，反友為敵，更增加了兩個對頭，試問，我們又該怎樣對付這個魔頭？靈和道友當然也會受人脅持而不克自拔，可是，靈和道友却又不得不將中原武林門戶間的秘密說出來，以後，我們在魔頭眼中看來，一無隱秘之可言，唉，中原武林道之滅亡，看來為期不遠了。」

誰也相信，老實說，衛春暉說的決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合情合理的推測，五長老全是心事重重，現在，衡山派的屈武年已然的成了一門的代表，只有衛春暉他在籌思對策！

一定得召集所有門派之主持者，更不能隨意行動，因為誰也得防備那個魔頭之偷襲！

可是，漸漸突出了，衛春暉是比較最危險，因為，武當門正四分五裂，還有，衛春暉又是個獨善其身的人，他不收徒，更不喜有俗事羈身，除了自己夫人之外，他只有潛心學武，現在，他變成了孤掌難鳴。如果，無形魔頭向他出手、發難的話，相信他是極難脫得了身。

他們全有心勸阻衛春暉，不料，衛春暉微微一笑道：「看來，我最危險，可是，以我猜想，我却最平安無事，老實說，魔頭決不至於獅子搏兔，而向我先下手！並且，如果他眞的來了，哈哈哈，就算是我衛某的不幸了，說來都是武林之福。」

「爲什麼？」

「因爲，我至少可以見到此君之眞相。即使我死，我也會留下訊息，然後，合天下中原武林之衆，鬥一個無形魔頭，只要有眞面目，眞來歷，我想，還不至於毀不了這個魔頭。」

衆人聽出來，衛春暉願意以身啖魔，個個不自禁的頓生欽敬之情。

「可惜，我怕他不會找我，而找其他道友。現在，唯一要事是，嚴密監視門下，可有形跡可疑的卧底之徒。」

轟然一聲，在座人個個起了身，因爲，他們全有了個啓示，對如果查出卧底之人，或多或少，可以追索出些綫索來。

靈和道長首先出了門，因爲，他的大弟子青鹿子就是個極可疑的人物。

何況還有任公正，童娟娟……對，只要在他們身上用功夫，靈和道長相信，一定有不少綫索，可供參考。

衆人全出了暫居之地白衣庵，然後各人趕回本山，然後暗中考查門人。

且說韋釋玄才回到少林寺，正想向師兄住持澄海源禪師說明了此行經過，不想外面雲板三响，分明來了拜寺之人，少林寺數千年聲譽，在武林實在有無比之潛力，而平常根本沒有人敢來拜寺，說實在話，這拜寺是假，闖寺是眞，韋釋玄感到奇怪，自己才到，後脚就來了拜寺之人，此人分明緊隨在自己之後，自己那會一無發覺？難道自己是年紀越老，功力越退了？

知客僧入報，來人竟然有七個之多，嗨嗨，這就更令韋釋玄難過了，人來得不少，他們又怎能避過自己的眼光？難道這批人會飛天遁地麼？

掌門大師是出了門，因爲俗家事務，得韋釋玄處理，即使韋釋玄換了僧裝，可是，尚未剃度，因此，他也得隨了住持出殿相迎。

來人乃是丐幫四大長老三大護法，嗨嗨，這就奇了，丐幫爲什麼到少林寺了。

再說丐幫中人，又有誰不認得韋釋玄，不想今日，這七個老叫化，却誰也不瞧韋釋玄一眼……施禮送茶完畢之後，第一護法祁嘯月首先離座向住持道：「請韋長老交出敝幫主。」

此言一出，四座哄然。

韋釋玄比較沉着，並且，由於衛春暉之判斷，想到這一着，可能又是這個無形惡魔在中間搗鬼了，他不禁默思對策。

因爲，這是關係着整個江湖之大事，一個處理不好，那麼，首先少林與丐幫，先得爲離間之計所算……影响所及，那麼，峨嵋、武當、崆峒也會被波及。

四長老三護法見韋釋玄沉吟不語，越發認爲他們的判斷正確，其中陸炎長老，又是個火氣特大、最沒耐性的人，他是跨前一步，厲聲說道：「韋釋玄，有什麼難言之隱？你既敢做，何怕認……你扣押幫主，你假意爲善，你希望由你兒子接替丐幫幫主之位，看來，你才是那個攪得江湖翻惡浪，眞正的無形惡魔了！」

嗨嗨，事情越出越奇，而罪名也清楚明白，聽陸炎的語氣中，自己假意爲善，有可能邢紫衣首先遇難，自己先出手相救，後扣押爲人質，最後是脅逼邢紫衣退位！可是，他們那會如此清楚。

陸炎又說道：「我們接到老幫主的密號傳訊，還有沿路的指示。」

「陸長老，敢問，最後的指示在那裡出現，從那裡斷了踪？」

「在嵩山脚下。」

「咱們去看看。」

「好！」

「且慢！」澄海源禪師突然阻止了韋釋玄，老禪師習靜多年，雖說不大干涉江湖糾紛，但是，他到底是一門住持，對無形魔頭牽扯起的江湖風波，他也有所聞。再說，韋釋玄之所以離開少林寺，親赴白衣庵，就是商議對付這個惡魔頭之策，現在，人才歸來，而肘變已生，老禪師無論如何有所擔心，擔心韋釋玄之輕涉虎口。

「萬一，別有陰謀阻攔，你又待如何？」

「弟子就憑伏魔韋陀訣，與敵周旋到底。」

「好漢怎敵人多。」

言簡意賅，不錯，一個人去，未免是太冒失了。

這一次澄海源禪師的法諭，心禪院中多年不出禪房的幾位老和尚現身了，在這幾位絕頂武學高手之陪伴下，一行人離開少林下山去。

澄海源禪師看着這些人走了之後，突然，他是低喝一聲道：「二位師弟，小心在意！」語聲畢，只見兩道黑影，大袖飄拂的回山門外投去，一晃無踪。

鐘鼓聲隱隱傳來，正是午課的時分！

四長老三護法是老江湖，頗具

機智，即使他們心中是萬分恨極了韋釋玄，不過，他們決不敢輕舉妄動，現在，離開了少林寺，韋釋玄已失去了地利……哼哼，到時候，不論軟說或動强，他們也不再懼怕，教稱魔教，幫稱丐幫，派號少林，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大門戶，可以說是互不相讓。今日，或者會派、幫來個大爭鬥。

一行人已來到了嵩山脚下，再走出前十里，正是開封縣境，突然，陸炎怪叫了一聲，「刷」的一聲响，一道血紅的火光，直竄天空，一聲爆炸，旗火化爲點點血光，就如下了一蓬血雨相似。

樹林中走出一羣人，全是化子打扮。

韋釋玄不禁面色微變，而那祁嘯月却冷冷的說道：「是眞的不能誣，是假的不能恕，韋長老，請……」

「祁長老，你我也有個相識，我可不明白，你們如此大張聲勢，所爲何事。」

「只要你好好交出我家幫主，你我之間，就可無事，否則……」

「老夫是來尋求個淸白，如此作爲，未免太小氣。」

「事逼於斯，又且爲大衆所准，祁某也是無可奈何。」

「列位丐幫弟兄們，韋釋玄如果是眞的扣押你們老幫主，試問，我敢單身前來，請求證明？我怕少林、丐幫也中了外魔的挑撥奸計，我是力求有個澄清，然後再求如何打開僵局，而今，你們却一口咬定我是個兇手，請問，我是兇手，有何證明？」

「你看來！」陸炎分開丐幫徒衆，指着一棵樹根處，突然，陸炎一聲怪叫道：「咦！到那裡去啦！」

這是一棵普通的山樹，韋釋玄可不明白，陸炎他這是在幹什麼？並且，經過他這樣一叫，立刻引來些人，也引來嗡嗡的喧叫聲。

到底出了什麼事？

原來，此地本來有丐幫之主所留下之密號通訊，現在，沒有了！

在場上有不少是江湖上奔走有年的老前輩。丐幫之中，却也不乏精英，他們誰也明白，此地，有他們這些長老沿途留訊引來的丐幫徒衆，在此地，沒有三百五百，也有一二百人，可全是丐幫中人，至於武林中人，在這一段時間中，根本沒人出現，試問又是誰來取去這幫主之訊號？

現在，丐幫可落了個下風。

可是，韋釋玄是沉着的，衛春暉的說話立即在他腦海中盤旋。老人是明白，此時決不可自亂陣脚，一定得鄭重其事，一定得心平氣和，但是，心禪院中的幾位高僧，却有了不忿之心。和尚修練有年，可以戒貪、戒痴、戒嗔，但戒不了受辱之感。並且，他們看到丐幫長老的粗魯、狂暴、盛氣凌人之態度，更看到了韋釋玄的處處容忍，有時，這幾個臭叫化，更是對其充滿卑視敵對之意，他也不加理會，當然，韋釋玄眞的做了如此不法、昧良之事，別說心禪院不能放過他，就算戒律院也不能饒恕他了。

那想到事情有了大變化，必須看到的訊號不見了。嗨嗨，那不是這些臭叫化，血口汚人。

心禪院九老中，心恍、心智、心越、心凡，比較冷靜，而心參、心迦、心音、心鑾、心愛比較激動，其中心迦已是越衆而出。

尚幸韋釋玄看出不對，他首先一聲佛號，將心迦一阻，別看這一阻，却是阻止了一場大風波。

本來丐幫四長老、三護法有些爲難，如果，心迦他據理逼詢，那麼，這些化子早因幫主失踪而亂了套，偶然發現幫主留訊，說是爲韋釋玄所扣，他們就此趕上少林，現在，七大長老護法是看了出來了，中了奸人之狡計了，訊號失踪，分明其中有着極大的陰謀，他們有些後悔，但是江湖上奔走的人，誰也要臉，寧可自己認錯，決不肯爲人揭穿，如果心迦當衆直斥其非，好，勢必由於言語失和，而一個被逼反臉，死不認錯，那麼，這時候，丐幫少林，就會大打出手而大傷元氣了。

韋釋玄到底對世俗之事認識較深，並且，他只不過求取一個淸白，根本不願追究什麼道理，還有他却希望從這件事的變故，提醒天下武林道。

而今，急需要向他們提出，應防內奸。

所以他阻止了心迦大師及其他八老，然後，他是一回頭對祁嘯月道：「嘯老，你我相識已有廿來年了，這廿來年中，可曾聽說過小兄弟是個昧良無耻，暗計傷友的人？老實說，我們全都老了，這樣動腦筋、推理分析實在不及年輕人。

「自從無形惡魔出沒江湖的事，風波四起，而殺戮不止，衛春暉大俠他都看出來了，武林風波，方興未艾，他在白衣庵前說明了，非但不可以爭什麼武林盟主，天下第一，更不可忽略了這個魔頭。

「他怕中了敵人之奸計，而無形魔頭之奸計，却又層出不窮，他可以逼正派人士作反，他可以收買邪派左道人士，他會派人卧底，他更可以陰謀挑撥，暗算害人。

「嘯老啊，現在，事情已擺得十分明白，邢幫主是可能失落在敵手，但是，依他之能耐，我相信，敵人也極難討得了好。反而，我擔心，有人利用了貴幫的獨門傳訊法

，將你們引來嵩山，而邢幫主却在西北，一人苦鬥，無人支援。」

丐幫徒衆聞言全有着感動，四長老、三護法原是明白，韋釋玄的說話有理。

「嘯老，先得詳加甄別徒衆。」

轟的一震，祁嘯月就宛如爲雷電重擊了一下。而突然樹林深處，傳來了兩聲宛如龍吟之長笑，衆人循聲注視，只見樹林中走出一個面如冠玉，飄然有出塵之概的中年和尚，大袖飄拂中，另一手却提了一個人，此人的打扮，乃是丐幫中人。

那中年和尚將那化子放下，對丐幫七老打了個問訊，然後，他對韋釋玄道：「韋師弟，歸去乎。」

「不！元法師兄，我得與他們一齊去！」

中年和尚不禁一凜，看了韋釋玄一眼道：「這是爲什麼？」

「唉！衛春暉說得對，得代天下武林請命啊！」

元法大師正是少林住持所派出的另一股監視之人之一，他看到了那個丐幫弟子行動鬼祟，這丐幫弟子乘衆人注意着韋釋玄說話時，就想偷偷溜走，那想到才掩入樹林深處，長草叢中，嗨嗨，他眼前只見一個大和尚對他笑，笑得挺自然，可是，這賊叫化子他自己做事自己知，他不怕殺人，却怕露出馬脚，如果，一個推一個的詢問，丐幫本有考察徒衆行事功過之道，那麼，自己勢必被問出破綻，反正此地之事，看來難得圓滿，那麼，溜之乎也，向師主報告一切，自己就可與心上人見面，因此，他想溜，而和尚阻住了他，他那會不焦燥？

逼不得已，他也向和尚笑，然後，手一抖……自以爲，距離這麼近，這散花弩又密又多，和尚，你的死期到了，到了陰曹地府，可別怪我，他一心打着如意算盤，他那裡知道，元法大師乃是少林四大金剛之一，本身擅長金剛神通，這散花弩對付一般武林道，效果極佳，對付佛門高弟，那可算你撞正了金剛，如果不是元法大師深明師兄之心意留活口，那麼一個反勁倒打，這化子可能立即送了命。

現在，化子是看散花弩激射而出，和尚是手忙脚亂，有不少枚分明是射中了和尚，而和尚是停住了，沒有死，只見他又抖了袍袖，日光下銀光閃閃，有不少釘在袍袖上的散花弩，悄沒聲的，跌在長草叢中，化子這才發覺不對時，對不起，一條黃影到，一股似山般壓力，向他當頭壓到，他只覺全身被擠逼，一閃一窒，他已暈死了過去，待他醒來時，他已爲人安置在執法長老白吟風的面前，而少林和尚已走得乾乾淨淨。

「韋老，是我們的不是……」祁嘯月、陸炎全有着慚愧之意。

「唉！審問此人要緊。」韋釋玄提說了一句。

白吟風是冷靜的，他將仆倒在地的化子抓了起來，也不見他有何動作，而化子是一聲抖顫的慘叫，喀喇喇一陣响，化子已如一堆軟泥。

然後，白吟風沉聲道：「喬大年，朱應山！」

丐幫徒衆中，立刻走出兩個六袋弟子，向白老作揖行禮。

「將這個該死的豬狗架走。」

「遵法旨！」兩人走下，扛頭扛脚的將那化子架走。

「范艮、宮引天。」

又有兩個六袋弟子走出應命。

「覓地審犯。」

「是！」兩人退下，然後，各展身法向樹林深處投去。

「韋長老，其實，這件事是我丐幫中的事，你是一片好心，你希望獲得個清白，唉，我們誰也相信得過你，你又何必跟了我們這一大羣老少叫化，奔波跋涉。」

「嘯老，我與貴幫主幾十年的交情了，再說，我並不是爲了他一個人，爲你們丐幫，爲整個中原武林道，我也義不容辭的啊！」

「好，憑你這一句話，我們算你是我幫主貴賓，恭請韋翁你，觀審評刑！」

「不可！」

「韋翁，你不可推却。」

「此乃是你們門戶中事。」

「難道……你就不能暫時代替我們幫主之位？」

「這個……」

韋釋玄不禁被問住了……事實俱在，丐幫中，也着實有些暗湧，如果不是邢紫衣聲威俱著，也眞難壓抑這些長老、護法，現在，邢紫衣失踪了，眞應了句羣龍無首，如果不有所安排，那麼，長老、護法，就會鬧了個四分五裂……爲朋友，爲江湖道，爲對付無形老魔，他該參與其事，做個客卿，代他們有所參詳核商。

韋釋玄是正色地點頭答應了，而前面傳來了一點火星，祁嘯月道：「好，找到了審犯之地，我們走。」

白吟風拔步走先，然後，丐幫徒衆，各依袋之多少而列隊前進，一二百個乞丐，個個是靜悄悄，默默的走着山路。

不久，已來到了地頭。

* * *

這裡是個山坳，坳中有幅小平原，而這裡已安排了幾塊大小石塊，算作了座位。

祁嘯月在前，白吟風則在他左側，雙手環拱，一隻破缽，尺寸極

大，而缽口上，橫放着一柄金光耀目的匕首，這是丐幫執法長老之信物：戒刀。

四長老、三護法坐下了，韋釋玄也在丐幫長老之堅持下，坐在第七位上。

祁嘯月喝一聲：「帶叛徒！」

脚步聲中，只見喬大年與朱應山已將骨骼被抖散的化子抬上，現在，他們除了放哨、護壇之外，所有丐幫弟子全已看清這叛徒的面目，而所有的人，個個忍不住驚叫了一聲：「是他。」

此人身背七袋，生得神態英挺，雖然一身破衣，却掩不住他的俊俏之容，還有，他是邢紫衣的得意弟子，古阿泉，就是他，竟然是個叛徒。

事實上，白吟風一見古阿泉，他已十分明白，邢紫衣是爲其所出賣，也只有他，學得老幫主的傳訊法號，唉！如果不是少林僧人的出手，那麼，丐幫大有可能毀在此人之手上。

可是，他爲什麼如此昧良，他竟敢危及自己的恩師，難道他忘了，他爲惡奴所害，他姊姊被逼姦不從，而死在財主手中，如果沒有幫主經過，將他救了，他早已死在那惡奴之手中了。

老幫主看他聰慧，又是個貧窮出身，飽受欺凌，是個極好的幼苗，他收了這孩子，教他武功，更且將丐幫第一神功「六陽潛化掌」授了十五招。

初出道，事事在老幫主身邊，古阿泉也眞機警可愛，他打出了個「玉丐」的名字。十年來，他奔東走西，他爲丐幫也立下了不少汗馬的功勞，最近，更授命其爲一方主者，可是……他……竟然出賣師門丐幫？

白吟風鐵面冰心，豈料也會讓古阿泉的絕滅天性之行而激使他熱淚盈眶。

「白長老，你怎麼了？」

「我！」白吟風看了陸炎一眼，搖了搖頭，然後，一整面色，沉聲對古阿泉道：「古阿泉，你可知罪否？」

「冤枉！」

「你是冤枉的？」

「我……弟子是冤枉的。」

「誰冤枉你了？講！」

「這，弟子……爲少林僧偷襲！」

「在何處偷襲？」

「在……在……」

「古阿泉，你該明白，丐幫徒衆，集會相合，不奉命令，不准擅離，而你，乃是一方之主者，你知法犯法，而獨自離衆入林，由此可見，你分明有畏罪之念，還說什麼冤枉？」

早已說過，古阿泉他自己作事自己知，他實在是畏罪潛逃，還有，他明知有不少地方極難自圓其說，韋釋玄之提說，嚴防內奸時，他已明白，師主之所以說，韋釋玄難鬥，看來，他已有所警覺，而依照丐幫之規律，勢必依次而自向列代幫主之牌位，說明近來的行動，就算是各長老也不例外，可是，自己將說些什麼？

自己不帶副主者魯亦羣赴會，就是個大破綻，而他們勢必會扣押自己，找到魯亦羣作證。

魯亦羣亦早爲自己害死，他又怎能說自己害死魯亦羣，如果不說，他又怎能交出個魯亦羣來。

老實說，他奉命被逼而來，只求能看到少林丐幫火併，自己乘機一走了事。稍有風吹草動，他明白，他是只能一走了之。

不想，現在依然落得個身落人手，師主之命，不可不遵，可是，遵命而來，却落得了個如此的下場。

白吟風的問話越來越凌厲，事實俱在，身爲執法長老，如果沒有點推理分析之道，那能坐此重位，擔此重任……古阿泉的出走而被擒，白吟風再回憶前情，立即發覺古阿泉有不少可疑之處，還有魯亦羣呢？

「我且問你，你是在江西境內行道的啊，那會在河南境內出現？」

「我是……是……幫主訊號！」

「幫主訊號是通知你，通知你在河南境內與我們會合，即是如此，魯亦羣又在何處？」

「他……」

「說！」

古阿泉不知怎麼樣說，事實俱在，他爲江西武學名家解仁恭之女，千面觀音解雲嫣所迷，爲魯亦羣所覺，解雲嫣是邊助邊慫恿的，將個魯亦羣襲擊，然後，一不做，二不休，他算是被陷入了個深阱之中了。

當他得悉，解仁恭有個主者時，他恍然而悟，他想反抗，他想掙扎，可惜也爲解雲嫣所迷，一則，解仁恭又點了他幾句，說明如果他反抗，那也可以，算他的女兒白跟了他好了一場。請他立即離開解家大宅。至於前事一概不提，當然，將來，古阿泉爲丐幫發覺殺友、犯戒，身受釘封大刑，這也請他原有，不能前來相救。

古阿泉心神俱震，說實在話，他的而且確是犯了丐幫門中的大罪，而釘封……他心頭一寒，他從沒見過丐幫中，有人受過如此大刑，但是，聽幫中人說，這釘封大刑，可說是慘無人道，全身得爲三百六十六枚長釘，釘住通身大穴道，然

後有人護送封盒，到每一方，每一壇，召集所有當地徒衆，驗明正身，說明罪由，走遍天下十八省，好，才得可以歸天。

古阿泉那會不怕，即使他已明白，解氏父女之陰狠，他却已無法可求解脫，解仁恭是惡魔，而解雲嫣是陰魔，纏住了他不放！

他被逼無奈，他將從白衣庵下來的邢紫衣騙入了解氏父女之陷阱中。

但是，他們無法解決了他，而新的命令又來，立命古阿泉，引使丐幫長老走入歧途。

因爲邢紫衣被陷入阱時，他已沿路留下訊號，雖然古阿泉毀去了不少，可是，依然有個漏網之魚，四長老已兼程趕來了。

無形惡魔正在支持另一件大事，不克抽身前來，他這才命令解氏父女逼古阿泉出手。

現在，古阿泉又該說什麼？

突然，外面傳來叱喝之聲，怒罵聲！

分明，外面有強敵入侵，奇怪，又有誰敢來闖丐幫議事之重地？

韋釋玄心神一震，他沉聲道：「我去看看，你們儘快審訊。」

七長老點了點頭，而一條灰影起處，韋釋玄已直向山坳外撲去。

斜陽下，只見前面有着三個身材相仿的黑衣人，而各手執一柄仙人拐，仙人拐大部份該用雙的，因爲開關封閉，少了一柄，難免功力削弱。可是這三個黑衣人的單拐，却是別有一格，雖然七個丐幫好手，有的用棒，有的用手，有的用毒蛇作兵刃，飛躍遁閃的與這三個黑衣人打了個難分難解。

但是，看得出三人三拐，佔得了個極大的上風。

韋釋玄是個老江湖，眼光如電，三幾個回合，韋釋玄暗叫一聲奇，他已看出來，這三柄仙人拐，分明是三十年前，威震江湖的四川蒲家拐，又名天玄鎖龍拐。

四川蒲家只有一次出川入湘，爲助君山管家，因爲與當時聲勢第一的黃河龍君相爭，蒲立子一拐震七義，鐵掌毀龍王，而揚名天下，從此以後，蒲立子再也不在江湖露面，可是，今天，難道他的後人，竟然鬧到中原？

韋釋玄於是身形疾動，一聲長嘯道：「敢問三位，與四川蒲家，有什麼淵源？」

三個黑衣人正在展開了三元降龍拐法，見一老人凌空射來，三人實是名門之後，出手行事，絕非狂妄無禮之人，他們此來，只是聽了新交好友之言，前來助友救人，當他們與丐幫弟子交手時，已看出這些丐幫子弟，功力不弱，並且也不如傳聞中，那麼兇橫霸道無禮，所以出手發招，全是留下了三分餘地，否則，眞可能爲他們三人所傷了，鬧出個大風波來。

現在看到了韋釋玄，三人更是一凜，他們年紀雖輕，可是，出身名門，師長又是極具見解之成名前輩，其中一個更是武林的萬事通，所以，將三個訓練得極有眼光，與衆不同。

韋釋玄雖說是一個飛騰，一句說話，三人全已發覺，來的老人，功力實在師長之上。

三個人一打眼色，手使一招「三元通令」，嗆郎郎一片急响聲中，好功夫，三拐頭各點了一點，而將七個化子的兵刃點開了，人，已倒退出外。

韋釋玄不禁大喝一聲采，年紀輕輕，已能學得如此之精粹手法、身法、步法，而且雖說倒退，而封閉嚴謹，法度縝密，七化子雖說功力不凡，却也因三人之退，退得嚴絲合縫，毫無破綻，這就令他們無法進逼，追困，三個小輩，的是不凡。

「在下韋釋玄，不敢請問三位世兄之姓名來歷。」

爲首一個少年，他面色一變道：「來者莫非天龍八部之首，少林健者韋老前輩？」

「這是武林中人，謬讚老衲所加的虛名而已。」

「啊！韋老前輩，這……」小伙子滿面尷尬之色。

「這位世兄何必如此侷促，有話慢慢說。」

「這，喔，韋老前輩，在下姓仇，這兩位是我師兄，蒲皓，蒲皎！」

「果然是四川蒲家之後。」

「我叫仇天還，前輩，你忘了我了！」

「啊！」韋釋玄一聽此言，不禁大爲愕然，忘了，這，難道是個熟人？

「廿三年前，在漢水邊……如果沒有前輩，我們全家早已爲涼州大豪張荃所殺了。」

啊！原來是他們，廿三年前，對啊，廿三年前，甘涼道上，有名俠盜仇飛鷹，因爲得罪了張荃，盜去張荃黃金白銀，引使張荃同皋蘭七怪、青海三兇，千里追殺。本來仇飛鷹也不會怕他們，再說，他劫富濟貧，問心無愧，只因愛妻冷虹虹待產，不得不退出涼州道。

結果，還是因生產延誤，在漢水邊與張荃等人會面，仇飛鷹雖說武功高強，一則擔心妻兒，二則雙拳難敵四手，雖然他打出了十七枚鷹嘴錐，傷了七怪中的四怪，也壞了青海三惡中的大、二雙惡，自己也難脫張荃的騰蛇圈，妻子是產後失血，無法可以相助，看來，只有

等死的份兒，就在此時，韋釋玄現了身。

韋釋玄是剛將伏魔韋陀訣習成，一鼓作氣，再加上少林之尊的稱號，令張荃等人氣勢大餒，一個個爲韋釋玄趕走了。

韋釋玄此時還有一分豪情壯志，趕走了仇氏之寃家對頭後，更陪同了仇氏夫婦過溪水，然後，進巫山入四川，一到了四川境界，才殷殷話別！

冷虹虹是蒲立子小姨，故而仇飛鷹的兒子成了蒲氏之弟子，因爲，仇飛鷹已爲騰蛇圈毀了功力。

仇天還是一直聽着父母提說過韋老之大恩大德，並且，此次出川，他們是奉命前來偵查無形魔頭的，當蒲氏兄弟與仇天還出門時，仇飛鷹再三關照天還，得好好訪查韋老，並向其請安問好。

可是，他們一出川，就交了幾個朋友，而今日却爲朋友助拳而來，當他們發覺所對付的竟然是丐幫，三人心中已有點爲難，再見到韋老，自然更爲尷尬了。

韋釋玄問明白，他們是來助拳，立即詢問，他們的朋友呢？可是，三人尚未回答，身後傳來幾聲爆炸聲。

三人面色一變道：「他們那會走在我們前面！」

韋釋玄也發覺不對，沉聲說道：「三位世兄，此時不是議論前後，追究是非之時，走！」但見他身形一動，人已如勁箭脫弦般的向山中投去。

仇天還等三人也已啣尾趕上，而眼前，剛才審犯之時，却見一股烟霧升起，突然，幾枚碧光晶瑩，尺許來長的光虹，由烟霧中射出，仇天還仙人拐，抖起一團金虹，嗚嘩，錚錚聲中，雖將暗器磕飛，竟然會拐彎捲到。

「是桑大姊她們，你們這是幹什麼？」

三人的出手，將尺許來長的碧光磕飛，之後，而烟霧已漸漸的消失，可是，却不見他們的朋友現身。

再看看前面，有幾個化子已倒臥在地上，其中一個老化子在叫：「古阿泉呢？那叛徒？」

*　*　*

韋釋玄明白了剛才發生之事變。

有人利用地遁掘隧道之法，突起發難，搶出地面，濫發暗器，乘虛而入，將古阿泉劫走了。

丐幫中的好手，有的分佈在外護壇，有的並未趕來赴會，爲四長老、三護法就近召集的，倒是五、六袋弟子較多，除了七個高明人物之外，由於事起倉猝，七長老顧得了弟子，忘了叛徒，這才造成了如此之窘境，而丐幫的受創還不算大。

然而祁嘯月是大感難堪。

其實更難堪的是：蒲氏雙小及仇天還等人。

三個小輩全是聰明反應靈敏之人物，他們已明白到，自己分明爲人利用，做了他們牽制丐幫的急先鋒，雖然，他們尚未淸楚整個實情，也極難判斷出誰是誰非。由於這幾個新朋友的故弄玄虛，掩掩藏藏的行動，不得不有了戒心。

韋釋玄畢竟是老江湖，首先，他請示祁嘯月等人，嚴命手下，廣佈線眼，查察可有値得懷疑的人物，那怕是一絲一髮之微，事有可疑，就得呈報，或者，請求派人，詳細核實。

第二，詳加考核徒衆，以免再有不幸之事發生，韋老更沉聲對他道：「越是親近，越得小心。」

第三，如果眞有發現，立即四處傳訊，韋老得運用五派人物，聯合對付這個無形魔頭。

爲了免生枝節，他是絕口不提蒲氏雙小、仇天還之事，反而，在丐幫之事，告一段落時，他與三小同行。

韋釋玄在與三小相對時，這才開始詢問，他們的朋友是何等樣人。

三小可也說不出個名目來，只不過說，是一對姊弟，在開封附近，爲救助幾個村民而與當地惡霸打了一架而結識的。

韋老是個通達事故的人，聽三小的說話，其中有些不盡不實，並且提到那女的時，三小全有股神色不自然之感，韋老心中不由一凜。

無形魔頭素來擅長此種陰謀狡計，這三個後輩少俠，莫要情關勘不破，而鬧個身敗名裂。

老年人是十分明白，血氣方剛，而又自命不凡的後輩人物，除非有極大的實力，否則，這情字一關，最難以勸說，一個不巧，反而會逼得他們更快的爲情俘虜。韋老雖說是個閱歷豐富的老人，却也爲這一件事，弄得他感到進退兩難。

「老前輩，你爲何沉吟不語？」

仇天還也看出老人的神態有異，當然，他也有着某種的自疚。

「這對姊弟姓甚名誰？是何派人士？」

韋老的問話，令他們全有些難以啓齒的表示。

事實上，三人所遇的這一對姊弟，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有着不少疑點，並且，連姓名也有可能不盡不實，至於門派來歷，三小更是難以回答。

那麼，三小那會與她倆一見如故？還有，三小又怎會甘心情願的，充當他們的前鋒？

為什麼？為什麼？

不必韋老詢問，三小自己也已感到，在韋老面前，有了犯罪之感了。

三小面紅耳赤，韋老心知肚明，他只能萬分婉轉地對三小道：「老朽並不是你們的長輩親人，所以，也不能干涉三位賢契之一切行動，不過，此事關係重大，對中原武林，有着極可怖之關連，這幾年，由於老朽的狂妄自大，為求爭奪天下第一，領袖武林之虛譽，以致有意無意的，助長了惡魔之兇威。

「我們非但獨善其身，更且私心自用，而任令惡魔魔焰增長，更且造成了可乘之機，而今，悔之已晚，上月白衣庵一會之後，只得力求悔贖前愆，希望除此魔頭，而求個安樂太平。但是，這魔頭，魔法神通，陰狠狡獪，善於窺伺人之隙，善於乘人之危，更能投其所好，而入其彀中而不覺。三位賢契，老朽不怕明刀明槍，所擔心的是，為其所愚而不自覺，待等羅網深縛時，陷阱深入，到那時，只怕悔之晚矣。」

三小個個心頭大震，老人說的話，分明是指出自己已為魔頭看中……

三小不禁又想起那個少女……

一身青衫，清麗脫俗，並且，對貧窮之莊稼漢、村中婦，是如此之盛情深摯，當他們想到，少女為孩子之被打，而泫然欲涕之情形，他們無論如何不相信，這樣一個少女，竟然是魔頭手下。

當然，她出手懲罰那個惡霸，身法手法尤其是那種令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絕穴手法，隱隱然，透着些邪門古怪，但是，她是十分坦白說明，她恨極了這種惡霸强梁，還有，她自小就受盡了這種磨難。

有感而發，出手稍重，她可並不錯。

又何況，在盧家集，他們莫名其妙的與十來個江湖人物相遇了，這件事到現在還是不明白，這些人為了什麼找上了他們，猝不及防，三小幾乎吃了個大虧，嗨嗨，就是這一對姊弟，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般，看不出用什麼手法，精光電射之下，為她們兩人驚走這些强人。

三小自然而然，得說上幾句客氣話，那想到那少女是微笑着道：「說不定，我姊弟是設局來騙你們上鈎的。」

現在，可眞有些故佈疑陣之感了。

但是，三小却誰也不忍心，由他們口中說出句：「這是個魔女。」

實在，少女生得俏麗如神。

可是韋老的話，宛如當頭棒喝，這件事，關係着整個武林。

而少女利用三小闖壇，而她則破土救人，救的正是個追究無形惡魔的有力綫索……分明，無形魔頭是十分重視這個古阿泉。

更可能，從他身上，可以找到了無形魔頭的眞正面目，可惜，不，應該說，可恨的是三小他們，竟然中了美人計，而壞了他們的大事。

仇天還沉聲道：「韋老前輩，總括一切是我們年幼無知，子侄們定當設法，找出此女。」

「到那裡去找？」

「天涯海角，也得找她出來。」

「難道你們連她的來龍去脈也不知，就謬托知己？而莫名其妙的代她闖圍入伏？」

三小面色一紅，仇天還道：「韋老前輩，事實如此，我們也無話可說，無地自容。」

「唉！仇賢侄，這不是隨意說兩句無地自容，可以解了糾紛，老夫祇怕你們……依然有麻煩。」

「什麼麻煩？」

「謬托知己，而渾忘一切！」

「那有此事……」蒲皓簡直想誓神劈願了。

突然，那邊飛也似走來了七條人影，正是丐幫中人，為首一個八袋長老，一見韋老等人，他是面露欣然之色道：「韋長老，速向汝陽進發！」

「什麼？有消息？」

「請看……」只見那化子手中有一塊翠綠色的竹牌，牌上兩個字：「汝陽」！

韋釋玄認出，這正是丐幫的六面翠玉令之一，竟然有汝陽之行，分明，汝陽有訊息傳了出來。

韋釋玄看叫化們急於奔走，知道丐幫認為此事重大，他們還得就近召集能手，韋老祇得與三小同行。

在盧家集打尖，韋老先進了店，而三小是跟隨在後，準備進店，突然，有個看來年歲廿歲左右的青少年，向仇天還打了一恭。「仇兄，還認得小弟嗎？」

仇天還一見少年，不禁面色大變道：「什麼？你……」

「是我呀！仇兄，兩位蒲兄，你們做什麼？不認識小弟了？啊呀，你們的記憶也太差了。」

仇天還一伸手，抓住少年，道：「走！」他是與蒲氏雙小打了個眼色，拖了少年就走。

少年却也好，既不掙，又不拒，跟了就走。

走出村鎮，到一荒墳叢中，仇天還才喘了口氣，少年却恨恨的看了仇天還一眼，道：「什麼事呀！」

仇天還可也突然之間，呆住了半晌，半晌，他才嘆了一口氣，道：「姑不論是與否，朋友，依我看，你我……不該再見面的。」

「為什麼？」

「你我心照不宣。」

「奇怪，我可是百思不得其解。」

「即使如此，仇某告辭了。」

「慢！」

「快走吧！」

「總得讓我有個明白。」

「你自己總該知道自己的事，你是什麼來歷？我是何人門下？或者是你們別有打算，甚或別具陰謀，朋友，你我總算相交了一場，何不留個好情份……何必非得……」

「仇朋友，你以為越說越明白，而我可越聽越糊塗了，究竟，我有什麼地方，讓你看出來別有奸計……或另有陰謀的？我今天來，完全出自朋友之誼。」

「啊！」仇天還簡直給這個少年弄得啼笑皆非了。

「信不信由你，仇朋友，可有膽，跟我走一趟？」

「到那裡去？」

「可能是龍潭虎穴，可能是地獄、道場。」

「喔！」

「我姊姊在等你。」

「什麼？她……」

「她被困於龍潭虎穴。」

「眞……」

「敢不敢去闖？」

「哼哼，你何必來騙我？」

「我幾時騙你？」

「方才你說，見我是為存朋友之誼，而今又胡說什麼地獄、道場，龍潭什麼虎穴……這還不是騙我的謊言麼？」

「那麼，你敢不敢受我這一騙？」

「你已騙過我一次了，還不夠嗎？」

「哈哈哈，為朋友兩脅插刀，亦所甘心，說什麼夠與不夠？」

仇天還心神一整，然後，把手一恭道：「你就算沒有結交過我這個朋友。」

「那麼，你就得當我是個陌路人。」

「以後，你我不可再見。」

「哼哼，如果我偏要見你，那又該如何？」

「說不得，將你之面目揭破，我，交給韋老前輩親自處理。」

「哈哈哈……」少年朗聲大笑。

「你笑什麼？」

「我笑你迂腐不堪，大丈夫敢作敢為，敵友更須分清，如此優柔寡斷，仇天還啊！仇天還，我怕你早晚為魔頭所逼而抱恨終生。」

「你說什麼？魔頭？什麼魔頭？」

「珊弟，走！」

是一個清脆的女子聲音，可是

，不知發自何方，這聲音好如散在四週般……不過，仇天還却心中一凜，宛如被劍刺一般，有着辛酸之味，他面前，依稀又看到了那張俏麗如神的面孔，自己……突的有所警覺，不好，自己分明為情絲所縛。

定一定神，只見那個少年，已沒入了山墳叢中，而後又傳來了韋老的呼叫之聲。

仇天還回頭看見韋老趕到，臉上立即為羞慚之色所佈滿，韋老却是毫不在意地問道：「人呢？」

「走了。」

「喔！走得眞快！」

「娃兒該死。」

「唉！走吧！總得吃飽肚子好辦事吧。」

仇天還他明白，老人是故意放了自己一馬，不過，一回店鋪，一定是有不少訊問，自己又該如何作答？

突然，仇天還心中有了陣寒意。

莫非是老人別有巧計，或者，他已發覺自己已為魔女所陷，他希望將自己作餌，而引其上鈎，啊呀！眞的如此，自己又該如何？

坐視不救？還是……

「難道，我們不能將她引入正途？」

韋老的說話，令仇天還宛如黑暗中，見了天光，他不禁狂叫一聲道：「對，引她入正途。」

* * *

韋釋玄與仇天還等人，在盧家集一個小飯館中用膳，韋老雖穿僧衣，且有居士之名，對飲食一道，却是夙習難改，即使在小飯館中，也點了幾味新鮮、實惠的菜式，一邊飲酒，一邊在計劃，並間中說些佛家理論……韋釋玄對佛學之造詣極深，且又善用文辭，尤其是現在，小鎭野店，鬧中帶靜，正適合他們說說道理。

其時，午未初，小鎭中，下午市較早，這個時候，已有上客，不想，就在此時，來了一輛金碧輝煌的大車，停在小店外，車伕下了車，放下脚墊，開了車廂門，只見下來了個身材苗條，美目盼兮的少婦來。

而少婦後面，却跟隨着兩個老人，這一對老人，乃是孖生兄弟，可是，兩人下車，一踏步……已可看出，兩人實是江湖上一流好手，不過，看情形，又如那少婦之下屬。

韋釋玄可沒有見過這少婦，更想不起這一對孖生兄弟是何來歷，如此排場，却來到了如此的小店，分明是衝着自己一行人來的。

這少婦環珮叮噹，人入店堂，一股幽香，四下佈滿。韋老與三小全是聞香眉皺……原來，這少婦是個妖淫之輩，因此，四人對少婦起了輕視之念，但是，久走江湖，薑是老的辣，香氣才入鼻端，第二個念頭立即升起，韋老運功一試，果然有多少阻塞之象，啊！這是什麼妖香！他是一面運氣逼毒，一面已用指蘸酒，寫了三個字，「香有毒」，三小個個機警，聞言留神，這一阻攔，好，就此斷定，這些人是衝着他們而來。

突然，老人又發現了店堂中所剩餘之客人……韋老心中暗叫一聲，老糊塗啊，那會如此的疏忽。

河南民風慓悍，尤其是山民、獵戶，更是粗獷本質，韋老行入小飯店中，來來往往的，有着不少山中獵戶，韋老故而不加提防戒備，再說……有了三小與那魔女的事情一打岔，他更是全神貫注在魔女身上，而忽略了此地也是個火藥坑。

少婦出現，那幾張剩餘食客桌上，有人向四人注了目，這一個注目觀看，立即將本相顯現，那裡是什麼獵戶山客，根本是武林人物的化裝。

韋老是不敢怠慢了，他一施眼色，預備奪路而出。最好，搶了那輛金碧輝煌的馬車而去。

不料，他這裡才長身，少婦却微微一笑道：「老爺子，請稍安毋躁。」

「妖婦！」仇天還劈口罵了一句，不想心一寒，後邊的說話已說不下去了。

「嘻嘻，你說我是妖婦，好，我就承認是個妖婦，不過，嘻嘻嘻，你中了妖婦的毒，如果沒有妖婦的解毒藥，那麼，一個時辰之後，毒潛肺臟，對不起，得將你的畢生功力毀了。」

「是天葵千涎香！」韋釋玄突然想起了這種西域傳來的毒香，他脫口而出。

「老爺子，果然見多識廣。我知道，我這股神香，是難對付你數十年之功力，但是，却可以對付他們三個小輩的啊，然後，唉，眞不好意思，我算是用了些陰謀，可連老爺子你，也被波及了……哈哈哈……」

妖婦笑得挺高興，事實俱在，韋釋玄算是進退兩難了，現在，自己憑仗功力，殺出去，綽綽有餘，但是，自己是出去了，這三個後輩又該如何？由得他們……這成何體統？眉頭一皺，他是立即打定了擒賊先擒王之主意，得先扣住那個妖婦，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哼哼，扣住了妖婦，就可得解藥。

韋釋玄突然竄出，既不見他有何動靜，更不見他運氣使勁，可以說是說來就來，人已向那少婦撲到。

少婦面色微變，而左右却有一股勢力，以剪刀相交的，阻在韋老之前面，韋釋玄祇覺得一陣火熱之勁力來阻。韋釋玄現在是打的速戰速決主意，他根本不希望令對頭有喘息轉圜的機會，有人來阻，他以韋陀伏魔訣中的金光迦葉掌法抖開，喀喀兩聲，這一對紅袍孖生兄弟的手腕骨，竟然為韋老人一招震斷。

想不到橫行江湖多年的天南雙煞，今日竟然為韋老一招震斷腕骨，這可以說是兩兄弟從未有過之大辱。

但是，韋老却威風凜凜，兩兄弟連個掙扎的機會也沒有了。如果韋老專心對雙煞，那麼，雙煞就得立即屍橫就地，好在，韋老一心要扣住少婦，故而雙煞一退，他是全力撲向少婦。

少婦看來武功不算太高，但是騰身小巧功力極佳，韋老如此厲害縝密的伏魔天羅罩下，少婦不知用的是什麼身法，細腰連扭，而環珮叮噹聲中，為其扭出重圍。

韋老一招不中，二招未發，眼前一蓬火光，好個韋釋玄，立即想到，敵人在如此情況下打出的暗器，一定具有救命突圍之神勁，絕不可等閒視之，故而，身形一動，人如平地昇天般，又如為人一抖而上那樣，竄空而避，紅雲打空，而中了前面的桌枱，一陣爆炸，火雲針將這些木器炸成了粉碎，如果人為其所中，焉有倖理。

韋老避過了火雲針，那想到時機一失，再想扣押少婦這就難了。

「老賊，還不住手！」

韋老聞言，不禁凄然一聲長嘆，嗨嗨，想不到自己一世英名，竟然為宵小所毀。當然，自己一走了之，乾手淨脚，可惜這三個後輩少俠又該如何？

韋老回頭一望，果然三小已為那些喬裝獵戶的漢子扣住了，現在，老實說，就算放他走，他們也難求得個太平。

「韋老爺子，好功夫啊，一舉而毀了天南雙煞的雙手，這等功力，令人敬佩！而我……」

「妖婦，妳待怎麼樣？」

「我，唉，也算我的運氣好，也算是我命不該絕，唉！其實，老爺子，你想得到解藥啊，很好，我可以免費奉送，不過，只求你一件事。」

「妳講！」韋老明知言辭爭辯，於事無補，現在就得見事行事。

「請老爺子光臨寒舍。」

「我是老飯桶，我吃得多，又吃得刁，我怕吃窮了妳。」

「好啊，我就看看老爺子如何吃窮了我，好，老爺子先將你的右手交給我。」

「啊！」

「老爺子的功力太强，我眞怕你的少林神功會毀了我，或者，這是我的不情之請，可是，老爺子，誰叫你是老前輩呢！嗯……」

這少婦說的話，眞眞假假，有時撒嬌，有時詐作天眞，可是，不論是故作嬌媚，假作天眞，而這說話之中，滿含着兇、刁、狡、毒之趣，而令人既恨且憤，就拿現在，她在逼韋老自毀一掌，她還得假作小兒女撒嬌的神態，來刺激這位少林名宿。

「韋老前輩，不可……」仇天還有氣無力的說道。

叭的一聲，那個監押仇天還的大漢，抖手就是一個滿臉花，打得仇天還滿口是血，仇天還出道以來，幾時受過這些……他正想自殺，前面又傳來了少婦的說話，「仇天還，你想死，沒有那麼便宜，如果我請不到老爺子，那麼，我會把你們治得死活皆難，然後，引你們到四川閬中府，請你父母師長出來。」

韋老聞言更是一驚，非但要毀了我，還要波及四川蒲家，韋老不禁心亂神煩。

突然，來了一陣香味。

似蘭非蘭，似麝非麝，但是，令人心神一曠。

又聞得一聲幽幽的嘆息，在場人個個為這些突然而來的變故，怔了一怔。

一個面目俏麗，可是，神氣極冷的少女，緩步走入，仇天還不禁驚叫了一聲：「妳……」

少女是理也不理的，走近了韋老，她對老人是微微一笑，然後，她一個回身，手一指少婦道：「可惜！」

少婦莫名其妙感到一陣寒顫，而少女却緩緩的走回仇天還等人面前。「唉，珊弟來報信，你不聽，現在，他是不想見你們了，因為受過你們的好處，我不能不來一次，啊！你是紫面虎，你是黃河三龍，你是馬三侃，你是七巧幫中的……哈哈，連你兩個天南雙煞也面世了，很好，很好，可惜……不見了姬長空，姬長空呢？」

少女是目中無人的，指指點點，誰也弄不明白，她是搗什麼鬼？當她對每個人說出來之後，她問了姬長空，那個嵩山叛徒……其中黃河三龍中的鬧海龍正想出手，突然，他是面色一變，一陣寒顫，人已跌翻在地。

「可惜！可惜！」少女見到鬧海龍跌翻在地時，她搖頭嘆息了兩句可惜，然後對韋老人道：「走吧！」

「走？」饒是韋老他多經世故，富有見識，可也不明白少女究竟在搞什麼鬼？

「就這樣走？」

「不走又該如何？難道老人家你又喜歡陪伴死人。」

「死人……那來的死人？」

「這些全是死人啊？你不知道？」

啊！韋釋玄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這些活躍的人，竟然是死人……他們……老人尚未想出個頭緒來，只見那個打仇天還的漢子，大叫一聲，身子一躍十來丈高，可是，墮了下來，好似一無重心般，直摔在地上，可憐，只見他在地上又扎又掙的，才三幾下，喀喀聲中，莫名其妙的，將自己全身骨骼震斷，這才噴出口血，死了！

「因爲出手傷人，我要他死得慘些，也算是代你報了些仇。」

少女有如談家常那樣，可令三小心中又驚又凜，韋老突然面色一變道：「姑娘尊姓大名……」

「我姓桑。」

「眞的？」

「我爲什麼要以父母所賜之姓名來開玩笑呀？」

「妳是何人門下？」

「這個與你老前輩有什麼關連？」

「唉！」韋釋玄不禁嘆了口氣，心想：這確實無甚關連，不過少女行動詭秘。

「老前輩，我可以交一個人給你，還有，我也可以饒了此女性命，然後，我相信，你是可以從這一對男女身上，找出你們所想得到的綫索。」

「啊！妳交一個人給我？是誰？」

少女拍了拍手，只見一個少年，背了個化子打扮的人，來到店中，拋下那化子，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古阿泉。

少女又來到了少婦身前，她玉手輕拂，少婦面色一變，一陣劇烈的抖顫後，她好似一隻鬥敗的母狠那樣伏地喘息。

古阿泉一見少婦，他便叫了一聲：「雲嫣……」不想少婦只喘息的罵道：「沒出息的叫化胚！」

「桑姑娘……」

「仇先生，還有兩位蒲先生，但願後會無期！」

「且慢！」

「老前輩想阻止我姊弟？」

「老衲拜受大賜，如果不是桑姑娘仗義出手……」

「老前輩不必如此客套。」

「姑娘有恩於老衲，不，有恩於中原武林。」

「不見得，可能，可能小女子也有大仇於貴派。」

「妳說什麼？」

「老前輩，江湖間這恩怨嘛，本就極難算準。」

「可是，這兩人是追踪無形魔頭的唯一綫索，而妳……却交付於老衲！」

「是我由丐幫手中搶來的……並且，搶的時候，我利用了他們，又打傷了不少丐幫的徒衆。」

「這……」

「並且，我也可能由他口中問出了個來龍去脈。」

韋釋玄心情越來越僵了。

少女的說話越來越充滿了謎……突然，她是福了一福，道：「我去也……」祇見青影一晃，疾如飛鳥般，向鎮口投去，後面跟着一個少年。

她是誰？此來何意？爲什麼搶走了古阿泉，既搶走了古阿泉又送了回來……還有，她的出手，她到底是何門何派？而姓桑的？那裡有過成名的英雄，並且出手如此詭異，可怖的？姑不論如何，她們絕對不是無形魔頭手下，而追索無形魔頭，得由這一對狗男女身上去問訊了。

「姑不論如何，」韋老人嘆了口氣的說道：「這武林道風波是越來越洶湧可怖了！」

（完）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誘殺

替芙蓉報仇　爲于家尋寶

火傘高張。

萬里無雲。

路上行人汗如漿，腰上挽的汗巾可以擰出半碗水。

北國山區的三伏天，一到下午時候，難得在路上碰到一個行人。

林深密處，崇山峻嶺的野牛嶺下山陰道上，黑牡丹頂着烈陽跨下黑驢，在「得得」蹄聲中緩緩趕着路……

看上去疲累的面孔上，透着一股甘之如飴而又堅忍不拔之氣概！

因爲在她的心中正熾熱的燃燒着一股熊熊之火，一股國仇家恨充塞心頭，那比之頂上烈陽又不知熱了多少倍。

大旱三年是天荒。

無可奈何，但幾處野心勃勃的土匪，却利用這種天災，廣聚嘍囉，佔山聚寨爲王。

於是，良民變成了災民，艱難的承受這天災與人禍。

黑牡丹離了大龍莊，一路趕往夏館。而一路上流的眼淚却比流的汗水還要多。

因爲山道上白骨處處，野狠禿鷹搶食腐屍時有所見。

比之她離京時候那種歌舞昇平景象，成了强烈對比。

正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餓死骨。

* * *

距離野牛嶺二十里的夕陽山，是往夏館去的必經之地。

夕陽山，上七下八，山嶺高入雲霄，繞着山道，就在半山腰的一棵大柿子樹下面，正有一個青年漢子，衣衫破爛，四肢傷痕纍纍，血跡斑斑，跌坐在一具屍體旁，撫屍痛哭不已！

細看屍體，正是一個女的，衣衫襪裙不整，秀髮蓬亂，雙目睁圓，一張櫻唇小嘴下唇被上齒咬出血來，滿面淚痕，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在太陽穴上有好大的一個血洞，原來是一頭撞死在山石上的！

緩緩的抹着眼淚，從女的身邊抽出一條絲帶，男的泣然聳肩，把絲帶往柿子樹枝上圈過，站在那大石上，低頭對脚下的女屍哭道：「蓉蓉，妳等我，爲丈夫的生不能保護妳，害妳跟我吃苦受累，臨了還受這麼大汚辱，唯有一死，在地府陪妳，陰陽路上，再也不會受人欺凌！蓉蓉……蓉蓉……」

那眞是要有絕大的勇氣，因爲那年輕人在低頭一陣唏噓怨嘆之後，猛然一彈，人頭已在那絲帶的圈套裡，彈腿狂掙不已，只不過雙脚在踢了七八下，一陣扭動猛顫，死不甘心的舌頭緩緩往外面伸……

目現金星，漸感一片空白，靈魂已在虛無飄緲中了……

於是，老遠的，一條黑影快如

流星般一閃而到了大樹下，眩目的銀芒就在那黑影暴彈上躍中，掛在樹上的絲帶應聲而斷，「叭」的一聲悶響，年輕人已跌在大樹下面女屍一旁！

黑影及時落地，一掌拍在年輕人命門，左手指甲掐入年輕人的人中……

就在她一陣推拿中，只聽好長一聲嘆息，年輕人倏然醒來，無神雙目微啓：「啊！我是在那兒啊！」

「不要說話，安靜點先喝口水！」

一聽是女子聲音，年輕人想掙扎坐起，却全身癱軟無力，目冒金芒，斷斷續續：「……是蓉蓉……蓉……蓉嗎？」

低頭望望地上那女屍，黑衣女子順手拉起一片破衫把那女屍的臉蓋起來，這才低聲道：「我不是蓉蓉，不過你應該知道，不論誰是蓉蓉，都不會同意你這麼沒有骨氣的吊死在大柿子樹下的！」

眼神滯呆，年輕人低嘆一聲，道：「一個生不如死的人，還能談甚麼骨氣，死了一了百了！」

「髮膚受之父母，生命來自上天，如此結束生命，豈能言孝，如今既然被我黑牡丹遇上，多少總能替你出個主意，只等你喘過氣來，把事情原因說給我聽！」

於是，一陣沉默，年輕人斜着身子靠在大石上，淚眼下襯托出一副淒苦無助的模樣，道：「原來是一位姑娘，唉！妳還是讓我死吧！活着對我是一種痛苦啊！」

黑牡丹冷然道：「生爲男子漢，這樣沒出息，就算你死，這位叫蓉蓉的女子也因你的死而曝屍荒山了。」

提到蓉蓉，男的斜身撲上那具女屍痛哭起來。

黑牡丹長身而起，遙望着遠方，只見四週層巒疊嶂，山溪如帶，雙眉稍皺，道：「不用再哀傷了，我帮你把屍體用石塊掩埋起來，正可以趕到白沙灣吃飯……」

突聽男的驚恐道：「不！我不去白沙灣，我恨那地方，更恨那地方人，因爲……因爲……」

黑牡丹並不追問，只是盯着年輕人！

突見年輕人咬牙怒聲又道：「因爲白沙灣的人同老爺嶺上的土匪沆瀣一氣，害得我夫妻二人好不淒慘呀！」

於是黑牡丹先找了一個低窪地方，搬了一些山石，再把女的屍體就地用石塊掩埋起來，這才對年輕人道：「大青河離此三十里那兒有個擺渡船的，晚上我們何妨在那兒住下來，你也好詳細地對我說說，到底你是怎麼知道白沙灣的人同老爺嶺上的土匪有勾結的！」

怒指着夕陽山的東面，年輕人搥胸頓足手指亂顫猛點。

「白沙灣那兒的人，我恨透他們了！」

黑牡丹望望晴空太陽，已經是偏西了，當即對年輕人道：「快走吧，山路摸黑不好走，先趕到大青河，到船上你再詳細對我說吧！」

年輕人這才扶石站起來，黑牡丹隨手遞給他一塊乾餅與一塊醬肉。

「邊吃邊趕路，委曲你跟着我的坐騎後面走了。」

無奈的點點頭，年輕人的雙手接過吃的，又走到石堆旁，垂淚道：「蓉蓉，我走了，如果上蒼有眼，指望着能爲你報仇，爲咱們于家雪恨！」

於是年輕人跟着黑牡丹走下夕陽山，朝着公鷄嶺那面緩緩而去！

夏日天長，黑牡丹與年輕人從夕陽山下來，過三條溝趕到公鷄嶺下的大青河時候，天才開始灰暗，渡船上的牛大壯，正在插篙洗船，準備回到岸上的小茅屋呢！

一見黑衣姑娘，領着一個文弱青年來到大青河，牛大壯早一躍到了岸上，迎着黑牡丹抱拳道：「一個多月未曾見姑娘的面了，快請到我那間小茅屋坐，姑娘這是到那兒呀！」一面又望望那年輕人。

黑牡丹一笑，道：「牛壯士，咱們就在你那渡船上坐坐，聽一聽這位相公的遭遇！」

牛大壯似是心情開朗多了，邊笑對黑牡丹道：「這樣也好，我這就去替二位弄晚飯去，二位就在船上慢慢談吧！」

黑牡丹笑道：「我帶有乾糧，也有醬牛肉，足夠咱們三人吃的，你只要去熬一鍋包穀湯來就好。」

牛大壯應着，早走向那個草屋去了。

就着船邊，黑牡丹取出一條布巾，就着大青河那清澈見底的河水，洗擦一把汗濕的臉，這才坐到姓于年輕人對面，緩緩問道：「這時候你也該心中平靜了，可以把事情告訴我了。」

姓于的年輕人先是起身端正一下衣衫，很恭敬的對黑牡丹深施一禮，道：「在下于柏年，先謝謝姑娘活命之恩！」

「算了，只要你能不再尋短見，就算謝我了。」

于柏年黯然神傷的一嘆，道：「盜賊四起，民不聊生，在下原本家住鳳凰溝，就在老爺嶺西南二十幾里的地方。不意年初老爺嶺上來了一帮土匪，他們遠掠近搶，弄得戶戶家徒四壁，山間獵戶，十室九空，大多逃往大嶺上躲避，我們鳳凰溝的人一大半都遠走他鄉，情勢所逼，只得同我家裡的商量，夫妻

二人決定走南陽，先投奔一房遠親！」

他深長的一嘆，又道：「今日天一亮，我夫妻二人就離開鳳凰溝，原本是經白沙灣過夕陽山先到赤眉的，不料就在白沙灣……

* * *

白沙灣就在老爺嶺西南面，一條白沙河在這兒成九十度變了方向，原本是由北往南流，却因老爺嶺那個十里長的大山脚，名副其實的橫插一腿，而把白沙河那原本往南的河水，變成了往東流，於是好大一片白燦燦的大沙灘在三條山溝前面形成。

就在這大沙灘正面，一條山路是通往夏館的，路旁邊搭蓋了幾戶人家，全部是小飯舖，這些飯舖沒酒沒肉，只有饅頭與麵條，這兩年的年景不好，連雜和饅頭也出籠了，還是有人買。

是吃早飯的時候了，幾處茅屋上面正冒着炊煙，在山溝壓下來的微風吹蕩中，炊煙很快的消失在白沙河那面。

于柏年手拉韁繩，急步來到一家茅屋前面，回頭對騾子背上妻子道：「蓉蓉，咱們在這兒吃早飯吧，過午就可以過夕陽山了。」

「已經走了二十多里，年哥也該歇歇腿了。」騾上的少婦，就在于柏年伸手托扶下，翻身下了騾背。

就在這時候，一個雙肩披着沒扣背心，年約三十多歲的漢子，嘻笑的走過來。

「二位快請裡面坐，剛出鍋的熱饅頭，芝蔴葉菜包穀湯，大蒜蔴油嫩豆腐……」

于柏年夫婦跟着那人走入屋裡，騾背上蓉蓉還提起個小包裹摘下來挽在背上。

年輕的于柏年完全是個相公的模樣，稱不上風流倜儻，但却是五官端正，天庭富態，一副老實忠厚相。

蓉蓉生得細皮白肉，小巧玲瓏娥眉曼朵，惹人憐愛，算得是山中美人。

二人一進入茅屋裡，店中那伙計立刻端出兩碗包穀稀飯，小菜兩碟外帶四個正冒熱氣的饅頭。

于柏年夫婦二人吃着早飯，那伙計却坐在一旁笑問：「二位是往哪兒去呀？」

「我們是探親去的。」

伙計低聲而又審慎的道：「探親不如投親，這一帶出了土匪難道二位不知道？」

于柏年道：「怎麼會不知道，趙長腿領着一帮土匪已經把這方圓二百里內全踩爛了。」

詭笑一聲，伙計又道：「二位準備往那兒探親？」

正吃饅頭的蓉蓉望了丈夫一眼，那是示警的眼神，却早被伙計看到，不由一笑。

「聽說趙長腿又下老爺嶺了，他們好像是要朝着……」

于柏年立刻道：「俺們是往南陽那邊去的，趙長腿該不會……」

那伙計呵呵一笑，道：「平安無事，我聽說趙長腿他們是往北拉去的，南陽在東南方，二位儘管輕鬆的吃吧！」

那伙計有意無意的伸手按了一把蓉蓉放在桌上的包裹，而使得蓉蓉一楞！

於是，伙計快步走向後屋而去！

不旋踵間，從後屋匆匆走出兩個大漢，只見二人連連打着哈欠，來到前屋，連正眼也不看于柏年夫婦，伸手在籠裡抓出幾個熱饅頭，案板上抽了兩棵大蒜，出門揚長而去！

邊吃着饅頭，蓉蓉對丈夫道：「年哥，你看剛才走出店的二個人，長得好怕人。」

于柏年道：「蓬頭翹鼻，窮形極相，紮腿帶刀，似非善類，蓉妹咱們快吃了上路吧！」

夫妻二人匆匆吃過早飯，伙計及時自後面走來。

算過飯錢，伙計面露神秘的把二人送到門口，門外面，正有一個老太婆端了個木盆走過，一見于柏年夫婦，還眞的一怔，轉眼間，老太婆望了一眼門口叉腰的伙計一眼，搖搖頭走進屋子裡去了。

於是，于柏年把蓉蓉扶上騾背，夫妻二人又上路了！却聽剛進門的老太婆道：「造孽啊！」

鬧年荒，那是上天造孽，鬧土匪却是人造孽，有道是：天造孽尤可說，人造孽不可活！

不過，處在亂世，既然當上土匪，就不會顧及甚麼天理循環或天道好還了。

不是嗎？如今老爺嶺上的趙長腿兩個悍將，大脚八與賽周倉石二楞子，兩個人正在夕陽山半山腰的大柿子樹下面閒磕牙呢！

石二楞子還正把他那把鋼刀在一塊大石上「沙沙」的磨着，邊咬着牙，翹着一部絡腮鬍子道：「老八，我石二楞子就是想不通，咱們老爺嶺上總已經有兩百來人口，這股力量也不算小了，爲何頭兒偏就把咱們分散開來，扮演那翦徑的小毛賊，老子就覺得有失身份，心裡窩囊。」

嘴巴裡啣了一根茅草，大脚八紫膛臉一僵，道：「二楞子，這你就不懂了，頭兒這一招還眞的叫我佩服！」

鼻孔哼了一聲，石二楞子道：「走單帮的，只夠他娘的喝稀飯

的……」

突然間，大脚八手一擺，道：

「是那話兒來了！」

石二楞子長身而起，毛森森的泛紅嘴巴上翹，帶着兩疙瘩眼屎的大牛眼從矮林中望過去，只見一匹騾子背上正坐着一個少婦，翠玉珠花繞頭，水湖薄短上衣，一條長裙是粉紅色的，配合着騾子攏口上的小串銅鈴「花啦花啦」聲，騾背上的少婦細腰一扭三擺，旋動着緩緩往夕陽山的這條山道上過來……

於是，騾子前面的年輕相公也被看到了，可不正是于柏年與蓉蓉夫婦二個！

石二楞子咧着毛嘴衝着依然輕鬆自在的靠在樹旁坐的大脚八道：

「娘的，大老遠往南陽府那大地方探親，這明明是在說瞎話，遠走他鄉逃難倒是眞的！」

一面望着剛磨亮的鋼刀，伸手小心在刀刃上一摸，又笑道：「老呱那小子伸手摸過那女人身上的小包袱，硬梆梆的。」

大脚八冷冷哼道：「老呱嘴巴裡說出的話總得打個折扣，萬一人家包袱裡是乾糧，那不也是硬梆梆的！」

呵呵一笑，石二楞子道：「能騎口騾子探親，至少也會帶個二三十兩銀子做盤纏，就算弄他娘的十兩八兩，也不虛此行呀！」

就像兩隻從石堆矮樹林中衝出的兩隻野豹，大脚八與石二楞子掄刀衝出，早攔住于柏年夫婦二人。

一見二人手上各握着明晃晃的砍刀，于柏年一哆嗦，却聽騾背上的蓉蓉驚叫道：「你們不是剛由白沙灣過來的嗎？」

嘿嘿一陣笑，石二楞子道：「娘的，這個女人生得嫩，就算他們包袱沒銀子，老子也高興。」

大脚八一擺手中鋼刀，厲喝道：「還不快下來！」

于柏年一介書生，途中遇盜，靈魂兒幾乎出竅，「噗通」一聲，他跪在地上，哀告道：「二位好漢爺饒命，愚夫婦遠地探親，腰裡沒錢，還望好漢爺高抬貴手放我夫婦過去……」

于柏年邊說邊磕頭如搗蒜，不防大脚八突然暴抬一脚，把于柏年踢滾兩丈外！

「年哥！」

蓉蓉叫喊着正要翻下騾背，早聽地上的于柏年搖手阻止，厲叫道：「蓉妹，不要下來呀！快不要下來……」

于柏年正自高聲叫喊，不料騾背上的蓉蓉早被石二楞子一把抓住羅裙，狠力往下一拖，蓉蓉「哎呀」一聲，正倒在石二楞子懷裡，大鬍子順勢在蓉蓉那粉臉失色的面孔上狠狠的一陣磨蹭……

于柏年強忍身上痛疼，雙手狂舞的長身而起，怒叫道：「放下她呀！放下她呀！」

還未衝出三步，突見刀芒一閃，「咻」的一聲，大脚八的鋼刀橫劈過來！

于柏年急忙身子一斜，不料脚下大石一絆，竟然一路翻滾到十幾丈深的山崖下面，失去知覺昏迷當場！

站在大石上往下望，只見于柏年滿臉是血，衣衫破爛，大脚八冷笑連連，道：「娘的皮，摔死了！」

正在石二楞子懷中狂怒掙扎的蓉蓉，呼天搶地，痛不欲生，聲嘶力竭的拚命狂叫道：「年哥！年哥！年……」

她只叫了三聲，突覺腦後一震，昏死在當場……

於是，蓉蓉被剝了衣衫！

就在這夕陽山的半山腰，大石邊上，柿子樹下！

就在這烈日的炎陽天，風靜葉不動的時候，兩隻野獸進入忘我的瘋狂狀態，那種急促的喘息聲，配合着他們那種鬚髮抖動張牙舞爪的飢渴模樣，把人的原始獸性表現得淋漓盡緻且毫不保留！

天朗氣清，風月本無邊，山清水秀，正如一幅圖畫，突見暴力製造了汚點而讓上天哭泣，大地蒙羞！

於是，烈日更見火毒酷熱，似在對人們施以懲罰，尤其是對石二楞子與大脚八的可鄙！

一盞熱茶之後，只見那頭高大的騾子背上，已是換了個人，因爲原本是坐的嬌小美艷而又柔順的蓉蓉，如今却換成了紫膛臉大鬍子的大脚八，走在騾子前面的正是那自得意滿，笑意昂揚却是一臉泛青的石二楞子！

騾背上坐的大脚八，撮着嘴唇，抑揚頓挫的吹着口哨，配合着走在騾子前面的石二楞子唱的曲子戲：

「走一山又一山，山山不斷，走一嶺又一嶺，嶺嶺相連，石二爺夕陽山上弄風流哇，亞賽那前朝的唐明皇啊呀！」

原本背在蓉蓉身上那個沉甸甸的小包裹，如今正掛在騾背上大脚八的肩頭，蹄聲「得得」的又把二人往白沙灣那個方向送去！

衣衫不整，手脚張開的趺躺在大石旁的蓉蓉，似是在地獄裡拚命掙扎過來一般，一身冷汗血水，大半個頭上的長髮，全掩在毫無血色的臉上，嘴唇本能的微翹，顯現出她那發光的上門牙深咬住出血的下唇，呈現着十分痛恨而又悲傷的樣子！

就在這種狠狽十足而又悲慘的情況下，蓉蓉悠悠醒來，醒來就得

面對現實，而現實又是那麼殘酷！

爬在大石上往崖下看，丈夫蜷曲在亂草石堆動也不動，蓉蓉抓髮流淚，緩緩睨視這高高的夕陽山巔，她突然發覺夕陽高峯有似厲鬼，在向她怨目而視，遙望着遠方的夏館河，似是聽到河水在嗚咽……

終於，蓉蓉一咬牙，狠命的一頭撞在那大石上，太陽穴那脆弱的地方，立現一個大血洞，她眞的是香消玉殞了，擺脫人間的一切痛苦！

她以爲自己的丈夫一定在黃泉路上等着她呢，却不料荒草石堆上，于柏年醒過來了，就在他一陣往上爬，來到了大柿子樹下，於是他的心頭何止是苦澀得如同柿子樹上長出的青柿子，簡直如利刃穿心！

只見他一把摟緊嬌妻的上身，胡亂的把衣衫替她穿上，他血淚交迸，聲音嘶啞，大駡土匪不是人！

「蓉蓉，妳不要去遠，妳等我，爲丈夫的絕不拋棄妳，妳等我吧！爲丈夫的這就來了！」

一手拾起地上的絲帶，于柏年準備吊死在大柿子樹下，因爲當地傳說，吊死的人會變成厲鬼，而厲鬼會找仇人的。

＊　＊　＊

「你這位相公不用去當厲鬼，面前這位黑衣姑娘本事可大着呢，儘管放心，她一定會爲你報仇的。」

一邊在收拾碗盤，牛大壯邊對默默垂淚的于柏年說着。

黑牡丹面無表情，却見咬牙「格格」响，半晌問道：「你們那包裹裡有多少銀兩盤纏？」

于柏年道：「銀兩盤纏不多，只是包裹裡有一對翠玉麒麟，準備替自己捐個小小前程的。」

黑牡丹鳳目一亮，對于柏年道：「早些歇着吧，趕着明天我替你把東西找回來。」

牛大壯立刻對于柏年道：「船上艙小，就讓姑娘睡，你同我到我那小茅屋歇着。」

這一夜于柏年如何能睡得着？直到天快亮的時候，他才矇矓睡去，一覺醒來，牛大壯已在大青河上替人擺渡，而黑牡丹早已不見人影了。

一大早，黑牡丹已跨上驢背，不疾不徐的朝着夕陽山而去，上七下八里的夕陽山，正面被朝陽照得清爽如洗，巒石疊嶂，矮草大樹清晰可見。

翻過山，黑牡丹到了那棵大柿子樹下，她停下來，心中有着痙攣感而使得鼻子發酸，望着不遠的石堆新墳，黑牡丹默禱道：「蓉蓉，蓉蓉，多麼嬌柔的名字，難道天妒紅顏？」一面下了驢背，又搬了幾塊大石，把墳加蓋，一面又道：

「妳安息吧，我這就去找那兩個禽獸去。」

她牽驢過了夕陽山，繞過老爺嶺大山脚，正午時候已到了白沙灣。

沿着官道四五家小飯舖，却只有一家飯舖有人在路邊招徠客商，正是個三十多歲穿背心漢子。

走進茅草屋裡，却見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

黑牡丹「咚」的一聲，好大的一個包袱往桌面上一放道：「弄些吃的來，完了我得趕着等人上路呢！」

伙計雙目一亮，眼見黑牡丹長得花容月貌，一副勾魂攝魄巧模樣，早已暗嚥口水，再看桌上那個沉重得足有上百斤的包袱，兩手心直冒汗，不由自主的目挑心跳，彎腰打躬。

「姑娘，俺們這兒沒酒沒肉，只賣些粗茶淡飯，姑娘是吃饅頭還是來碗麵？」

黑牡丹坐下來，隨手在筷筒中抽出一雙筷子道：「就來兩個饅頭一碗麵。」

鍋台就在山牆邊，一個年老的漢子早把籠上熱饅頭取了兩個，另一個鐵鍋裡已在燒水下麵了。

一邊吃着饅頭，黑牡丹往後門一指，道：「你們這兒還有客房？」

那伙計諂笑道：「窮鄉僻壤，只是在路旁賣些吃的，沒有人住這兒。」

那伙計順手往北指又道：「往北是上集，往南是夏館，那兒才有住的地方。」

黑牡丹點點頭，又問道：「聽人說附近老爺嶺上住了一夥强人，可有這回事？」

點着頭，伙計道：「我正在懷疑，像姑娘這麼年輕漂亮的人，怎敢一個人走這條路，如果遇上那帮强人，可如何得了啊！」

黑牡丹用手一按硬梆梆的包袱皺眉道：「希望不要遇上才好！」

輕搖頭，那伙計把一碗剛出鍋的麵送在黑牡丹面前，低聲道：「如果姑娘信得過小的，小的願替姑娘僱兩個保鏢，送姑娘到上集去。」

黑牡丹微笑道：「你這兒還有保鏢的？」

「兩個武功高强好漢，他二人根本不把老爺嶺上土匪放在眼裡，有他二人點點頭，姑娘只管穩坐在小毛驢上一路平安無事。」

吃着麵條，黑牡丹道：「好，那就麻煩小二哥替我把二位請來。」

那伙計搖搖頭，道：「只怕姑娘得等上一陣子了，因爲他二人正有事不在，約莫也得等上個……」

就是這時，突聽門外响雷似的

一聲吼道：「等甚麼？老子們不是來了？」

兩個大漢是擠進門來的，因爲黑牡丹的艷麗氣質，早把兩人看直眼！

「我的媽呀！衣裳黑人却白得醉人，妳可是天上走失的仙女？」

那伙計迎上去笑道：「這位姑娘從夕陽山那面來，趕着要去上集，正等着請二位替她保鏢呢！」

進來的二人可不正是大脚八與石二楞子兩人。

突聽黑牡丹道：「誰說我是去上集，我要在這兒等兩個人，是年輕的夫婦，如果等不到，我還得趕着過夏館翻夕陽山往赤眉寨去呢！」

大脚八當即道：「姑娘可是等一對從鳳凰溝過來的年輕夫婦？」

黑牡丹雙目一睜，道：「是呀！你看到他們了？」

「姑娘，我不說你還不知道呢，這一對夫婦昨日就在這兒歇脚打尖，叫他們找我二人保鏢，他們又不放心，這回可好，在夕陽山遇了强盜，全完了。」

黑牡丹拋下碗筷長身而起，驚道：「眞的嗎？」

石二楞子咧着大毛嘴，一瞪牛眼，道：「誰誆妳就不得好死！」

黑牡丹一手忙按住桌上大包袱，道：「這可怎麼辦？」

指着黑牡丹背上寶劍，大脚八道：「妳大概會那麼三招兩式的，要不怎麼也背着寶劍？不過我大脚八可得提醒你，山上賊個個兇如李逵，似妳這般嬌柔女子，怎抗得住他們三劈！」

急忙掏出一塊碎銀往桌上一放，黑牡丹道：「趁着天還早，就煩二位快陪我過夕陽山吧！」

石二楞立子刻笑道：「這才對，妳花上幾兩銀子，買個一路平安，何樂而不爲？」說着伸手抓起桌上的大包裹，沉聲叫道：「好家伙，這麼重，裡面是些甚麼東西？」

黑牡丹道：「這位大哥就煩你背着，二位前面只管走，我在後面跟着就是！」

於是，大脚八與石二楞子各背上鋼刀，隨手在鍋上抓了幾個白饅頭，屋簷下拔下兩棵大蒜，大步走的走向夕陽山那面。

黑牡丹跨上黑驢背，却聽附近一家茅屋門口一個老太婆，雙手又端着個木盆，痴呆的望着黑牡丹背影，又是深長的一嘆，道：「造孽啊！」

聽于柏年說，他恨透了白沙灣的人，因爲白沙灣的人與老爺嶺上的土匪有勾結，却不料這位老太婆却是這樣的悲感模樣，難道是……

黑牡丹並未深思，因爲走在前面的大脚八已經在前面高聲咋唬着：「大姑娘，快些上路了，妳那匹四條腿的小不點，最好是叫牠四蹄跑快點，送了妳走過了夕陽山，俺哥兒倆還得趕着回頭呢！」

黑牡丹道：「二位儘管快走，拉不掉的！」

又見黑牡丹頂着烈陽往前行，不過她心裡也在想，這兩個人長相似乎就是于柏年所說的模樣，周倉臉李逵樣，兩把鋼刀三尺長，應該是錯不了的。

越過夏館河，又走了十多里，迎面夕陽山已橫在眼前，山路陡斜，却不料黑牡丹胯下的小黑驢依然走蹄有方，而不使背上的黑牡丹有一點擔心，倒是走在前面的石二楞子與大脚八，在登上夕陽山，過兩個山坳以後，已有些喘氣有聲。

於是三人又來到半山窪的那個斷崖邊，大柿子樹依然橫在山道一邊。

黑牡丹面無表情的注視着二人，突然間，「叭」的一聲，石二楞子把肩上扛的一袋硬東西，甩肩掉在地上，深深的呼了兩口長氣，罵道：「奶奶個熊，這袋東西越背越重，壓得老子怪難受的！」

大脚八齜牙一笑，道：「回去就不用背了，二楞子，是你呢！」

望望黑牡丹的小毛驢，石二楞子笑道：「是用不到老子再背了！」

黑牡丹早冷笑道：「你這麼大個頭，連驢都不如！」

石二楞子怔道：「姑娘，妳是在駡我石老二不如畜牲！」

黑牡丹一笑，道：「早知道把你這位大哥壓成這樣，當初就該還由牠馱，如今咱們不是還可以趕路嗎？」

黑牡丹瓠犀微露，梨渦淺現，把個石二楞子與大脚八二人逗得心猿意馬，直嚥唾沫。

只見二人對望一眼，突然間捧腹哈哈大笑起來。

黑牡丹心中在琢磨，大概狐狸尾巴露出來了，不由得也是一聲笑，但冷笑的成份大了些。

「颼」的一聲，大脚八拔出鋼刀，迎着黑牡丹走來。

「這位大哥你要幹甚麼？」

嘿嘿一笑，大脚八攔住黑牡丹前進，隨口吩咐身後石二楞子，道：「石老二，先打開袋子來，看看裡面裝的是金還是銀。」

石二楞子早蹲下來，急不及待的抽繩解扣呢！

黑牡丹叫道：「你們要幹甚麼？」

大脚八冷笑道：「老爺嶺上的山大王，大姑娘妳該懂了吧！」

黑牡丹故作吃驚的道：「原來你二人是土匪呀！」

突聽地上的石二楞子破口大駡，道：「我操他八輩子老祖宗，原

來是一袋子石頭啊！」

大脚八猛回頭，早氣得哇哇大叫道：「我操，打了一輩子雁，臨了却被雁啄瞎了眼！」

石二楞子嘿嘿笑道：「沒關係！沒關係！銀子雖然是假的，美人兒却是眞的，老八，你我何妨在這夕陽山上，大柿樹下，重溫昨日那種旖旎撩人，野火焚身般的忘情春夢！」

黑牡丹冷然一笑，面如寒霜道：「你二人做的好事，那麼美好的一對眷屬，竟被你們毀去，臨了還搶走人家的寶物。」

石二楞子一聽，笑指黑牡丹對大脚八道：「你聽見沒有，是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女英雄呢，就是不知道她有沒有那麼三两三！」

緩緩的反手拔出背上寶劍，黑牡丹冷然道：「聽說你二人是趙長腿的手下大將，這話是眞？」

呵呵捋鬚一笑，大脚八道：「只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斜跨一步，似狂獅撲食般，一柄鋼刀橫劈暴斬，攔腰殺來，寒光閃耀中，正反映出大脚八那雙狠毒而又色迷迷的雙眼！

一旁的石二楞子，却抱刀廝守一旁，還咧着毛嘴笑呵呵的道：「我說老八，技巧一點，把她手上那扎手玩意砸掉，看我不把她當成一堆棉花摟！」

便在此時，寶劍似靈蛇鑽洞般，「咻」的一聲，銀芒電閃，鋼刀尚在中途，黑牡丹的寶劍已迎個正着，「噹」的一聲，鋼刀反被震開半尺，大脚八不信邪的喝叱出口，正待掄刀猛劈，黑牡丹猝而側旋，三招合爲一劍，碎芒交織成一束極光，那麼輕靈的劃過大脚八的腹部，就在一蓬血雨中，大脚八迸發出極其原始的，也是毫無保留的一聲狂叫，不辨東西的拋刀捧腹，跌跌撞撞的走出十幾步，一頭倒在一堆石頭上那不正是蓉蓉的墳堆嗎！

石二楞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早氣得哇哇大叫，只見他雙手握刀，鋼刀帶着尖嘯，狂砍而上，光景是要把黑牡丹亂刀劈死！

這時候的石二楞子滿腔慾火變怒火，那股子欲噬人的醜模樣，還眞令黑牡丹好笑！

像極了大鵬展翅，黑牡丹吐氣開聲，寶劍閃動中，突然一個空心觔斗，人已躍起二丈高，就在她翻身落向石二楞子身後同時，一股箭一般的血雨，已自石二楞子頭頂上衝三尺，原來黑牡丹劍尖就頂在他的頭頂，借力翻騰而過！於是，石二楞子眼前發黑，高一脚低一腿的狂叫着往前奔去，可惜他奔錯了地方，早一脚踏空，摔死在那個十幾丈的深崖下面！

黑牡丹就在二人身上一陣搜索，甚麼也沒有。

只見她略一思忖，立刻跨上黑驢，又折向白沙灣而去。

又見那個老太婆，雙手托着木盆，在門口洗東西呢，就見她站起來，喃喃的道：「老天開眼了！」

黑牡丹才剛到那家小飯舖前面，早見那個三十多歲的伙計，跳着脚走出來，道：「喲！大姑娘，他們兩個呢？」

黑牡丹不即回答，緩緩走進屋子裡，道：「都是你說的，他們二人如何了得，要保我過夕陽山呢！我來的時候，夕陽山上沒有土匪，偏就他二人送我，正遇上厲害的，他二人丟了命，我那一袋金元寶也被搶去了！」

突見那伙計伸腿一脚踩在櫈子上，布巾往肩上一搭怒道：「是那一路不長眼的東西，竟敢過界啃吃到老爺嶺的地盤來了，我可饒不了他們，大姑娘，妳只管細說從頭，他們是些甚麼長相，只等我報上山寨，管叫殺他個落花流水。」

黑牡丹冷然一哼，道：「這麼說來，你也是老爺嶺趙長腿的人了？」

那伙計先是一楞，立刻咧嘴一笑道：「不瞞姑娘，這間店也是趙寨主開的。」

「颼」！黑牡丹就在伙計的笑聲裡，劍尖早點在那得意忘形伙計的喉嚨，只要她再往裡一送……

「妳幹甚麼？」

「帶我去把他們二人昨日搶來的一個小包裹拿來。」

那伙計大驚失色道：「原來是你把他二人殺了的！可惡啊！」

黑牡丹怒道：「再嚕嗦一句，我就挑斷你的喉骨！」

「好！我不說就是！」領着黑牡丹到後屋，在一個架子上把那個藍包裹取來，遞給黑牡丹。

接過包裹，黑牡丹當即就着屋後光亮打開來，不由點點頭，面帶微笑的正要把包裹重新包紮起來。

「狗……啊……」

伙計舉着一把鋼刀，自後面狠狠的砍向黑牡丹，口中駡聲未完，而黑牡丹的寶劍倒轉如電的插進那伙計的肚子裡。

那個做饅頭的老者，早急步走來，對黑牡丹作揖道：「黑衣女俠，妳這是菩薩顯靈，爲白沙灣除害，不過妳得快走，萬一被老爺嶺上趙長腿知道，那可不是好玩的。」

走在門口，又見那個老太婆，這回却是沒有手拿木盆，領着十幾個全是白沙灣的人，把黑牡丹圍着，每個人沒有說話，但却全都是滿眶熱淚，看得黑牡丹喉頭打結，鼻尖發酸，小黑驢已走出好遠了，回頭看，白沙灣的人還聚在路口向她招手呢！

（完）

上文提要：西天大藏殿以武林主宰自居，受了羌笛怨挑撥，派出兩聖使狙擊鐵山等，解釋無從只好約戰，與聖使之一對掌，鐵山勝了，驚走了一旁窺視的居心叵測帮派，亦使得鐵山夫婦警覺已處於四面楚歌……回到天津藥材店，又發現秋馭龍被人擄走，敵人目的何在？只好去拜訪丐帮長老居三年，才知秋大俠被囚於刑部大牢……

玉笛天戈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

高皋・文
可飛・圖

任重道遠滿荊棘 一波未平一波起

孫采蓉道：「煦親王府，張宗宇都有派人跟踪的可能，你怎能斷定他們是睿郡王府的？」

鐵山道：「煦親王府沒有派人跟踪的必要，張宗宇派出來的不會這麼蹩脚，這兩位功力不高，又敢於這麼緊迫釘人，除了睿郡王府的那般侍衛還會有誰？」

孫采蓉道：「這倒也是，不過……」

鐵山道：「我知道你的意思，能夠在天津藥材店劫走秋馭龍，可見睿郡王府頗有能者。」

孫采蓉道：「還有，煦親王身為宗人府的宗正，深獲皇上的信賴，地位及權勢可以說無人可比，他為甚麼對睿郡王如此顧忌？」

鐵山道：「這的確有點耐人尋味，咱們得好好的研究一下。」

* * *

天津藥材店後進的密室之中坐着不少人，除了鐵山夫婦，還有鐵湘菱、諸葛麟、郭雨亭、八名婢女，及一名身着灰色棉袍，白髮蒼蒼的老者。

在燈光搖曳之中他們都像木頭人一般，不只是不言不動，臉色也顯得難看以極。

良久，鐵山咳了一聲道：「喬前輩……」

原來灰袍者姓喬名化，是冰簟門老門主的忠僕，此老忠誠爽直，武功極高，尤以輕功最為出色，在江湖上搏得千里追風的名號。

冰簟門此次重返中原，總壇設在終南山以西的南五台山，由西北二姥率領蘭丹、柳營二壇，及獵虎武士兩百人負責建壇工作，費時約莫年餘，建壇工程始告完成。

於是門主蕭凌霜親率東南二姥、三大護法、秋風、丹鳳二壇，獵虎武士百餘人，由甘肅東進，逕向西安奔去，並以飛鴿傳書，命令冰禪師太帶領黃葉壇的弟子，生花九筆，十二搏龍手等，趕往南五台山總壇歸隊。

蕭凌霜武功卓絕，心智過人，是武林中極為罕見的女中丈夫。

她率領的這批部屬，每一個都是千錘百煉，具有傲視羣雄的武功，放眼天下，敢向他們找碴的很難找出一個。

想不到的是，他們竟在將到寶鷄之時，遭到一次無情的狙擊。

此時正是雪擁藍關的季節，滿山遍野一片銀白。

前面是一個隘口，地勢頗為險要，由於遍地積雪，在日光照射下，當得是明如觀火，似乎沒有甚麼能夠隱藏的。

冰簟門大隊人馬之前，是四名獵虎武士，他們與身後的秋風壇主，相隔一丈左右。

此時一名獵虎武士突然一勒馬韁，硬將放蹄急馳的座騎勒得停了下來。

另三名武士在馳出丈外之後，才能圈轉馬頭，其中一人詢問道：「怎麼啦，范老二，有甚麼不對？」

姓范的武士道：「隘口裡面的顏色異乎尋常，我要向秋壇主稟報一下。」

另一武士道：「哦，我看沒有甚麼，那黃色只是夕陽的反射而已。」

姓范的武士道：「不，夕陽反射絕對不會只有隘口裡面的白雪泛出黃光，而且我覺得此地殺機瀰漫，很可能是敵人布置的陷阱。」

他們交談之際，秋風壇主已率領大隊人馬趕到，他向隘口瞧了一眼，道：「范二說的不錯，這的確是一個毒惡的陷阱……」

他語音未落，四週的雪地忽然紛紛炸開，難以數計的白衣人由雪堆中鑽了出來。

這般人一律背背長刀，懷抱匣弩，身形才出雪堆，箭雨便滿空激射，咻咻之聲震得令人心胆皆寒。

只要是血肉之軀，在萬弩攢射之下決難倖免，但白衣人這一陣凶悍的箭雨，收穫並不太多。

因為冰簟門下久經訓練，不僅每人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應變之快也是人所難及。

白衣人只不過剛剛舉起匣弩，他們已就蹬裡藏身，讓匣弩失去馬背上的目標，雖是箭雨橫飛，傷亡却十分微小，他們行動的敏捷，也出乎白衣人意料之外，秋風壇及門主蕭凌霜突然左右一分，各領所屬向兩側展開强烈的反擊。

冰簟門是强悍的，他們蓄銳已久，志在洗雪被逐出中原的恥辱。如是有人想阻止他們，縱使殺身殞首也會不惜一戰。

因而這反撲之勢，當得是狂野無比，雙方剛一接觸，便如摧枯拉朽一般，白衣人的屍體就像野狗似的一條條摔了出去。

但，這並不是說冰簟門就此佔了上風，他們狂呼酣戰，招招見血的搏殺，的確造成白衣人大量的傷亡，只是他們遇到的是一羣餓狠，滿山遍野，無窮無盡，縱使殺得屍山血海，也難以衝出白衣人的包圍。

敵人實在太多了，就算伸長脖子讓他們剁，也有殺不勝殺的感覺。

最可怕的還不只這些……

「射……」

這是一聲使人心神皆顫，而又無法相信的叱喝。

「射，射誰？」

他們敵我雙方正在全面混戰，與貼身肉搏，論人數，白衣人較冰簟門仍然多了不只一倍，這麼敵我難分的場面如何射法？

然而，近兩百具匣弩眞的射了，機簧連响，箭雨橫飛，不分敵我，一概予以射殺。

按常理，鬥場上應該是停止搏殺，四散逃避的局面。如果你這麼期待，必然又是一個失望。

因為白衣人沒有人性，他們是一羣可怕的瘋子。

利箭能夠殺人，更能挑起白衣人的鬥志，滿空呼嘯的鋼羽，會使他們興奮呼喊，亡命的搏殺。

當然，弩箭往人堆中攢射，是分不清敵我的，白衣人絲毫不予理會，傷亡自然比冰簟門還多。

令人駭然的是，除非一穿心立即死亡，他們絕不會停止拚鬥，那股凶厲之氣，怎能不叫人寒到心底。

這是一羣失去人性的瘋子，冰簟門在他們的阻撓之下，自然要受到極大的傷亡了。

多年生聚教訓，為的是重返中原，莫非老天要滅亡冰簟門，使這股千錘百煉的武林精英，就這麼埋葬在白衣人的手裡？

不，上蒼不會如此無情，也不能容許殘酷的屠殺繼續發展下去。

適才還頗為晴朗的天色，此時突然發生遽變。

空際佈滿雲層，忽然刮起掀天揭地的强風，頓時天昏地暗，日月失色，在大自然中人類是如此的渺小，那自相殘殺的悲劇，自是演不下去了。

以上是千里追風喬化對冰簟門遭受狙擊的叙述，因為他正是那場悲劇中死裡逃生的一個。

鐵山焦急的詢問道：「門主呢，前輩可知道她老人家的下落？」

千里追風喬化神色沮喪的道：「老朽原是追隨門主作戰的，不幸後背連中兩箭，左肩及右腿又各中了一刀。如非門主將老朽藏在死人堆裡，那裡還能留得命在。」

鐵山道：「後來呢？」

喬化道：「後來天象驟變，狂風怒捲，老朽被飛來的硬物撞得暈死過去，待醒來除了遍地遺屍，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晚流香道：「我娘呢，你沒有找到她？」

喬化道：「老朽找遍方圓百里，找不到本門任何一點踪跡，最後因體力不支，在荒山中暈倒下去，幸為一獵人所救，養傷近月，才來京師找小姐。」

晚流香道：「在天候驟變之前，我娘有沒有負傷？」

喬化道：「門主曾受三處箭傷，由於功力卓絕，傷處又非要害，所以小姐不必担心。」

晚流香愁容滿面的對鐵山道：

「大哥，你看怎麼辦？」

鐵山道：「當然要去尋找你娘了，唉，我沒有料到敵方竟是如此可怕，咱們的前途當眞是步步荊棘了。」

晚流香道：「這只是中原武林與冰簟門的恩怨，大哥好像扯到咱們身上來了？」

鐵山道：「並不是我喜歡搞事，冰簟門與咱們是不可分割的。」

晚流香嫣然一笑道：「是呵，丈母娘與女婿本是一家嘛。」

鐵山道：「除了這項私情，事實上冰簟門跟咱們已是唇齒相依，禍福與共了。」

晚流香道：「怎麼說？」

鐵山道：「說來話長，以後再跟妳解釋，現在咱們先調息一下，一個時辰之後咱們去南五台。」

孫采蓉道：「那……京師未了之事……」

鐵山道：「釋放秋大俠煦親王絕對不會失信，睿郡王府短期內不會有事，其他的只好等來日再說了。」

孫采蓉道：「咱們那些人隨你前去？」

鐵山道：「流香、采蓉、六婢，加上喬前輩就可以了。」

包蓮兒道：「大哥，敵方人多勢衆，聲勢强悍無比，你們一共只有十人，是不是太單薄了一點？」

鐵山道：「咱們的人手的確有些單薄，不過人少也有好處，機動靈活，應變快捷，只要小心一點，不會有事的。」

接着他交代郭雨亭，除了與丐帮連繫注意進出睿郡王府的各色人物之外，天津藥材店一律按兵不動。

＊　＊　＊

山西榆次縣戰國時代屬趙地，爲本省工商業重鎮，郊外王胡村所產的剪刀，就是馳名全國的并州快剪，東南三十里的智伯墓，也是有名的古蹟。

這天辰初時分，榆次縣的南門走出兩批旅客，第一批五人是一名年約五十出頭的藍袍老者，他身旁一左一右是兩名徐娘半老的青衣婦人，還有兩名書僮跟在他們的身後。

這五人全都牽着坐騎，城裡人多騎馬不便，他們是想出城之後再上馬馳騁。

但他們出城不及三丈，身後已傳來一片叱喝之聲，藍袍老者扭頭一瞧，神色上微微一怔道：「喬前輩怎麼啦？」

他身旁的一名青衣婦人道：「喬大叔不是惹事生非之人，其中只怕另有原因，咱們不必插手，先瞧瞧究竟再說。」

藍袍老者道：「好吧。」

敢情他們這一行五人，是鐵山、晚流香、孫采蓉、及紫菀豆蔻所改扮，鐵山所指的喬前輩，自然是千里追風喬化了。

他們十人分作兩批，以便前後呼應，但當喬化跨出城門之際，幾乎與一名白衣人撞個滿懷。

白衣人的身手頗爲矯捷，這一撞雖是十分意外，他仍能脚下一跨，閃身避了過去。

他避得雖是不慢，可惜趕上了一個巧字，因爲喬化也在閃避，閃出的方位與時間，幾乎是不差分毫。

自然，他們又碰頭了，如果不想撞個人仰馬翻，他們必須再度避讓。

此等互相閃避，再度撞個正着的巧事不是沒有，要是一再相撞，沒完沒了，那就不太平常了。

最後白衣人不再閃避了，雙目一瞪，冷冷道：「老小子，你是找碴？」

喬化道：「這就看怎麼說了，老夫走遍三山五嶽，浪費了不少時間，好不容易遇到你，如果讓你走過去，老夫豈不變作傻瓜了。」

白衣人一呆道：「這麼說咱們是有過節了，請恕在下眼拙，尊駕是那位高人？」

喬化道：「怎麼，裝孫子？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借了老夫三萬八千兩銀子一走了之，二十年了，這筆賬咱們得好好的算算。」

白衣人怒叱道：「老小子，我看你準是窮瘋了，居然敢向大爺訛詐！」

喬化道：「不管你怎麼說，今天不還錢，咱們就沒有個完。」

白衣人道：「那好，這裡人多，咱們找個地方算算。」

出南門往西拐是一片起伏的丘陵，也是一個很好的决鬥場所，喬化與白衣人往場中一站，四週立即圍上一圈瞧熱鬧的人羣，其中有鐵山等一行九人，也有兩名是跟白衣人一伙的。

在前往鬥場的途中，孫采蓉曾經瞧到喬化的嘴皮震動，必然是以傳音入密的高深內功向晚流香說明找白衣人痲煩的原委，因而詢問道：「二姐，喬前輩說些甚麼？」

晚流香道：「他說白衣人曾經參加寶鷄狙擊本門的搏殺，所以想留他下來。」

孫采蓉啊了一聲道：「那麼跟白衣人一道的兩人，咱們也不宜放過。」

晚流香道：「不錯。」

她們說話之際，場中已經交上了手，白衣人一柄軟劍使得像靈蛇一般，不只是招式精妙，內力尤爲驚人。

這就看出冰簟門的實力來了，喬化只是一個僕人，旱烟鍋橫敲直

擊，招招有如巨斧劈山，無論白衣人的劍招如何神妙，不到十招他已落了下風。

白衣人想不到喬化的武功如此高明，心中一陣慌亂，招式自然破綻百出，此時出手稍微一慢，脅下就已傳來一陣劇痛。

他栽了，穴道被人所制怎能不栽？

他的兩位明友此時雙雙撲出，他們是想搶救白衣人，但被梨花、燕語攔了下來，她們的功力高過喬化，這兩位助拳的身手却比白衣人還差，所以只是幾個照面，就成爲階下之囚了。

鐵山及時向瞧熱鬧的雙拳一抱道：「咱們要去這幾位家裡討債，請各位讓讓路。」

沒有人願意管江湖中的閒事，鐵山也不想作半分停留，他一馬當先，沿官道向南急馳。

離開榆次縣城約莫三里，左側是一片廣袤的森林，鐵山馬頭一帶，逕向樹林之中馳去。

在一處林空地帶，鐵山停了下來，道：「喬前輩，將三位朋友帶來，在下想跟他們聊聊。」

這三人之中，白衣人顯然是他們的頭兒，不待鐵山詢問，他已發出一聲冷哼：「閣下，師出必須有名，在下想聽聽你的理由。」

鐵山微微一笑道：「以武會友不行麼，何必要甚麼理由，不過在下還是願意對適才之事表示一點歉意。」

白衣人道：「就這麼簡單？」

鐵山道：「這個麼，莫非朋友還有甚麼要求？」

白衣人一嘆道：「咱們學藝不精，還能有甚麼要求，不過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說出你的名號吧，在下只要不死必有一報。」

燕語撇撇嘴道：「要咱們報字號，你認爲你是誰？識相一點，說。」

白衣人一怔道：「說，說甚麼？」

燕語哼了一聲道：「裝得倒滿像的，可惜遇到你家姑……少爺，想要賴都不成。」

晚流香孫采蓉的幾名丫頭之內，有幾個是潑辣刁鑽的，如果將她們排名，燕語應該名登榜首。

她手中把玩着一條馬鞭，語音一落，振腕急吐，鞭梢一點即收，然後斜着眼等候白衣人的表演。

她這一招還眞靈，白衣人先是眉頭一皺，接着是咬牙切齒，後來滿嘴啊啊之聲，最後臉現痛苦之色，跟着冷汗遍體，終於忍不住叫了起來。

他這項表演，當得是七情上臉，精彩以極，如果問他爲甚麼會這樣，那只是一個癢字而已。

癢，算不了甚麼大事，只是如果它癢遍全身，癢到心底，連骨髓都在發癢，就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

何況白衣人穴道受制，除了舌頭眼珠還能活動之外，全身都動彈不得，有癢不能搔，那種難過就不必說了。

「咳咳，我說，請你……啊……」他屈服了，幾乎語不成聲，他怎能不服。

燕語鞭梢再吐，白衣人吐出了一口大氣，他不癢了，但制住他的穴道並未解開。

燕語仍然把玩着她的馬鞭，哼了一聲，道：「說吧，閣下是那位高人？」

白衣人道：「在下如果是高人，就不會落得這般田地了，不過在下有些不服。」

喬化接口道：「哦，咱們既未使詐，也沒有倚多爲勝，你不服的是甚麼？」

白衣人道：「你故意激怒在下，還說沒有使詐？」

喬化道：「你是想咱們再印証下？」

白衣人道：「不錯，只要是公平搏鬥，在下自然心服口服。」

喬化轉向鐵山道：「公子……」

鐵山道：「好，咱們不能讓這位朋友失望。」

喬化立即拍出兩掌，解開了白衣人的穴道，同時暗凝功力，作好了應戰的準備。

白衣人向喬化雙拳一抱道：「在下可不可以先向敝友作一個交代？」

喬化道：「請。」

這三人以白衣人功力最高，就算他解開另二人的穴道，也不會對鐵山一行構成威脅，這是喬化同意白衣人他們會合的原因。

令人想不到的是，白衣人忽然吐指如風，點上他兩名同伴的死穴，然後身形一轉，衝着喬化哈哈一笑道：「對不起，老小子，你們要問的話我不能說，說不得只好失信一次了。」

語音甫落，反掌拍向天靈蓋，啪的一聲响過，屍身跟着栽倒下去。

沒有人想到他會這樣，但他這項突然的行動，却使得鐵山大爲感慨。

白衣人曾經參與狙擊冰簟門，他顯然不是好人，只是爲了不使機密外洩，竟不惜作慘烈的犧牲，盜藪之中會有此等人物，怎能不令人爲之惋惜。

喬化見鐵山瞧着白衣人的屍體發怔，心中不安的道：「對不起，公子，是老朽太大意了。」

鐵山道：「此人已存必死之心

，誰也擋他不住，前輩勿須自責。」

晚流香道：「他縱然不死，也不會告訴咱們眞話的，只是，大哥，咱們的行程是不是要改變一下？」

鐵山道：「不必改變，但要提高一點警覺。」

孫采蓉道：「大哥，咱們抓走白衣人，他們的組合必定不肯罷休，冰簞門寶鷄遇伏之事，可能在咱們身上重演。」

鐵山道：「能夠引他們出來，那也不錯，好啦，咱們埋了這幾具屍體走吧。」

此後他們一路南下，倒也沒有發生甚麼意外，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靈石縣城，晚流香向身旁的鐵山道：「大哥，我餓了，這兒有間太岳酒家，咱們打個尖，就便歇息一下。」

鐵山道：「好的。」

他們拴好馬匹，然後到食堂進食，太岳酒家的生意不算太好，時當正午，才上了六成座。

鐵山一行分兩桌用餐，相鄰不遠之處，坐着三名形貌怪異的客人。

他們是一名年約六旬的紅袍老者，一名四旬上下的黑衣中年，另一名黃衣大漢年歲最輕，看來還不到三十。

這三人有些相同之點，雙目深陷，面如猿猴，頷下短髭蝟立，形相十分突出。

孫采蓉的坐處與那三人相隔兩張食桌，偶一扭頭瞧到了他們，她的臉色驟然一變。

晚流香坐在孫采蓉的對面，此等情形自然瞞她不過，因而悄聲詢問道：「怎麼啦，三妹，妳認識他們？」

孫采蓉嘆口氣道：「他們是小妹死去丈夫的同門，小妹並不認識他們。」

晚流香道：「那就不必管他們了，就算他們認識妳也沒有甚麼好怕的。」

孫采蓉道：「二姐說得是。」

此後她們再也沒有提那三個人，但晚流香看得出來，孫采蓉是在強顏歡笑，這幾人似乎爲她帶來極深的恐懼。

那三人先會賬離去，但在離去之時，三雙陰深冷肅，充滿殺機的目光向孫采蓉投下一瞥。

飯後他們繼續南下，當晚趕到仁義鎭投宿，晚餐後孫采蓉推說頭疼，要回房早點歇息。

晚流香握着她的手道：「慢點，三妹，咱們先到大哥房裡聊聊。」

她將孫采蓉拖進鐵山的房中，待丫頭奉茶之後，她叫她們出去，然後面色一正道：「三妹，我知道妳有了困難，妳不能憋在肚子裡，怎麼，還將咱們當作外人？」

孫采蓉苦笑一聲道：「二姐言重了，那怎麼會。」

鐵山道：「那妳就說出來吧，無論困難有多大，咱們都應該研商一個對策。」

孫采蓉幽幽一嘆道：「大哥，對不起，我原以爲他們不會找來的。」

鐵山道：「妳說的是那三個猴形人？」

孫采蓉打了一個冷顫道：「是的。」

只要一提到那三名猴形人，孫采蓉就會面無血色，身軀顫抖，畏懼之深，已達聞名喪胆的地步。

她身負上乘武學，使毒之能連綠夫人也甘拜下風，而且有担當，有魄力，絕對不是一個平凡的女人，令人不解的是，她爲甚麼對猴形人如此害怕？

鐵山晚流香不知道孫采蓉何以如此，但他們知道此事絕非等閒，如果不弄個明白，很可能導致可怕的意外。

於是晚流香道：「三妹……」

孫采蓉道：「甚麼事？二姐。」

晚流香道：「咱們是姐妹，是禍福與共的一家人，是嗎？」

孫采蓉眼眶一紅，長長一嘆道：「小妹知道二姐的意思，但我不能害你們，他們那一羣實在太可怕了。」

晚流香面色一正道：「要是這麼想妳就錯了，妳是鐵氏門中的三夫人，咱們是一個家族，密不可分，如果妳受到別人的迫害，無論對方是何等人物，咱們全家都會義無反顧的投進去的，妳知道不說，讓咱們盲人瞎馬亂闖，豈不更增加咱們的危險？」

一頓接道：「再說大哥自從吸收神龍內丹之後，不只是百毒不侵，功力之高，放眼天下也很難找到對手，那般猴形人也許是幾名邪派高手，咱們夫婦不見得就不能應付。」

鐵山道：「說吧，采蓉，他們究竟是甚麼來歷？」

孫采蓉道：「山西西北角，山嶺綿亘，一片荒涼，那裡的土著都信奉神猿教……

鐵山唔了一聲。

孫采蓉續道：「神猿教在山西西北，及綏遠東南一帶勢力龐大，教徒極多，他們平時以符咒及草藥替人治病，頗獲當地民衆的信賴。」

晚流香道：「嗯，雖是異端，並不太過邪惡。」

孫采蓉道：「不，他們如果不邪惡，小妹的前夫就不會身遭慘死

了。」

鐵山道：「說下去。」

孫采蓉道：「他們對民衆是按人頭收稅，美其名爲聖獻，在窮征暴斂之下，民衆苦不堪言，有些繳不起苛稅的，就擄走他們的子女做聖奴，如果沒有子女就更慘了，挖下心臟，將屍體丟進蛇窟。」

晚流香怒哼一聲道：「果然是一個兇殘的邪教，但妳那前夫的慘死不會是爲了這個吧？」

孫采蓉道：「他原是神猿教的聖使，因不滿他們的邪惡才逃回新疆，最後還是遭到他們的毒手。」

晚流香道：「莫非他不會武功？」

孫采蓉道：「他的武功並不差於小妹，那又有甚麼用呢？」

晚流香道：「這話怎麼說？」

孫采蓉道：「神猿教的教主聖王臨淮，武功深不可測，最可怕的是他會邪術及放蠱……」

晚流香一怔道：「會邪術及放蠱？咳，這是妖人了，勿怪妳的前夫難逃此劫。」

孫采蓉道：「教主夫人蛇母，及他的兩子一女，還有五大聖司，全都身具邪術，他們要誰死，這人絕對逃不過他們的毒手。」

晚流香道：「妳確定那三名猴形人是神猿教的？」

孫采蓉道：「錯不了，他們是神猿教的聖奴。」

鐵山道：「就算他們是神猿教的聖奴，也不見得是找妳的，別疑神疑鬼了，咱們歇息吧。」

孫采蓉立起身來道：「二位安歇，小妹告退。」

晚流香道：「別走，三妹，本晚該妳陪伴大哥。」

孫采蓉道：「小妹有些不太舒適，只好偏勞二姐了。」

晚流香目送孫采蓉離開，立即閂好房門，廻眸一笑道：「大哥，你說三妹是不是有點杞人憂天？就算她說的都是眞的，咱們化了裝，那般人怎能認識？」

鐵山道：「這不能怪她，既會邪術又能放蠱的人，的確十分可怕，好啦，不要說這些了，咱們睡吧。」

約莫三更時分，鄰室忽然傳來一聲異響，那是一個人的叱喝之聲，但叱喝十分短促，接着是後窗輕微的震動。

這些異聲常人是無法察覺的，偏偏鐵山與晚流香是身負絕學的武林高人，這些異聲自然瞞不過他們。

鐵山一躍而起，匆匆着好衣衫，抓起龍角寶刀道：「流香，妳去鄰室瞧瞧，采蓉只怕出了事。」語音一落，揮掌震開後窗，足尖輕點地面，身形便像巧燕般的穿窗而出。

他先躍登屋面，向四週縱目打量，此時半鈎殘月，在雲端中時隱時現，視綫並不明朗，他仍能瞧出幾條黑影正在二十丈外向西方急馳，鐵山不敢怠慢，身形一彈逕向西方追去。

此地是太岳及呂梁山區，丘陵起伏，溝壑處處，在此等地區追人，不追丟才是怪事。

鐵山果然把人追丟了，而且置身亂山之中，有雲深不知處的感覺。

更糟的是他一口氣狂奔幾個時辰，不只是消耗了不少眞力，腹中也感到有些飢餓。

此時晨曦初現，霧籠山林，悽迷的景色雖是美不勝收，他却沒有那份欣賞的心情。

他沿着一片檜樹前進，走完這座叢林，目光所及，神色上不禁微微一呆。

「各位是在等候在下麼？」

前面靜靜立着一名身着黃衣的瘦高老者，及兩名身材粗壯，面目黧黑的黑衣大漢，由他們形貌推想，必然是神猿教的教徒。

對鐵山的詢問，他們沒有作答，三對陰沉的目光一逕由頭至脚仔細的打量。

鐵山不耐的道：「看清楚了麼？三位。」

黃衣老者道：「沒有看清楚，因爲你不是本來的眞面目。」

鐵山一怔道：「好眼力，因爲在下太醜，只得加一點包裝，閣下是神猿教的那位高人，找在下有事？」

黃衣老者深邃的目光向鐵山冷冷一瞥道：「瞭解本教對你沒有好處，你還知道甚麼？」

鐵山道：「不多，貴教爲甚麼擄劫在下的友人？」

黃衣老者道：「不得容許教徒的親屬有一個活口，這是本教的教規。」

鐵山道：「可是她已經嫁給在下，是鐵某的妻子了。」

黃衣老者道：「所以咱們在此地等你，上。」

在他示意之下，兩名黑衣人立即發出一聲怪嘯，雙雙撲了上來。

這兩人沒有使用兵刃，鐵山自然徒手迎着他們，待他們聯手一擊，他才知道上了大當。

原來這兩人的雙手之上，各戴着一雙鐵製手套，十指較常人長了一倍，宛如十隻鋒利的短劍在日光映射之下，那十根短劍般的手指，發着深藍色的光芒，可能淬有致命的劇毒。

鐵山百毒不侵，他沒有將劇毒放在心上，但那二十隻鋒利的短劍，同樣具有奪人生命的威力。

而且神猿教的武功別走蹊徑，常在想不到的時間，不可能的部位出招，因而交手不過十招，鐵山就已險象環生，有幾次都在危機一髮中躲過。

更可怕的是他們的輕功，身形一晃，踪影全無，倏然之間，又在他身後或身側出現，短劍般的手指已悄悄遞了過來。

鐵山雖是身具絕頂武功，仍被迫得手忙脚亂，左肩及後背衣裂肉現，受到兩處無情的攻擊。

總算他摘下了龍角寶刀，及時揮了出去。

一片耀眼的紅光，挾着無與倫比的罡炁，在一聲悽厲的慘呼聲中，一具狂噴鮮血的軀體摔了出去。

寶刀再揮，舊事重演，兩名神猿教的高手，成了他刀下的亡魂。

「嘿嘿，好武功，只是有點可惜。」

這話是黃衣老者說的，鐵山刀劈他兩名同伴，他不僅沒有出手援救，神態間倒顯得輕鬆以極。

鐵山冷哼一聲道：「兩條活生生的漢子，死了的確有點可惜，在下，咳，只能表示一點歉意。」

黃衣老者道：「你會錯意了，老夫可惜的是你。」

鐵山道：「那麼閣下就不必說廢話了，請。」

黃衣老者道：「你要我動手？不必了，對一個將死之人，何必老夫浪費氣力。」

鐵山一怔道：「當眞麼？閣下。」

黃衣老者道：「你傷了我兩名部屬，他們却已使你兩處負傷……」

鐵山道：「你是說我已中毒？」

黃衣老者道：「你很聰明，本教研製的奇毒，除了本教的獨門解藥，神仙也救你不得，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了，你有沒有甚麼遺言交代？」

鐵山微微一笑道：「閣下這麼仁慈，倒使在下受寵若驚，只是你爲甚麼不早說。」

黃衣老者哼了一聲道：「別說廢話了，姓鐵的，你最多只有一盞熱茶的時間。」

鐵山嘆息一聲道：「想不到人生竟是如此的暫短，好吧，請問你們將我的妻子孫采蓉擄往何處？預備將她怎樣？」

黃衣老者道：「孫采蓉擒往何處你不必知道，只有一點老夫可以告訴你，她死不了。」

鐵山道：「咳，閣下，如果你認爲這是對一個將死之人的慈悲，你說話就不應該不盡不實，說吧，我的妻子在那裡？」

黃衣老者道：「對不起，你這個問題老夫無法答覆，啊，你沒有中毒？」

他們的交談，已經超過一盞熱茶的時間了，鐵山居然神態淸朗，談笑自若，怎能不使他大吃一驚。

鐵山道：「我沒有中毒閣下却中毒了，擄人妻子，再殺人丈夫，神猿教竟是這般狠毒！」

黃衣老者先是一呆，然後嘿嘿一笑道：「咱們低估你了，野侯鐵山果然名不虛傳，不過本教要殺的人，就是命中註定，這是你的不幸，掙扎並不能免於死亡。」

語音甫落，身形倏杳，鐵山方自一怔，一片陰寒的暗勁，已自四週壓體而來。

鐵山心頭一凜，好在他已暗凝神功護體，週身五尺潑水難入。雖然如此他依然不敢大意，肩頭輕輕一晃，以一鶴沖天之勢拔了起來。

神猿教的輕功，類似東洋倭人的忍術，像這麼忽隱忽現，來去如風，豈不十分可怕。

其實一個身手已達一流水準的武林高人，能夠察覺十丈之內的落葉飛花，無論對手的身法多快，甚至隱去形跡，只要他是一個大活人，他就得呼吸，只要他的身體移動，就會在空氣中造成磨擦，這些是瞞不過像鐵山這等絕頂高人的。

鐵山躍起半空，揮刀下劈，一片耀眼的晶虹，挾山崩地裂之勢向地面擊去。

轟的一聲巨响，沙飛石走，草木四射，這一擊之威絕不是血肉之軀可以抗拒的。

果然，一條人影隨着激射的草木躍出，落地一個踉蹌，幾乎一頭栽倒下去。

他正是神猿教的那位黃衣老者，在鐵山一刀痛劈之下，他雖然只碰到一點刀風，情形却顯得如此狼狽。

鐵山緩緩向他逼近幾步，道：「任何事都會有個意外，神猿教要殺的人，不一定非死不可，是麼？閣下。」

黃衣老者嘴角淌着血水，必然受了內傷，但他冷峻的神情絲毫未變，眉宇之間更增加了幾分冷酷，道：「老夫是低估了你，你却犯了極端可怕的錯誤。」

鐵山淡淡道：「我明白你的意思，神猿教如果沒有一點唬人的玩藝，怎能爲禍西北，閣下自然是貴教的高人了，是五大聖司還是十大聖使？」

黃衣老者哼了一聲道：「老夫如果是聖司，豈能容你如此猖狂。」

鐵山道：「那麼閣下是聖使了，在下能夠知道你的姓名麼？」

黃衣老者道：「老夫勒桓，在十大聖使中敬陪末座。」語音未落，身形暴起，十隻鐵指以急如飄風的速度，分別插向鐵山的咽喉及前胸。

他適才與鐵山對話，暗中却在運集功力，乘對方不防之際暴起發難，以他那身過人的輕功，有誰能逃過他這致命的一擊。

但鐵山出身捕頭，警覺性高人一等，勒桓這一擊雖然意外，他終於在千鈞一髮之間避了過去。

一擊不中，勒桓絕不放鬆，雙臂揮舞，全是要命的招式，他自己絕不防守，一副同歸於盡的打法。

最糟是他與鐵山的距離伸手可及，這樣貼身肉搏，他就佔盡便宜了。

鐵手指在近身搏殺時威力倍增，長刀反而有些施展不開，鐵山自然要險象環生了。

在苦撐三十餘招之後，鐵山終於抓到一個稍瞬即逝的機會，他上身後仰，振臂揮刀，刀芒連續兩閃，勒桓就已如喪考妣般的哀嚎起來。

原來他的雙掌已被寶刀劈落，大量的鮮血正由斷掌之處噴出。

鐵山不想他死，吐指如風，止着勒桓鮮血外流，然後咳了一聲道：「對不起，在下原本不想這樣的。」

勒桓口中一聲暴吼：「老夫跟你拚了。」悽厲的吼聲還在空中飄盪，他已揮舞着兩條血臂衝了過來。

一隻剁掉毒爪的惡狼，鐵山怎會將他放在心上，身形輕輕一閃，便已讓過他的撲擊。

鐵山身後不遠之處，是一塊巨大的山石，勒桓一個收勢不住，竟然一頭撞了上去。

頭殼沒有山石結實，這位神猿教的聖使，就這麼結束他的生命了。

鐵山嘆了一口氣，他不相信勒桓是收勢不住，作勢拚命，只是想他不要擋路而已，憑他的智慧與經驗，還是讓勒桓耍了。

誰知他一口氣剛剛嘆完，肚內忽然咕嚕一陣輕響，他餓了，大半天滴水未沾，怎能不唱空城計。

可是此地是荒山，除了樹木及野草，就只有堅硬的石頭了。

如今他的希望是能找到一個農家獵戶，或是山菓野獸甚麼的。於是他向神猿教的幾具屍體投下歉疚的一瞥，帶着轆轆飢腸，放步向前面奔去。

他邊走邊找，一個多時辰過去了，但甚麼都沒有找到。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他却無奈的吁出一口長氣。

他找到人了，可惜他們不是農家獵戶，而是要命的寃家對頭。

他們是神猿教的，兩名黃衣老者，三名黑衣大漢，一來就是五個，這回只怕沒有那麼輕鬆了。

「各位是等候在下麼？」

「你說對了，勒聖使呢？你將他怎樣了？」

答話的是兩名黃衣老者之一，此人除了形似猿猴，最易辨認的是他雙眉之間生有一顆很大的黑痣。

鐵山攤攤手道：「這可不能怪我，是他想不開自己往石頭上撞的。」

黃衣老者大喝一聲道：「殺……」

三名黑衣大漢同時一聲暴喏，人影急閃，勁風就已迫體而來。

鐵山已經有過跟神猿教搏殺的經驗，知道他們輕功極高，身法怪異，以鐵手作兵刃，長於近身相搏。

他將龍角寶刀撤入手中，九九旋陀神功提到八成，不待黑衣大漢貼近，寶刀左右一盪，同時響起兩聲悽嚎，撲來的三名黑衣人，已有兩具狂噴鮮血的屍體摔了出去。

一招痛擊，就有兩名敵人失去了生命，剩下的三名神猿教徒，不由心神爲之一震。

鐵山懷抱寶刀，面色穆肅的冷冷道：「告訴我，鐵某的妻子在哪裏，在下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

眉間有痣的黃衣人道：「咱們不知道你的妻子在那裏，但神猿門下的血不能白流。」

他說話之間，兩名黃衣人已並肩向他迫近，待到達五尺遠近的距離，兩人斜的一分，身形倏然消失，勁風却已觸及鐵山的後胸及左側脅門。

這兩人的功力，較勒桓顯然高上一籌，在他們的分攻合擊之下，鐵山就有點顧此失彼了。

身具無上玄功，搏殺經驗極爲豐富的野侯，雖是感到有些壓力，還不至無力應付。

他首先彈身而起，迎向左側的勁風，寶刀氣湧如山，全力劈了出去。

這一招夠絕，迎擊側面，擺脫後胸，使敵人夾擊之勢失效，形成一對一的局面。

此等局面當然是暫時的，但戰機瞬息萬變，掌握短暫的先機，就可能變劣勢爲優勢，甚至扭轉乾坤獲致勝利的戰果。

果然，這一刀劈出，立即響起一聲驚呼，一條人影摔了出去，正是那位眉間生有黑痣的黃衣人。

他的左肩滲出血水，傷勢雖是不重，內心却已受到無比的驚嚇。

神猿教的門下輕功絕世，倏來倏往，忽隱忽現，加上一身極高的武功，當今之世，能逃過他們襲擊的必然不多。

但在兩大聖使的聯手之下，鐵山不僅毫髮未損，聖使之一還受了

刀傷，另一個如非逃得夠快，只怕也會帶點彩頭。

現在兩名黃衣聖使，一名黑衣聖奴，他們聚在一起低聲交談，似乎在商議如何對付鐵山。

很快的他們就有了結論，然後身形一轉，併肩向鐵山迎面走來。

他們面色嚴肅，神情堅定，雙目向前直視，充滿駭人的殺機。

這是抱着必死之心而來，鐵山與他們目光一觸，心頭禁不住猛的一震。

神猿教太可怕了，如果人人都要以身殉教，他縱然揮手不停的殺，又能殺得了多少？

何況他與神猿教雖是幾度接觸，到現在還沒有見到他們的核心人物，那般人可是邪得很，既會邪術又能放蠱，鐵山武功雖高，不一定就能對付。

因此他不想殺人，以免仇恨越結越深，可惜的是別人不是這般想法。

在一記尖銳的嘯聲之後，兩名黃衣人倏的一分，同時身形躍起，全力下擊，來勢之猛，頗具震撼人心的威勢。

他們並未隱去身形，十指箕張，凌空撲擊，不僅聲勢驚人，而且上下四方全被他們封死，鐵山除了拚命一搏，實在別無選擇。

這兩人攻來的方位不同，鐵山只能迎擊一個，右側的來勢最急，他只得先向這人迎去。

他要迎擊右側的黃衣人，却不能不分神注意左側的一個，如此一心二用，精神自然難以集中了。

正當他躍起迎戰的刹那之間，一股强悍的勁風忽然由身後襲來，他來不及作任何反應，背部已傳來一陣劇痛。

身中暗算，他感到十分後悔，面臨黃衣人分兩側强力攻擊之時，他竟然忘了對方還有一個第三者，這一時的疏失，可能帶來無可彌補的終天之恨。

不過鐵山的意志堅逾鋼鐵，雖是身中暗算，仍能臨危不亂，雙肘向後一撞，立即響起一聲悽嚎及折骨之聲，偷襲者已被撞得飛了起來。

這一撞之力剛勁無比，那人胸骨下陷，內腑盡碎，自然活不成了，只是却有一隻淬毒鐵手仍然釘在鐵山的右背之上。

這些說來話長，其實鐵山身中暗算，反肘斃敵，只不過像電光石火一般，他仍能騰身躍起，迎擊右側撲來的黃衣人。

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面對此一無可奈何的處境，他不得不收起委曲求全的心腸。

鐵山一身功力何等驚人，此時在盛怒之下，已將功力提至極限，寶刀一揮，風雷俱動，晶芒迎向黃衣人，由他攔腰掃過。

在血雨飛洒之際，他倏的一個急旋，空中擰身，俯衝下擊，帶着强烈罡炁的刀芒，劈向身形剛剛着地的另一黃衣人。

此等氣吞河嶽而又急逾閃電的攻勢，黃衣人焉能倖免，刀過頭飛，也隨着他的同伴同往極樂去了。

敵人全部擺平，鐵山却脚下一個跟蹌，他的傷勢太重了，精神一經鬆懈，就有難於支持的感覺。

他抬頭打量一下天色，只見暮靄蒼蒼，煙雲籠樹，黃昏已然悄悄降臨。現在最要緊的是找一個能避野獸蛇蟲之處，以便療傷調息。

算他運氣不錯，終於被他找到一個山洞。爲了防範蛇蟲，他先生起了一堆火，然後用寶刀將釘在背上的淬毒鐵手挑掉。

他吸收過神龍的內丹，所以不畏劇毒，只是傷在背部，自己無法敷藥，惟有暫時運功阻止傷勢惡化，待天亮以後再作區處。

他盤膝趺坐火堆之後，約莫半炷香的時間，就已進入忘我之境了。

此時一條人影，悄悄來到洞口，荒山寒夜，立即湧來一股殺氣。

一頂銀鼠風帽罩着一頭披肩秀髮、纖瘦的身材裹在一件銀鼠風氅之內，足下一雙小蠻靴也是銀白之色，這位姑娘似乎對銀色頗爲偏愛。

熊熊的火光照着她的全身，也照着她那張動人的嬌靨，令人不解的是，這位看上去約莫雙十年華的美麗姑娘，對鐵山似有如山之恨，眉梢眼角湧來無限的殺機。

鐵山運功正當緊要關頭，但見寶相莊嚴，渾然忘我，整個身形包裹着一層强烈的紅光，內力的精純，當得是武林罕見。

銀衣少女緩緩舉起右掌，她那白如羊脂的掌心之中晶芒流轉，似乎是一種十分霸道的獨門暗器，如若她振臂一吐，鐵山可能受到難以估計的傷害。

但她舉棋不定，粉臂雖是早已抬起，却遲遲沒有發出。

最後鐵山功德圓滿，身外的紅光逐漸轉淡，眼看就要蘇醒過來了，銀衣少女終於下定了決心，銀牙一咬，揮掌吐了出去。

一綫晶芒急如閃電，它竟能透過鐵山的護身罡炁，由他的鼻孔鑽了進去。

這是甚麼暗器，它不只是能夠穿透護身罡炁，還能像有靈性一般鑽進鐵山的鼻孔，此等暗器豈不十分可怕。

（未完・三）

湖海天涯俠客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狼山夜祭

小童傷心訴衷曲　漁翁沉醉憶往事

「你哭啦？」

「我沒有。」

「瞧你，滿臉眼淚，還說沒哭。」

淚流滿臉的少年，不，應該還是個孩兒，十五歲還不到，固執、倔强，漲紅了臉兒，晚霞本已把他清秀的小臉兒染得紅紅的，此時更紅了，說：「但我沒哭，祇是……就是忍不住要流出淚來。」

「你可是男子漢、大丈夫？」

「當然。」那孩兒繃緊了臉兒，一揚頭兒，雖然一挺胸膛，是高了些，但仍是個稚氣未脫的孩兒。

「但大丈夫，應流血不流淚的。」

紅噴噴一張臉，偏是頭髮，連眉毛也白了，那江邊垂釣的老漁翁，眞是鶴髮童顏，轉過頭來，笑呵呵說道：「你流淚，不就是哭啦？」

那孩兒使勁一抹眼淚，說：「我祇是惱，惱極啦，不知怎麼，眼淚就滾出來了。」

「當眞，」那鶴髮童顏，連眉毛也白了的老漁翁說：「而且，你也流血啦。」

那孩兒用袖管一抹淚，便露出手臂來，可不是流血了，而且不止一處，而是傷了好幾處，有兩處傷得輕的，血已凝結了，有一處傷口長些，也重些的，兀自仍在流出血來。

好一個獷野、倔强的孩兒，一定疼痛的，但一聲兒也沒吭，也不叫痛，分明是痛的，但咬着牙兒，忍住了不叫出聲來。

那淚，不是因傷心而流，顯然是由於忿怒。

那孩兒的一雙眼兒睜大了，眞神奇，老漁翁放下釣竿，拉過他的手，不知怎麼，祇不過在他臂上揑了兩下子，也祇搓揉了兩下子，不但血止了，而且登時不痛了。

這是狠山脚下的一條荒江，江水冲激在江中的亂石上，粗野地流，也發出粗野的咆哮，若是夏天，山洪冲激在高高露出水面的石堆上，更澎湃轟然，宛若雷鳴。這是秋天，而且是深秋了，山上的楓葉紅似二月花，落在江中的楓葉順水流，也染紅了江面，尤其是那廻流處，成了一個血紅的漩渦。

這是狠山之陰，山陽那面有個小鎮，古道洪荒，焦原茫茫，小鎮集居的人家，倒有一半是農家獵戶，狠山接連着大狠山，顯然山中多豺狼虎豹，因是而得名，又豈會少了獵戶。

那孩兒受了委屈，就獨個兒跑了來，不，他眞沒哭過，就是忍不住眼淚長流，若是往日，他會使勁地把石子狠狠地扔在江裡，狠狠地發洩一場，但自從來了這位白髮蒼蒼，連眉毛也白了的老漁翁在江邊

垂釣，他就不再扔石子了，就坐在一邊石上流着淚，看老漁翁垂釣，不知怎麼，看着看着，就心平氣和了。

因爲江上風勁，吹得老漁翁的蒼蒼白髮飄飄，像天上縹緲的白雲，像在天上，老漁翁也冉冉飛在天上。

他總是望着望着，一望就是好半天，會是仙翁嗎？祇有仙翁才天上有。

他不知道老漁翁何來，不久前，突然間就來了，他從來沒見過，却突然出現在江邊，像從天上的白雲間降落下來。

當然不是甚麼神仙，祇不過那縹緲的白髯像白雲，還有，雖然他從未開過口，但老漁翁紅噴噴的一張臉，多慈祥啊。

也許這一些加起來，在一個孤苦無依，受盡委屈，受盡人家欺負的孩兒心中，說與其是像仙翁，不如說，希望他眞是天上降落來的仙翁。

而且更主要的是，他望着望着，無論他受了多大的委屈，受了多大的凌辱和折磨，他就心平氣和了。

這就是他跑到這裡來的緣故。

這就是今天，他又受了委屈，又遍體鱗傷了，自然而然又跑來了的緣故。

又像前兩次一樣，老漁翁又坐在老地方，又再安祥地垂釣。

但他却不像前兩次，第一次，他遠遠地望，第二次，近了些，祇不過老漁翁，不，他愈來愈相信是個老仙翁，從來望也沒望過他一眼，像是不知他來了，又走了。

這一次，他爬上大石，坐在他身邊來。

但這次，他却心不平、氣也不和了，而且竟然想哭。

因爲從沒人這樣握着他的手兒，從沒人這樣慈祥地和他說過話兒。

不，他絕不哭，男子漢、大丈夫，流血，雖然他也流了淚，但若哭了，還成甚麼男子漢。

雖然他還是個孩兒，但他多想作個大丈夫，作個男子漢。

奪出手來，又使勁抹了一下眼淚，他不知道，他臉上的泥污混和了眼淚，也就抹了他一臉。

抹了他一臉的泥污，本來清秀的一張臉兒，現在成了花臉貓。

他究竟是老漁翁，還是老仙翁？笑了，笑得多慈祥，說道：「來，告訴我，甚麼人欺負你？」

「不，是欺負小仙兒姐姐。」

「小仙兒姐姐？」

老漁翁好奇了，望着他的眼睛睜得更大了些，不過更慈祥了。

「小仙兒姐姐，啊……」小孩兒說。

提起小仙兒姐姐，這孩兒的眼睛不但亮了，因爲他遙望天邊，眼珠兒仍在打轉的濕潤的眼睛，映着那絢麗的晚霞，也幻彩流霞。

「祇有我才叫她小仙兒姐姐，因爲她美得像天上的仙女一樣……」

那老漁翁可瞪眼了，小孩兒莫非是人小鬼大，竟也懂得情愛好逑？却沒打岔。

小孩兒自也最富幻想的，像是那小仙兒姐姐，就在那絢麗的晚霞深處，因爲他一凝眸，便不瞬眼了，繼續說道：「人家却叫她霞姑，那心腸也像仙女一樣，自從我先死了娘，又死了爹，就祇有她照顧我了，時常偷偷取吃食的來給我，誰也不理我，都說我是不祥的野小子，祇有她對我好，所以她祇是我一個人的小仙兒姐姐，還有……」

左望望，右望望，老漁翁說：「你望甚麼啊？放心，沒有人來。」

「你發誓。」

「發誓，爲甚麼我要發誓？」

「我從沒對人說過，」小孩兒說：「而且不許笑我，也不許你告訴別人。」

「好，我發誓！」老漁翁笑了，不過把笑隱在蒼蒼的鬍子梢兒裡，眞發了個誓，道：「你說吧，我不告訴別人就是。」

「我娘死了好幾年了，我見到小仙兒姐姐，就像見到娘一樣……你發過誓，不許笑我的。」

若然晚霞映不到臉上，臉兒也漲紅了。

「因爲，」老漁翁說：「你娘也像小仙兒姐姐，美得好像天上的仙女一樣？」

小孩兒直點頭，說：「眞像，而且愈大愈像。」

老漁翁的老眼睜大了，愈睜愈大，也再打量起這孩兒來，忽然也點起頭來。

窮山惡嶺，焦原洪荒，不怪有這麼個清秀的孩兒了，原來是有個美貌得像天仙一樣的娘生的，有美貌的娘，也才有這樣清秀的孩兒。

老漁翁分明怔住了，一雙老眼也亮了些。

「而且關心你、疼你，也像你娘一樣，是不是因爲這緣故，你心目中覺得小仙兒姐姐也像你娘了？」

那孩兒一雙迷惘又神往的眼兒凝望着那絢麗的晚霞，像是他娘就在那彩霞深處。

「不，是眞像，娘死那年，我已九歲了，如何不記得清清楚楚，誰也不知道，甚至小仙兒姐姐也不曉得，她愈大愈像我娘。」

那孩兒若不是凝眸那彩霞深處，一定會大吃一驚，因爲老漁翁差

點跳了起來，伸出來的手，幾乎已抓住他的胳膊。

但沒等孩兒發覺，已坐下來，縮回手去了，不是因爲荒江晚風勁，勁風祇會飄起他的蒼蒼白髯，但老漁翁的鬍梢兒却在顫抖，分明激動之極。

但沉住了氣，說道：「你還沒告訴我，人家爲何欺負你小仙兒姐姐，你又爲甚麼遍體是傷？」

那孩兒登時怒不可遏，握緊了拳頭，一拳擂在石上，痛得他一咧嘴，說：「他們調戲小仙兒姐姐……」

不僅咧嘴，而且咬緊了牙兒，眼兒裡不再是映着彩霞，而是要噴出火來。

既叫姐姐當然比他年長了，又美得像天仙，自然也亭亭玉立，難免就會引來些狂蜂浪蝶，野嶺、窮鄉的小鎭，粗獷的少年，那會有好教養，老漁翁點了點頭，道：「於是你保護你的小仙兒姐姐，就和他們打了一架？」

「小仙兒姐姐總是趁午後，她爹上山打獵未回，替我送些糕餅來，他們知道，他們就守候在半路，他們也惱怒小仙兒姐姐對我好。」

「你打不過他們？」

「他們人多，而且都會上山打獵。」孩兒一揚頭，說：「但我仍打倒他們兩個，也打得他們頭破血流。」

「你想不想打贏他們，保護你的小仙兒姐姐，不受人欺負？」

「想啊，」孩兒說：「祇是沒人教我功夫，也沒人帶我上山打獵，我求過好多人了，都說我沒用。」

那自是因爲他長得清秀，沒一些兒像山裡的人。

「我教你！」老漁翁說。

「你？」

那孩兒的眼睛睜大了，白髮蒼蒼白髯的老人家，也許釣釣魚還行。

老漁翁點了點頭，說道：「不信，你打我試試，你不是伸手能摸到我嗎，却打不到我。」

「摸到却打打不着？」

「就是說，我先打着你，若是你敢打我，你打不着，倒先吃苦頭了，你不是說他們人多嗎？」

「三個、五個，有時七個八個，他們說我是外來的野種，所以欺負我。」

「好極了，」老漁翁說：「愈多愈好，他們打不着你，却教他們捉對兒斷打起來，打得頭破血流。」

「當眞？」那孩兒的眼睛睜大了。「能摸着你，却打不着你？」

「你那小仙兒姐姐摸過你沒有？或者你，你摸過小仙兒姐姐嗎？」

「怎麼沒有，」孩兒說：「小仙兒姐姐常摸我的頭，說：「瞧你，成了亂雞窩了，就從懷中拿出梳子來，替我梳理，也常常摸着我的臉，我的胳膊，我的全身，問我還痛不痛啊，因爲她知道，他們常常欺負我、打我。」

「你呢？」

那孩兒的臉兒紅了，紅得像天邊的晚霞一樣，說：「我也……祇不過偷偷地，你不知道，小仙兒姐姐不但像天上的仙女，她的手兒、臂兒也像山谷裡的花兒一樣，我總是忍不住，偷偷的摸一下子。」

老漁翁笑了，不過笑着的是彎起來的眼睛，和那抖動的鬍梢兒，那麼十四、五歲，不能說他是孩兒了，祇不過和山裡的人比起來，因爲他長得清秀，看來還像是個孩兒。

「好，」老漁翁說：「小仙兒姐姐摸你，你打她嗎？你摸她，她打不打你？」

「怎會呢，我本來痛的，小仙兒姐姐祇要摸一下子，我就不覺痛了，小仙兒姐姐明知……雖然我以爲是偷偷的，小仙兒姐姐非但不打我，反而笑了，也任由我撫摸。」

「這就是了，」老漁翁說：「那是撫愛，小仙兒姐姐喜歡你，怎會打你呢，但若是人家打你，我有法兒，坐着不動，他打不着你，倒打了他自己。」

「當眞，這不是邪門嗎？」

「不是邪門，是武功，不信你試試。」

那孩兒半信半疑，因爲他看得出來，老漁翁說得挺認眞。

「那麼，我眞……打了。」

「打吧。」老漁翁瞧着水面，不是釣竿梢兒，釣竿梢兒在一彎一彎的，顯是有魚兒上釣了。

眞打了，不過不敢掄拳頭，也不敢用勁兒，一巴掌打向老漁翁的肩頭。

啊呀！他的胳膊竟不聽使喚，拐了彎，倒打了他自己一個嘴巴子。

「不行，」老漁翁說：「打重些，要像和欺負你的人打架一樣。」

邪門！那孩兒一楞之下，偏不信邪，雖然是自家打了自家一個嘴巴子，不痛也火辣辣的，一咬牙兒，一巴掌向老漁翁臉上刮去，祇不過仍不是拳頭。

那老漁翁兀自凝視着釣竿梢兒並沒回頭，那知啪的一聲響，痛得那孩兒瞪大了眼睛，望望老漁翁，又望望自己的巴掌。

因爲這一巴掌，又刮在自己的臉上，祇不過這番用了勁兒，因是覺出來了，原來老漁翁在他手肘上托了一下，他的胳膊便拐了彎兒，打在自己的臉上了。

「原來……你使壞。」

老漁翁回過頭來了，而且點了點頭，說：「你果然聰慧，知道不是甚麼邪門。」

「但仍然邪邪的，肘窩上麻了一下，我的胳膊就不聽使喚了，拐了彎。」

「那是曲池穴。」老漁翁說：「但若不托一下，你的胳膊仍不會拐彎的，這就是武功，你要不要學？」

「要！」

那孩兒心花怒放，跳了起來，不料眼前白影一晃，另一邊臉上，又被打了一個嘴巴子，啊呀！叫道：「你為甚麼打我？」

「要你知道，我若打你不用出手，無論借甚麼，一片樹葉，甚至一根草，你也是躲不過的。」

那孩兒摸着臉，怎麼濕濕黏黏的？

原來是老漁翁釣起一條魚來，是那魚打在他臉上，老漁翁伸手一抄，已把魚抓在手中了，還在活蹦蹦直跳，喜得那孩兒趴下就叩頭，說：「老爺爺，我拜你為師啦。」

「叫我老漁兒，」老漁翁說：「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你說小仙兒姐姐像你娘，是不是？」

「像極了。」

「好，明兒你帶她來，我要見見。」

「老爺爺……」

「老漁兒。」

「好吧，老漁兒師傅，但我也有個條件，你也教她功夫，今兒後就沒有人敢欺負她了，你不知道小仙兒姐姐有多好，心腸更好。」

「帶她來，見了再說，」老漁兒說：「記住了，過午就來，去吧，天快黑下來了。」

孩兒心花怒放，雀躍三丈，跳下大石，一溜煙跑了。

目送着那孩兒的背影，由大變小，終於在暮色蒼茫中不見了，老漁翁不禁點了點頭，喃喃地自言自語起來。「二十年，整整二十年了，他眞就是我要尋訪的……他會是她的孩兒嗎？我那可憐的……丹孃。」

噗通一聲響，那活蹦蹦的魚兒，又跳入水中，被江水冲激石上，那濺起來的浪花隱沒了，老漁翁竟似不覺。

甚至天邊褪了晚霞，暮靄四合，終於夜幕已低垂，老漁翁仍呆呆地坐在岸邊大石上。

原來往事都湧上心頭。

* * *

二十年了，二十年前，那時天下承平，那武職的官兒，自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正是：朝臣待漏五更寒，不彊場馳騁，倒五更待漏，本是前程錦繡的游擊將軍江南鶴，竟意興闌珊，將門之後，不思光宗耀祖繼承光大家聲，蟒袍玉帶不願掛，倒要去江湖訪豪俠，年不逾五十竟辭官歸故里，回到那家家泉水，戶戶垂柳的濟南府家鄉。

那濟南位於濟水之南，因而得名，自春秋戰國時代，已有城廓眞個是：古城千秋，歷代皆兵家必爭之地，那齊魯燕趙，自古以來，已多慷慨之士，山東道上，尤多豪傑，無官一身輕的江南鶴，更似野鶴閒雲，自幼醉心武學，遍交江湖武林的豪傑之士，以武會友，視錢財如糞土，當眞是慷慨仗義，凡有一技之長的，皆成了座上賓，是以不數年間，那武功豈僅大進，更集多家門派之長，那家業却日漸蕭條了。

又豈僅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作為醉心武學之士的妻子，怎不會夜夜獨抱影兒眠，伴着燈花落，有夫等於無夫，夫婿本在身邊，却不能細數郎輕薄，夜夜守空闈，難免自怨自艾，更兼家業蕭條，憂鬱成疾病死了，遺下一個女兒丹孃年方十歲。

有道是：有茶有酒多兄弟，家業一蕭條，那門庭自然也冷落，車馬也稀，甚至絕迹了，若不是恁地，祇怕他那日漸出落得成了個小美人兒的女兒丹孃，也不會和他相依為命，朝夕在他身邊了。

丹心照汗青，他醉心武學，也希望女兒成為巾幗英雄，閒來無事，不教女兒功夫，那窮日子又如何打發，那丹孃有了一身功夫，自也不是三步不出閨門的女子，日漸遠播的，就不僅是丹孃的功夫，而且還有她那美艷的艷名，不僅是滿城了，甚至江湖上亦皆知游擊老將軍，有一個好功夫和美貌的女兒，名叫丹孃。

就在這時候，濟南府發生了幾宗大盜案，被盜的全是非富則貴的人家，那大盜來無蹤，去無影，濟南府的六扇門，竟束手無策。

那被盜的人家中，一家是告老還鄉的尚書，兩家有人在朝作京官，知府眼看不保紗帽，嚇得嚴令限期破案，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祇把那捕快頭兒、三班衙役，打得皮開肉綻，却奈何武功不濟，就有武林朋友出了主意，說道：「守住城隍廟，為何不燒炷香？」

大夥兒就跑來跪了一地，求游擊老將軍拔刀相助。錯非是江南鶴老英雄出馬，也捉拿不了這風流俠盜。

案做得多了，終於被人瞧見了影兒，原來俠盜風流。

因為那大盜劫富濟貧，城內外的貧苦人家，一覺醒來，無端端床頭多了一包銀兩，就有那麼巧，全在那富貴人家被盜的翌日，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敢情是劫富濟貧，

俠盜之名，眞個不脛而走。

日久也傳揚開來，俠道美風姿，且還風度翩翩儼然佳公子。

就不由老將軍不點頭，不僅是跪了一地的人苦苦哀求，也要瞧瞧是怎麼個風流俠盜，嘿！這豈不是目中無人，不把他這個老將軍江南鶴放在眼中。

原來江湖上，武林中，順口成章，送了他一個美號，江南一鶴，老將軍亮節高風，重義輕財，難道不是當朝，當道，宛如鶴立雞羣，輕功高絕，一掠如衝天一鶴，說淡泊明志，又豈不似野鶴閒雲，更妙的是，名也即是號，祇不過加一個一字。

那知道江南一鶴點了頭之後，那風流俠盜，竟銷聲匿跡，再沒做案了，竟查不出一些兒蛛絲馬跡，但案未破，那捕快頭兒、三班衙役，仍然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江南鶴也覺臉上無光。

却是那丹孃冰雪聰明，姑娘大了，月下花前，仍然形單影孤，怎會不生憐花傷月之嘆，聽說俠盜風流，美風姿，心中一動：會不會……

會不會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眼前一個少年，正拂柳分花，打從樓下走過，可不是美風姿，傍花隨柳，更見瀟洒。

丹孃早已是個大姑娘了，甚至到了憐花傷月的年齡，那芳心自然玲瓏更敏銳，總覺有一雙眼睛，無論她在何處，總在跟隨着她，而這少年，美風姿又瀟洒的少年，隨之也在眼前近處出現了。

偏是見了面，甚至面對了面，這少年却又靦覥起來，甚至瞧也不瞧她一眼，從眼前，打身邊走過去了。

難道她又不是，難道她的一雙眼兒，又不在尋找，跟隨着人家，不是見了面，面對了面，不是慌忙掉開頭，假裝視而不見，匆匆走過了。

偏就有那麼多次，她在何處，那少年不久就出現了。

又難道，她的眼兒、脚兒，不是在尋找人家，想來少年也像她一樣的，祇要對方一出現，就心跳起來。

這少年登門拜訪老將軍，才是半月前的事，老將軍半生戎馬，自多同袍部下，少年自稱姓名高翔，提起他爹，老將軍即刻便記起來了，有這麼個高雲飛，原來是故人之子，不料已作了古人，聽說父母雙亡，家業凋零，這高翔已棄武習文，老將軍一聲嘆息，便把他留下了，說道：「明春便是大比之年，此去京中，倒也便當，粗衣淡飯，若不嫌棄，何不留下攻讀。」

那高翔倒豪爽得很，立即謝了老伯父，老將軍雖已家業蕭條，倒多了空置的房舍，高翔便住了下來。

風流俠盜大鬧濟南府，早已令濟南府天翻地覆，老將軍的馬上功夫，可派不了用場，江南一鶴却名重武林，被請出來除暴安良，這江南一鶴除了對老管家吩咐過一聲，甚至連女兒也不曾引見，忙得常數日不返家，像是把高翔忘得乾乾淨淨，那丹孃驀見家中多了一個人，若不是向老管家問起，幾乎連他的姓名也不知道。

這一個美風姿的少年，和那出落得花朵兒一般的丹孃，就是這般，簡直是日常，有意却又似無意，是眼睛長了脚兒，還是脚兒長了眼睛？總之，她所在的地方，他就出現了，不，難道不見了少年，她不就有那麼多理由，要出前堂來走一走。

連丹孃也不明白，她可不是三步不出閨門的閨中女子，而且有了一身功夫，竟也像高翔一樣，也靦覥起來，雖不會引見過，却都知道對方是誰，分明見了面，却假作相逢陌路，視而如不見，避開了目光。

不明白為甚麼會心跳，也許這就是慌忙走開，避開對方之故。

却又作怪，一轉了面，那目光、脚兒，却又追隨、尋找起對方來。

就像此刻一樣，秋色滿庭園，她為何獨自常凭欄？

那美風姿的高翔，可不就出現了，何事拂柳分花，他要去何處？

和往日不同的是，凝望着高翔的眼兒，睜大了。

好一雙拂柳分花手，行走起來，不但衣袂飄飄，分明脚不沾塵，那花兒柳兒，休想沾到他身上，任那密葉濃枝如何彈拂，他總能輕悄悄躲過避過了。

冰雪聰明的丹孃，幾乎立即猜到他是誰了，竟沒來由地，又驚又喜！

風流俠盜，果然俠盜風流。

好一個膽識無不過人的風流俠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她明白為何投到她家中來了，必是風聞，或者猜度到那捕快班頭，要請出江南一鶴來，他却偏投到他家中來。

嘿！誰會相信，甚至猜疑，聰明的、武功高强的風流俠盜，會自投羅網，豈不是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獄無門他偏闖進來？

嘿！誰會知道，雖然美風姿，但文質彬彬，分明不會武功的高翔，竟會是來無影，去無蹤，把濟南府鬧得天翻地覆的大盜。

嘿！那丹孃一咬牙兒，亮了眼兒，雖沒喜得她心花怒放，却心跳

起來，亮了的眼兒一轉，便有了主意。

嘿！好一個風流俠盜，竟騙過了她爹的一雙老眼，差點兒連她也被騙過了。

轉身回房，取過劍來，飛掠下樓，掩到他身前。

她明白了，不怪總覺有一雙眼睛在跟隨着她了，那高翔可不是借花叢隱着身子，探頭在向樓頭望，顯然不見了她，好生失望。

丹孃哼了一聲，而且是重重地，嘿！若然眞想一劍傷他在劍下，又何必哼一聲，讓他先警覺，一劍斜肩劈落！

却是那高翔直起身，而且回過身來，竟然不閃不避，倒把那丹孃嚇了一跳，反而是她慌忙收住勢子，退了一步，一跺脚兒。

她劍劈人家，她倒惱惱的說道：「該死，你可是想死，爲甚麼不躱？」

「我爲甚麼要躱？」高翔竟衝着她一揖，如何不該死，眼波分明在蕩漾，在笑，說道：「多謝姑娘劍下留情。」

留情，難道不就是有情，臊得丹孃登時滿臉通紅，竟被人家識破了，這一劍不是眞想傷他。

「那麼，你眞是……」

「不敢，我若是風流俠盜，我知人家是這麼叫我的，也不敢在姑娘面前出現了，祇不過俠盜自風流。」

紅着臉的丹孃，倒怔住了，不明白風流俠盜，與俠盜風流，有何區別。

那高翔既朗朗一笑，却正色道：「現今的濟南府，花街柳巷，楚館秦樓，何處沒六扇門中人埋伏，若我眞是風流俠盜，早已被獲遭擒，又豈能出現在姑娘面前，非是我敢汚尊聽，姑娘原諒則個，我是怕姑娘誤會，也聽信人言。」

丹孃怔怔地望着他，不明白他爲何急於分辯？但無論如何，好大膽，已直認不諱了。

丹孃垂下手中劍，點了點頭，因爲知他所說的是實情，六扇門中人來求她爹相助，她暗中聽得明白，秦樓楚館，可不是全埋伏下人了，若他眞是個風流俠盜，必早已被獲遭擒了。

却不明白，他所說的俠盜自風流，祇不過，教她如何說得出口，問得出口來？

「好大膽，」丹孃說：「當眞膽大包天！」

「妳是說：天堂有路我不走，地獄無門我却闖進來？」

「我爹正在尋訪，捉拿你，你却自行投到，你敢目中無人？」

「姑娘，妳錯了。」那高翔竟了無懼色，反倒面露誠懇，道：「因爲，在姑娘身邊，就是天堂，啊……我是說，非是我敢目中無人，令尊江南一鶴，名重武林，仁義滿天下，斗膽我也不敢，祇不過君子可欺以其方，老將軍以誠待人，義薄雲天……」

呔！在她身邊就是天堂，丹孃劍尖一挑，垂下的手中劍，又橫在胸前，若他不是面露懇切，敢現輕薄，她必已一劍刺出了。

祇不過她手中劍雖然乍挑、倏橫，手腕却軟軟地，她豈有不明白何謂她身邊就是天堂，難道他那雙無時無刻，不在追隨她的一雙眼兒，還不夠說明，那自是讚美，不過是拐了個彎兒讚美她是天上仙女。

那高翔滿臉肅容，道：「非是我敢瞞騙老英雄，祇因老英雄一生耿介，守正不阿，本想一待事了，才向姑娘吐露實情的，現在既被姑娘識破了，請跟我來。」

丹孃手中劍又垂下了，慌忙抿緊了唇兒，竟然想笑，那一雙眼兒，不是無時無刻不在跟隨着她嗎，那知現在面對了面，却不敢正眼兒瞧她一眼，竟會手足無措。

高翔轉身就走，丹孃也不問要她跟去何處，頭兒沒點一下，那脚兒已跟隨他走了。

原來去到她爹的內室。

老將軍辭官歸故里，本來就非大富大貴，僮僕本就不多，家業一蕭條，便都遣散了，祇留下一個作管家的老蒼頭，和灶下一個老媼，過午時候，自是冷冷清清。

高翔用手一指，道：「姑娘，請看。」

高翔手指的竟是她爹早年存放銀兩的錢櫃，早已空空如也，已是多年不曾開啓過了，那知丹孃打開一看，竟已是金銀滿櫃。

高翔再用手一指，道：「還有當年老將軍輕財仗義，揮金如土，濟困扶危，售賣去的田產，也皆贖回了，唯有這家宅，尚未贖回而已。」

丹孃目瞪口呆，高翔却滿面誠懇，說道：「這不過是山東道上的朋友一點心意，日前在泰山，有過一次聚會，倒有多半是受過老將軍恩典的，便有人言道：老將軍重義輕財，一生扶危濟困，咱們豈可眼見老將軍晚境凄涼……」

丹孃一跺脚，道：「你！你們豈可陷我爹於不義！」

高翔正色道：「何謂不義，姑娘請看，即使是不義之財，也非取自濟南。」

「你，這是怎說？」

「便是我亦非來求庇蔭，」高翔一揚眉兒，說道：「非是我目中無人，更不敢小看老將軍，那六扇門中人不過是些酒囊飯袋，平日作威作福，欺壓平民百姓，倒是威風八

面，豈能奈何得了我。」

高翔不但美風姿，本是儒雅風度更翩翩，但一提起六扇門中人，便怒形於色，丹孃啊了一聲，道：「原來你不過是借官府之手，令六扇門中人吃些苦頭。」

高翔揚起眉兒，大笑呵呵，說道：「不過是小施懲戒而已，那非富則貴的人家，若不失去些銀兩，豈會三日一小比，五日一大比，打得他們皮開肉綻，不敢相瞞，這般人家，爲富不仁，倚勢欺人，難道不也該小施懲戒？失去的銀子，果然是我盜的，不過已替他們積了福，用之濟貧救苦了，姑娘請看，這櫃中銀兩何祇數萬金，這些人家被我盜的，不過數千金而已……」

言尚未了，驀聽大喝一聲，丹孃叫道：「爹！」

竟是江南一鶴闖了進來，怒不可遏，高翔慌忙一拱手，那料江南一鶴快逾電閃，呼的一掌，更是掌在身先，尚未落地，已向高翔劈落。

顯然乍聞房中人聲，恰聽得高翔自認銀子是他所盜那一句，便已怒不可遏，那丹孃豈有不知老爹性烈如火，嫉惡如仇的，那容她替高翔分辯解說，甚至想搶上步，攔阻在高翔身前也來不及了。

高翔早已重傷倒地，不僅肩骨已碎裂，而且轟然一聲，撞在櫃上，登時昏了過去，江南一鶴再要跟隨一掌劈落時，丹孃已撲到倒在地上的高翔身上了，叫道：「爹，您誤會了。」

一時之間，如何解說得明白，却是江南一鶴驀見被撞裂開來的銀櫃，散落了滿地的金銀，不由一怔，手下也緩得一緩，那一掌也才未發出，丹孃却嚇壞了，一見高翔已重傷昏迷，老爹盛怒之下，那容她分說的，着了慌，慌忙抱起高翔，越窗而逃。

却不料江南一鶴驀見滿地金銀，又見女兒不但護着高翔，而且抱起高翔逃走，更加誤會，也更加激怒，以爲女兒做出了沒廉恥的事，氣得渾身顫抖，差點也暈了過去。

從此以後，這江南一鶴便再沒見過丹孃了，尋遍了大江南北，尋訪了二十年，丹孃與高翔皆杳無踪影，亦無音訊。

＊　＊　＊

天邊已褪了晚霞，暮靄四合，夜幕漸漸低垂下來。

白髮蒼蒼的老漁翁，嘆了口氣。

那日走了女兒，失去了高翔，事後才知，裂了的銀櫃，散出來的滿地金銀，敢情並非那富貴人家所失之物，而且也沒有那麼許多，也才想起女兒惶急中，那最後的一句：「爹，您誤會了。」

那麼，眞是他誤會了，人家高翔拱手爲禮，而他……他自己知道，那一掌已劈碎了高翔的肩骨，即使能保住性命，便不殘廢也失了武功，可不是他魯莽，不分青紅皂白，女兒清白，必會回到他身邊來的，那知自此杳無音訊。

二十年了，尋訪了二十年，本已年邁，更兼悔恨，悲苦絕望，如何不白了頭。

荒江晚風勁，飄揚起他有如銀絲的蒼蒼白髮，也飄拂着他的蒼蒼白髯，不明白他那已如止水的心頭，爲何會激動起來。

數年前，他已絕了望，盡散了家財，孑然一身，眞個似野鶴閒雲，遍遊天下名山，不過才是數日之前，來到這狠山之陰，荒江之畔，竟然天蒼蒼、野茫茫，惡嶺窮山之中，竟有這麼個山明水秀的所在，更妙的是遊人絕迹，來到這荒江之濱，令人有回歸自然，天人合一之感。

就有這麼巧，跑來了那野小子，一聲不響，跑到他身邊來。

這可是有緣了，江南一鶴一見，竟然心中一動，野小子見過得多了，不明白爲何一見這小子，沒來由地心下會激動，不，他何曾見過這野小子，却又似在那兒見過。

偏是那野小子不過是數日之間，這已是第三次跑到他身邊來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挨近他來，而且哭泣，像受了委屈的孩兒，來到了親人的身邊。

夜幕已低垂，那白髮蒼蒼，隨着天邊褪去的晚霞，也灰黯了下來，映着天幕，那荒江的急流，倒明亮了起來，也映出老漁翁的身子，宛若浮雕，毫不動彈。

原來，老漁翁在尋找，復活他已失去的記憶，二十年了，但被歲月模糊了的記憶，喚回也模糊。

「小仙兒姐姐美得像天仙一樣。」

耳邊又響起了那野孩兒的話來，而且像極了他娘。

他不明白，他爲何立即想起了丹孃，他尋訪了二十年，杳無音訊的女兒。

是了，驀然間，他明白爲何會激動，失去的記憶會復活了，天啊！小仙兒，這不是他女兒小時候的小名兒！

他不會多問那孩兒一句，可是因爲不願復活的希望，立即又幻滅。

讓清涼的遒勁的江上夜風吹拂，任東升的玉兔，悄悄地從狠山頂上的雲霧中，探出頭來，老漁翁激動的心，也漸漸平靜下來。

但在山的另一邊，那倔强、清秀，却又健壯的，衣衫破爛又骯髒的野小子，却興奮得瞌不上眼兒，

望着那東升的玉兔，恨得牙癢癢，爲甚麼還不爬上那槐樹梢頭。

因爲月上槐樹梢頭，小仙兒姐姐的爹，就會濫醉如泥，她就會溜出來了，一天之中，無論他受了多少委屈，多少凌辱，受了多少毒打，小仙兒姐姐一來到他身邊，他就快樂極了，把凌辱、委屈，忘得乾乾淨淨，甚至把身上的痛楚，也拋諸腦後。

自從小仙兒姐姐漸漸長大，成了個小美人兒，不知是那個叫開頭的，都叫她狠山鳳了，那意思不過是說狠窩兒裡的鳳凰，在這荒山、惡嶺的小窩兒裡，竟出了這麼個天仙樣的美人兒。那居民倒有多半是打獵爲生的獵戶，有兒子，不但少了教養，倒是多桀傲獷野，自然是以功夫論尊卑，功夫好，膂力過人的，自然也稱王稱霸，成羣結黨，面對着這狠窩裡的鳳凰，自也成了狂風浪蝶，這狠山鳳越是出落得成了小美人兒，這班人越更肆無忌憚，因爲她雖也是個獵戶，父親不但武功平常，而且年老了，更常在醉鄉，清醒的時候，不是在狠山裡打獵，就是去保定府售賣獵物獸皮，而且莫不是一去兩三日，那能保護得了女兒。

倒是野小子別瞧他清秀，拚起命來，爲了保護小仙兒姐姐，簡直捨死忘生，也多虧他拚命保護，這狠山鳳才得脫身，擺脫那班狂蜂浪蝶的糾纏。

是以小仙兒姐姐在白天，尤其是她爹不在家的時候，都會去找野小子，除非萬不得已，不敢出門半步。若說她害怕，最怕、最心疼的是見野小子爲了她，被人打得遍體鱗傷。

是故，她爹若是在家，不待他已濫醉如泥睡了，那必也是月上槐樹梢頭的時候，她不能溜出來。

而今天，野小子知道，她爹從保定府回來了，賣去了獵物獸皮，豈有不喝美酒的。

現在好不容易，野小子守候在槐樹下，可不是那月亮才爬上槐樹梢頭，小仙兒姐姐便出現了。

野小子跳了出來，呀！小仙兒姐姐叫道：「你嚇了我一跳。」

却伸出指頭兒，壓在唇上，又向屋裡指了指，低聲道：「別大聲，我爹祇是醉了，却還沒睡，我擔心了半日，你野到哪裡去啦，明知那班人仍在左近，我也從後門溜出來找過你，哪知你却不在你那狗窩兒裡。」

狗窩兒，野小子人家叫他小狗子，也叫他住的地方作狗窩兒。

不過小仙兒姐姐却不是這意思，不過是說他住的地方亂七八糟，又髒又亂，是以皺着眉兒說的，小仙兒姐姐兩三日就要替他清理一次，哪知過不了一天，就又髒又亂了。

小仙兒姐姐一把揪住他，倒楞住，不僅因爲他今日爲了她，受了人家的毒打，必然也像往常一樣，身上不知有多少傷，潑辣的野小子，即使咬緊牙兒，也不會叫痛的，不過祇要她來到他身邊，那眼淚就會流出來，尤其是她把他摟在懷裡，無限憐惜的時候。

祇不過，休想他會哭出聲來，因爲他不是傷心，流的是憤怒的眼淚。

哪知，今兒有些特別，非但眼中沒有流出憤怒的眼淚，却咧了嘴兒，露出白白的牙兒。

躲在槐樹蔭下，月光照射不到，却能見到他咧着嘴，露出白白的牙兒。

小仙兒姐姐跺了一下腳兒，說：「人家擔心了半天，我知道他們打傷你了，你倒笑得出來，快讓我瞧瞧，他們打傷了你哪裡，啊……呀！」

因爲不用瞧，一摸就摸着了，而且野小子被她觸及了傷處，他怎會不顫了一下，她豈不知道的。

野小子沒有奪回手來，倒一把抓住了她，說：「小仙兒姐姐，來。」

拖了她就往山裡跑，其實他比小仙兒姐姐更高出半個頭來，其實她比他大不了兩歲，不過女孩兒家嬌小些，野小子野生野長，不過才四五年，反倒比她長得更高了些，在人家眼中，他倒像大哥哥，他該叫她小仙兒妹妹。

祇不過他爹去世時，却是她高出他半個頭兒，小仙兒姐姐成了他最親的人了，應該說，自從他娘死後，他就在小仙兒姐姐的照顧下長大起來，從小兒時叫慣了的，如何改得過口來。

那小仙兒又如何不也一樣，即使他已高出她半個頭來，却還當他是沒長大的孩兒。

不見了槐樹，也不見了那茅屋的燈光，她才敢開口，說：「你要帶我到哪兒去啊，爲甚麼走得這麼急？」

嬌喘、踉蹌、狐疑又驚訝的小仙兒姐姐，若不是幾番即時被他摟住，抱住，差點兒幾番跌倒了。

現在皎潔的月光下，眞清秀，清秀的臉兒上，滿臉喜容。

其實她不用問，也知他要帶她到甚麼地方，去天堂，是屬於她和野小子兩人的天堂。

是野小子這麼叫的，其實，不過是一個狠窩，那是好久好久以前了，那時他們還沒出世，小鎮上的獵戶也沒這麼多，祇不過一些獵戶，在這裡搭了蓋一些簡陋的房屋聚居而已。

（未完・一）

殺手・魔鬼・如來佛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混進虎穴受重用　暗插手足緊佈陣

上文提要： 樂滿天與俞少英研究曹先擢的種種可疑行動，派曹先梅去跟踪。忽報曹先擢到過大雁塔寺，而借宿寺內的了空禪師突然暴斃。樂滿天易容親闖大雁塔寺探究，不幸被困入牢，幸得住持玄明大師協助，樂滿天將天道盟秘密相告，玄明放他出牢，並答應帮助探查綫索……

「他混進胡宅去了！」俞少英道：「你趕緊回胡宅，表面上不可動聲息，以免打草驚蛇，暗中與他聯絡！一兩天內，咱們便有大批高手趕到，一定要在長安解決曹先擢！」

曹先梅沉吟道：「但曹先擢就算是殺了空之凶手，亦未必就是『佛祖』……」

「他既是殺了空之凶手，咱們便師出有名，逮住了他及其黨羽，不怕問不出口供來！」

「我重回胡宅之後，如何跟你們聯絡？」

俞少英沉吟道：「若是晚上，咱們會在胡宅附近發射火箭，紅色表示不可輕舉妄動，黃色就是一切已準備妥當，你們可以隨時動手，咱們會配合你倆，若是綠色，則要你們立即撤退！」

「白天又如何？」

「白天咱們便放白鴿代表紅色，黑鴿代表黃色，花鴿代表綠色！」俞少英道：「你一定要取得曹先擢信任，方可自由出入，以便互通信息！」

韋勤接口道：「樂滿天是以馬南山之名出現，帶他進胡宅的，是一個叫常洋生的青年，他對胡家有恩，但如今已家道中落，記住此人不是咱們的人，他極想做出點成績來，估計不會出賣樂滿天，但不能信任他！」

曹先梅再跟他倆商量了求救之形式，然後便離開了。

＊　＊　＊

樂滿天跟着常洋生到胡宅，看門的僕人倒是見過他的，便引他倆到偏廳，然後再去通知胡世官。

胡世官倒還念情，親自到偏廳見常洋生。「洋生，很久不見，近來如何？」

常洋生一臉慚愧。「胡叔叔，小侄眞的無用……如今已至山窮水盡的地步，因此……硬着頭皮來求你收留。」

「這位是誰？」

「他是小侄之摯友馬南山，近年來常照顧小侄，他武功還不錯，因此跟小侄來求你……」

胡世官道：「我給你三百兩銀子，你倆好好做點小生意，也有機會重振家業，老忠，去賬房……」

他還未說畢，常洋生已截口道：「不，胡叔，咱們不是來要錢，小侄再不肖，也不至於如此不長進……我只求您收留咱們兩個，在府上當個護院，過三四年，儲了一筆錢再做小生意！」

「我欠你父親一筆，對你重振家業，也是應該的，你不必掛懷！」

「不，小侄已立定主意，如果胡叔叔不答應，小侄立即離開，我

是厭倦了江湖生活才來求你的，望能過幾年安穩的生活，希望晚上抽點時間讀讀書。」

忽然外面走進一個中年漢子來，常洋生認得他是莊總管，莊總管把胡世官拉到一邊去，低聲道：「老爺，若這兩個武功還可以，你大可以讓他倆作你貼身保鏢，萬一有甚麼事也有個照應，須知道下面那些人，已有很多不可靠。」

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胡世官立即堆下笑容，問道：「你倆誰的武功較高？」

常洋生道：「馬兄的武功比小侄強多了。」

莊總管道：「口說無憑，莊某先試幾招。」

樂滿天見他跟胡世官耳語，又突然改變主意，心中已料到幾分，當下抱拳道：「不知總管要試拳脚還是刀劍？」

「你師承何派？」

「終南山呂刀師是在下啟蒙老師。」

「那就試試你的刀法吧！」莊總管手腕一翻，已將腰上之長劍抽了出來。「請盡力施展！」

「是，有僭了！」樂滿天立即揮刀進攻，他使的果然是終南刀法，只是比終南刀法更加凌厲，莊總管一開始便採取守勢，兩人在狹窄的偏廳裡交往了十多招，莊總管才有機會反攻。

樂滿天接了幾招之後，發覺他劍法中竟有崆峒派的影子，心中疑雲大盛，正想再迫他露出眞相，不料莊總管已跳開，道：「可以了，咱們聘請你倆，每人每月白銀五十兩，兩人滿意否？」

樂滿天及常洋生連忙致謝，胡世官道：「兩位好好地幹，老夫不會虧待你倆。」

莊總管接道：「日後兩位不必管府內其他防衛的事，只須負責保護胡老爺之安全！聽清楚，不管甚麼人欲對胡老爺不利，兩位都必須捨命保護。」

樂滿天道：「總管放心，所謂受人錢財，與人消災，咱們一定會盡力保護胡老爺！」他稍頓又問：「總管剛才言詞不甚明確，在下想問一下，是否有人欲對老爺不利？」

莊總管臉色一沉。「如今還不知道，你倆只須接受指示便可。」

樂滿天道：「不，假如眞有敵人，在下可推荐一位好友，他武功高，但沒有名氣，這種人最適合當保鏢！」

護總管目光一亮，看看胡世官一眼，又道：「你倆先到客房去安排，稍後我來找你！」

＊　＊　＊

過了頓飯工夫，莊總管果然來找樂滿天，他行動有點鬼祟，在外面望了幾眼，便閃了進去，同時立即將房門關上。

「你那位是甚麼朋友？」

「有兩位，一位叫韋超，武功與在下不相伯仲，他還擅長暗器功夫，另一位叫岳晴，劍法非常好，超過在下，不過他不可能長期當保鏢，若有需要，可高薪聘請他十天半個月。」

莊總管目光灼灼地望着他：「此兩人可靠否？」

「絕對可靠，若有咱們四人在胡老爺身邊，再加上總管，相信無人能近得了胡老爺！」

「好，你今晚便想辦法把他倆弄進來，由後門出入，他倆進到胡宅，表面上只能當小廝，不能當保鏢，你明白我的意思麼？」

「明白，這說明府上有許多人並不可靠，但又礙於形勢，不能將他們辭掉！」

莊總管輕嘆一聲：「你眞聰明，正是如此，有些話我不能說，不過相信你能明白。」

「府上還有甚麼保鏢武功較高的，有那幾位比較不可靠的？在下認為總管應該先透露一點，以便咱們提防！須知在下責任重大！」

「有兩個武功比較高，但絕不可靠，一叫閻三郎、一叫蕭絕！你倆對他們只可維持表面上之客氣，不可信任！」

樂滿天心頭狂跳，但臉上却點滴不漏。「貴府有甚麼需要注意的？」

「隔壁還有一座獨立院子，外面有人把守，你絕不能去，對裡面的人，亦須抱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

「住在那裡的是甚麼人？」

「暫時不能告訴你！」莊總管又壓低聲音道：「你表面上是住在這裡，但晚上必須到胡老爺居所之書房，晚上我會來找你。」

＊　＊　＊

晚飯之後，樂滿天悄悄溜出去，他故意到處兜了幾圈，然後再到客棧，把情況告訴俞少英，俞少英同樣把曹先梅帶來的消息告訴他。

「小侄早已料到，如今看來曹先擢便是『佛祖』！」

當下俞少英帶他及韋勤到另一家客棧，找到了岳楓，樂滿天先把胡宅內之情況告訴他倆，然後再引他倆由後牆翻進胡宅後花園，莊總管已在那裡等候。

＊　＊　＊

一宿無話，次早樂滿天又回到自己房內睡覺，他跟韋勤一間房。剛睡了一陣，房門忽被人敲响，樂滿天像兔子般自床上跳了起來，把門拉開，却是曹先梅！

曹先梅一閃而入，見到房內尚

有一人，怔了一怔，韋勤立即打了個手勢，表示身份，免她驚詫。樂滿天問道：「梅妹，你怎地溜了進來？」

曹先梅低聲道：「小妹好不容易才打探到你的住所，胡世官相信你麼？」

「目前沒有問題，你那邊又如何？」樂滿天比她更急。「曹先擢走了否？他留下來目的何在？」

曹先梅道：「小妹還未查清楚，但看他們在調兵遣將，似乎有所動作，估計可能要對付恆山派，小妹估計曹先擢可能還會再住幾天。」

「有出去麼？」

「自進胡宅以來，即足不出戶，但小妹以前曾訴苦表示很悶要離開，他只要求小妹多住兩天，是以小妹若再住下去，必會引起他們之思疑。小妹來找你倆，也希望你倆指示一下小妹之行止。」

樂滿天沉吟道：「你若留在他身邊，咱們更加了解曹先擢之動向，不過你若不走，那魔頭很聰明，必然會懷疑咱們已混了進來……唔，你還是離開的好。」

曹先梅緊張地問：「那咱們以後如何聯絡？你又如何知道其動向？」

「若咱們在胡宅四周佈線眼，只要曹先擢一離開，應該可以立即知道。」

曹先梅道：「那已經晚了，他把人手全調到長安，咱們之力量未必能壓過對方。」

樂滿天跳了起來，道：「依你這樣說，不是該立即動手？」

「但四爺曾經說過，要等到外面已準備妥當才可動手，小妹還不知道他在等甚麼。」

樂滿天轉頭對韋勤道：「把岳楓請過來！」韋勤應聲而去。俄頃，便帶岳楓過來。

樂滿天將情況告訴他，請他定奪，岳楓雖經易容，看來有點貌不驚人，但其眼神及氣勢，自有一股懾人之概，他沉吟了好一陣，方道：「目前不能掌握的是曹先擢是否眞的練成金剛不壞之體。」

樂滿天道：「晚輩也想過這個問題，很可能他身上穿了甚麼寶甲之類的東西。」

「若是如此便不可怕了！合咱倆之力，盡可敵得住他，還有一個問題：他目前身邊有多少人？」

曹先梅道：「小妹只知道有六七個，但外面或暗中是否尚有其他高手隱伏，便不清楚了。」

「若你在其身邊亦無法摸清其底細，岳某倒贊成你在明早告辭，以免引起其思疑。」岳楓頓了一頓又道：「四爺定的那個聯絡法，只能在緊急中應用，否則易引起對方戒備。」

樂滿天輕咳一聲：「晚輩再問一句，四爺到底在等甚麼高手？」

「青城派、峨嵋派的高手及雁蕩雙義，江南之『鐵掌開山』歐陽長春，『南海之光』馮弘等！」岳楓道：「估計有一部份今天便可到達。」

樂滿天道：「咱們加緊活動，梅妹明早出去之後，先出城，南行數十里再折回來跟四爺聯絡，暫定後天晚上動手。」

岳楓吸了一口氣。「好，岳某也贊成快刀斬亂蔴！」他目注樂滿天：「你準備在胡宅如何活動？」

「晚輩想摸摸莊總管之底細，再者收服閻三郎及蕭絕。」

岳楓道：「若三大主佛及兩大菩薩，四大天王全部抵達，就算咱們之援兵全至，也未有把握取勝，一切得快，說不定明晚動手！曹姑娘，你見到四爺之後，須把情況告訴他，請他決定！假如明晚動手，則明天下午便放出一羣鴿子！」

樂滿天道：「梅妹，你不可多躭，以免在最後關頭引起對方思疑！」

曹先梅幽怨地望了他一眼，低聲道：「大哥，小妹有話跟你說！」

樂滿天雙頰發熱，看了岳楓和韋勤一眼，隨曹先梅走至門後，曹先梅低聲道：「大哥你要保重，小妹……不能失去你……我很想你！」言畢她自已亦羞得立即開門出去。

＊　＊　＊

樂滿天在午飯後，直接約見莊總管，莊總管把他帶到其住所，閉門長談。「馬兄弟找莊某有何事？」

樂滿天單刀直入地問道：「總管是崆峒派的弟子？」

莊總管勃然變色；連左手也按在劍柄上，樂滿天忙道：「總管不必緊張，在下對崆峒派很尊重，也沒有惡意，今日冒昧詢問，只因有些要事與總管坦誠商量。」

莊總管目光灼灼地望着他：「我相信馬南山只是你之化名，你眞實身份是甚麼，可否先賜告？」

「在下樂滿天，江湖上名不經傳，因為我出道時間很短，先後跟了六七個名師學藝，啟蒙師尊是羅雪峯……」

他話未說畢，莊總管已站了起來，失聲問道：「你怎會屈身於此？」

「在下自然有原因才來，不過想先聽聽總管的！」

「莊某本名鍾靈山，的確是崆峒派弟子，因情場失意，假裝跳崖，化名來此避世！」

「鍾兄在此多久了？」

「已有十年。」

「你是陸飛舟之師弟還是師侄？」

「是陸掌門最小的師弟。」鍾靈山突然嘆息道：「聽說師兄他已經不在人間，唉，十數年之怨恨，亦隨此而逝……」

「你情場失意與他有關？」

「如今說起來，自己也覺得十分好笑，當年我師姐同時愛上七師兄余重舟及鍾某，我倆追求甚力，弄得師姐難以抉擇，最後陸師兄以掌門身份，將她配給七師兄，是以！唉，不說也吧，少俠來此原因何在？」

樂滿天不答反問：「此處是否『天道盟』的一個暗舵？」

鍾靈山臉色再一變，澀聲道：「這一點連鍾某也不敢肯定，不過胡世官已爲曹先擢所控制，服了其長期之毒藥，每月均要乞求其解藥，否則毒發身亡，因此一切只能聽他之擺佈。」

「他們不忌你？」

鍾靈山傲然道：「因爲鍾某隱瞞得好，他們測不出來，而且此事亦是年前胡世官才告訴我，送藥的便是那位小猴子！看來他是曹先擢在長安之代表。」

「胡世官信任你麼？閻三郎及蕭絕是他們派來的？」

「不錯，正因爲如此，胡世官方會想找幾個人暗中保護他！」

「那在下告訴你，曹先擢很可能就是天道盟之主腦，在下來此便是爲了刺殺他！」

鍾靈山吸了一口氣：「你有幾成把握？」

「目前尚說不上，因爲我不知道他們在此到底有多少個人，外面是否還有人暗伏……在下估計他們準備消滅恒山派！而崆峒派也已被天道盟所破，此事千眞萬確！」

鍾靈山臉色再一變，倏地長身而起。「如此說來，鍾某更加要助你一臂之力！」

「多謝！貴派許多弟子已散佈在城內，他們會來會合，當然還有白道上其他高手襄助！」

「何時動手？」

「如今尚未決定！」

「鍾某還能協助你什麼？」

「了解曹先擢他們之動靜及實力！」

「此點恐怕鍾某無能爲力了，因爲在下根本不是他們的人，連胡世官亦不甚了了！」

樂滿天沉吟道：「那請你把閻三郎及蕭絕喚來，我要收服他們！」

鍾靈山猶疑地道：「少俠有把握？」

「有七成把握，我跟他們有一段交情！」

鍾靈山點點頭，道：「咱們到書房去，某家傳他們進來，若他們不肯，咱們便殺之滅口！」

* * *

閻三郎及蕭絕被鍾靈山帶到書房內，四人分頭坐下，閻三郎問道：「莊總管找咱們兩個有何指教？」看其態度，便知他沒將鍾靈山放在眼內。

樂滿天道：「是在下要找你倆！」

閻三郎和蕭絕望着他，臉上有驚詫之色，半晌蕭絕方道：「這位兄弟看來有點眼熟，但請恕萬某眼拙認不出來……」

「在下樂滿天，咱們去年方在開封瑞興賭場見過面！」

閻三郎失聲問道：「你，你怎會來此？」

「你倆去到那裡，我便去到那裡，因爲我是專門跟你們主子作對的！」

「你跟胡老闆有仇？」

樂滿天冷笑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你們的正主子是胡世官麼？封藝生受制於人，胡世官亦受制於人，你們是幕後人之走狗！」

蕭絕面色一變，道：「你說錯了，也把咱倆看扁了，蕭某雖然不肖，卻不會甘心當人走狗！」

「難道你倆是甘心來胡家當護院的？在下找你們乃因念在你倆還有點骨氣，且彼此有段交情，因此來拯救你倆，但你倆不但不合作，反而不說眞話，叫我愛莫能助！」

閻三郎和蕭絕面面相覷，半晌道：「咱們是受僱於小猴子的，一切聽令於他，但以前的確是受僱於封藝生，至於幕後人一事，咱倆一點也不知道！」

「好，我且信你，小猴子要你倆來此作甚？」

閻三郎道：「我倆在江湖上仇家甚多，也厭倦了江湖生涯，是以開封瑞興賭場星散之後，便一直要找個地方安身，到了長安剛好遇上小猴子，他便付錢僱咱們到胡宅。咱們看在錢份上……因爲有兩份薪酬，便一口答應了！」

蕭絕接口道：「咱們也才來了半年多，他們對咱之要求很簡單，把胡世官之行動報告給小猴子知道！」

「你完全不了解小猴子之身份？」樂滿天再問：「最近對你倆有何指示？」

蕭絕道：「咱們知道小猴子是丐幫之外三堂總堂主，還估計他跟某個組織有連繫。以前只十天八天問咱們一下情況，最近幾天接見較多，要咱們留意胡世官及其親信一舉一動！」

閻三郎接口道：「樂少俠爲何來此，到底他們是個什麼組織？」

樂滿天先問：「假如樂某要你們替我做點事，你倆肯不肯？當然不會要你們去冒險，事後對你倆也

有好處，起碼白道方面的人，對你們印象會改觀！」

蕭絕道：「既然沒有危險，蕭某衝着你的人情，自無推辭之理！」

樂滿天聲色轉厲：「但假如兩位出賣我，結果將會十分悽慘！九大門派有許多高手已把胡宅悄悄圍住！」他頓了一頓續道：「他們都是天道盟的人，滅華山、崆峒，全是其傑作，近日又殺了少林了空禪師，又準備攻打恒山派！」

閻三郎輕嘆一聲：「既然少俠已經知道，咱們也不瞞你，其實小猴子已暗示要收咱倆進天道盟，職位是羅漢！咱們因不想再牽入江湖旋渦，是以一直沒答應他們。」

蕭絕又問：「樂少俠要咱們如何配合你？」

「把他們之動靜告訴我！就這麼簡單，當雙方都動手時，你倆助我方一臂之力！」

閻三郎再嘆息道：「也罷，衝着你，咱倆便再一次牽入江湖旋渦中！」

* * *

閻三郎在當天晚上便傳來第一個消息，曹先擢還會在胡宅住幾天。

第二個消息更加有利，去攻打恒山派的人，今早已經出發，目前在胡宅裡的人，不到十位高手。

這兩個消息使得樂滿天和岳楓都暗中舒了一口氣。

樂滿天問道：「你怎知道曹先擢還會在胡宅短住？」

「聽說他們還在等人，恒山派似有所準備，邀了不少高手，目下他們派出去的人，還不足以尅敵。」

「那些人什麼時候會到？」

「這一點咱們問不出來。」蕭絕道：「蕭某敢說小猴子不知咱們已經叛變，而不會故意放假消息。不過，他亦不會把咱當作知己，而無所不談。」

樂滿天長身道：「希望有新消息立即通知在下，兩位辛苦了！」

蕭絕和閻三郎知機地退了出去。

鍾靈山道：「照他們所說，咱們行動還得提早，否則對方援兵一至，那便棘手多了。」

忽然韋勤敲門進來，緊張地道：「大哥，剛才有一羣黑鴿子在院子上飛過。」

鍾靈山問道：「那是什麼原故？」

「這表示我方之好手已經趕到，外面已準備好一切，正等咱們動手。」

鍾靈山道：「咱們如何動手？」

「今晚可否請胡世官設宴請他們過來飲宴？」

「這個我可以勸他，只怕他們不肯過來。」

樂滿天道：「我估計他們一定會賞臉，不會推辭，屆時請你坐在胡世官身旁保護他。」

鍾靈山臉有難色。「只怕單止如此尚不夠，你是否也出席？」

「在下不方便出席，且恐他會自眼神上認出我之身份，屆時，我令韋勤匿在屏風後，暗中助你。」

鍾靈山猶疑地道：「鍾某有一句話要說，但又怕少俠聽了不高興，是以……」

樂滿天道：「你我互相信任，總管有話但說不妨，何須顧忌！」

「那鍾某便不用客氣了，我擔心萬一曹先擢不是天道盟的主腦，你殺死了他，就等於殺死丐幫之主，後果如何，可想而知，是以是否該再考慮一下，先試探一下才行動？」

樂滿天嘆了一口氣，「在下也有此顧忌，我會再考慮一下。」

* * *

樂滿天把鍾靈山之看法詢之於岳楓，岳楓輕嘆一聲，「你以爲岳某不擔心？但其實此事咱們均是聽你所述，方認定曹先擢就是『佛祖』的，此事我早已想問你了。」

樂滿天本欲岳楓解決自己之疑難，不料他反將難題推回給自己，良久他方道：「若有問題，一切由我負責。」

岳楓輕笑一聲：「假如殺錯了人，誰都負責不了，就算你自殺，丐幫弟子也不會原諒你。」

樂滿天只好道：「大俠有否辦法可以測試出其眞實身份？」

「辦法一定有，但一切要依靠你自己。」

* * *

樂滿天冒險到曹先擢等人居住的獨立小院外，他在等候機會。

一等便是一個半時辰，機會終於來了，他見到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行色匆匆地走出邊門，樂滿天急忙尾隨而出。

前面那漢子發現有人跟踪，腳步立即加快，樂滿天就像附骨之蛆般，緊貼着他。

那漢子走進一條小巷，倏地轉身站住，冷冷地道：「小子，你已跟了大爺幾條街了，到底想怎地？」

這刹那，樂滿天已認出他就是增長天王，心頭一動，脫口道：「原來是南方天王，眞是失敬失敬！」

那漢子怔了一怔，隨即醒悟。「我以爲是誰吃了豹子膽，原來是你林正果，你來這裡作甚麼？」

「爲了殺你。」

「我與你有仇？」

「不是！」樂滿天雙眼射出神光。「你與天下武林有仇，在下代

表天下武林殺你。」

「黑旋風」哈哈大笑：「憑你也能殺我?你別笑掉我之大牙了。」

樂滿天抽出刀來，道：「你試試便知道了。」

「黑旋風」使的是長劍，他似乎有急事，也不打話，抽劍便立即展開攻勢，他劍勢十分凶猛，夾雜了刀法之特色，與一般的不同，一開始便佔了上風。

樂滿天使的仍是「彭氏五虎斷魂刀法」，在十多招之後，他只有招架之功，而無反擊之力，只聽他長嘆一聲，「想不到樂某人今日會死在此處，我壯志未酬，辜負師長厚望，實在好恨！」

「黑旋風」本想一劍殺死樂滿天的，聽了他這句話，倏地打消主意，左臂提起，食指戳在樂滿天的痳穴上，冷冷地道：「你把話說清楚，老子饒你一命。」

樂滿天道：「難道你會放過我?我才不傻，九大門派的人已全來，你們還能保得住命?你就算殺死我，也不過是我比你早走一步而已。」

他故意吊他胃口，「黑旋風」忍不住一改態度，放軟語氣地道：「只要你肯合作，俺絕對不會殺你。」

「不，除非你把眞相全告訴我，否則我死不瞑目！」

「黑旋風」心想樂滿天已是煮熟的鴨子，不怕他飛上天去，於是道：「你想知道什麼?」

「三大主佛、兩大菩薩的身份。」

「『佛祖』是誰，你該猜得到，至於『阿彌陀佛』便是少林之了了，『藥師佛』是陶蓮居士……」

樂滿天截口道：「陶蓮居士不是早已封刀退出江湖，且隱居於深山麼?」

「信不信由你，我可沒叫你信。」「黑旋風」冷冷地道：「大悲是峨嵋派的靜空，大智是武當派的白竹……」

樂滿天道：「『佛祖』是誰，我還不知道。」

「黑旋風」獰笑道：「是曹先擢，小子，你該供出你的來歷了吧！」

樂滿天突然抬臂，手指在他身上連戳六七記，「黑旋風」滿臉驚詫，却不能動亦不能言，原來樂滿天故意引他上當，早已把穴道挪開兩寸，「黑旋風」那一指，只是戳在空處。

* * *

樂滿天把「黑旋風」交給俞少英審問，他便匆匆趕回胡家了。這次收穫之大，實在出乎意料，因爲他自「黑旋風」口中尙得悉了不少秘密。

樂滿天回到胡宅，立即向岳楓報告一切。「在下已跟四爺說定，今晚動手！」

岳楓亦十分高興。「目前還有一個問題，如何動手?向誰先下手?」

樂滿天又去見鍾靈山，鍾靈山道：「曹先擢已答應今晚赴宴，但有一個要求，酉牌便開飯！」

「赴宴的有多少個人?」

「來五個人，除他之外，只知還有小猴子，大力神，還應有兩三個人，但不知爲何不來！」

樂滿天想了一下，道：「吃飯時，多勸點酒，不可妄動，飯後待他們回去才動手，也免得誤傷了胡世官！」

鍾靈山噓了一口氣：「如此最好！」

樂滿天看看天色已不早，便立即告辭。他跟岳楓先吃了點心，待曹先擢等人赴宴，便悄悄向其獨立小院潛去。

兩人躡手躡脚進入小院，雖未見到人，却從人聲上判定，裡面最少有三個人！

樂滿天低聲問道：「要不要動手?」

「除非有一擊即中之把握，否則不宜妄動！不過咱們不知道曹先擢睡在那一間房！」

「我估計他們今夜必有要事，否則不會這般早吃飯，也因此估計他不會太早回房，必會在某個地方開會！」

「說得有理，咱們先了解一下地形。」

兩人分左右前進，却原來，這裡面還有一個內廳，裡面坐着四條漢子，有老有嫩，俄頃，樂滿天又在一間廂房裡發現有個婦女，看其體態，似是八仙中之尤秀雲！

兩人便料到曹先擢回來之後，必會在此開會，尙未得出結果，外面已有人喊道：「諸位大爺，胡老爺着老奴送酒飯來了！」

樂滿天和岳楓立即分開藏好，只見尤秀雲開門而出，飯廳亦走出一個人，身材十分健壯，兩人把食盤抬了進去，廳內便傳出碗箸聲。

尤秀雲道：「老大且莫緊張，讓小妹先試試酒菜之內是否有毒！」

另一個男人道：「不錯，這骨節兒千萬別出紕漏，小心爲上！」

「銀針不變，大家可以放心吃！」

岳楓向樂滿天招招手，兩人走到一邊低聲商量：「此處共有五個人，若要殺曹先擢必須先解決其他幾個！」

「大俠先躲起來，小弟匿在那妖婦房中，首先把她殺了，再逐個下手！」

議定之後，兩人又隨即分開，樂滿天立即悄悄潛進尤秀雲之客居，匿在床後。

房內門窗都緊閉着，頗爲悶熱，未幾已汗流浹背，樂滿天不由暗暗把尤秀雲罵個狗血淋頭。也不知過了多久，方聞門板上有聲響，他一顆心立即提起。

尤秀雲進房之後，立即又將門關上，脚步甚急向床後走去，樂滿天回頭看看那後面之馬桶，有點會意，立即閉住呼吸閃至布帘後面。

尤秀雲一掀布帘便跑了進去，雙手又去解腰帶，樂滿天當機立斷，食指挾勁戳在其暈穴上，同時雙臂將她扶住，輕輕放倒於地！他料不到這般容易便解決了她，暗覺悶了半天，倒有價值。

回心一想，尤秀雲這女人不是省油燈，可不能大意，是以又重重封住其啞穴，然後揑碎其琵琶骨，「妖婦，你害人無數，今日該嚐嚐苦果！」

他把尤秀雲的暈穴再封住，然後踢進床底下，最後方閃出房去。只見岳楓在樑上向他招手，樂滿天亦飛身而上。

岳楓指指另一扇門，在他耳邊道：「剛才有一個人走進房內取酒，相信他還會再去。」

「我去等他！」樂滿天又悄悄鑽進房內，這房門虛掩，窗子也半開，比尤秀雲那一間舒服多了，他游目四望，忽見桌子上尙放着三四瓶酒，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這是李醒吾之住所?」

那李醒吾又奸又刁，武功又有獨到之處，可不是易與之輩，樂滿天沒有絕對把握，在殺死他之前，不准他發出半點聲音。

就在此刻，外面已傳來一陣步履聲，似乎飯局已散，各自回房，樂滿天立即躲在床後。

俄頃，房門「伊呀」一聲，走進一個人來，反手將門關上，那人走至床前，一忽便沒了聲息，樂滿天不知就裏，只好閉住呼吸，以耳代目，凝神靜聽。

他聽到一個若有若無，似斷似續的呼吸聲，氣息均勻而長，料來人在床上運功調息。人在運功中，耳目特別靈敏，樂滿天更加一動不動。

回心一想，長此下去亦非辦法，便決定冒險搏一搏！他心念一動，人即自帳後穿射過去，刀尖猛扎李醒吾的背心。

他動作不可謂不快，但李醒吾的確不同凡响，這刹那之間，他竟能扭動上身，向旁一側。可惜依然慢了一步，左上臂被扎了一個洞，入肉三寸！

「嗤」地一聲响，李醒吾正想喝問，樂滿天之左掌已悄沒聲息地按在其後腰上，直至此時，他掌力方吐，但聞李醒吾悶哼一聲，身子滾落床底下！

樂滿天一開始行動，便把一切計算清楚，可是他此刻却被床帳隔住，人就似在一張巨網之中。急亂之中，他右手揮刀猛剁，而不去弄開床帳。

李醒吾雖受了重傷，可是臨危不亂，就勢滾開，就在此刻，一柄長劍送進他咽喉，是故自始至終，他未叫過一聲。

樂滿天怔了一怔，抬頭望去，只見岳楓隔着帳子對他微笑，也不知他是何時進來的。

樂滿天噓了一口氣，弄開帳子，低聲問道：「還有三個呢?」

「我已解決了一個，其他兩個在一起，不好動手，還未解決呢！」

樂滿天一脚將李醒吾的身子踢進床底下，道：「如今已無別人，咱們過去，一人一個如何?」

岳楓笑道：「正有此意，此刻已無別人，就算他們開腔叫喊，咱們也不怕！」

兩人忙走到對面去，岳楓向樂滿天打了個手勢，示意他站在門邊守候，他則喚道：「大爺們吃飽了否?老奴要來取食具了！」

他連喊兩聲，那房門方「呀」地一聲打開，一個粗獷的漢子咕噥着道：「鬼嚷什麼?食具都放在飯廳裡！」

說時遲，那時快，樂滿天已一刀扎了過去，那漢子正是「調天星」持國天王，他一見岳楓十分陌生，便已警覺，忙不迭往內縮去，樂滿天那一刀只是刺破他一點皮肉！

却不料岳楓像一陣風般，自樂滿天身旁射進房內，他連人帶劍向持國天王懷內撞去！

「呀！」持國天王發出一道驚呼，岳楓之長劍已送進其心房！

樂滿天這才見識到岳楓之厲害，難怪他近年來威名極盛，有南天第一人之稱。

適才刺李醒吾那一劍，溫文瀟洒，不慌不忙，這一着如猛虎下山，當眞是靜若處子，動似脫兔，這才是高手之風範！在天道盟裡極受重用的持國天王，在他劍下就像是個小孩子般。

樂滿天心裡雖然驚詫，浮想聯翩，但動作絲毫不慢，自持國天王身旁閃過，直奔另一個只蓄寸許長頭髮的漢子面前。

那漢子「刷」地一聲已將劍抽了出來，正想答話，樂滿天鋼刀已然砍至，沒奈何只好學劍招架，只鬥了幾招，樂滿天已自招式中認出對方之身份，羅雲羅漢：「佛祖」之義子！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 諸葛先生擲出的槍，擲中元十三限的尾指。元十三限的一箭射在諸葛的掌沿上。諸葛破了元十三限的箭；他的槍擊碎了元十三限的護身達摩像，元立即飛遁，但已負重傷。諸葛勸他棄暗投明，願替他治傷，自己的官職讓給他，他拒絕，一意孤行要殺諸葛，願爲蔡京賣命。這一役結束極快，只留下殘局，「六合青龍」六缺二，勝不了諸葛先生……

驚艷一槍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四名捕奮戰青龍　無夢女枉使機詐

元十三限一直都不是諸葛先生的敵手，諸葛先生先挑明了陣仗，量元十三限在下手前也不能無所顧忌。他却沒料元十三限這回已豁了出去。

他已練成了「山字經」爲經、「忍辱神功」爲緯的心法，而且還與達摩金身合而爲一，自以爲可拚殺諸葛先生。

所以，他還是殺了天衣居士。

這時候，圍擊諸葛先生的陣容終於來了强助。

自「藥野」給朱大塊兒「嚇走」的顧鐵三。

給元十三限施「獨活神功」死而「復活」的趙畫四！

這兩人一旦聯手，「六合青龍乾坤大陣」立即發動。

這大陣自有一股神秘力量，尅制住諸葛先生的蓋世神功。

幸好這時來了四個人。

這四人便發動了另一陣。

這一陣破了六合青龍的圍擊。

諸葛先生脫陣。

他再不戀戰，他奔赴老林寺。

只是天衣居士已奄奄一息，終力盡而歿。

這逼使他以「驚艷一槍」決戰「傷心之箭」。

箭盡。

元十三限重傷。

諸葛先生也負傷不輕。

但他已攻破元十三限的金身，削弱了對手功力的四分之一，元十三限不住用已授門徒的絕技來對付諸葛先生，在他體內眞氣更發生了十分詭異的變化，使他一刻不能稍延，馬上飛遁。

加上諸葛先生以先天罡氣炸傷了他，只剩下不到一半內力的元十三限，依然能成功逃走。

只是兩人仇結更深。

* * *

來的四個人，當然就是「四大名捕」。

這時候，諸葛先生因有四大名捕破陣，已突圍而去，正奔赴老林寺。

留下四大名捕面對六合青龍。

魯書一道：「看來，我們難免一戰，我們有六個人，你們只有四個，你們輸定了。」

燕詩二道：「既然你們是輸定了，不如就認栽吧，跪下來求饒，說不定我們心一軟，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無情忽道：「狗扯！」

燕詩二大怒：「甚麼？我們放你一馬，先把好處說明，你却這般不知好歹，出口傷人。」

無情淡淡的道：「六個打四個，六個就必贏麼？人多就能勝，今日咱們早已打贏金兵了！你以爲這是市井屠夫們打架麼？虧你們還是

習武的，還在武林中撐得起名號，却是這般狗屁不通！」

魯書一恚怒道：「盛崖餘，你這是給臉不要臉！算甚麼英雄豪傑！」

顧鐵三道：「我們本就是六人齊心結陣，是你們先來突擊我們，輸了死了，就別說我們人多欺人少！」

趙畫四冷嘲道：「他們這等豪傑，自是不怕以寡敵衆，咱們就省了顧全吧，他們見咱們幾個還嫌人少呢！」

鐵手笑道：「豪傑不敢當。我們不是瘋子。」

趙畫四嘆聲道：「甚麼意思？誰說豪傑是瘋子？」

鐵手嘆道：「這世上，本來瘋子豪傑就難分野。」

顧鐵三道：「你們連良禽擇木而棲都不懂，好好個相爺不投靠，卻去爲諸葛小花當走狗，確是瘋子！」

葉棋五冷哼道：「他們說得好聽，甚麼爲國爲民爲正義，說穿了，賴死拚命的，也不過是爲權爲名爲利，還不是爲貪愛欲望而生！」

追命笑喟道：「就算是爲了愛欲，也沒道理就得替它犧牲。就算愛國家、民族、愛情、自由，但命只有一條，沒了命就沒了自由、愛情、民族和國家了，可是，有時候，不犧牲就沒有了這些，沒有了這些命也就不重要了，活下去也沒意思了，所以我們才要爲它而戰。」

齊文六道：「說是一套，做是一套。反正，諸葛老兒是脫了圍，但決非脫了險。他遇上了師父，是死定了，你們遇上我們，也是死定了，動手吧！」

追命笑道：「你忑眞急的，下面有故交候你久矣不成？」

齊文六叱道：「姓崔的，要不是咱們趙四哥也是精擅腿法，已吃定了你，我一定第一個來取你狗命！」

冷血冷冷地道：「那麼是那條狗來取我的命？」

葉棋五溫和的道：『咱們燕二哥的『飛星傳恨劍』，正好與你登對！此外，顧三哥的鐵拳，天生就是你們鐵老二雙手的尅星。至於我，向來以棋子爲暗器，對你們老大的盛名，一直不怎麼以爲然……」

冷血截口道：「你要跟我們大師兄交手？」

葉棋五胸有成竹的作會心微笑。

「可惜。」

冷血只說了這兩個字。

葉棋五大奇道：「可惜什麼？」

冷血只說：「可惜你只配跟他舐脚底。」

葉棋五臉色大變，腕底一翻，探手入懷。

無情忽然到了兩人之間。

他的脚不能走。

但他有木輪椅車。

他比人矮上一個肩膊。

但誰都不能忽視他的存在。

他攔在二人之間，只說了一句：「他是我的。」

然後還添加了一句：「一個太少了。」

魯書一忽道：「那就添我一個。」

追命拍手笑道：「兩個打一個，眞聰明！」

魯書一居然臉不紅，氣不喘，眉也不動，眼不眨的說：「應該是：兩個打一個殘廢的！」

鐵手嘆道：「看來，不要臉眞的要有不要臉的本領。」

燕詩二道：「這本領你們還差遠哪！」

追命瞇着眼道：「是差遠了，却不知那位齊六兄却擔任什麼角色？」

齊文六居然也皮笑肉不笑的笑道：「我啊！多我一個出來，便負責暗算。」

燕詩二也附和道：「他呀？那兒需要他，他便來一下狠的，誰教我們多了兩個人！」

齊文六也堂而皇之的道：「對呀，誰叫你們少了兩個人！」

鐵手道：「我有兩隻手，就用一隻來捏定你吧。」

顧鐵三冷笑道：「你應付得了我再說吧！」

冷血皺了皺眉，問：「打架用嘴巴還是用拳頭？」

顧鐵三揚了揚拳頭道：「當然是拳頭，你等揍等得不耐煩了？」

「錯！」冷血一劍就刺了過去。

刺過去之後話才說下去：「用到拳頭不夠看頭。」

他劍刺燕詩二。

披髮的燕詩二。

燕詩二嗆然拔劍。

反擊冷血。

顧鐵三立刻出拳。

猛攻冷血。

鐵手立即出手。

他截住了顧鐵三。

但趙畫四已飛脚踢向他。

追命大叫：「你找錯對手了！」一雙腿已剪絞住了趙畫四雙足。

只有葉棋五沒有動。

因爲他不能動。

無情正盯着他。

——那一雙銳利而又寧定的、比美麗女子秋水雙眸還要好看的眼睛。

而魯書一已悄悄掩至無情背後。

——他決意要把這「殘廢的」像破布袋一般摔出去，至少摔離他那

駕在江湖上傳說中鬼神莫測的輪椅！

只有一人「遊手好閒、袖手旁觀」。

他自然就是齊文六。

這兒多出了他。

就由他來掠陣。

——也就是說，負責暗算。

他喜歡這項任務。

因爲最不費力。

最不凶險。

而且也最易立功奏效。

他現在的目標是無情。

——先放倒了一人，而且還是其中最重要同時也是最弱的，其他的人自然不戰而潰，更能迅速掌握勝機！

* * *

四大名捕與六合青龍，便在這私房山上，動手互擊，交戰起來。

山是高的。

月是冷的。

勝利通常都是用血和汗換來的。

諸葛先生雖然也負了傷，但他恢復得很快，而且，他也力求恢復得快。

元十三限的箭力，要比以前可怕太多了。

當年，他也曾對抗過「傷心之箭」，那時候元十三限的功力，還沒有如此之高。

元十三限也曾向諸葛當胸一箭射到。

諸葛先生應付的方式，既不是閃，也不是擋，更沒有硬接。

他用一種近乎「神奇」的力量，把自己的胸膛部位往前疾移了一丈三！

——變成他是急迎向那一箭！

於是，那一箭之力與胸膛往前激撞成了反力，那一箭雖射中了「幻覺中」前移的假胸膛，但「實際裏」的力量作出反激，箭倒射元十三限。

那一次，是令元十三限手忙腳亂。

那一次是諸葛先生大獲全勝。

那一次也是那時候，元十三限還沒攻破「忍辱神功」，更未悟出「山字經」。

可是這一次就不同了。

不一樣了。

諸葛先生在箭射到前已將胸膛肌骨移走，但這一箭依然重創了他。

他發出了「驚艷一槍」，擊潰了元十三限。

他馬上運氣調息。

他有一種內功，就叫做「半段錦」。

這內功，不是用來傷人的，反而是用以自療的。

它的神奇之處是：

傷後愈重，便愈快治癒。

至少，可以暫時壓住傷勢加劇。

這在爭雄鬥勝的武林中和腥風血雨的江湖上，可謂十分「管用」。

因爲常有負傷作戰、浴血苦鬥的事，受傷，姑且强忍，戰鬥下去直至勝利，再作止痛療傷。

「半段錦」的功效就是可以「傷得愈重治得愈速」。

諸葛的理論，一向都以用於世爲目標，他的武功自然也很實用。

諸葛先生向來「不打高空」。

他總認爲一些夸夸其辭、大言不慚的理論和學問家，到頭來多是只能說不能做，或是說一套、做一套。

他崇尚實際。

他正要運「半段錦」强把傷勢壓下……那傷口雖不見血，但比流血更傷；他感覺得出那是一種巨大的受傷，彷彿傷口還大於他整個人。

他決定在要恢復一口元氣便立即追擊下去，因爲他怕元十三限會遇上四大名捕！

一隻受傷的老虎畢竟仍有殺人之力！

何況山那邊的戰役還有敵方的人：尤其是那六條龍！

不料，卻忽聽一聲清叱。

老林和尚全身一顫。

他背後出現一個女郎。

甜甜的女子。

那女子的手已自後捏住了老林和尚的脖子。

* * *

諸葛先生斂定心神。

他知道這女子未必是要殺老林和尚。

如果要殺，早就殺了，少一名敵人，總比多一名敵人好做事。

既然不殺，又控制住老林和尚的生死，自己就是有所圖謀。

這是一種威脅。

所以他直接的問：「妳是誰？」

那女子也「貨眞價實」的答：「我是個沒有夢的女子。」

諸葛先生馬上知道她是誰了。

「無夢女，妳要什麼？」

「好，爽快！」無夢女說：「要我放了他，有兩個條件。」

諸葛先生道：「好，說說看，可以的我就答應，不能夠的話妳殺了他，妳也逃不掉。」

無夢女更是爽快，馬上直截了當的提出要求：「一，你收我爲徒，把武功盡傳於我；二，你和你的門下，決不與我爲敵。」

然後她舐了舐紅唇，道：「就這兩個要求。」

* * *

老林大師自也不是好對付的。

可是他依然中了伏。

伏擊。

主要是因爲他太震愕於諸葛先生那一擊。

他因爲那一擊而生震怖、起沉思：

——人怎能功力練到這個地步？

——這兵器已不是傳說中的「兵器」了！

——「槍」是另一種觀念的槍！

（如果我可以把它變作一種人人都可以使用的「武器」，豈不是把整個武學的觀念和威力都改變了過來？）

就在他全神貫注這樣沉思的時候，一直沒有眞的撤走的無夢女，已脅持住了他。

無夢女是空手的。

但她的手很毒。

拿穴的手法更毒。

本來，就算是老林禪師恍然未覺，有諸葛先生在，也決不致懵然不知。

但諸葛先生正感傷天衣居士之死。

他剛盡全力逐退元十三限。

他正要默運玄功壓住傷勢。

無夢女就把握了這一剎間的契機。

掌握了先機。

完成了伏擊。

* * *

私房山上，打鬥甚速。

顧鐵三戰鐵游夏。

顧鐵三拳快。

快拳。

他的拳法很奇怪，身形挪動如電閃，霹靂似的拳頭，羽毛般的輕，箭似的疾，只攻敵人的頭、太陽穴和小腹。

就是這樣，攻打：頭、太陽穴，或小肚子，來回的打，不斷靈活變換。

這就夠了。

有時候是：先打頭，然後打腰，再打太陽穴。

有時是：左太陽穴、肚子、右太陽穴。

有時：頭、肚子、肚子、肚子、頭。

時：頭、頭、頭、頭、頭……不住的打頭。

不打別的。

就此變幻不絕，倏忽莫測。

開始的時候，鐵手鎮定應付，從容化解，他是見招拆招。

他一面息事寧人的說：「顧兄，咱們何必一上來就得拚生死……」

他的話是說錯了。

因爲別人已拚上了命，他不拚也不行了；除非他想死。

但錯不在這話的道理。

而是他不該說話。

他的招式慢。

慢掌。

他一開口，就洩了氣。

高手相爭，不過在於毫釐。

就這毫釐之分，是定生死高下。

顧鐵三一輪急攻。

他的拳快，但完全不影响每一拳的沈猛、厲烈神準。

甚至是拳愈快、力愈强、殺傷力愈大！

鐵手一開始就沒打算硬拚。

這就糟了！

所以他現在只有苦撐。

他雖以渾厚的掌力大度包容，但顧鐵三每打一拳，他就得退上一步。

一大步。

顧鐵三打了十拳八拳，鐵手已退到崖邊。

鐵手急叱：「別再……」

顧鐵三的拳這才慢了下來。

慢了才可怕。

更可怕。

原來這顧鐵三的拳，慢打比快打更厲害。

剛才，他每一拳像一記鐵鎚，攻打頭、腹或太陽穴。

現在，他每一拳似一道霹靂，每一拳雖是打一處，但勁力卻同時分撲頭、肚、額三處！

鐵手抵受不住。

再退一步。

——不能退了。

這一步已退出了懸崖。

鐵手一脚已蹈空。

他一身雄厚的內力已無可藉力。

顧鐵三立即搶攻。

追擊。

這無疑是格殺鐵手的最好時機。

對他的猛攻，鐵手只有硬接。

當然，這是最不該「硬接」的時候。

故此，再接這一掌，鐵手雙脚一齊退出懸崖。

他懸在半空。

他當然不會長久懸在半空。

顧鐵三不容他有絲毫活命的機會。

他決不容鐵手再掙上崖來。

所以他這次雙拳出擊。

追擊、追擊、再追擊。

務必要把敵人格殺才止！

鐵手沒有辦法。

把敵人打下懸崖去。

沒有選擇。

他只好雙掌平推，再硬接顧鐵三這兩記猛拳。

這次拳掌相接，使顧鐵三猛然省悟一件事——乘勝追擊，不一定就能勝完再勝！

他錯了！

他不該追擊！

鐵手雙脚踏虛，但這兩掌，反而比他脚踏實地時更力大氣宏！

而且他還完全無需藉力。

他力道的來源就是，顧鐵三的雙拳。

他用顧鐵三的拳脚回挫，然後再發出他自己的內勁。

因爲他是懸空的，空的力量才是最實的尅星。

顧鐵三如同受到雙重打擊。

他聽到自己臂骨在呻吟。

他的拳勁再好、膂力再强，總也不能先行化解自己的力道之後還能對付鐵手的掌功。

他後悔自己的追擊。

他幾乎已可以聽到自己臂骨的折裂聲。

* * *

諸葛先生在沉吟。

要是他未受傷，要從這女子手中救回老林禪師，以他的功力，儘管冒險，但仍是有把握的。

但，現在，沒有。

「你考慮得怎樣？」無夢女急了，「你別爲了要當豪傑，就把自己的老友來犧牲。」

老林禪師憤怒得想說甚麼。

但說不出。

因爲他的脖子已給沾毒的指甲捏着。

捏住。

「他剛才出手救天衣居士，你們是老友；」無夢女說：「到你們這個年紀，老朋友一定已剩下得不算太多了吧，死一個便少一個了。你要眞是豪傑，就該先保住老友。」

諸葛撫髯微笑。

這時候他居然還笑得出。

「我不是豪傑。」他說：「但豪傑也不是瘋子，豪傑只不過是敢做人所不敢做但又很想做的事而已。」

然後他道：「這是妳第一個錯失。」

無夢女甚爲詫然：「第二個呢？」

她問。

* * *

荒山上，決戰甚厲。

趙畫四飛身而起。

他要找出追命的破綻。

找到破綻才能下手。

——不，是出腿。

踢腿不比出手，手一招遞出，還可以變招、收招、守招、反招……脚則不能，脚一隻踏出，剩下一脚（甚至沒有）維持全身平衡，本身就露了破綻，很易爲敵所趁。

是以，對付似追命這樣的高手，趙畫四一定要先窺出敵人的破綻。

如果沒有，就找出來。

要是找不出，就强攻出破綻來！

趙畫四長於輕功。

只不過追命也長於輕功。

追命亦飛身而起。

他也在找趙畫四的破綻。

趙畫四猛一吸氣，再度升起。

他仍盤旋在追命頭頂上。

追命雙臂一振。

他雙肩雖動，但却沒有出手，反而又陡然急升，就像長有一對翅膀。

他又凌駕於趙畫四之上。

趙畫四冷哼一聲。

他左足忽踩自己右足足踝之上。

於是便升上了一步。

然後右脚又踏在左脚足踝上。

於是再高升上一步。

如此互踩而上，一口氣升了十七八步，又凌身於追命之上。

追命笑了。

他右脚的芒鞋忽然鬆脫。

他就趁鞋子往下墮落之際，右足尖在鞋面上輕輕一點。

如此一借力，他又急升一丈一！

鞋子頓時急墮，鞋尖直插入堅硬的地面二寸有餘！

然而追命又騰身在趙畫四之上。

兩人如此節節上升，離地五丈有餘，其勢依然未消。

兩人始終未交過手。

但比交手更驚險。

兩人一直未出過脚。

但比交擊更驚險。

他們的身形一面升騰，一面遊走。

兩人都在找對方的破綻。

那是另一種打鬥的方式。

游擊！

兩人一面較量騰身，一面身形閃動游走，互找對方弱點罩門。

趙畫四和追命兩人都擅於輕功，都善於腿法，可是却很快的就判出了高下。

因爲趙畫四受傷在先！

他氣不足。

力已盡。

追命忽在半空翻了一個觔斗。

這觔斗一翻，他又凌身在趙畫四之上了。

他馬上看得出來，趙畫四的傷已不允許他再鬥氣較勁下去了。

於是他笑道：「算了吧，咱們下去再比過。」

但他也馬上發現，這只是一個局。

趙畫四是把他引到上空去。

另一人却在下面佈署。

那是魯書一！

魯書一並沒有依他們口頭上所說的去對付無情。

而是像獵人一般，在伺伏着追命和趙畫四之間的游擊。

他在兩人騰空較量之際，在地上寫了許多字。

憑着月光的微弱反映，追命在一瞥之間已發現那些字。

都是一個個的單字：

攻

打

殺

死！

都是些攻擊性，殺傷力極鉅的字。

從上面俯瞰下去，這些字都彷佛會動。

游動。

拳打脚踢於一捺一鈎間，而且開口齜齒，似要擇人而噬。

連「虎」字也彷彿成了一隻勾着尾巴的怒虎，「龍」字直如一條破空飛來蜷伏候殺的暴龍。

魯書一竟把這些字都「寫活」了！

趙畫四的身形已不再上升。

反而在急降。

空中只剩下了追命。

追命無處落地。

除非他落脚在這些「字」上。

那就無疑如同落在虎口鷹喙上一般！

在上空盤旋求暫懸的追命，只見地上的字都以它們的「形」和「義」在等候着他：

碎

裂

絕

滅……

* * *

「第二個就是，」諸葛先生目光凌厲的道：「他不是我的朋友。」

無夢女大詫。

「我不認識他。」諸葛先生道：「他是我二師哥的老友，但卻跟我無關。我從武功上認出他應該就是當年叱咤風雲的雷陣雨，但在這之前，我們沒見過，也不相識。」

無夢女只覺手心出汗。

難道她脅持人錯了？

還是不該威脅這個她力不能及的老者？

「可是你還是不該忍心見死不救的，對不？」無夢女强作鎭定，「他畢竟是你剛剛逝去師兄同門的老友。」

諸葛先生淡淡的看着她。

無夢女簡直覺得自己成了一碟白菜。

清淡得甚至引不起諸葛的食慾。

但她要强自鎭靜。

强持下去。

不然，就沒有退路。

而且退無死所。

「妳說呢？」諸葛先生好整以暇、漫不經心的反問她。

* * *

山上，決鬥甚烈。

冷血對燕詩二。

冷血用劍。

燕詩二也用劍。

冷血劍快。

燕詩二劍更快。

冷血一出劍，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一共攻出了幾劍。

因爲太快了。

燕詩二馬上還擊。

他的劍一出，金光奪目，眩燦莫辨，誰也看不清楚他手中劍的形狀，甚至連長短銳鈍都難以分辨。

實在太快了。

兩人使的都是快劍。

然而畢竟是仍有分別的。

分別在劍——

冷血是隨手拾來的一把劍。

一把帶銹的劍。

所謂「劍」，是利的、能殺得了人的、看去還像一把劍的就是他的劍了。

甚至連劍鞘、劍鍔都付諸闕如。

燕詩二的劍燦亮炫人。

好劍。

劍鞘雕龍漆鳳，嵌有明珠十三顆。

劍鍔精緻，鑲了十六顆寶鑽，六粒墨星。

看來，這不但是好劍，而且是名劍。

冷血卻看也不看。他的劍跟燕詩二的劍一比，猶如雲泥之別，但他握劍在手，彷彿那便直比魚腸劍、上方寶劍、青龍偃月刀更有名更寶貴的神兵利器，照樣衝殺過去。

對方只要有一點破綻，他的劍便刺出。

對方只要有一丁點兒猶豫，他的攻勢便盡發了出去。

對方只要有一點兒的害怕，他便刺在對方最怕的部位上。

對方只要……

但沒有。

燕詩二披髮、戴花、長袍、古袖，但出劍比冷血還狠。

還厲。

甚至神勇。

所以兩人是互相衝擊起對方的劍法，越鬥越神勇，越戰越拚命，越打越精采！

因而，還是分出了個高下，强弱！

因爲冷血的性情：他的個性是壓力愈大，反彈力便愈大；挫折越大，他的反挫力便愈强。

世上眞正的精英高手應是：受挫更悍，遇强愈强……因爲這世上總是挫折多、波折多，强敵多，强中自有强中手！

兩人這般狠命火併，很快便都見了血，負了傷。

冷血受傷更勇。

流血也激出了他的鬥志。

鬥志比天高。

燕詩二則不行。

他太愛惜他自己了。

一個人太珍惜自己便不敢太拚命。

可是一個人不搏命是很難見出眞本領的。

燕詩二不敢拚。

他還是要命的。

可是冷血的攻勢實在不要命。

他只有節節敗退。

一退，只有再退，三退之後，敗象已顯。

但他還是很有辦法。

劍鍔上的十六顆寶鑽中的七顆，就在他手腕一掣之際發了出去。

疾射而出。

分打冷血十四處要穴。

七顆暗器如何打十四處要害？

——因爲那是不能擋的暗器。

一擋，它自身所蘊的巧勁便自行改道，激射向敵手的另七處要害；由於能夠擋格暗器都是極爲貼身近身的情形下發生的，所以暗器於此時猝然變向分裂，敵手多不能應付。

燕詩二常用這一招取勝。

也以這一招取大敵的性命。

他對他這一招很得意。

這是他的絕招。

可是，冷血一見他使這一招，便嘆了一口氣。

原本，他與燕詩二如此强敵交手，他心中受到極大的衝擊：

那是劍的衝擊！

——也是詩的衝擊。

原來冷血的劍法，每一劍都像一句心裏的話，最是直接。

他也憑直覺出劍。

那是一種與生俱來，野獸般的本能。

但這種本能要比靠理智判斷更快速更準確更神妙！

然而燕詩二的劍法卻不同於他。

那是一種「詩的劍法」。

「詩劍」！

詩也很直接。

詩是最精煉的語言。

詩如同人體內最寶貴的血液。

詩的語言雖眞雖美雖動人，但畢竟是經修飾過的、錘煉過的、琢磨過的。

但那也是精華。

眞正的精華。

這種劍法衝擊了冷血。

好鬥的冷血，因爲有那樣絕的劍法，才使出他更絕世的劍法來。

可是燕詩二却不敢拚命。

拚命須要有勇氣。

不是拿命去拚就是拚命，而是爲這一劍生這一劍亡的生死相契之情。

沒有這份與劍生死相知，存歿兩忘的情義，就根本使不出神絕的劍法來！

這時際，冷血已無心再戰。

因爲他知道自己是贏定了。

因爲眞正的劍手決不會在自己使用的劍嵌上暗算人的暗器。

那是看不起自己。

也瞧不起自己的劍！

這種人已不配贏。

這樣子的劍客又怎會是他的對手？

所以他咄了一聲。

「你不配用劍！」

然後他就攻出一劍。

這一劍出招太烈。

劍也太有自信。

所以劍「脫手」飛出。

這兒再重覆一次：是人和劍都太有信心了，於是，是「劍」脫手而去，而不是人「脫手」飛去了「劍」。

劍就似人一樣，同時間充滿了生命力，還能與主子相契，主動發出了攻襲。

那一刹間，燕詩二的劍完全失去了光芒。

冷血的劍不單直刺向他，還帶動了那七顆飛星，反攻燕詩二。

要不是燕詩二頭上還有那朶花，他此際可以說定是一個死人無疑了。

而且一定是一個給一劍穿心而死的人。

他在駭怖之際，擷下了髮上的花。

拈花——果然他早已臉色發綠，笑不出來。

也不知怎的，那一劍削落了花，便自動回到冷血手裡，像一隻忠狗總會跟着主人一般。

燕詩二的花，代他捱了一劍。

應了一劫。

花落。

人不亡。

也許因爲花落，所以人才不死。

* * *

無夢女知道自己已沒了勝算。

她只有退讓。

既不能求進，不能有所得，至少也得要保住自己安危！

情況不妙時，要知道見好就收。

「要你把絕技傳授於我，當然是不可能的了。」她囁嚅道：「但你總能答允我：你和你的門徒不加害於我吧？」

諸葛淡淡地道：「我們不出手對付妳，但要是妳作了傷天害理的事，犯了法，犯了罪，也自會有人治妳。」

無夢女大喜過望：「那你是答應了？」

諸葛道：「那也不等於妳就安

全了。」

無夢女吁了一口氣。「只要四大名捕和諸葛先生不找我的麻煩，我怕的還眞不算多哩！」

諸葛先生搖首。「天下間能人何等之衆，妳別高興得太早了。」

無夢女認眞的說：「你要是答應了，可不能反悔啊？」

諸葛撫髯道：「如果我是易於反悔失信的人，妳也不必來跟我談判了。」

無夢女甜甜的笑了起來。「諸葛先生，一諾何止千金！當今天子說的話，還不如諸葛一點頭呢！」

諸葛即道：「這話是不能說的。」

無夢女抿嘴一笑道：「可惜睿智過人、武功蓋世的諸葛就愛替皇帝當走狗。」

諸葛先生也不愠不怒。「我不保住這天子，恐怕上天眞要當萬民爲芻狗了。妳放不放人？不放，那可不是我反口不認了。」

無夢女忙道：「放，放，放……可是我要是這裏放了這老和尚，他就一轉頭過來殺我……」

諸葛先生歎了一聲。「妳先把他放了吧，大師不會跟妳計較的。」

無夢女一副心驚膽戰的樣子。

「你看，你看，他瞪眼珠張鼻孔粗脖子的，有多麼恨啊，萬一我這一放，他就把我碎屍萬段，你雖答應了不殺我，可他眞似要把我這弱女子剁成肉醬了，這怎麼放是好？」

諸葛乾咳了一聲，「大師這次就放妳一馬，妳以後就別撞在他手裡好了，他給妳扼着脖子，自然眼凸眉豎，妳還不趕快放了？再不放，我就不理了！」

無夢女一吐香舌，忙不迭的說：「有先生擔待，當然說放就放……」

說着，果然把老林和尚雷陣雨放了。

諸葛先生這才說：「妳又錯了……」

* * *

山上惡鬥劇。

葉棋五對付無情，像下一場棋。

他射出一枚棋子。

無情端坐車上。

不動。

他不是不動如山，他沒有那般沉穩。他只是靜如處子，且帶點冷誚。

棋子直射向無情。

無情沒有避。

他只是看着。

看着棋子。

直至棋子離他身前還有五尺之際，啪的一聲，一物疾打而出，撞擊在棋子上。

棋子落下。

是一枚「卒」子。

這事物來得這麼快，以致連葉棋五也看不出來，這事物是打從那裡來的。

那事物撞落了卒子，却飛彈到半空，消失不見，却沒有落下地來。

葉棋五本來覺得很亢奮。

他面對的是武林中除了「蜀中唐門」之外，以個人暗器爲天下之冠的「四大名捕」之首：成崖餘！

——一個自號「無情」的人。

一個暗器冠絕武林的人，同時把暗器改爲「明器」的人，但也是連步行走路的能力都不具備的人。

他試探這個人。

所以發出了一顆卒子。

但沒有用。

卒已給「吃掉了」。

他却連對方的出手也沒看清楚。

他已從亢奮變成了有點緊張。

他不服氣。

他決定還要試一試。

他又發出了兩顆棋子。

「一枚是馬。

一顆是炮。

無情依然端坐冷視來勢。

直至兩枚棋子進入無情身前五尺，無情仍然沒有動。

沒有任何舉措。

難道他想等死不成？

四尺……

沒有動靜。

三尺……

無情動了。

動得很快。

「颼、颼」兩聲，兩件事物急打而出，一撞於「馬」，一擊於「砲」。

這次葉棋五雖然十分注意，但只知這兩件暗器是來自車轅、車轍，但仍看不清楚是何物、甚麼形狀、及如何發出的？

但這次是「馬」和「砲」，決不是「卒」。

當那件暗器撞擊在「馬」上時，那「馬」驟然沉了一沉。

這陡然一沉之後，也接着改變了前進的角度，但依然以十分詭異的方式迸射過去。

原先，它射的是無情的鼻樑，現在給撞擊了那麼一下，勢度突變，已改攻無情的下脅。

那就像一個「日」字的兩邊對角！

那也正是象棋中「馬」的行勢。

另一枚棋子，給撞擊了那麼一下之後，却又跟「馬」幾乎完全不同的反應。

它彈躍。

跳起。

然後從上而下，越擊無情的額角。

（未完・廿一）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上文提要：假梅三公子會見「藍腰帶」總舵主郝于莵，才說明自己是聞香教主溫如風，要將「藍腰帶」帮改為教內一分壇，郝于莵和帮衆反抗不敵，只好服從。溫所做的事情，孫湘蓮全不知道，仍以為他是梅三公子，這時又見送字條來的小獮猴誘她出來，她也啣尾疾追，直至荒江野岸，牠竄入蘆葦叢中一小船內，只聽有人自稱老要飯的請她上船……

崔敏女幸保貞操　溫如風原形畢露

果然在蘆葦深處，泊着一隻小小漁艇。

趁着月光望去，船梢上巍然坐着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叫化子。

蓬着一頭鳥窠般的亂髮，和連腮鬍子結在一起，身邊還橫放着一枝黑黝黝的拐杖！

可是兩道眼神在黑暗之中精光烱烱，分明是個內家高手！

那小獮猴，這時依在老叫化肘下，偏着腦袋，也正瞧着自己。

孫姑娘聽他說什麼「救人要緊」，叫自己趕快上船。

雖然摸不透對方來歷，但既然來了，豈肯示弱？

蓮足一點，像風吹落葉般，輕輕躍落船頭。

老叫化暗暗點頭，一面解開船纜，一面回頭對着小獮猴道：「徒兒，你瞧！人家兩個老怪物調教出來的徒弟，可比你强得多呢！」

小獮猴又「吱吱」的叫了兩聲，意似不服！

老叫化又道：「嘿！小東西，你說她追不上你？沒有我老要飯在這裏，你不被她劈死才怪！」

孫湘蓮聽老叫化居然把自己和猴兒相比，心中一怒，正待發作。

只覺船身微蕩，老叫化呼的一槳，小船業已箭一般駛出老遠。

心中一凜，暗想萬一一言不合，在船上動起手來，自己不會水性，就得吃上大虧。

不如暫且隱忍，等到了對岸，看他究竟施些什麼詭計？

當下就强捺怒火，手按着劍柄，冷哼了一聲。

老叫化子也並不多說，只是運槳如飛，往江心划去。

小船一片沉寂，但聽水聲嘩嘩，舟行如飛！

不到頓飯工夫，江心中已露出一片陸地。

燈火閃爍，敢情還有不少人家。

四面環水，這是大江中間的一處洲嶼！

老叫化操舟的本領却也不小，離洲漸近，他似乎十分小心。

船身微側，這是他在一邊用內力加重壓力，使得水面上，居然浪花不驚！

突然小船一個打橫，悄無聲息的向一處小港灣中駛入。

這兩邊全是一人來高的蘆葦，十分隱蔽。

靠岸之後，老叫化右手拾起拐杖，半彎着腰，站起身來。

小獮猴連忙颼的躍上他的肩頭。

他回頭叫了一聲：「孫姑娘，快跟我來！」

來字剛一出口，不見他晃肩點足，一條人影，業已隨聲飛起，往岸上掠去！

孫湘蓮這才看清老叫化原來一條右腿，還缺了半截！

這下，她心頭驀然閃電般想起他老人家來。

他……他原來是九華山恩師時常提起一位怪傑，南乞北偷，風塵雙奇中的南乞，鐵拐仙！

孫姑娘不由暗罵自己糊塗，瞧到了金絲小獮猴，怎會想不起他老人家來？

照此看來，前幾天晚上，小獮猴送來的那字條，也是他寫的？

那麼？難道梅三公子，當眞是淫賊？

她想到九華恩師時常提起的鐵拐仙，乃是嫉惡如仇的風塵異人，斷不會寃枉好人！

她平日對鐵拐仙的事跡聽得多了，對梅三公子的信心不由又開始動搖起來。

但繼而一想，也許他老人家聽信了神刀閻世和和等一班鷹爪的一面之詞，也說不定。

她心念疾轉，微微一停，已不見了鐵拐仙人影。

趕緊提氣一躍，縱上岸去，一連幾個起落，躍出蘆葦。

原來鐵拐仙鐵拐拄地，敢情已等了一會。

「老前輩敢情就是鐵拐仙了，請恕晚輩方才不知之罪……」

鐵拐仙沒等她說完，攔着說道：「孫姑娘此時不是談話之時，快隨老要飯的救人要緊，再遲來不及了！」

鐵拐一點，人已憑空掠出！

孫湘蓮深知此老平日遊戲風塵，但這時却一再催促，兩次提到「救人要緊」，足見事態嚴重。

也不再多說，一扭腰，跟在後面，向百里洲中間撲去！

兩人這一陣急奔，何等快速，一陣工夫，便到了一莊院側面。

孫湘蓮只覺這所莊院，屋宇重重，甚是氣派。

前面一進上，此時雖近三更，還是燈火通明，人聲喧嘩，敢情在辦着喜事？

後面幾進，也疏疏落落的露出燈光，顯見還有許多人沒有睡覺。

這又是什麼地方？有這麼多的人？

孫湘蓮心中嘀咕，人却緊隨着鐵拐仙縱躍急竄。

鐵拐仙對這所大宅好像非常熟悉，穿房越脊，到了一座高樓前面，倏然停住。

從懷中掏出一粒藥丸，遞給孫湘蓮道：「這魔崽子有我老要飯的對付，孫姑娘妳從後窗進去救人。」

孫姑娘接了藥丸，足尖一點，翻過屋脊。

輕輕的掩近後窗，湊過頭去往裏一張！

這一眼不打緊，却把孫姑娘氣得滿臉通紅，嬌軀一陣顫抖，差點暈了過去！

原來這間樓房，佈置得十分華麗，敢情是富貴人家千金小姐的香閨？

中間一張錦榻上，繡帳流蘇，銀鈎雙挑。

榻上仰臥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星目微闔。

遠望過過去，膚白勝雪，貌美如花。

這時只穿着一身褻衣，身上覆了一塊輕羅。

苗條腰肢，曲線畢露，眞是我見猶憐！

榻前站着的是一個道裝青年，他敢情也進來不久。

正在迅速的脫去外衣，瘦削臉上，被慾火燒得通紅。

得意！忘形！露出本來面目，那是猙獰和殘酷的笑容！

尤其兩隻充滿紅絲的色眼，直勾勾地盯着錦榻之上，快要噴出火來！

這是自己最熟悉最傾心的人，是爹娘從小許婚的未婚夫婿！（孫姑娘一直把他當作梅三公子）

不但救過自己性命，而且在自己面前，裝得那麼溫文有禮，誠摯多情。

這魔鬼，這十足是魔鬼！

他們並沒有寃枉他，是自己受了他蒙蔽欺騙，偏護着他！

「哈哈！本教主和姑娘緣結不解，眞是三生有幸！」

他腳步輕移，右手慢慢伸出，正待揭開香羅！

孫姑娘氣得嬌軀亂顫，柳眉倒豎，驀地抽出長劍，嬌叱一聲：「淫賊……」

但在她喝出的同時，另外響起一聲暴喝，猶若晴天霹靂，把孫姑娘的聲音蓋了過去！

「好淫魔！有我老要飯在此，豈能容你作惡？」

喝聲一出，嘩啦啦一陣巨響。

一股强猛無倫的勁風，破窗而入，直向聞香教主溫如風身後劈到！

聞香教主溫如風，今天是聞香教開壇第一天，正式登上了教主寶座，興高采烈！

又值三義會，不！聞香教岳州分堂堂主卓大奎孝敬的美人，羔羊到口，慾令人昏，那裏想得到四面環水的堂堂總壇重地，半夜裏會闖進人來？

是以聞聲驚覺，應變稍遲了一步。

只覺凌厲掌勢業已像潮水般迫到身後。

心頭大驚，趕緊微一側身，猛吼一聲，雙掌也倏地推出，向掌風截去！

倉猝應敵，只不過運起五六成力道。

「蓬」的一聲，一個身子竟然被震得往斜裏退出了三五步，方始穩住身形。

一時不由驚駭已極，這又是誰，竟有如此功力？

怒目一掃，只見窗前站着一個一頭亂髮，滿臉于思的老叫化。

鐵拐柱地，腰懸朱紅葫蘆，雙目烱烱望着自己！

溫如風那會不識？心頭陡地一震。

瘦削臉上，陰慘慘，青獠獠，咬牙喝道：「拐子！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你居然破壞本敎主的好事。好！既然上門挑釁，本敎主就領敎你到底有多少道行，敢橫行江湖！」

鐵拐仙哈哈大笑，道：「淫魔！老要飯一生見過多少魔頭，沒見過像你這樣一身淫孽的下五門敎主。來！來！我老要飯就是嫉惡如仇的脾氣，河水井水，不必多言。」

溫如風冷哼一聲，陡然雙手一收，高舉胸前，五指箕張，雪白的掌心立時逐漸變成青色！

他是恨極了當前這個老叫化，要把數十年積修，從不輕用的「七絕掌」向對方突施一擊！

鐵拐仙久聞這魔頭擅長採補，駐顏有術，望之雖然只有二十四五，其實眞實年齡和自己也不相上下。

尤其江湖上傳說，他曾在新城山得了一部奇書，所載武學極爲奇奧。

是以也不敢大意，暗中把「混元氣功」運行週身，靜以待敵。

驀聽聞香敎主「赫」地一聲，雙掌已平胸推出。

一股萬鈞狂飆，猛向鐵拐仙身上撞去。

鐵拐仙「混元氣功」蘊蓄不發。

待掌風襲到，也立即吐氣出聲，排山運掌，往前迎去。

這兩掌是兩人數十年功力所聚，豈同小可！

兩股潛力一撞，丈餘以內，勁風激蕩，威勢驚人。

但聽焦雷似的一聲爆震，嘩啦啦簷牙齊飛，窗壁悉數震塌。

整座樓房也被震得察察連響，晃動不已！

鐵拐仙雙肩晃動，向後退出兩步，屋瓦上，那裏承受得了這沉重鐵拐衝激。

「篤」「篤」聲中，夾雜了一片碎瓦斷椽之聲。

不由暗自驚心，這魔頭果然厲害！

幸好自己並未過份輕敵，否則此時先栽了觔斗！

再看溫如風，也已被自己混元眞氣，震得當堂後退了三四步。

青慘慘的臉上，更獰惡得滿罩戾氣！

「哈哈！見面不如聞名，敎主爺原來也只有這點能耐，來來來，咱們痛痛快快去打上一仗！」

鐵拐仙鐵拐一點，「篤」的一聲，七八丈高樓，業已飄身而下！

聞香敎溫如風，上次在歌樂山莊山頭，親眼目睹這老叫化力鬥紅燈夫人手下的轎前四煞。

結果把昔日名震武林的河東四醜，打得一死一傷。

功力深厚，可以想見。

他暴怒之下，很快的披起道袍。

因爲他道袍長袖之中，暗藏「蝕骨柔香」的特別設備。

必要時只需扭動機括，輕輕一揮，「蝕骨柔香」便會隨着一拂之勢，往前洒出，制敵俄頃！

當下穿好道袍，隨手携起長劍，立即跟踵而下。

正當溫如風携劍下樓，後窗人影一晃，紫鳳孫湘蓮已手揮長劍，破窗而入。

躍近床前，忙將鐵拐仙適才在樓外交給自己的一粒藥丸，納入少女口中。

自己不敢離開，就守在一旁。

這藥丸果然靈妙，不多一會，那少女眼皮微動，倏的張開眼來。

敢情看到孫姑娘仗劍而立，心頭一驚，便翻身坐起，秋波四面一轉，「噫」了一聲，問道：「姐姐，這是甚麼地方？我怎會到這裏來的？」

孫湘蓮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是鐵拐仙老前輩叫我救妳來的。」

「啊！姐姐，妳快穿上衣服，外面打起來哩！」

少女低頭一瞧，果然自己只穿着一身褻衣。

不由羞得滿面通紅，「呀」的一聲，披了輕羅，跳下床來。

四面一找，還好，自己一堆衣服原來就在橱邊。

連自己的一口長劍也擱在一旁。

心中大喜，即忙穿上衣服。

這可把紫鳳孫湘蓮看得呆了，原來這少女竟是女扮男裝，這時穿起衣服，居然白衣飄逸，活像一個少年書生！

而且……而且十分眼熟，好像在那裏見過？她沉思有頃，突然問道：「啊！姐姐，妳還認識我嗎？我們不是在歌樂山莊見過面，後來在江口又遇到過。」

「咦！和妳一起還有一個小妹妹呢！」

少女佩好長劍，聞言微微一怔，搖頭道：「歌樂山莊！歌樂山莊在那裏呀！我沒有去過。哦！姐姐，妳說的恐怕是我妹妹，我們臉型生得一模一樣，她叫崔慧，我叫崔敏。對了！她和上官小妹一起去的。啊！姐姐，她們現在那裏啊？」

孫湘蓮搖頭道：「我不知道，那已經是很久以前了，好像她們是往黔陽去的。」

崔敏點頭道：「不錯！妹妹和我約定在黔陽見面的，唉！她們一定等得不耐煩了。」

正說之間，忽聽樓外雲板連響，呼喝之聲大起，燈球火把，照得雪亮！

孫湘蓮急道：「不好！樓下只有鐵拐仙老前輩一個人呢！姐姐，我們去。」

崔敏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聽紫鳳孫湘蓮一說，忙道：「姐姐！那我們快去！」

話聲一落，兩人便往窗外飛去。

* * *

原來鐵臂蒼虬武公望失蹤，上官燕一清早找到崔氏姐妹住的客店，哭訴經過。

當時崔慧一口咬定是紅燈夫人所爲，因爲昨晚她手下轎前四煞一齊受挫，明知武功不是梅三公子敵手，才故示大方給了解藥。

可是暗中却又派人把武老英雄擄去，所以主張立即往湘西趕去。

崔敏却較爲穩重，雖漸覺得妹妹所說，極爲有理，但她却主張仔細查探清楚，再行追蹤。

所以一面要上官燕趕到梅三公子客店中求援，自己姐妹兩人分別偵查，約好不論有無眉目，等大家在黔陽會面，再作計較。

不過在崔敏的想法，天理敎的人落脚在三義會中，這條線索，自然不放棄。

是以她走出客店和她妹妹崔慧分手之後，第一步便跑到武公望住過的客店房中，詳細檢查了一遍，覺得房中門窗用具，絲毫找不出痕跡。

大白天裏，又不好縱上房去，瞧瞧屋瓦上的情形，只好四面打量一陣，便退了出來。

接着又在岳陽水陸碼頭，茶館酒肆，暗暗注意顯眼的人，結果還是白奔波了一天，依然一無所獲。

於是她決定等到夜晚，親向三義會踩踩盤子再說。

那知三義會在江湖上雖然算不了甚麼，但在岳陽城中，不但爪牙遍佈，而且還開設了幾家酒樓客店。

因爲卓大奎知道天理敎大批高手紛紛南下，就是爲了追踪一個武老英雄。

當然這件事情，在天理敎來說，一定非常重大。

他有心依附天理教，這個立功機會，豈肯錯過？

再叫手下一打聽，正好武公望祖孫，落脚在自己開設的客店之中。

這正是天假機緣，當晚就在茶水之中，暗暗下了蒙汗藥。

照理像武公望闖蕩江湖數十年，經驗老到，自然不容易着人家的道。

但因當晚强敵盡去，又結識了梅三公子這樣一位年輕高手。

老懷高興，戒心遂泯，輕輕易易地被三義會迷翻，打入密室隧道。

上官燕小姑娘家，晚上沒有喝濃茶的習慣，而且三義會也作賊心虛，只注意了武公望，百密一疏，遂讓她逃出厄運。

可是卓大奎等三人，人雖到手，因天理敎幾位壇主已鎩羽而歸，一時那敢露出半點痕跡？

後來聽手下報告，梅三公子和崔慧等人，已紛紛騎馬而去。

只有一位白衣書生，却跑到武公望住過的客店，詳細查勘，看來還沒有離開岳陽的跡象。

卓大奎和二位義弟一商量，料定崔敏晚上可能會上三義會來，自己武功和人家差得老遠，只好吩咐手下，天一黑，便歇燈休息，裝出若無其事模樣。

一面却密遣爪牙到崔敏住的客店，裝扮店伙，依樣葫蘆，在茶水中做了手脚。

入晚之後，崔敏在三義會屋上，踩探了半天，覺得並無可疑，只好頹然而返。

回到客店，便也步了武公望後塵，輕易落入三義會手中。

卓大奎這份高興，可說喜上眉梢。

天理教出動如許高手，千里追蹤，都無法得手，居然被自己輕易擒住。

但一想到對方武功之高，簡直駭人聽聞，萬一風聲走漏，自己那還有命？

是以只把兩人囚在密室之中，絲毫不敢大意！

這樣提心吊膽的關了兩個來月，恰好天理教副教主瘟煌道人耳聞三義會有一粒「雄黃珠」，正是自己「瘟疫散」的唯一尅星，遣人相索。

卓大奎有心依附天理教，這才備了幾式禮物，另外把武公望、崔敏兩人，裝上一輛轎車，決定親自押送。

一面還怕半途之中出了岔子，不敢從臨湘蒲圻這條路北上。

偏又故意繞道江陵，並由三義會二當家龔長勝先行探道，卓大奎自己和三弟秦智兩人暗中尾隨。

他們認爲在湖北地面上，因是湖南鄰省關係，憑三義會的交情，自然不會發生事故，只要一過河南，進入天理教勢力範圍，就可安然無事。

那知爲了一粒「雄黃珠」，竟使藍腰帶幫總舵主親自出馬。

更因藍腰帶幫擁有長江七十二分舵，遂使聞香教主溫如風起了創教之心。

三義會卓會首同時也俯首稱臣，歸附了聞香教，當上岳州分堂的堂主。

溫如風起初聽卓大奎說明原委之後，知道武公望就是梅三公子找尋之人。

而且爲了此人，大破歌樂山莊，親上六紹山，鬧得玄女教天翻地覆。

而九天玄女還不計死傷，以友相待。

自己創教伊始，而且和梅三公子又有一段交情，是以還想把武公望放了，藉作結交。

但後來聽說還有一個女扮男裝的崔敏，生得十分美貌。

他色星高照，不覺怦然心動。

教主爺親自往後面一瞧，果然崔敏長得和崔慧一模一樣，雖在昏迷之中，依然容光動人。

而且自己當日見到崔慧之時，早已垂涎三尺，因爲在一起的有梅三公子同行，自己那敢妄起邪念？

這時瞧到崔敏，自然如獲至寶，這就吩咐使女們好生服伺。

於是釋放武公望之心，也就變成了想殺之滅口。

幸好這時他忙着籌劃創教，無暇兼顧，武公望才得保住老命，崔敏也沒有失去清白。

直到第三天聞香教正式開壇之後，他才躊躇滿志，與高采烈的準備一享溫柔，那知却被鐵拐仙趕到，救了崔敏。

＊　＊　＊

却說崔敏和孫湘蓮兩人飛身落地。

只見樓前一片空地上，這回工夫，竟然靜悄悄的，瞧不到半個人影。

連鐵拐仙和聞香教主溫如風都沒了蹤跡！

一陣陣的金鐵交鳴，人聲呼喝，却發自遠處！

兩人心中雖覺奇怪，但也不敢怠慢，打了一個招呼，蓮足輕點，同時竄上圍牆。

長身一掠，躍上附近一處屋脊，向四外略一打量。

果然前面一進屋面上，燈火通明，人影錯落。

遠遠望去，雖然看不眞切，光瞧那份聲勢，至少也有幾十個人！

孫湘蓮心中一急，忙道：「眞不要臉！這許多人圍着鐵拐老前輩羣毆！姐姐，我們快去！」

她玉手一招，嬌軀已像箭一般射出！

崔敏應了一聲，立即跟蹤飛起，兩人輕功俱都不弱。

這一急起直掠，何消幾個起落，便已趕到鬥場！

身臨切近，才看清楚原來被圍的，並不是鐵拐仙。

屋面上一共分作兩起，一邊是兩個老頭，拳掌呼呼，拆招換式，都帶着强勁潛力，打得非常激烈！

另一邊，却是一老一少，和圍攻的八個彪形大漢，也打得難分難解。

四周屋面上，還有許多大漢，高擎着燈球火把，一陣陣的濃烟，衝天而起。

不！還有一大羣高高矮矮的人，各持兵刃，凝目而視，看上去全是武林健者！

崔敏和孫湘蓮兩人心中十分不解，這到底是什麼所在？竟有這麼多的高手？

這也難怪崔敏和武公望兩人，一直被囚在三義會秘室之中，等到臨行之時，又被人家迷昏過去，是以不知身在何地。

孫湘蓮是由鐵拐仙帶來，不明底蘊，先前見到那座佈置華麗的高樓，還當是富貴人家的繡閣呢？

她們那知處身何在，正是長江上下游，聞風歸附，新近崛起江湖的聞香教根本重地的總堂。

而且今天又是聞香教正式開壇的日子，長江上下游七十二分堂堂主，全都齊集在這裏，自然高手如雲了。

被圍的老少三人，兩位姑娘也各識其半！

那邊徒手相搏的兩人中間，一個濃眉粗眼，個子高大，出掌威猛的，正是泰山磐石堡雙龍一鷹的老大萬蛟。

在湘西客店中，曾和假梅三公子動過手，孫姑娘一眼就瞧了出來。

另外的一老一少，老的一個，手上使着一柄單刀，似乎並不趁手，顯然那柄刀，是臨時奪來的。

這人崔敏十分熟悉，那正是和崔敏一同被囚的鐵臂蒼虬武公望！

使劍少年一手劍法，至爲剛猛，自己雖然不識，但武英雄和他在這裏現身，當然是這一老一少兩人救出來的。

這時兩人聯手對付長江八怪，却顯得十分吃力。

一刀一劍，在八柄鬼頭刀之間，只能謹守門戶，封拆來招，並沒有還手之力。

兩位姑娘目光掃過全場，說來話長，其實也不過是刹那間事。

她們瞧淸情形，嬌軀一晃，凌空向場中飛落。

崔敏高叫一聲：「武老英雄，我來了！」

「了」字出口，立即足尖再點，正待向武公望那邊縱去！

驀見人影一閃，一高一矮兩個漢子，業已攔在自己身前。

兩柄鬼頭刀，也同時疾奔而來。

崔敏急切之間，退出半步。

舉目一望，這兩人正是三義會的二當家龔長勝，三當家秦智。

崔姑娘瞧到兩人，不由柳眉陡豎，杏目圓睜。

一聲嬌叱，不退反進。

左手袍袖一抖，使出爺爺嶽麓老人親傳絕技「拂雲袖」，一股眞氣對準龔長勝拂出！

右手劍尖一圈，「大羅劍法」的「北斗斜指」，閃電擊出！

姑娘這是含憤出手，一袖一劍，都用了十成力道，何等厲害！

即使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也不敢輕攖其鋒，何況來的只是二三流角色？

「砰」然巨震，「嗆郎」連聲，同時響起。

龔長勝悶哼一聲，一個身子骨碌碌滾下屋去。

秦智手中握着半截斷刀，慌不迭的向後疾退。

「哼！你還想逃？」

崔敏平日沉穩嫻靜，極少生怒，但這回却動了眞火。

今天要是沒有鐵拐仙和孫姐姐趕來，自己一生，豈不毀了？

推根追源，這禍首，當然是三義會的「三義」！

此時那容他逃出手去？身形倏進，跟着秦智追到。

玉腕一揮，長劍早已洞胸而過，秦智只慘叫了半聲，便往後倒去。

就在秦智倒下去的同時，鬥場中突然驚呼慘叫，連續響起。

原來紫鳳孫湘蓮縱入鬥場，她那柄斷金切玉的長劍一揮，長江八怪就有兩人的鬼頭刀立被削斷。

武公望和使劍少年一見援兵趕到，精神立時大振！

孫姑娘出手何等快速，玉腕再翻，銀虹電射，「嗆嗆」連響，驚呼同起。

長江八怪雖是桀傲之人，但在此刻，手中兵刃已失，那敢戀戰，是以紛紛躍退。

圍觀的聞香教高手，看到這突如其來的一對男女青年，一兩個照面，長江八怪兵刃盡削，岳州分堂兩位副堂主當場殞命。

這份武功，足以令人咋舌！是以一時全被震住！

「丫頭，本堂主和你拚了！」

人叢中突然暴喝一聲，一條人影急奔而出，舉刀往崔姑娘頭上便剁！

這人正是三義會頭領，新任岳州分堂堂主的卓大奎。

他眼看兩位義弟同時喪在崔敏手下，急怒攻心，那計厲害？

他這怒吼而出，同時四邊風聲颯然，颼颼颼，縱出二三十條人影，分向崔敏、孫湘蓮、武公望、祝鷹揚等四人圍了上來。

長江八怪，換了兵刃，重新上場。

崔敏冷哼一聲，暗運勁力，手上長劍一震，洒出一片銀芒，把撲來幾個大漢一齊迫退。

身法一轉，「迎風破浪」，猛上一步。

左手羅袖輕揚，向卓大奎迎面拂出！

卓大奎武功較之兩位義弟，自然高出許多。

這時一見對方長袖拂來，眞氣拂拂，那敢硬架。

身形一矮，避袖進招，單刀改劈爲掃，橫砍崔姑娘雙脛。

被逼退的幾個大漢，也湧身再上，刀劍齊發！

崔敏自幼跟爺爺嶽麓老人長大，武功劍法早得眞傳，那會把這干人放在眼裏。

柳腰一挫，劍化萬道銀虹，漫天花雨。

但聽「嗆郎郎」連珠暴響，近身刀劍，悉數震開。

七八個大漢虎口同覺裂痛，不約而同齊往後暴退。

這還是崔姑娘手下留情，不願殺傷無辜。

「砰」！卓大奎左肩被姑娘家衣袖一抖，彈出去一丈來遠。

他一個虎跳，躍起身子，只覺一條左臂，已酸痲得再也抬不起來。

「丫頭，不是妳死，就是我亡！」

他橫上了心，右手一掄，刀光霍霍，重又撲來！

崔敏生性較輭弱，方才含憤出手，業已殺了人家兩個，是以手下留上了情。

可是對方一連罵了兩聲「丫頭」，姑娘的怒火，重又勾起。

黛眉一挑，叱道：「你要找死，還不容易？」

左袖一揮，「拂雲袖」眞氣潮湧，又往卓大奎身前湧到，不過她還留了幾成力道，沒有發出。

「砰」！卓大奎一個身子又復捲

飛出去一丈開外，「嘩啦啦」！把屋面壓坍了一個大洞！

另外孫姑娘可不同啦！

她今天受了極大刺激，一股怨憤，無處發洩。

先前因沒弄清楚這是什麼所在，雖然知道那使劍少年，是萬蛟的師弟(祝鷹揚)，但武公望她並不相識。

是以雖然出手，也只削斷了長江八怪手上兵刃，並沒傷人。

這時一見他們羣起湧來，不由挑動了姑娘心頭懋着的一股怨氣。

驀見她柳眉一豎，殺氣陡現。

嬌軀晃動，已迎到撲來的幾個大漢面前，冷哼着道：「看來姑娘今天又得開開殺戒！」

她嬌叱未已，早有六七溜刀光，奔近身來。

「好！」玉腕揚起，青虹吞吐，猛地隨身一圈。

寒森森劍氣，橫撩而出！

簡直快如掣電，只聽「嗆郎郎」兵刃斷折之聲，和骨碌碌頭顱滾落聲，同時響起。

須臾之間，就有五六個人喪生劍下！

鐵臂蒼虬武公望、泰山一鷹祝鷹揚，也奮起全力，和撲來之人激戰起來。

一時但見刀光亂翻，金鐵大鳴，夾雜着慘呼驚叫，響成一片！

和萬蛟激戰的，正是聞香教副教主黑虎神郝于菟。

他們一個是泰山派高手，一個是黑道上梟雄，拳掌呼呼，勁風激蕩，業已打到了生死關頭。

泰山磐石堡，原來剛猛無儔的「磐石掌」名聞天下，萬蛟是老堡主石勝天嫡傳首徒，相從數十年，已得泰山派武功神髓。

小師弟祝鷹揚，還是他代師傳藝，功力豈是尋常。

黑虎神以一雙黑沙掌，縱橫江湖，能當上「藍腰帶幫」七十二舵總舵主，自然也有他驚人之藝。

這兩人走的全是剛猛路子，越打越淩厲。

「蓬蓬」之聲，震得脚下碎瓦亂飛，屋樑不時發出「格格」巨响。

激鬥之中，猛聽黑虎神郝于菟斷喝一聲，左掌一招「飛鈸撞鐘」淩空直劈，右手却含蘊眞力，「黑沙橫流」，由橫裏掃向對方中盤。

萬蛟冷笑一聲，勁貫兩臂，雙手一前一後，左拒右迎，揮掌硬接。

這一下兩人都運足了八成以上眞力，只聽呼呼兩陣强風相接，砰然有聲，各自後退了三步。

脚踩之處，瓦碎椽斷，發出「嘩啦啦」巨響！

黑虎神郝于菟只感一陣搖晃，才行站住。

萬蛟也被震得眼冒金星，耳鳴心跳，雙方勢均力敵，半斤八兩。

黑虎神郝于菟定了定神，口中吐出「嘿嘿」冷笑，雙脚一頓，全身騰空而起。

掌先人後，一招「黑虎搏羊」，再次打出黑沙掌力。

萬蛟那肯示弱，高大身形微微一挫，勁貫右臂，掌根吐勁，使出「磐石掌」中一招「隔山打虎」！

這一次他雖是單掌應敵，但威力之大，實爲「磐石掌」精華所在。

兩人拚力一擊，黑虎神郝于菟悶哼一聲，一個身子被萬蛟內力反震，衝起一丈多高。

在空中打了兩個轉身，才行落下，兩眼一黑，血氣翻騰，連忙運氣護傷，强自鎭定。

再看萬蛟，也被震得連退了七八步，一屁股往屋瓦上坐去。

又是一陣「嘩啦啦」巨響，屋面立時坍下一個窟窿。

萬蛟慌忙挺身躍起，喘息未停，臉色慘白。

兩人各自運了一會息，萬蛟睜目一瞧，只聽金鐵交鳴，吆喝連連。

對面屋脊上，一青一白兩道劍光，矯若游龍。

所過之處，嗆郎連響，慘呼大起，不由心頭一凜。

他到底出身正派，眼看再打下去，這兩柄長劍所至，不知要殺傷多少人命？

連忙沉聲喝道：「郝當家，還要再打嗎？」

郝于菟這時目眥盡裂，喪門臉上滿露獰惡，厲聲應道：「萬蛟，今天你們還想活着出去嗎？來！來！有本領，咱們再拚個死生存亡！」

萬蛟用手向前一指，道：「郝當家，你難道連弟兄死活，都不顧了？還不快叫他們停手？」

郝于菟聞言向四外一瞧，不由臉色一變，桀桀怪笑道：「姓萬的，聞香教弟兄有死無退，本座與你拚了！」

雙手箕張，又待撲出。

萬蛟一晃身，退出去二丈來遠，大聲叫道：「武老哥、崔姑娘、孫姑娘，你們快請住手！」

他這一聲拚集丹田之氣喝出，聲震遐邇。

戰場上雖然金鐵大鳴，吆喝慘呼不絕，但給這突如其來的一喝，雙方不明究竟，全都紛紛住手。

泰山雙龍一鷹的老大萬蛟，方才和黑虎神郝于菟，兩人全都元氣耗盡，身負內傷，此時再經這一聲大喝，立覺一陣昏眩。

但他畢竟功候較深，强行支持，回頭向黑虎神郝于菟道：「兄弟和鐵拐仙夜闖貴地，原爲救人而來

，郝當家和兄弟雖然勝負未分，但貴教弟兄，決非嶽麓老人令孫女崔姑娘及千手老前輩嫡傳高徒孫姑娘兩柄長劍敵手，兄弟不忍多事殺傷，才要她們停手。

「郝當家如覺心有未甘，只管把這筆賬記到兄弟身上就是！」

黑虎神郝于菟縱橫江湖，也算得上是黑道梟雄。

這時憤怒得雙目噴火，戾氣滿臉，萬蛟的話，尚未說完，他早已越聽越寒。

憑萬蛟在江湖上的萬兒，決不會虛言恐嚇，聽對方口氣，今晚來人竟是風塵雙奇的鐵拐仙在內。

難怪到這時還不見教主踪跡，這老怪物，就是教主自己，怕也難討好。

何況如果那兩個姑娘，當眞一個是嶽麓老人孫女，一個是千手觀音門人，那麼這兩位厲害人物，自己更是一個也惹不起。

而且方才和對方硬拚之下，自己也內傷極重，即使再打下去，至多也不過鬥個兩敗俱傷，那兩個丫頭，還是無人能制。

萬蛟既把這場過節，全攬到他身上去，泰山磐石堡雖然也並不好惹，但比惹上這許多老殺星，終究要好得多。

只要教主回轉，就是磐石堡老堡主石勝天親來，也容易對付。

他吊角眼轉動，臉上露出一臉陰笑，沉聲說道：「好！姓萬的，你既然劃下道來，聞香教自然有人找你算賬！」

一陣喘息，突然右手揮動，大喝一聲。

「退！」

黑虎神郝于菟果然令出法隨，屋面上數以百計的聞香教弟兄，立即紛紛退去，眨眼工夫，走得一個不剩。

屋面上只留下萬蛟、武公望、祝鷹揚、崔敏、孫湘蓮五條人影！

萬蛟望着大家，說道：「武老哥，兩位姑娘，咱們快走！」

說着領先躍起，往屋外奔去。

大家跟蹤急掠，一陣工夫，便趕到江邊。

只見蘆葦中「颼」的一聲，竄出一條小黑影來，口中「吱吱」亂叫，正是鐵拐仙豢養的金絲小獼猴。

牠指手劃脚比劃了一陣，便箭也似往蘆葦中射去！

孫湘蓮喜道：「鐵拐老前輩原來已在船上了呢，我們快去！」

武公望嘆了口氣道：「强將手下無弱兵，只看這隻獼猴，已是如此靈異！」

萬蛟接口笑道：「武老哥你不知這小獼猴，就是鐵拐的唯一弟子，武功稍差之士，可還不是牠對手呢？」

大家跟隨小獼猴拂葦而入，走了半箭多路，果然看到鐵拐仙已在小船上巍然坐等。

瞧到大家，呵呵笑道：「你們怎的才來？老要飯等得不耐，就要單獨開船啦！」

他話聲才落，忽然「咦」了一聲，道：「萬老大，你受了傷！可是在路上，又碰上了那個魔崽子？」

武公望、祝鷹揚、崔敏、孫湘蓮四人，聞言吃了一驚。

他們一路行來，竟沒發現萬蛟有負傷跡象。

回頭一望，果然瞧到萬蛟臉色異常慘白。

祝鷹揚急忙問道：「大師哥，你……」

萬蛟並不回答，只向鐵拐仙道：「那魔崽子，晚輩倒並沒遇上，不知老前輩和他動手的情形如何？」

說着一面就把自己和黑虎神郝于菟硬拚經過，簡扼說了一遍。

鐵拐仙點頭道：「這就是了，你們快上船來再說。」

當下就從懷中掏出一個磁瓶，傾了一粒藥丸，遞了萬蛟手上，又道：「你服藥之後，立須運功調息，老要飯的傷藥，雖非仙丹，却也保管你藥到病除。」（未完・廿九）

上文提要： 阿牛將三王莊莊主石勇救醒之後，才知道肆虐的老魔是假瘋道，並將不老僧的傳話告知。在這裡阿牛結識了王文魁，原來他是瘋道人的傳人，告訴他師傅也作了階下囚，被鎖在深山絕谷中。也是為瘋道找尋痴尼、不老僧，以及傳話給二堡、三莊、四大門派才來這裡。二人既是三老的傳人，雙方也親熱起來，願意作拜把兄弟……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無膽跳進胭脂井　有意醉倒明湖春

阿牛急中生智，被他想出一個法子來，拉着小秀才就走。

王文魁嚷嚷道：「老大，去那兒呀？」

「去找水。」

「找水幹甚麼？」

「給你洗澡。」

「人都快死啦，還洗甚麼澡？」

阿牛賊眼一翻，故意拿他尋開心。「人死之後都要洗澡，不然閻王爺會拒收，變成孤魂野鬼。」

王八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大吼大叫道：「我不要死，不要死！不要！」

玩笑開過，鐵牛始將自己的計劃說出，截口道：「笨蛋，冷可去熱，水可滅火，連這個也不懂，眞是一個書呆子，如能找到一個池塘，你的小命就有救啦。」

* * *

是的，冷可驅熱，水可熄火，這是小秀才活命的唯一機會。

偏巧，在這附近却既無小溪，亦無池塘，甚至連一口水井也找不到。

藥力已開始發作，小秀才的臉紅噴噴的，好像喝醉酒的關老爺，四肢發脹，頭皮發炸，呼吸已經感到困難，隨時隨地都有栽倒的可能。

救人如救火，阿牛一點也不敢怠慢，忙將王文魁扛起來，放步疾奔。

「好難過啊！好難過啊！」

「我要死啦，我要死啦！」

阿憨已陷入半昏迷狀態，猛說囈語。

鐵牛同樣一肚子的不痛快。「媽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伙伴，就惹出一籮筐痲煩來，眞衰啊！」

話是這樣說，脚下可絲毫未放鬆，彷若一隻沒頭蒼蠅，四處亂竄，放步狂馳。

行行復行行。

尋尋復尋尋。

沒見大河。

沒見小溪。

却在一座小山的旁邊發現一個小池塘。

山其實不能算山，只是一塊碩大無朋的大岩石。

池塘也不大，僅數丈方圓，是地底的泉水滙集而成，潔淨冷冽，清澈見底。

阿牛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王文魁，便噗通！一聲跳下去。

「不要臉！」

「臭男人！」

「要死啦！」

「瞎眼啦！」

聽到尖叫，阿牛這才發現，池塘裡原來早已有人。

是女人。

還不止一個。

一共有五位妙齡女郎正在池中戲水。

乖乖不得了，全身上下，除了一條短得不能再短，薄得不能再薄，蓬門玉戶隱約可見的三角褲外，赤條條的一絲不掛。

胸部却很發達，高高挺挺的，圓潤豐滿，宛若王母娘娘座前的蟠桃。

五張俏麗的臉蛋兒也一點不輸於天上的仙女。

短短的一條三角褲，上面還有艷麗奪目的刺繡。

分別是：芙蓉花、牡丹花、玫瑰花、杜鵑花。

另外一位最美，最艷，最嫵媚，最妖冶的女郎與衆不同，在肚臍下方，玉戶上邊，繡着一隻振翅欲飛的大黃蜂。

四名繡花女郎，團團的圍在黃蜂女郎的四周，一面幫她洗滌擦背，一面在水中嬉戲。

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兩個小男生，驚得她們花容變色，驚叫連聲。

但並無慌亂之情，亦未上岸穿衣，五人十目，直勾勾的一齊投目注視在阿牛、小秀才的身上。

池水不淺，淹至胸部，尤其冰涼透骨，清爽無比，入水不久，小秀才面部的紅雲便逐漸消退，滾燙的體溫也大為減輕。

芙蓉女郎輕擺酥胸，慢扭柳腰，划動水波，靠近了一些，嗲聲嗲氣的道：「喂，你叫甚麼名字？」

拚命三郎從容不迫的道：「我叫鐵牛，又名阿牛。」

「你懷裡的那一位少年呢？」

「他叫王文魁，外號小秀才。」

「眞的是個秀才嗎？」

「一點不假。」

「你們來幹嘛？洗澡？」

「嗯，洗澡。」

牡丹女郎也游過來了，聲音更嗲更嬌：「少騙人，洗澡那有不脫衣服的。」

玫瑰女郎的姿態更美更撩人，挺着大胸脯，游至阿牛面前，雙峯故意從他的胸前擦過，然後來了一個急轉身，回眸一笑道：「想洗澡就脫衣服呀，別害臊。」

臉皮眞厚，或者說好開通，好進步，一撥水面又游回來，準備動手幫阿牛脫衣服。

鐵牛大吃一驚，暴退三尺，氣急敗壞的道：「不不不！我們不是來洗澡，是來治病的。」

杜鵑女郎一面輕划水面往這邊游，一面嬌滴滴的道：「是誰在生病呀？」

「小秀才。」

「甚麼病呀？」

「發燒。」

芙蓉女郎乍然一挺腰，整個上半身全部露出水面，環顧水中的女伴一眼，笑盈盈的道：「池中的水很冷，附近的環境又這麼凉快，正是治發燒病的好地方。」

是不錯，經過這一陣交談，阿憨的神智已醒，不必再由鐵牛來抱，兀自將頭栽入水中。

直如醍醐灌頂，霎時間便熱退火消，復元如初。

也就是說，直至此刻，小秀才方始弄清楚自己所處的環境，看到了五個近乎全裸，美得冒泡的美人。

黃蜂女郎好大膽，仰游着，胴體浮在水面上，就好像躺在牙床上一樣，以最美的姿態，最好的角度，游到兩人面前來。

這是一種誘惑，也是一種挑戰，不論是王文魁，或是鐵牛，只要輕輕一縱，便可趴上去。

兩人皆血脈賁張，心如鹿撞，眞想趴上去偷吃禁果，一遊人間仙境。

但一想到貞女祠慘死的村姑，三王莊遇害的婦女，不由皆心頭一震，慾念頓消。

牡丹女郎游近小秀才道：「我家小姐美不美？」

「美！」

「艷不艷？」

「艷！」

「很性感吧？」

「是很性感。」

「你想不想？」

阿憨的答覆簡短有力：「不想！」

玫瑰女郎格格的嬌笑道：「小秀才，你大概還是一隻童子鷄？沒熟呢。」

王文魁大聲抗辯道：「妳錯了，假如討個老婆，已經可以生孩子。」

黃蜂女郎游了一圈，又游回到阿憨的面前來，銀鈴也似的聲音道：「既然沒有毛病，為何不想一探秘徑幽谷？」

眞不愧為是讀書人，小秀才把孔老夫子的話搬了出來：「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這一拽文，引得衆女哄然大笑，杜鵑女郎譏諷道：「原來是個書呆子，只會咬文嚼字，不會吟風弄月。」

黃蜂女郎雙脚落地，停在阿牛面前尺許處，搔首弄姿的道：「兄弟，你看本大小姐的姿色如何？」

由於距離太近，女郎吐氣如蘭，薰人欲醉，兩隻特大號的奶子在水面載浮載沉，看得阿牛意馬心猿，眞想衝上去，抓在手中，搓一搓，揉一揉，或者啣在口中，吮一吮，吸一吸。

沒有，阿牛忍了下來，一動未

動，道：「姑娘艷賽羣芳，堪稱國色天香。」

「怎樣身材？」

「曲線玲瓏。」

「喜不喜歡？」

「這……」

「別害臊，說呀，喜歡就……」

話說一半，被小秀才打斷了。

「老大，咱們走，別掉在胭脂井裡，被女人强暴就慘啦！」

他不管鐵牛是否同意，拉着他上岸離去。

五女不曾攔阻，亦未追趕，望着兩個小男生遠去的背影，發出一長串吱吱喳喳的嘻笑聲，彷彿在男人與女人的戰爭中打了一場大勝仗。

* * *

烈日當頭。

艷陽高照。

行出去十幾里地，兩個人的濕衣俱已乾透。

阿牛檢查一下東西，玉瓶蓋得很緊，滴水不浸。

銀票是裝在油紙封套裡，也同樣安然無恙。

王文魁好似驚弓之鳥，回頭望一望，見無人追來，拍着自己的胸脯，餘悸猶存的道：「我的媽呀，好險，好險！」

阿牛不以爲然，疑雲滿面的道：「王八，少大驚小怪，大不了被她們强暴，玩一玩男女之間的遊戲，談不上有何危險。」

小秀才神秘兮兮的道：「老大，你弄清楚她們的來龍去脈後就不會這樣輕鬆了。」

「是何路數？」

「一個門派。」

「那個門派？」

「黃蜂教！」

鐵牛一怔神道：「怪事，二堡、三莊、四大門派中並無黃蜂教這一個字號呀！」

阿憨道：「不錯，是個新字號，最近才崛起江湖，不老僧前輩可能還不知道哩。」

「王八，你又知道多少？」

「不少。」

「黃蜂教的教主是誰？」

「女王蜂。」

「手下的高手多不多？」

「據說，單是頂尖高手就有四大花主、十二金釵等十六人。」

「四大花主、十二金釵，好像都是母的嗎？」

「沒錯，是母的，黃蜂教聽說清一色都是女流。」

「爲甚麼沒有男的？」

「江湖傳言，黃蜂教專門跟男人作對，凡是落在他們手裡的男子，先是强暴，繼而採補，到最後，一個個皆骨瘦如柴，元陽失盡而亡。」

阿牛氣虎虎的道：「奶奶的，這簡直太不像話了，名門正派難道都變成了聾子，瞎子，縮頭的烏龜，也不出來管管？」

小秀才振振有詞的道：「假瘋道、痴尼、不老僧，已將江湖道鬧得天翻地覆，鷄飛狗跳，那還有精力去管黃蜂教，何況，可能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摸清楚她們的底細，甚至連面貌也陌生得很，即使對面相逢，也難以辨識。」

鐵牛道：「不對吧，這些騷貨，看樣子很喜歡跟男人玩床上的遊戲，那些人一定清楚她們的面貌底細。」

小秀才道：「事實並非如此，小弟說過，那些人早已嗚呼哀哉，一命歸陰。」

「一個不剩？」

「大概是的。」

「那你是如何識破了她們的身份？」

「在老大跟她們瞎扯的時候，小弟才注意到她們褲子上的黃蜂與芙蓉、牡丹花，因而趕快和老大溜之大吉。若是再晚一步，上了床，就災情慘重啦，咱們哥兒倆可能已經向閻王爺去報到啦！」

阿牛聽到這裡，心裡直冒寒氣，也情不自禁的喊了兩聲：「好險！好險！」

回頭朝水池的方向望一眼，又道：「再說，男子漢大丈夫，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悲壯激昂，死在女人的肚皮上多糗多丟人！」

小秀才隨聲附和道：「不錯，大丈夫理當馬革裹屍戰死沙場，不能死在女人的肚皮上！」

阿牛無限關懷的道：「王八，現在還發燒嗎？」

小秀才扮了一個鬼臉，嘻皮笑臉的道：「冷水一浸，裸女一嚇，燒早就被嚇跑了。」

「此刻的感覺怎麼樣？」

「內力充沛，渾身是勁。」

「有進步？」

「至少增加了十年的功力，謝謝老大的恩賜，希望……」

「希望甚麼？」

「希望老大繼續供應，最好是再幹一架。」

「王八，你還想跟咱家一爭長短？」

「不！老大永遠是小弟的老大，只是想切磋技藝，印証一下靈丹的功效。」

「無此必要，留點力氣跟那三個老魔頭幹吧，別窩裡反，咱們該趕路啦！」

「到那兒去？」

「飛雲堡。」

「濟南府？」

「答對了。」

「走！」

「走！」

* * *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這是劉鶚對濟南大明湖的吟詠讚美之詞。

用這兩句話來形容濟南的景色，尤爲貼切恰當。

濟南是個山城，泉多、湖多，荷多、柳多，景色秀麗，蔚爲奇觀，幾乎家家流泉，戶戶垂柳。

阿牛與小秀才一到濟南，便被大明湖迷人的景色吸引住，眼看日落西山，仍未投店落脚，肚子裡也在鬧空城計。

遠遠望去，見有一家叫「明湖春」的飯館，矗立在湖邊，哥兒倆互望一眼，急急放步行去。

明湖春規模甚大，差不多佔了半條街，前面是飯館，後面是客棧，在濟南是數一數二的驃馬大店。

這麼大的一家店，少說有百十張飯桌，奇怪的是居然座無虛席，全部爆滿。

甚至在走道上，牆脚下還有人端着碗筷站着吃。

哥兒倆費了好大的勁才擠進去，找到一名店小二。

阿牛道：「請找個座吧。」

「客滿！」

「開個房間也可以。」

「客滿！」

小二好神氣，語冷如冰，話一說完便擦身而過，連正眼都沒瞧他倆一下。

所有的食客皆視若無睹。

既未動箸。

亦未舉杯。

一個個好像中了邪，着了魔，神情呆滯，雙眼發直，一瞬不瞬的凝視着飯廳正中央的一張食桌。

顯然，他們都醉翁之意不在「吃」。

在看。

女人就坐在正當中的食桌上。

是美女，風華絕代，艷賽羣芳。

一共五個，正是哥兒倆前此在池塘中所見的黃蜂教中人。

不過，今天並未裸露，包裝得很好，很保守，各穿着一襲雍容華貴，落落大方的宮裝，儼然大家閨秀，豪門千金，一點也看不出來是喜歡跟男人上床的豪放女。

宮裝的製作極爲精巧雅緻，未見黃蜂、芙蓉、牡丹、玫瑰、杜鵑等圖案。

黃蜂女郎居中，宮裝潔白勝雪，有如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

芙蓉、牡丹女郎在左，一紅一綠。

玫瑰、杜鵑女郎在右，一黃一紫。

四個美若天仙般的妞兒，衆星拱月似的，陪伴着她們口中的大小姐。

大小姐黃蜂女郎千嬌百媚，一舉一動皆引人注目，一顰一笑更緊緊的扣住了明湖春所有食客的心弦。

有江湖豪客。

有綠林好漢。

有富商巨賈。

也有紈袴子弟。

大家都是爲獵艷而來，想一親芳澤。

五女的魅力好大，使整個濟南城爲之瘋狂，不費吹灰之力便將濟南的男人徹底征服。

鐵牛皺一下眉頭道：「阿憨，咱們走！」

走不了啦，五女已發現他們哥兒倆，芙蓉女郎嬌笑道：「喲，人家巴不得能沾一點邊兒，聞一聞香味，兩位小兄弟既然來了幹嘛要走？」

小秀才急中生智道：「沒有座兒呀！」

牡丹女郎道：「沒有座位可以找。」

阿牛道：「我們還要投店，明湖春已經客滿。」

玫瑰女郎道：「小事一件，包在我們姐妹身上啦。」

杜鵑女郎補充道：「大不了與我們同桌而飲，同榻而眠。」

一句「同桌而飲，同榻而眠」，震驚了一屋子的人，有無數個聲音異口同聲的道：「這兩個小子艷福不淺哪！」

芙蓉女郎已將小二召來，道：「這兩位小兄弟是我家大小姐的好朋友，安排一個座位。」

小二哥恭恭敬敬的道：「眞對不起，小店已經客滿。」

牡丹女郎玉面一寒，道：「豈有此理，你不會安排一個特別座。」

「是！」

小二唯唯應諾，多一個字也不敢說。

玫瑰女郎道：「另外，再開一間最好的上房。」

小二低聲下氣的道：「回姑娘的話，所有的上房確已全部住滿了人。」

杜鵑女郎一揚眉兒，道：「大膽，據姑奶奶所知，客棧都有預留房。」

芙蓉女郎道：「沒有預留房，就趕走一個房客。」

牡丹女郎道：「或者把你們老板的房子讓出來也可以。」

玫瑰女郎道：「不論吃的住的，一概由我們負責，不准收他們的錢。」

五女招蜂引蝶，使明湖春生意興隆，食客住客大爆滿，等於是他

們的恩客，小二可得罪不起，連說了兩聲：「是！是！」轉身就走。

黃蜂女郎輕啟朱唇，忽道：「慢着！」

小二哥躬身道：「大小姐還有甚麼指示？」

「不必安排特別座，就與本大小姐同桌而飲吧。」

「這樣最好。」

「撤掉，另換一桌新酒新菜來，酒必上品，菜必佳餚，別慢待了本大小姐的貴客。」

「馬上辦，馬上辦！」

話還沒有落地，小二哥便匆匆離開辦事去了。

阿牛拱一拱手，笑道：「謝了，盛意心領，我看我們還是另找別家吧。」

杜鵑女郎小嘴一撇，道：「濟南府數明湖春最大，別家都是小店，多寒傖。」

小秀才幫腔道：「小店人少，清靜。」

芙蓉女郎嗲聲道：「人多才熱鬧，有氣氛。」

阿憨又拽起文來，道：「非也，非也！我們寧要清靜，不要氣氛。」

黃蜂女郎指名道姓的道：「鐵牛、小秀才，你們兩個是不是男子漢大丈夫？」

阿牛朗聲道：「當然是，鬍子已經冒出來了。」

小秀才挺着胸脯道：「已經可以娶妻生子啦！」

黃蜂女郎嫣然一笑，道：「怕不怕被大姐吃掉？」

拚命三郎道：「笑話，女人吃不了男子漢！」

王文魁道：「是嘛，女人也吃不了大丈夫！」

黃蜂女郎又道：「既然不怕被大姐吃掉，爲何不敢陪我們飲三杯？」

「這……」

「這……」

哥兒倆面面相覷，語爲之塞。

牡丹女郎譏誚道：「怎麼？害怕了？還是害羞啦！害臊啦？」

玫瑰姑娘的話更尖酸刻薄：「別臭美啦，連陪我家大小姐喝杯酒吃頓飯的膽子都沒有，還稱甚麼男子漢大丈夫，根本是兩個沒有出息的膽小鬼。」

請將不如激將，這一招眞靈，激起了小哥倆的萬丈豪情。

「哼，我阿牛還不會怕過誰！」

「哼，我阿憨也不會服過誰！」

杜鵑女郎冷言冷語道：「不怕就坐呀！」

芙蓉女郎亦道：「不服就吃呀，喝呀！」

「吃就吃！」

「喝就喝！」

哥兒倆已墜入彀中，動了心火，一屁股坐在黃蜂女郎的正對面。

現場立即掀起一陣不小的騷動，羨煞了圍在四週的無數大男人，大家一致認爲兩人正交桃花運，艷福不淺。

酒菜業已上桌，牡丹女郎斟了兩個滿杯，甜蜜蜜的笑道：「我家大小姐乃是天字第一號的大美人，不知瘋狂了多少王孫公子，達官貴人，別人想跪在地上喝一口洗脚水都得排隊掛號，兩位眞是幸運兒，竟獲得大小姐的青睞，成爲座上『嬌客』，還不快敬我家大小姐一杯。」

一句「嬌客」使阿牛受到無限屈辱，心想：「媽的個巴子，想我鐵牛乃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如今居然變成女人口中的嬌客，簡直欺人太甚，今天一定要大展雄風，給她們一點顏色看看。」

衡情度勢，打架吵嘴自非所宜，唯一的選擇便是拚酒，叫她們爛醉如泥，叫她們丟盡顏面。

心意一決，立刻易守爲攻，舉杯道：「承大小姐厚愛，阿牛愧不敢當，一杯太少，來，咱家連乾三杯。」

一手提壺，一手執杯，果然連乾三杯。

黃蜂女郎好厲害，連飲三杯，面不改色，又命人斟了三大杯，笑容可掬的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小兄弟，來，姐姐回敬你三杯。」

「乾！乾！乾！」

「乾！乾！乾！」

一齊舉杯，一齊乾，點滴不漏，豪氣干雲。

小秀才絕頂聰明，察言觀色，已洞悉阿牛的用意所在，也毫不遲疑，一來一去跟黃蜂女郎拚了六大杯。

大小姐眞是一位豪放女，十二杯下肚不曾皺一下眉頭，彷彿是在飲甘泉，喝蜜水，只有眉尖眼梢之間略現紅暈，益增三分顏色而已。

色不迷人人自迷，酒不醉人人自醉，大小姐更美，更嬌，更艷，反倒使明湖春的食客們瘋啦，醉啦，狂啦，大家皆目不轉睛的，如醉如痴的，齊將注意的焦點集中在她一個人的身上。

有那孟浪之人，好色之徒，各端着一杯酒，拚命的向前擠，擠向黃蜂女郎。

「來，大小姐，老夫敬妳一杯。」

「來，美人兒，本官敬妳一杯。」

「來，寶貝，本大俠敬妳一杯。」

「來，甜心，本公子敬妳一杯。」

「來，心肝，本少爺敬妳一

杯。」

「乾啊，乾啊！」

「喝啊！喝啊！」

「請賞光。」

「請賞臉。」

是很賞臉，大小姐舉杯在手，嘩啦啦！的一聲響，將滿滿的一杯酒潑向四週，潑在他們的臉上。

賤，眞賤，這些登徒子非但不怒，反而欣喜若狂，認爲是美人的賞賜，佳人的厚禮，咂一咂嘴唇，舔一舔舌頭，將臉上的酒漬全部吞到肚裡去。

「嗯，好香啊。」

「哇，好甜啊。」

「呀，好爽啊。」

「醇酒美人，果然芬芳可口。」

滿口的諛詞，一嘴的諂媚，聽來叫人直起鷄皮疙瘩，玫瑰女郎冷哼一聲，道：「哼，癩蝦蟆，滾遠一點，別掃了我家大小姐的酒興。」

杜鵑女郎的話更難聽：「哼，臭男人，見不得漂亮妞兒，一見就原形畢露，想打歪主意，當心下次請你們喝尿。」

鐵牛沒理會這些，一心想把黃蜂女郎灌醉，道：「大小姐，阿牛再敬妳……」

芙蓉女郎格格一笑，截口道：「喲，小兄弟，你好偏心，只敬大小姐，不敬我們，難道我們四姐妹就這麼難看，不值一顧，也不怕大小姐喝醉以後會『鬧床』。」

阿牛一怔，道：「鬧床？怎麼鬧？」

芙蓉女郎含混其詞的道：「很好玩，也很可怕，欲知究竟，不妨把大小姐灌醉試試看。」

鐵牛可沒有這個膽，自投羅網，跳進胭脂井，只好勉爲其難的陪芙蓉喝了六大杯。

有樣學樣，牡丹、玫瑰、杜鵑跟着來，每人六大杯，一杯也不能少。

同時，四女可不會偏心，小秀才也得到同等的待遇。

乖乖，不得了，每人六大杯，一輪下來就是三十杯，阿牛自以爲得計，欲在酒上大展雄風，孰料，害人不成反害己，遇上酒中女豪傑，兩個循環七十二杯酒一下肚，黃蜂教的女子依然神情自若，他們兩個難兄難弟却不支醉倒了，伏在桌上。

牡丹女郎嬌笑道：「兩位喝夠了嗎？」

「夠啦，夠啦。」

「想不想再喝？」

「不啦，不啦。」

「現在想幹甚麼？」

「想……想……」

沒有人知道哥兒倆想什麼，言猶未盡，人已呼呼入睡，打起鼾來。

「哼，不中用！」

「哼，沒出息！」

引來了五女的譏諷，也引起在座之人的一陣訕笑。

* * *

不知道睡了多久，當阿牛醒來的時候已是三更半夜。

發現自己睡在一間很優雅的臥房裡，床舖軟綿綿的，羅帳低垂。

不曾寬衣解帶，好像也無人鬧床。

身邊躺着一個人。

不是黃蜂女郎大小姐。

亦非芙蓉、牡丹、玫瑰、杜鵑。

是小秀才王文魁。

阿憨仍酣睡未醒，嘴裡邊嘟嘟喃喃的，嘖嘖有聲的說着夢話，都是一些聽不大清楚的穢言褻語。

霍然，小秀才閉着眼睛，爬到阿牛的肚皮上來，一邊做運動，一邊胡言亂語道：「哇，好爽好舒服啊，好爽好痛快啊。」

接着，渾身打抖，將阿牛緊緊抱住，嘴巴也湊了上去。

「亂來！亂來！」

啪！啪！鐵牛賞了他兩個耳光子，一把推到床下去。

摔在地上，屁股發痛，小秀才馬上痛醒了，起身道：「這是那兒呀？發生了什麼事啦？」

阿牛惡狠狠的道：「媽的，老子正要問你，剛才在幹什麼？」

小秀才想一想，赧然道：「好像在幹那個。」

「幹那個？」

「就是肚皮上的運動嘛。」

「跟誰？」

「像是大小姐，又像是芙蓉、玫瑰。」

「滋味如何？」

「爽，好爽啊。」

「胡扯，這屋裡只有我們兩個公的，沒有母的。」

「可是，的確很痛快，很舒暢。」

阿牛驚「哦」一聲，道：「我明白了，你他媽的是在夢交。」

王八傻呼呼的道：「老大，什麼叫夢交呀？」

鐵牛沒好氣的道：「笨蛋，連這個也不懂，夢交就是在睡夢中幹那個。摸摸你的褲襠，八成已經中獎啦，又叫跑馬。」

小秀才伸手一摸，濕了一大片，羞得他臉都紅啦，恨不能找個地洞鑽進去。

阿牛淡淡一笑，道：「這是正常的生理現象，不必害臊。」

王八道：「老大，我們怎會跑到這裡來？」

「好像是被店小二抱來的。」

（未完・五）

上文提要：蘇東二奔往黃河岸途上，碰到接新兵路過的劉明山，蘇東二與之打招呼，並不提及他告密事，途上又遇鏡泊湖齊管事帶天地雙雄追殺來，蘇東二雖挨了一刀，却也將天池雙雄打得重傷而逃。黃河岸邊，蘇東二順利地與司馬如龍會合，兩位好友互訴別情，並商議如何去開封府救援文昌洞太守往北京面聖……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愛情煞手

太守赴京諫奸黨　子民沿途爭護衛

蘇東二笑笑，又道：「司馬兄，一夜辛苦了。」

司馬如龍騎馬過了石堤，他對蘇東二道：「是我去得及時，差一點文昌洞挨刀！」

蘇東二道：「司馬兄，你有何計劃？」

司馬如龍與蘇東二併馬而行，他似乎早已想好了計謀，聞得蘇東二的話，指着前方，道：「我有兩個方案，其一，咱兩人改裝打扮成軍士模樣混在文大人侍衞中就近保護大人安全，其二則是你我一前一後的一個打前站，一個跟後的，蘇東二，你喜歡那個方案？」

蘇東二笑笑，道：「我喜歡獨來獨往！」

司馬如龍道：「那麼，你喜歡第二個方案了？」

蘇東二道：「司馬兄，我走前面去，你……哈……」

他笑得十分自得，又道：「你不愛聽我吹笛子，是不是呀！」

司馬如龍道：「這事你知道，也是我告訴你的！」

蘇東二道：「那麼，還得請閣下尊耳多多忍受則個。」

「怎麼說？」

蘇東二道：「我在前面如發現情況，自會吹奏笛子示警呀！」

「你吹甚麼笛子？」

「我吹起戰刀曲，使你血脈賁張，準備出刀！」

司馬如龍道：「我接受，我怎麼能拒絕？唉，不聽也得聽呀！」

蘇東二哈哈笑了。

他笑着，向司馬如龍揮了揮手，立刻拍馬疾馳往北，司馬如龍却撥馬在附近一處茶棚，他過去喝茶歇腿了。

太行山區這兩大殺手肩負的這場任務，霍先生以爲十分重要，因爲放眼當今，滿朝之中有誰敢於上殿去參那魏老奸一本的人？

也只有開封太守文昌洞一人了。

* * *

太守文昌洞自從那夜發生東廠番子們刺殺未成之事以後，更激起他回京面聖的決心。

文昌洞心中燃起一股除奸的雄心更見強烈，因爲他已發覺吾道不孤，暗中有人相助了。

十月初二這天正午，太守府大門外快馬十二匹早已備妥，文昌洞從他的部將中調選十人之外，他的小姪女柳青青也與之同行。

別以爲柳青青是個女子，論功夫隨行的十個人中，就沒有一人比她高明。

太守府門外沒起火砲「辟啪」響，文昌洞在府門外先是往空一拜，再向街上衆人深施一禮，便當先策馬而去。

看起來他並未率大隊人馬一同前行，因爲這並非去打伏，他是上朝去告狀的。

* * *

當天夜裡，文昌洞這一行十二人便到了新鄉，文昌洞北上的消息無人知，新鄉地方官當然也不知道，這一夜他們住在街頭一家飯館裡。

吃過晚飯，文昌洞坐在房間中又把寫就的本章再仔細的看了一遍，他列舉魏奸一共二十一大罪狀，足以要魏奸的命。

這時候柳青青走進房中來了。

「舅，我把附近看一遍，沒有可疑的人。」

笑笑，文昌洞道：「很好，妳也早點歇着吧。」

「舅，門外咱們有兩人一班守夜，應該不會出事！」

文昌洞道：「明天以後就不一樣了。」

柳青青道：「舅，我知道，明天過午就接近太行山了，番子們必有埋伏。」

文昌洞道：「所以今夜大家放心的睡好覺，養好了精神應付明天。」

柳青青退出房門了。

她剛走到小院，迎面有個衞士道：「柳姑娘。」

柳青青知道這人是率隊的軍官，她點點頭，道：「你有事嗎？」

那軍官道：「柳姑娘，咱們一路北上，妳可曾發現了嗎？有人暗中跟踪呀！」

柳青青一怔，道：「我怎麼沒發現？」

那軍官道：「相距兩三里，只見這人騎着馬，不疾不徐的在後面。」

柳青青道：「會不會是他？」

「他？誰？」

柳青青一笑，道：「好，我知道了，明天咱們再看，以後便會明白。」

於是，柳青青回到房中睡不着了。

她心中想的是個瘦瘦的，高高的，手持一根手杖的青年人，這人的身手太高了，什麼叫動如脫兔？他就是那種身法，什麼叫靜如處子？他站在那兒便大風刮他也不動，他的口吻……唔，這是個什麼的人物？

柳青青輾轉翻側到四更天才矇矓的睡着。

却不料當她醒來的時候，那個軍官立刻找來了。

「姑娘，事情有變。」

柳青青急問：「什麼事？」

軍官手中拿着一張字條，他對柳青青道：「一大早店家交來的字條，太可惡了，還未拿給大人過目。」

柳青青只一看，冷冷一笑，道：「是很可惡！」

她唸着字條的字：「回頭是岸。」

再看字條下款，竟是一把刀。

柳青青對那軍官，道：「白寫，我舅舅是不會被他們嚇回去的。」

於是，他對那軍官道：「吃過早飯咱們立刻上路，這事別對我舅舅報告，沒得倒使他生氣。」

那軍官立刻往店前去了。

* * *

柳青青與文昌洞走出店外，只聽文昌洞道：「你們都吃好了嗎？」

十個官兵齊點頭，文昌洞又道：「往北接近太行山，大家多多小心了。」

柳青青對文昌洞道：「舅，都安排好了，放心啦。」

文昌洞當先拍馬往郊外馳去，新鄉地方官到現在還不知道文太守已在這兒住了一晚。

* * *

已經走出十多里了，柳青青忽然撥馬而馳，她的動作令文昌洞一驚。

文昌洞只回過頭看了一眼便笑了，因爲他發覺後面奔來一騎，並非別人。

文昌洞以爲這人必是那夜的俠士跟來了。

他還眞的猜中了，不錯，後面跟來的正是大殺手司馬如龍。

* * *

柳青青拍馬攔住司馬如龍，她微微笑了，道：「是你呀！」

司馬如龍道：「巧的是我也上北京呀。」

再是一笑，柳青青道：「那晚謝你了。」

司馬如龍道：「不敢當，比之妳一個姑娘來，我還差一截，妳的表現，令多少男人汗顏。」

柳青青道：「你不但刀利，口齒也利，哈……」

「哈……」司馬如龍也笑了。

柳青青道：「你貴姓大名呀？」

司馬如龍道：「名字重要嗎？」

柳青青道：「你不會拒絕一個姑娘的請教吧？」

司馬如龍發覺這位姑娘不但武功不錯，也很會說話，而且十分吸引人。

他不由多看柳青青幾眼，忍不住的道：「司馬如龍，我叫司馬如龍。」

柳青青道：「司馬如龍，名字倒是好聽的。」

她又指着她自己對司馬如龍道：「我叫柳青青。」

「柳姑娘。」

「太守是我舅舅，我舅舅的武

功也不錯的。」

「那麼，令尊大人又是……」

柳青青道：「我爹早死了，我十來歲的時候爹就死了，我幾乎想去找害我爹的人。」

司馬如龍道：「令尊是……」

柳青青道：「我爹叫柳文堂。」

「中原怪俠柳文堂？」

柳青青道：「你也聽過我爹的名字呀。」

司馬如龍道：「是聽說過，當年十大高手會泰山，只逃走了一個人。」

柳青青道：「你知道的眞不少嘛。」

司馬如龍道：「聽說那一次雙方尚未過招，十大高手中已倒下多人，顯然是中了毒。」

柳青青道：「我娘遍找下毒之人，找了多年未找到，我娘好可憐，她閉門不出已五年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十大高手會泰山，爲的是要結合民間高手對付東海發生的倭賊在海岸的掠奪，眞不幸却中了惡人的陰謀。」

司馬如龍道：「而朝中却出了奸臣賊子，人民便苦了。」

他忽的一瞪眼，道：「妳聽！」

柳青青道：「聽？聽什麼？」

司馬如龍知道柳青青的功力還不到「密音蟻語」的地步，便輕聲的道：「笛聲……」

柳青青在馬上聽了一陣，才點頭道：「是笛聲，聽起來很遠。」

司馬如龍道：「柳姑娘，妳快去保護文大人了，前面必有情況。」

柳青青立刻拍馬追上去了。

* * *

司馬如龍不追，他仍然不徐不疾的往前走着，當然他也看到了什麼。

是的，那是一大片老樹林子，由高高的山坡上一直延伸到一條河岸邊，往北的大路便是由河的一邊消失在林中。

有人曾經這麼說過，野豬林就在這片林子的最西邊，有個故事就是說的魯智深野豬林救林冲。

當然，這兒不是野豬林，但看上去却更見荒凉，也更令人覺得陰森。

漸漸的，笛聲聽得更清楚了，笛聲起自林子的另一端，那至少在三里遠處。

是的，蘇東二的笛聲充滿了內力，蘇東二吹笛子也凝聚氣功，這件事只有司馬如龍心中明白。

司馬如龍心中却在叨念：「別吹了，蘇東二，我已經知道了，你收起笛子吧！」

然而，蘇東二的笛聲更加响亮高亢了。

* * *

蘇東二立馬在林深處，他的四週盡是老山林子，但他的笛聲震波似乎令樹葉發出颯颯响，好强的內功使附近的鳥獸也奔逃了。

一里外的村道上，沒有人聽得出它笛聲來自何處，因爲蘇東二的笛聲太廣了，又好像是來自四面八方。

十八名東廠番子們並不在意笛聲，他們在二當頭尹水天的指揮下紛紛掩藏在大樹後。

尹水天是不知道這笛聲什麼意思，他只覺得心中有些煩躁與冒火。

尹水天忍不住的駡了一句：「這是那個該死王八，吹得人心不寧。」

附近躲藏的一個番子道：「二當頭，好像幾個人在吹笛子。」

尹水天道：「幾個人？」

那番子道：「至少有四個人。」

「你看到了？」

「聽也知道，四方面都有呀！」

尹水天叱道：「去你的，不知道就少開口，四個人在四面吹，他娘的那麼整齊呀，豬！」

尹水天聽出來了，但尹水天不說出來是一個，因爲萬一他說錯便失面子了。

* * *

很靜，但也充滿了緊張，因爲尹水天至少也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前往開封的齊掌事與王子丹、王子壯兄弟二人在開封阻止文昌洞北上失敗，而且齊掌事和王子丹還受傷不輕，趕往石門去療傷，那齊掌事直說有江湖人插手，叫他特別小心從事。

尹水天的人十分凶殘，一棵泛紅的頭髮披在腦後面，他的鴨屁股帽子只掩蓋了大半個腦袋，露出光禿禿的前頂門發着紅光。

尹水天的厚背砍刀是特號的，一棵環抱的大樹，有人看他十刀之內就劈斷。

當昨天齊掌事把開封之事對他提及，姓尹的還拍着胸脯叫三人在石門等着他凱旋。

* * *

此刻，尹水天再看看這一帶他的十八個精挑細選出來的人馬，只見每人提刀擺出準備圍殺的架勢，便也忍不住的點頭笑了。

於是遠處傳來馬蹄聲，尹水天的左手在揮動了。

路中央橫倒着一棵大樹，那是尹水天砍倒的，如果想硬闖，那得繞過林子才可以。

兩邊林子各有九個人埋伏着，若想安全通過，那就得露出幾手瞧瞧。

這是一步狠招，想到的人實在不多，大概也只有陰狠的尹水天才會想得出來。

馬蹄聲越發的接近了，就見尹水天大馬金刀的走到路中央，他站到樹後面，雙目宛如廟裏火星帝君那一雙火目似的，直瞪前面的那一條林道上。

尹水天的厚背砍刀反手擱在肩頭上，擺出一夫當關萬夫莫敵的架式，等着動手了。

於是，遠處的人影閃進林中過來了，爲首的正是開封府太守文昌洞。

文昌洞的後面有十個軍士，文昌洞的身邊便是他的外甥女柳青青。

這種隊勢表明了武官不怕死的架式。

那年頭都知道文官隊伍後，武官在前頭，也就是人們常聽的——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國乃强盛。

只不過如今朝中的魏老奸在弄權，全不是那一回事吧了。

* * *

文昌洞高舉左手大聲吼：「停！」

當然要停下來，路中央橫了那麼大的一棵樹，他們騎馬誰也過不去。

十二匹快馬停下來，這才發覺另一邊路中央站了個大毛漢。

這大漢正是尹水天，他咧開大嘴在咬牙，嘿嘿冷笑得人們全身起雞皮疙瘩。

於是，文昌洞手一揮，有個軍官可就叱叱了。

那軍官勒馬大樹邊，叱道：「這是你砍倒的樹嗎？」

尹水天道：「尹大爺不否認。」

那軍官叱道：「你想攔路打劫？」

尹水天嘿嘿一笑，道：「錯！」

那軍官道：「怎麼說？」

尹水天道：「請你們文大人乖乖的回轉開封府，尹大爺我還會爲你們大人上面說項，不定來個高陞呐。」

那軍官沉聲道：「你是什麼東西，東廠番子，看你們橫行到幾時？」

尹水天反而呵呵一笑，道：「文大人，咱家在此忠告，請回轉吧！」

文昌洞忿怒的大吼：「眞是無法無天了，天理何在，皇上的禮儀何存？」

尹水天道：「文大人，尹某老實一句，你永遠也走不到北京的，何不識趣回馬。」

文昌洞叱道：「本官下定決心，絕不回頭，你們這些跳樑小丑，太過可惡，若不翦除，吾皇社稷何存。」

尹水天道：「休說得那麼嚴重，魏公仍然忠於朝廷，咱們也爲朝廷賣命，何來危機，倒是你這老兒，如此堅持的表態，到後來你會後悔的。」

文昌洞大怒，叱道：「像你們這種狂妄的劣行，已至天怒人怨，你還不下馬受縛。」

「哈……」尹水天大笑，道：「文老頭，你是個不受尊重的頑固派，不值得尹大爺在此爲你說項，如果你要綁尹大爺，何不過來下手。」

文昌洞沉喝一聲，道：「過去，把他拿下！」

就見那軍官用手一揮，大叫道：「跟我過去拿人！」

他當先跳下馬，另外又有四個人也落在馬下，各人拔出鋼刀撲過去了。

尹水天選擇的地方乃林密草長之處，尹水天的計謀就是先收拾文昌洞身邊的侍衛，完了他要好生的把文昌洞羞辱一番，惹他火大，也許他就會殺了文昌洞。

殺文昌洞身邊的侍衛，是用不到尹水天出手的，自有他帶來一十八名東廠番子出手。

果然，當那軍官帶着四名侍衛兵撲到林中還未衝出去，就聽得「啊」聲傳來。

「啊」聲不只一聲，林中已傳來嘿嘿冷笑，就聽路中央站的尹水天叫：「都解決了嗎？」

「二當頭，不夠瞧，都安分了。」

尹水天仰天一聲笑，他把左手伸得高，道：「文大人，你的人馬不夠瞧，我勸你回頭吧，回頭是岸呐。」

文昌洞大怒，叱道：「回頭是岸是本大人要說的，你們這些奸惡之徒！」

他「嗆」的一聲拔出寶劍來了。

柳青青忙道：「舅，你穩着，我去。」

柳青青的刀已指向林中了，尹水天大聲喝起采來，道：「嚄，好標緻的妞兒，我要活的。」

他這才剛把話說完，就聽遠處傳來一聲清叱，道：「柳姑娘，等等。」

柳青青回頭瞧，她心中一喜，原來她以爲司馬如龍走遠了，想不到此刻他才出現。

柳青青有些激動得想落淚，但她又不好意思，終究司馬如龍她才認識不久。

但柳青青持刀守在文昌洞附近，如今只有五個侍衛了，看上去文昌洞似乎陷入進退兩難之境。

司馬如龍就來了。

笛聲也聽不到了。

路上的大樹那一面，尹水天抬頭看過來，他忍不住的咒駡了。

「個王八蛋，莫非就是開封城

插手攪和的那小子?」

他的話雖然聲音不大，但還是被騎馬而來的司馬如龍聽到了。

司馬如龍拍馬大聲吼：「閃開了!」

就見他抖動絲韁一聲吼：「起!」

只見他飛馬三四丈高下，「轟」的一聲連人帶馬過了那棵倒在路中央的大樹，使尹水天也忙不迭的閃到路邊草叢裡。

尹水天當然火大了，他是個十分囂張的人物，當然不容別人在他面前囂張。

尹水天大吼一聲，道：「站住!」

司馬如龍已撥馬過來了，他沉聲道：「你叫我站住?」

尹水天吼道：「不是叫你是叫鬼。」

司馬如龍道：「我不但站住，而且還回過頭來了。」

他邊說邊下馬，那馬自動的走到草地邊，眞自在啃吃青草，不理會人們的血腥場面了。

*　　*　　*

手持木杖，司馬如龍道：「你大概就是人們說的東廠番子的二當頭『追魂使者』尹水天吧?」

尹水天很少人知道他的外號，關洛道上他幹過殺手，那已是十年前的往事了。

尹水天一瞪眼，道：「你小子知道的不少嘛。」

司馬如龍道：「當然，因為我要殺的對象，我總是先把他們底細摸個清楚再下手!」

尹水天嘿嘿的冷笑了。

他幾乎抖着一臉横肉，道：「就憑你?娘的皮，你經得了尹大爺的三刀劈?」

司馬如龍笑笑，道：「用不了三刀，我只需一刀。」

尹水天雙眉一緊，他想到齊掌事與王氏兄弟三個人都栽在這小子手中，忍不住的叱道：「娘的，必是你在開封壞了咱們的大事了。」

司馬如龍淡淡的道：「只不過施以薄懲，也叫你們知難而退!」

尹水天的凶性大發，咒罵道：「操，什麼東西，尹大爺今天侍候你上路了。」

司馬如龍一笑，道：「原本廢話說得太多了，姓尹的，你出刀。」

尹水天雙手舉刀指向天，就不知他的一刀如何砍下來，他的馬步發聲响，沙沙沙的半天才移半尺遠。

司馬如龍的手杖端在他的雙手不稍動，他的嘴角動，那表示他在冷笑。

*　　*　　*

柳青青很注意司馬如龍，夜裡只覺得他瘦了些，但此刻她認為司馬如龍就瘦得很適中，這種瘦是很吸引女性的。

柳青青的心中已蹦蹦跳了。

五個軍士分守在文昌洞坐騎兩邊，因為此刻他們已知道樹林裡埋伏不少的人，到底有多少，只想着剛才五個人進去沒多久便全倒地就知道必然不會少。

文昌洞原是看向林中的，但此刻他却十分注意樹的那一邊，因為司馬如龍就要與姓尹的幹上了。

*　　*　　*

移動是慢的，移動也有目的，尹水天的移動只在找下手的最佳時機。

司馬如龍就卓立如鼎，他似乎表現出泰山崩於前而不驚的樣子，他甚至還在微微笑，那當然是冷笑。

冷笑也是一種挑逗，冷笑總是令人不悅的。

果然，尹水天忍無可忍的大吼一聲：「殺!」

他的厚背砍刀在砍劈中途一共扭轉三個方向，只一看便知道他連壓箱底的「九龍刀法」也施出來了。

尹水天為什麼能當上東廠的二當頭，全憑的是這套刀法，當年追魂使者的時候，就這一手絕活，他在關洛道上吃香喝辣十多年，也砍了不少人。

此刻，他當然不敢稍存大意，出手便是絕招。

刀聲帶起窒人的「咻」聲，再加上尹水天的暴吼，那眞的嚇人一跳。

只可惜他遇上了司馬如龍。

大殺手司馬如龍一連三聲「厲害」，人似游魚般穿梭在一片刀海裡，他仍未拔刀。

他以杖撥弄刀刃七次，忽的一聲冷笑，自尹水天的左邊閃脫過去，就已聽得尹水天一聲長嗥!

「啊……」

那是人們幾乎想不到也看不清的一道冷芒，冷芒出自司馬如龍的手杖，當尹水天刀拄在地，左搖右晃的時候，司馬如龍面對着林深處仍然在冷笑。

司馬如龍不看尹水天，他相信尹水天不死也重傷，因為腰上一刀在冒血，至少也岔了血脈，想動刀是難了。

是的，尹水天無法動手，但尹水天還能叫。

他吼叫的聲音帶着嘶啞：「給我圍緊了，殺……」

「殺!」

「殺!」

*　　*　　*

這聲音緊隨標血的尹水天吼叫而自林深處傳出來。

那柳青青已尖聲道：「小心吶，東廠番子……」

沒等這些番子們圍上來，司馬如龍一聲長笑，立刻往奔來的三個番子殺過去。

司馬如龍是不會等着叫這些番子們把他包圍的。

只見他一路往林中走去，只一照上面，立刻就是鮮血飛洒，司馬如龍揮刀已打倒六個番子，他還往林中迎去，忽聽歪身地上的尹水天戟指馬上的文昌洞，吼道：「快，殺了這狗官!」

另一面七個番子一擁而出，正繞過大樹殺向柳青青幾個人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頭頂樹梢直飛下一個人來。

這個人來得突然，而且身子之俐落令人大吃一驚，眞是時候，他一落下地便攔住七個番子。

還眞嚇了這些番子一跳，全都一怔間，立刻揮刀而上，只不過這人的動作太快了，他的身法也十分好看，宛似在起舞似的閃入七個番子中，誰也未看清他的刀是怎麼出的，更未見他有什麼特別的動作，當他閃到七個番子最後一人之後，他發出一聲哈哈狂笑，雙袖猛一抖間，行雲流水般的躍入林中去了。

尹水天也不見了。

尹水天是怎麼不見的?原來大夥把眼光放在這位突如其來的青年人身上時候，尹水天便痛苦的由兩個奔來的番子架上馬背衝入林中了。

這眞是一場痛快淋漓的搏殺，當一切重歸沉寂的時候，柳青青尖聲呼叫了。

「司馬大俠，你在那兒!」

她叫了兩聲未有回音，却又聽得不知那個方向傳來笛聲。

笛聲帶着幾許的感傷，也充滿了血腥，是的，蘇東二又吹起他那血魂曲了。

他在什麼地方吹呀，那也只有一個人知道，這個人便是司馬如龍。

*　　*　　*

老林中的搏殺就這麼的完了，文昌洞還眞開了眼界，因為他也是頭一回見人如此動刀的。

文昌洞對柳青青道：「一個會用刀的人並不一定稱為俠士英雄，唯有揮刀以維護正義者眞英雄也。」

柳青青道：「舅，有兩位英雄，他們……」

文昌洞道：「是的，兩位俠士出刀了，咱們並不孤獨，是不是?」

柳青青道：「咱們只有五名侍衛了，舅!」

文昌洞道：「夠了，我相信這兩位俠士就在我們左右，咱們走，絕不回頭。」

五名軍士也齊聲道：「大人，咱們絕不怕死，咱們也不回頭。」

文昌洞重重的點點頭，他當先繞過倒在路中央的樹到了大路上，文昌洞勒住馬停下了。

他對五名侍衛吩咐：「挖個土坑，把咱們五名兄弟包裹好了暫時掩埋，他日隆重起回去。」

五名軍士一聽，一齊下馬，他們奔入林中，把死的五個弟兄找出來，附近有石堆，就那麼用石堆埋了五個弟兄，那笛聲更見淒涼了。

*　　*　　*

柳青青又發現一個厲害的高手，這人出手之快幾乎超過閃電，那也是她從未見過的高手，柳青青已發現她的這點武功想要保護舅舅進京，實在不夠瞧。

柳青青雖然如此想着，却也寬心不少。

文昌洞也一樣的心中安慰，江湖上果然臥虎藏龍。

柳青青隨在文昌洞馬後，她輕聲的道：「舅，後來的那個俠士刀法更見犀利，這笛聲……」

文昌洞道：「能人異士各有愛好，這笛聲很能令人心中踏實振奮。」

柳青青道：「但這笛聲却有些淒涼。」

文昌洞道：「我却以為這笛聲有悲天憫人而又忿恨當今豺狼當道的意味。」

於是，柳青青不再言語了。

*　　*　　*

前面已走出這片老林五七里外了，前面有個小鎭，柳青青道：「舅，咱們應該住店了。」

文昌洞在馬上發現路邊一塊界牌石碑，上面刻的是「清河鎭」。

文昌洞道：「住店吧，咱們找一家普通客棧就行了。」

柳青青對五個軍士道：「你們中間快去個人到前面看看，那一家客棧可以住下，要清靜就可以了。」

立刻，有個軍士拍馬往清河鎭疾馳而去。

笛聲似乎不再聽到了。

*　　*　　*

蘇東二剛剛撥馬往山道奔馳，路邊的林子裡傳來聲音，那是平和的聲音。

「蘇東二，你還未走?」

蘇東二淡淡的道：「司馬兄，我還眞為你擔心。」

司馬如龍走出林子了，他平淡的一笑，道：「就為了你出刀殺了七個番子?」

蘇東二道：「他們已經撲近文大人與那位姑娘了。」

司馬如龍道：「我知道，我也清楚，蘇兄弟，我告訴你，文太守的武功不錯，眞要動手，柳姑娘的

少林刀法也足可以抵擋一時，我便可以殺過去了。」

「哈……」

「你，笑什麼？」

蘇東二道：「你已認識那位姑娘了，你已知道她姓柳了，哈……不錯，那位姑娘實在不錯，司馬兄，這一路進京你要多多有所表現了。」

司馬如龍道：「兄弟，你想歪了，我會……」

蘇東二道：「你否認，這是正常的事呀。」

司馬如龍道：「正常？難道我眞的打算攜家帶眷遠走高飛的離開霍先生？」

蘇東二道：「你們雙雙也可以仗義江湖呀。」

「哈……」司馬如龍道：「你好像說成眞的一樣，蘇東二，你還是爲你自己，去思想你的珍珠姑娘吧，哈……」

蘇東二不笑了。

蘇東二木然的想着遠方，他徐徐的策馬而去，於是，那相思曲又吹起來了。

那是令人聽了就酸鼻的曲調。

蘇東二的腦海裡盡是珍珠的影子。

* * *

也不知消息是怎麼走失的，清河鎭出現了十七個壯漢守在這家「李家客棧」外，他們五更天便來了。

當「李家客棧」的伙計把大門拉開來，他還嚇一跳，但這伙計都認識這些人。

伙計衝着一個黑漢抱拳道：「楊師父，你們大伙聽了開封文大人這路上的遭遇，兄弟們誰不拍胸脯跟來保駕呀。」

有幾個黑漢立刻粗聲道：「大人起來沒有，咱們要保護大人進北京。」

再細看這批武館的人，一個個手中握着傢伙，除了兵刄，每個人還帶着乾糧，想是半夜就準備了。

那伙計道：「夠義氣，我都想跟去！」

他對姓楊的點點頭，又道：「我進去瞧瞧，大人是不是已經起來了。」

伙計這才剛回身，柳青青文昌洞已走出來了。

姓楊的武師只一瞧，立刻單膝就跪下了。

他這麼一跪，大伙全跪，文昌洞感動得忙揮手道：「各位，快起來，這兒不是太守府，快請起來說話！」

十七個大漢黑的白的紅的全有了，那楊師父衝着文昌洞施一禮，道：「大人，你爲民爲朝廷玩上命，你是咱們心中好官，咱們自願跟你上北京，大人放心，咱們不支餉也不要錢，只要大人安全到京城，你可不能趕我們走。」

文昌洞道：「各位，不可逞血氣之勇，東廠番子們殺人不眨眼，你們不當兵，沒理由要你們去拚命，還是快快回家去吧！」

姓楊的抱拳道：「文大人，咱們這些人沒家小，都是武館練功夫的人，練功夫的目的何爲，强身之外保家鄉呀，如今朝中出妖孽，這一回只有大人去賣命，咱們雖然是小民，也不想看着大人一人去冒險，咱們跟定大人了！」

文昌洞還未開口，另外十六人又大聲道：「咱們跟定大人了。」

文昌洞看每個人如此堅定，深深嘆了一口氣，道：「人民善良，爲官者情何以堪吶！」

他對身後五個軍士吩咐道：「一路上多多照顧他們，吃喝由我出錢！」

客棧中早飯送上了，但姓楊的拍拍袋子道：「咱們帶有乾糧了。」

嚄，十七個壯漢便在門外坐地，各人啃各人的乾糧，倒令文昌洞甚是過意不去。

倏然間又加入了十七個會武的漢子，柳青青甚爲高興，只不過當她想到東廠番子們個個心狠手辣出刀就要命，她也爲這些人擔憂了。

* * *

穿過一道山溝，谷口那面過來兩個大個子，這兩人一個肩上插着叉，另一個手上牽着牛，兩個大漢走得快，剎時間迎面遇上文昌洞這批人。

這兩人還認識清河鎭的楊師父，楊師父已高聲打起招呼來了。

「喂，艾家兄弟嗎？」

姓艾的兄弟兩人立刻閃道旁，扛叉的是艾老大，他高聲的問：「楊師父，這是幹甚麼？」

楊師父指着馬上的文昌洞，道：「開封府的文老爺，你兄弟還不快見禮！」

姓艾的兄弟一怔，忙上前打拱。

文昌洞點點頭，就聽艾老大道：「楊師父，這全是你武館兄弟呀，幹甚麼的？」

楊師父道：「咱們知道文大人是好官，文大人一路遭東廠番子們狙殺，兄弟們這是保文大人安全上京吶！」

那艾老大一聽雙目一瞪，道：「娘的，我也去！」

他對牽牛的兄弟道：「兄弟呀，你回去對娘說，我上北京了，萬一有甚麼三長兩短，照顧老娘你盡力了。」

那兄弟點點頭道：「去吧，大哥，娘的事你放心！」

楊師父大笑，他對文昌洞道：

「大人，這位艾兄弟，他兄弟兩人武藝精，他們的老爹乃前輩高人艾虎艾大俠，可惜當年泰山大會被惡人坑了。」

原來當年十大高手會泰山之事十分重要，如果十大高手聯合，也不會有今日東廠番子們的囂張了。

文昌洞對艾老大點點頭道：「艾壯士的大名是……」

艾老大道：「草民叫艾文，我兄弟叫艾和！」

他乾乾一笑，又道：「可惜我却不識字。」

文昌洞道：「世上多少不識字的人還知道保家愛國，可嘆那些讀了一肚皮書的人，他們却幹些欺師滅祖之事，實在可恨！」

那艾文扛着鋼叉道：「大人，我們還遇上四十多個番子在七里灣吶，他們會不會……」

「七里灣？」

楊師父一瞪眼，他還回頭看大伙！

有個大漢道：「我家就住七里灣，楊師父，我走前面帶路！」

「七里灣有四十多個東廠番子，你以爲他們會埋伏在甚麼地方？」

楊師父想了一下又道：「喂，有別的路咱們繞過去，不同他們碰面！」

那人指着正北，道：「一邊山一邊水，七里灣就有十里那麼大，沒有別的路，只有一條三個大彎的大路！」

姓楊的忽然對身後的漢子們吼道：「兄弟們，聽到了沒有，四十多個東廠番子等在七里灣吶，做師父的不勉强你們，誰怕，此刻回頭來得及！」

就有人大聲道：「怕個鳥毛，人死鳥朝上，不死當和尚，一兩毛十斤血，五十斤人肉串骨頭，奶奶的，爺們豁上了。」

眞是一口當地土話，可也令每個人精神大了。

文昌洞大爲感動，忍不住只想落淚！

「好，好，一羣有血有肉有骨氣的好子民啊！」

柳青青道：「舅，咱們不再孤單了！」

文昌洞道：「一路走着，但見地方官那副怕死的樣子，他們只當不知本官經過，閃躲得遠遠的，就怕惹禍上身，比起他們這些熱血的人來，他們不配做他們的父母官啊！」

就在一行人又走了五里多，忽的，空中又响起了笛聲，是的，蘇東二的「戰刀曲」又吹奏了。

「戰刀曲」吹奏得令人心神振奮，姓楊的師父忍不住的道：「聽，多雄壯的曲子。」

柳青青在馬上淡淡一笑，道：「各位，我可以告訴大家，這位吹笛子乃是一位大俠客，還有另一個大俠客，他們在暗中保護咱們。」

柳青青回過頭看了一下，又道：「若非他兩人的援手，我們到不了清河鎭。」

楊師父愉快的道：「太好了，咱們還怕甚麼！」

笛聲越來越清晰，也越發雄壯了。

* * *

已經走過一道大彎了，就聽那個家在七道灣的漢子指着一片竹林，叫道：「有人！」

衆人一看，只見四十多個東廠番子發一聲喊，舉刀便往這邊殺過來了。

這其中還有個猴兒模樣的老者，只一彈腿就是三丈遠，這老者的後面，一個桃花面女人緊跟着往這面殺來。

雙方照上面，那猴兒面的老者嘿嘿尖聲笑，道：「文昌洞，你就在陰陽道上快活吧！」

那桃花面女子尖聲道：「老猴仙，少同他囉嗦，殺了走人吶！」

聽得女子的叫聲，便知道這猴兒相的矮瘦老者是何人了。

不錯，當年也參與謀害十大高手的黑道梟雄，人稱「猴仙」的呂太白來了。

那女的也是有名的厲害人物，人稱「秦關狐精」成青玉的，便是她了。

當年呂太白也同「花蝴蝶」東方水兒有一手，但姓呂的還是姘緊了成青玉。

想也想不到，這兩人也出山來了，想是東廠發覺這些日遇上了厤煩人物，才又把他們邀出來了。

* * *

呂太白指着馬上的文昌洞對女的道：「咱們只管殺了這狗官，別的事就別管了。」

果然，那成青玉尖刀指向文昌洞，尖聲道：「文太守，對不起你了。」

她忽然拔身而起，飛身中尖刀已往文昌洞刺去。

文昌洞抖劍斜劈，口中厲吼：「大膽！」

柳青青已出招攔住呂太白了。

這時候清河鎭的楊師父大聲叱：「兄弟們，殺呀！」

再看艾老大，一把鋼叉左挑右刺，三個番子難近他的身，雙方立刻混戰在一起了。

誰也沒說話，好像雙方有約定似的只有搏殺，而且非要殺出個結果才罷手。

文昌洞被女盜成青玉三幾招逼他下了馬，五個侍衞早已加入戰圈了。

柳青青很焦急，因爲她三刀劈過，便知道這個猴兒相的小老頭厲害，她如能撑個十招就不錯了。

這是七里灣最中間，這時候，忽見身後面又閃出十多名番子握刀奔來了。

原來這是採包圍殺，文昌洞這批人的退路也被堵住了，想逃或退走也困難。

這包挾的十多名番子還未撲到，打橫閃出個瘦漢來了，只見他一聲冷哼，道：「司馬大爺就等你們出現了。」

他這是突然現身，十幾個番子還未反應過來，司馬如龍已擠進他們中間了。

眞的是殘忍。

就見司馬如龍身如龍刀如龍，龍行在人羣中，出刀如洒出一道道的極電一般，當他走到這些人的最後面，地上已死了一大片。

司馬如龍大聲吼：「柳姑娘，我來了。」

就在同一時間，蘇東二也到了。

蘇東二道：「還有我！」

司馬如龍平飛掠過去的時候，柳青青手中的刀已被「猴仙」呂太白奪過去。

柳青青刀子脫手往側閃，呂太白用柳青青的刀送上去了，時間上眞是太巧了，正被司馬如龍的手中杖擋個正着，他把柳青青救下了。

司馬如龍與呂太白照上面，先是以杖撥打七次，但呂太白却嘿嘿冷笑，道：「娘的，多年來未痛快的搏鬥了，你小子好像還有兩下子！」

司馬如龍道：「你這老小子終於露面了，呂太白，你千萬別保留，你會後悔的。」

呂太白邊殺邊冷冷道：「小子，你是誰？你怎知道老夫之名？」

司馬如龍道：「當你躺下去的時候，我會站在你淌血的地方告訴你的。」

呂太白尖聲道：「少吹牛，你接招吧！」

這兩個人由路中央殺到了路邊上，好像是個平手。

但另一邊就不一樣了。

蘇東二攔下成青玉，那成青玉也快得手了，却突然出現蘇東二，成青玉這女人只一看蘇東二的丰采不錯，她還吃豆腐的笑道：「喲，年輕輕的來找死呀，不如跟我回家去，夏天給老娘打扇子，冬天爲老娘暖被窩，包你有好處享不盡……哎唷！」

她話未完，蘇東二的尖刀突現，狠狠的戳在她的手背上。

爲甚麼會戳她的手背上？那是她想伸手去摸一把蘇東二的面頰，才被扎了一記。

「你沒良心的，你玩眞的呀！」

蘇東二冷冷道：「妳找野男人找錯地方了！」

「殺！」

這女人也潑辣，挽了個刀花便撞向蘇東二了。

蘇東二是甚麼人物，這女人上當了。

蘇東二的身子只一吸一送的錯半步，好快的一刀切過去，切得成青玉一聲尖嘷，「哎……唷……」

那一刀眞夠快，蘇東二自左至右平刀切，成青玉也被切得立刻標出鮮血來。

她似乎想再殺，但她忽的拔身半空中，大聲喊道：「太白呀，點子太硬了，我快完了吔！」

成青玉邊叫邊逃，直往竹林中遁去。

蘇東二就未再追殺，他擔心再有厲害人物出現，便緊緊的守在文昌洞身邊。

就在這時候，就聽呂太白抖着左手大聲叫：「手，手，手指頭啊！」

他又使他的「神仙一把抓」去奪司馬如龍的手杖，他抓住了，但司馬如龍却抽出一把細長的刀生生把他兩個指頭削掉。

司馬如龍笑道：「手不重要頭重要。」

好凌厲的一刀切，呂太白急忙暴跳三丈高，却在腿上挨一刀。

呂太白標着鮮血就往林中逃，也正是成青玉才逃不久的時候。

柳青青抓回自己的刀便撲向番子們殺去，她要司馬如龍看看她不是個不中瞧的女人。

而司馬如龍還眞的看過去，他的臉上露出了笑意。

文昌洞忽的大吼：「你們這些東廠番子們，中途攔殺朝廷命官，該當何罪，還不住手！」

他不說還好，只一吼間，附近五名番子冒着鮮血奔殺過來。

司馬如龍對蘇東二道：「我不爭功，看你的了。」

蘇東二話也未說，打橫直撲上去。

他的刀法辛辣，當光焰甫出，那已是切過人肉之時，敵人幾乎認不出刀出何處，五個番子已倒下去了。

竹林中漸漸的不再有殺戮了，當姓楊的武師全身是血的走出竹林時候，正與姓艾的碰在一起，姓艾的鋼叉還端在手上，他的鋼叉上有血肉掛在上面。

眞慘，五個侍衛都死了，便清河鎮來的十七個人也全部掛了彩，並死了五個人。

竹林中的屍體橫陳，四十多個番子只逃掉七個，餘下的全死在地上，這光景看得文昌洞一聲嘆息！

姓楊的武師走過來了。

「文大人，小民們至死也要送大人進京。」

文昌洞感動得拍着姓楊的武師的肩頭，道：「夠了，你們已爲朝廷盡了力，回去吧，你們身上在流血！」

姓艾的頓着鋼叉道：「難道大人不再上京了？」

苦笑一聲，文昌洞道：「去，便是只剩咱一人也要往京城奔去。」

姓艾的道：「那麼，咱們一路跟去。」

文昌洞拉住外甥女道：「現在本官只有我們兩個人，不能再叫你們拚命，聽我的，回去吧！」

柳青青只看了司馬如龍一眼，再對十三個受傷的大漢們道：「我舅說得對，你們已受了傷，不宜再動刀，盡早回去治傷要緊。」

有個漢子道：「大人，咱們原打算看着大人進北京城的，就此回去，草民們實不放心吶！」

文昌洞道：「你們已感動本官了，又何必倒臥荒郊令本官內疚？」

司馬如龍開口了。

他淡淡的道：「各位，此去北京，大人的安危就在我二人手上，各位盡管放心的回去吧！」

蘇東二吹起笛子，他當然又吹起「血魂曲」了。

文昌洞對着這些血性漢子們深深一揖，道：「各位的表現可上對蒼天，本官特此致謝，請回吧！」

就見姓楊的武師單膝跪下，後面十一個人也跪下了，大伙這麼一跪，使司馬如龍也感動了。

姓楊的武師道：「咱們這就回頭，但有一句心裡話要對兩位俠士一表。」

他這話出口，蘇東二收起笛子了。

姓楊的高聲道：「咱們重託二位俠士了，但願二位俠士護送文大人平安進京，咱們在清河鎮擺酒致意了。」

也不等司馬如龍與蘇東二表示甚麼，這些人立刻抬着死者，扶着傷的轉回清河鎮了。

文昌洞看看身邊，除了柳青青之外，便是兩個他心目中的俠義之士。

文昌洞對蘇東二與司馬如龍兩人道：「此去北京尚有一半路程，能否安全趕去京裡，全靠兩位大力協助了。」

司馬如龍道：「大人，草民老實一句話，草民原是負有保護大人安全之責，想不到東廠番子們會如此大張旗鼓沿路關卡連連，還好有我這位兄弟相助。」

他拍拍蘇東二肩頭，又道：「大人放心，他們想動一動大人，那得踩過咱們身子。」

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了，他那臉上露出堅毅之色，於是四個人上馬往北馳去。

蘇東二在最後面，他走得很慢，「血魂曲」令他雙目盯着竹林中的屍體而木然。

在那血魂曲中有一段無奈的詞曲！人吶，生長的過程何其艱難，人吶，死亡又何其容易，那高貴的鮮血呀，就那麼卑賤的任人踐踩喲！

蘇東二的笛聲是感動山岳的，他也令柳青青心中生起一股難以高攀之念。

＊　＊　＊

柳青青與司馬如龍併馳着馬，她不時的看看司馬如龍，中又是另一番滋味。

文昌洞不時的一聲嘆息，他在悲嘆着與他同來的十名侍衛，如今竟然一名也沒有了。

於是，他們四人來到石門了。

＊　＊　＊

由石門往西便是娘子關，霍天行便住在娘子關附近的平定鎮郊紫竹林。

其實，這時候霍天行也不太平，因爲東廠番子們知道了他是暗中主謀之後，來了……

文昌洞四人進入石門鎮，立刻由蘇東二帶着找了一處客棧，這一帶蘇東二最熟不過了。

那家客棧也是蘇東二固定住的客棧，就如同他在娘子關必住在「黃土客棧」是一樣的。

大街北頭有個場子，十幾匹牛、馬拴在一起，兩個修馬蹄的鐵匠把火架爐子支在「高陞客棧」的招牌下面，正在托起一隻馬蹄子敲打着。

就在這時候，自客棧中跳出一個伙計迎向蘇東二，這伙計笑得嘰嘰怪聲，道：「是你呀，爺，快三年未見着你上門了，變得稀客了。」

蘇東二落下馬來，道：「伙計，兩間乾淨房間，地方越清靜越好！」

伙計道：「你爺不是喜歡那間小一號的房間嗎？」

蘇東二道：「留着，今夜我們兩人住。」

四匹馬拉上槽了，另一個伙計走過來，他領着蘇東二四人往二門走，還笑道：「前夜裡住了幾十個……」他左右瞧瞧，把聲音改低又道：「住了幾十個東廠番子，至今也不知道他們去幹甚麼了，一時間二院沒客人敢住。」

司馬如龍瞧瞧蘇東二道：「咱們不住二院，兄弟，安全第一。」

文昌洞道：「伙計，把文房四寶送我房中來。」（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梁心齋雖然答應爲皇甫青治療傷勢，但並未全力搶救，故意留了一手拖延時間。蔡根送款到武林殘障之家回來，聽到秋水天和友人談及梁心齋爲皇甫青治病的事，便和萬靜施計，把他的三個女人擄走，要脅他就範，他只好陽奉陰違，暗中買兇擊殺三小，情況危殆，幸得黃半仙援手，才免於難。皇甫青到天津找隱俠黎白復武功，却遇到了福晉……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文·司空羽　圖·可飛

武林滑頭

各取所需作交易　出賣人種復武功

「妾身承蒙公子賜恩播種，得以使小婦人穩居福晉正位，小婦人永生不忘。」竟然跪了下去，皇甫青急忙扶起。

「不要這樣，這不算什麼，有人還以爲我佔了妳便宜呢！」

「別人是，公子則不是，請公子告訴我，也好趁機報恩。」

「不必了，再說妳也沒有這份能力。」

「小婦人雖是一介女流之輩，身手也有限，但我認識一些有份量的人物，也許能略盡棉薄！」

皇甫青又搖頭嘆氣道：「算了！」

「不，公子不說，我就跪地不起。」

皇甫青道：「我因重傷曾使脊椎骨碎裂，後由梁心齋治癒，但武功被廢，迄未找到高手復功。」

「這……」福晉想了一下，道：「令尊和令外祖都具有這等功力，如果能找到他們兩位……」

「就是因爲找不到，而又不宜拖得太久。」

福晉又想了一下，道：「公子，我來設法。」

「妳有什麼辦法？」

「辦法是有，而且一旦找到必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是，咱們要先行商量溝通一下。」

皇甫青道：「眞的有此辦法？」

「當然，小婦人一直把公子當恩人以及另一種身份極高的情人看待，有報恩的機會我那會不報恩。」

「是什麼辦法？」

「請公子先不要問，問了也許你不會接受。但小婦人却以爲，這是一個十拿九穩之法。」

二人商量一會，主要是叫皇甫青保密。

福晉匆匆離去，大約一個時辰後又折了回來。

「成了，公子，走吧！」

「去何處？」

「一個很秘密豪華之所。」

「眞有位高手爲我復功？」

「是的，但一定要看我的眼色行事。」

「此刻去何時能回來？至少要向我的友伴商量一下。」

「來不及了，您就留下一張字條吧！」

「何時能回來？」

「三天以內。」

「我的友伴不會放心的。」

「那也只好委屈他們一下了，反正不超過三天，你一定能回來，而且是武功已完全恢復了。」

皇甫青不願和兩小不告而別，福晉道：「公子，我知道多多少少，你仍然不太信任我。」

「不，我是怕友伴急壞了。」

「這樣吧！三天內，每天我帶來你的物事，叫他們兩位放心。」

＊　＊　＊

這的確是個秘密處所，而且這兒的主人也必是當今的權貴，府中曲欄迴廊、假山水榭，有如大內宮廷。

他被福晉引到內院一個特別院落中。

在這兒，地上青磚一塵不染，奇花瑤草的葉子也像洗過一樣，池水清澈，荷蓋如滌。

總之，這是一個優美而不同凡俗之處。

一個一塵不染，几淨窗明的暖閣中，已有二人在守候，看樣子都在三旬以上四旬左右。

這二人的神態和衣着，都不像普通人。

福晉介紹，一位是安先生，另一位李先生。

她稱皇甫青是傅青傅公子。

安、李二位先生很注意皇甫青，由他們的眼神也可以看出，對皇甫青和福晉的關係有點興趣。

小廝很清秀，但只要仔細一看就知道那是個小太監，年輕的小太監也有個特殊現象。不論是臉上或身上的肌肉，都失去了青春的彈性或韌力，就像切去卵巢的女人極容易蒼老的道理是一樣的。

小太監送上茗茶及茶具。

還有兩種點心，十分精緻。

大約又等了約半個時辰，院中有人進入，但無人出聲。

只見安、李二位先生肅然一站起，迎到門口。福晉示意皇甫青也站起來，也示意要他見了來人表示一點禮貌，這個人是誰？如此鄭重其事地交代。

一個二十出頭一點的華服年輕人負手踱入暖閣，福晉和安、李二人都行禮，皇甫青只微微點頭，顯然有侍從陪來，但侍從留在門外。

這華服年輕人很注意皇甫青，似乎未對他的輕慢表示不悅，只伸手一讓，叫諸人坐下。

這人坐在座位上。

他摘下軟緞瓜皮青帽，小太監雙手接過，放在一邊几上，露出了黑亮的頭髮和辮子。

那瓜皮帽上的翡翠帽正有兩寸長一寸寬。

帽正就是縫在帽緣處的玉，翡翠或瑪瑙等寶石，作爲使帽子戴正不歪，對準鼻樑的飾物。

這種帽子上的飾物就叫作帽正。

衣着是紫綢夾長衫，黃色團花嵌肩。

此人手上倒也沒有戴任何手飾。

他的雍容態度，隱隱顯示了他的超然身份。

皇甫青以爲，這年輕人至少也是一位親王。

這年輕人啜了一口茶，擺擺手，道：「開始如何？」

福晉道：「不知爵爺要玩什麼？」

年輕的爵爺抬抬下顎，道：「問問客人喜歡玩什麼？」

福晉低聲問問皇甫青一下，皇甫青道：「隨便！」

福晉道：「就先玩『梭哈』吧，這可是比較新的玩法，不管贏輸都很刺激。」

皇甫青道：「只可惜在下身上的賭資不多。」

福晉道：「大致有多少？」

「不到一百萬，但只差七、八萬兩。」

安、李二人微愕，似乎很意外，如此年輕，身上有九十多萬兩還說沒有多少賭資。

爵爺道：「玩玩嘛，也差不多了，既是福晉的朋友，如有需要，福晉可以代墊。」

「是啊！傅公子的賭注在兩百萬以內我負責。」

這工夫安、李二人已把賭資放在枱上。

那位爵爺也取出幾張銀票道：「咱們就以一次枱面一百萬兩來玩吧，福晉要不要。」

「不，我來觀戰。」福晉道：「有件事我要先請爵爺裁奪，就是事先我說的事……」

「不成問題，一句話，一句話，那位主兒就在前廳等候，這兒賭局一散，馬上就可以開始了。」

福晉道：「多謝爵爺。」

皇甫青耳際有福晉的細小聲音道：「公子，一定要贏這位爵爺，到末了可以不帶走銀兩，而請求爲你復功，前廳有位大內供奉在待命。」

皇甫青內心激動。

想不到和福晉的霧水關係，居然能幫此大忙，一位供奉爲他復功，功力是綽綽有餘的了。

福晉還表示，這主兒雖是大富豪，却不是個很大方的人，尤其在賭場上，只不過非贏他不可。

以自摸大牌來決定誰先發牌。

那就是把一副全副撲克牌扣在桌上攤開，隨便去摸一張，看看誰的牌最大，大者發牌。

爵爺是一張Q。

安先生是一張九。

李先生是一張十。

皇甫青是一張K，他拏起牌又洗了一次，就開始發牌，本來應該讓上家簽一次牌的。

沒簽牌却也沒有人提出異議。

由此可見，這些人只是會賭「梭哈」，却不會太精。

因爲簽牌是防止詐賭的有效辦

法之一。

「出門」是安先生，明牌是J。

「天門」是爵爺，是一張K。

「末門」是李先生，是一張九。

皇甫青已發了一張十。

賭「梭哈」老手，沒有不喜歡「十」這張牌的。

「十」一對或三條等等，都不算小牌。

就算賭半副牌由小七或小八開始，「十」也不算小牌。

只不過它的承先啓後作用，都極不平凡，任何順子(半副牌自小七及小八開始的)牌，沒有「十」成不了順子。

爵爺的K最大，由他說話，他推出十萬。

「末門」的李先生是一張九，立刻扣了牌。

皇甫青看了一眼，跟了十萬。

安先生是一張J，看了一下也跟了。

皇甫青又發了第二張明牌。

「出門」安先生是一張Q。

爵爺是一張八，已無順子希望了。

皇甫青是一張A，自然是他說話了。他凑成三十萬兩，安先生跟了，爵爺當然也跟了。

第三張明牌，安先生是九，成爲JQ九。

爵爺是隻K，他已是K一對了，成爲K八K。

皇甫青又是一張十、十一對，乃是十A十。

爵爺的K一對講話，他凑成六十萬。

皇甫青跟了，安先生居然也跟了。

可能是因爲他發現爵爺和皇甫青都沒有順子，而他自己有順子的架勢，及未出現的牌太多。

皇甫青是拏着牌發牌的，又發了第四張明牌。

安先生來了一張十，乃是JQ九十。

爵爺來了一張八，成爲K八K八兩對了。

這當然很唬人，有「富爾豪士」的架勢。

皇甫青「刷」地一聲爲他自己發了一張「十」。

他的牌面是十A十十，已是三條了，這自然要他說話了。由於四家(李先生第一張明牌就扣了牌，是一張九)。牌面上除了皇甫青一家有三張十，別家沒有，他也有四條的可能。

爵爺打量皇甫青的牌，道：

「有可能嗎？」

他指的當然是四條十。

皇甫青只出了十萬，共七十萬。

這使人直覺地以爲他不是四條。

到此地步，跟下來的人，每家都下了六十萬，爲何不「梭了」呢？可見他只是三條十而已。

當然，這想法也很危險。

爵爺「梭了」——凑成一百萬。

安先生以爲，若果此時爵爺是三條K，傅公子也只是三條「十」，他的順子就吃定了，看了一會跟了。

這次誰收枱面都有兩百多萬兩的進帳。

當然，皇甫青非跟不可。

揭牌之下，安先生是「順子」。

爵爺是二八二K的「富爾豪士」。但是皇甫青居然是四條「十」。

這工夫李先生面色一變，道：

「不對吧！這恐怕多了一張牌……」

爵爺道：「什麼意思？」

李先生恭聲道：「屬下的暗牌也是一張「十」。」

「這……這怎麼會？」爵爺道：「給你的牌我看看。」

由於大家都攤了牌，皇甫青收枱面時，把牌都推到一邊，有正有反，完全堆在一起去了。

這根本就找不到李先生的牌了。

爵爺道：「你記錯了吧？」

「屬下一共才發了一明一暗兩張牌，暗牌是十，明牌是九，由於出價太高，只好扣了牌，記得清清楚楚，絕不會記錯了。」

爵爺道：「這很簡單，把牌清點一下。」

於是由安先生點牌，由於是由小八起，整整二十八張牌，八——A，每一張都是四張。

一張不多，也一張不少。

李先生呆了，怎麼會這樣？

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記憶，暗牌扣了一張「十」。

如果他有一張「十」，這位傅公子絕對不會有四條「十」。

皇甫青笑道：「第一次與各位玩賭，萬一發生了什麼疑問，那就很不好意思了，還好，還好。」

爵爺狠狠地瞪了李先生一眼，連安先生也對他的輕率很不滿意。

「以後看清了再說話。」爵爺斥責李先生。

「是！」李先生低頭承喏，抬頭時却深意地瞄了皇甫青一眼。

福晋不是內行，她以爲皇甫青的手氣好，絕不會玩花梢。事實上，最後那張「十」是自公牌的一疊牌底下倒數第三張抽出來的。

高手在手中發牌，要弄這種鬼是絕對輕而易舉，即使觀者瞪着眼全神注意也是看不出來的。

那種動作及手法太快太靈巧了。

皇甫青知道李先生懷疑他，却

又無法提出證明。

福晋使了個眼色，皇甫青會意。

他推出剛將取來的枱面道：「既然李先生以爲剛才這一把有不甚明白之處，這枱面由小可來收顯然不妥，該由爵爺收此枱面才對。」

他推向爵爺面前。

爵爺道：「這怎麼可以？點牌之下並未多出一張，証明傅公子是清白的。」

「但由於牌都混在一起，無法進一步清查，小可也不敢十成十保証絕對不會有差錯，而李先生爲人老誠，也絕不會無的放矢，所以，由爵爺收枱面是再合理也不過了，況且爵爺是『富爾豪士』。」

皇甫青此意甚堅，硬是不肯收回。

福晋以爲，皇甫青反應很快，處理得也不錯。

果然，爵爺鄭重宣佈道：「傅公子，你的事本爵已預爲安排了，賭局一散就有人爲你恢復武功了。」

皇甫青站起躬身道：「爵爺的大恩，豈敢言謝……」

「快坐下，別客氣！我們再賭……」

又賭了七八把，皇甫青輸贏各半，等於未輸未贏也。

散了賭局，已是午夜，爵爺交代，以後還希望和他賭個痛快。爵爺說，他從未如此高興刺激過。

然後，由福晋帶皇甫青去見大內供奉。

這位供奉姓胡，是旗人，功力之高，有人說在武林中少有敵手，當然，因他甚少涉足江湖，他到底有多高，無人知道。

胡大爲大約問了一下，就立刻帶他們返回北京。

＊　＊　＊

在一幢民宅中，爲皇甫青復功。

事實上只耗了一天一夜，就完成了。但皇甫青却要自己行功一整天，才算大功告成，完全恢復了。

胡大爲臨行叮囑他，不要告訴別人說是他爲他恢復功力的，皇甫青當然答應了，要表示一點謝意(送上十萬兩銀票)，老供奉不收。

只不過再由福晋轉交，還是勉强收了。

這已是第三天晚上了。胡供奉爲表謝意，傳了皇甫青一招。

此刻皇甫青和福晋在燈下小酌，道：「我不知如何表示對妳的謝意！對我來說，等於重生了！」

「你我不必客氣，我還要感激你呢！」

「在那段灰暗的日子裡，我曾萌生厭世之念！所以我希望有生之年還能以別的方式報答妳。」

「如果你這話是出於至誠，我確有一事相求。」

「只要能力所及，絕不使妳失望。」

「我有個表妹，也是朝廷命婦，她一直未曾生育，只不過，她再不生育，聽說那位王爺要把側室扶正，表妹此生就完了，這位表妹對我有恩……」

「什麼事都行，只有這種事，我不會再幹了……」

「阿青，我求你！因爲我不忍看着她冷冷落落失寵，鬱鬱終生！你救她等於救我一樣。」

「請原諒我！我不幹！」

福晋嘆了口氣，也沒有再要求他。

「明天我要走了。」皇甫青道：「爲了不使朋友們懸念，明天一早我就要上路，不再向妳辭行了！」

「不敢當！後會有期了！」

福晋走後，皇甫青久久無法入睡。

若非福晋，而又遇不上父親或外公，那一年能復功？看來福晋這個女人還是十分重情感的。

大約四更天稍過了些，忽然有人叫門。

他開門一看，竟是一個十分年輕，但衣着並不十分豪華的女人，比福晋還清秀，低頭走入。

「請問您是……」

門外的福晋道：「她就是我表妹，也是我的恩人。」

皇甫青一怔，她還是送來了，可是他怎麼可以老是來這一手？這不是變成小豬哥了？

當然，這和豬哥不同。他要報福晋之恩，似乎非成全這女人不可了。

福晋道：「我走了，明天上午我來接她，她很可憐，而救她的唯一辦法是爲她種上。」

福晋走了，皇甫青連連搖頭。

既然沒有峻拒福晋，這件事就只好勉爲其難了。

這小女人像隻膽小的小白兔，非常溫順。

不論皇甫青如何弄她，都不出聲。

渾身雪白，瘦而不露骨，胸部挺發達，可以體會到，她和男人沒有多少次，那正是剛開過苞的女人所有的繃緊現象。

爲了保險，由四至五更過半，來了三次。

辰時末，福晋來接人，皇甫青把人送給福晋，福晋連連道謝不已，只不過二人分手時福晋拋下一句話——希望直到種上爲止。

當然，也有許多女人根本不能生育，換男人也是一樣。

他們約定，如未種上，以三次

爲限。

＊　＊　＊

福晋並未每天去通知萬靜及小蔡，當初她以爲在天津復功，可以通知兩小，但以後去了北京。

兩小當然十分焦急。

儘管皇甫青留字上叫他們放心，三日必返。但三天半了還不見人影，於是，二人又上街尋找。

冤家路窄，二人竟遇上了多喜的長隨。

這個長隨立刻到酒樓上報告了多喜。

多喜以爲，兩小在此，皇甫青也一定在。

多喜暗暗跟踪，發現他們返回興隆客棧內，這時已是下午了。

這功夫兩小一進室，忽見院中跟進兩個人。

一個是多喜，另一個面孔陌生。

萬靜心頭一驚，眞是「不是冤家不聚頭」了。在天子脚下遇上此人，就更麻煩了，道：「多喜，你眞是陰魂不散！」天津距北京很近，也算是天子脚下。

多喜道：「皇甫青呢？」

小蔡道：「上了街，一會就回來了。」

多喜道：「據我所知，他回不回來都是一樣的。」

小蔡道：「他比你管用！」

「也許他未失去武功時比我管用……」

萬靜道：「多喜，只要你還在『一字併肩會』中，你最好留點餘地，別走上絕路。」

多喜道：「萬能在本會中也只是四大天王之一而已。」

「難道你不聽他指揮？」

「當然聽，但他不是唯我獨尊的。」多喜抬抬下顎，那個三十五六的漢子忽然逼向萬靜，而且出了手。多喜續道：「四大上面還有人……」

小蔡以爲，這個八成是庸手，立刻搶先接下。

那知未出五招，被人家摔了個大馬猴。

兩小不由心頭一驚。

此人似乎並不遜於多喜，有此人在，兩小就討不了好哩。

小蔡爬起來撤下銅拐，咋咋唬唬地掃去。

萬靜不能等小蔡失去抗拒力再動手，突然拔劍，人劍合一刺去，這人不敢輕敵閃過。

萬靜回劍一掃，堪堪掃中，却被多喜接下。

這麼一來，兩小就更不成了。

萬靜和多喜差不多，高些也有限。

小蔡絕對接不下對方十到十五招。

果然，不久「噹」地一聲銅拐脫手落地。

小蔡去撿銅拐，却被此人以脚踏住。小蔡往上逼近蹴出一脚，這人一把抓住他的脚底。

小蔡大駭。

以這人的功力，只要一扭，小蔡的腿骨就要寸斷。

那比失去武功更慘。

此刻萬靜發現小蔡在危急中，放棄多喜來救，又被多喜攔住。

小蔡道：「你不放手，我要宣佈多喜親王和蔡培森等人的一些妙事哩。」

那知這人道：「王爺不在乎，老實告訴你們，在下也頗好此道。」

小蔡道：「是你玩他還是多喜玩你？」

這人並不回答，似要扭他的脚。

這時忽然有一條人影落在院中。

由於夕陽餘暉在屋上照射，未看清是誰。

來人竟撲向這個陌生人！這人只好鬆了手。

多喜一看，不由大爲驚奇，吶吶道：「你……你沒有被廢武功？」

「也有也沒有……」

「這是甚麼話？」

「他們廢得不徹底……」

「你恢復了？」

「差不多哩！」

多喜道：「我就先試試看……」他往上一貼，全是近身的小巧功夫。皇甫青還眞不怎麼輕鬆。

由於福晋送了他一些罕見的藥材和千年老參，千年何首烏，及雪蓮子等，這些藥雖貴重，若平常人服之則無甚效驗，內功深的人服之才能吸收。

皇甫青的內力又增長不少。

三四十招，多喜突然出招。

這一招皇甫青勉強接下，第二招也拖泥帶水地接下了，但第三招奇學他就毫無把握接下。

情急之下，本能地用上了胡大爲教的那一招。

這一招的威力根本不知。

他以爲胡大爲是位高人，就以胡大爲爲他復功可見一般了。只不過他以爲他和胡無直接交情，應該不會傳他最拿手的絕活。

這想法剛進入腦海，忽然出現了他所想不到的事。

只見多喜狠狠地接下這一招，背衣被抓裂。

多喜退出五步之外，一臉驚凜之色。

本以爲他被廢了武功，沒想到比以前更厲害。

苗一葦和司徒明兩人眞可惡，也眞會說謊。

另一個直皺眉頭，也不免會笑多喜，這小子根本未失去武功，竟然說得活神活現，像眞的一樣。

這局面，多喜兩人由穩吃而十分不利了。

儘是萬靜和皇甫青兩人，他們就已夠調理的了，還有個小蔡呢，雖受了傷，也許還能再戰。

多喜和那人走了，小蔡道：「阿青，你如果再遲半步不來，我和萬靜八成是非完蛋不可了！」

萬靜道：「的確，另一個陌生人不比多喜差，皇甫青，你到底是去了何處，我們還以爲你被綁架了。」

「我當然是去恢復武功了。」

「是誰有這麼高的內功？」

「大內供奉胡大爲，但這話只能我們三人知道，千萬不要對別人講，臨別時人家還叮囑過幾次！」

「大內供奉能爲你復功，這介紹人一定非同小可！」

皇甫青說了一切。

當然，他保留了和那女人的一段風流事。

小蔡道：「聽你的口氣，那個爵爺比多喜還有派頭。」

「當然，當然！」

小蔡道：「親王上面還有甚麼大官？」

萬靜道：「你不用瞎猜了，以我的看法，那個派頭極大的爵爺，可能是當今的皇上。」

小蔡和皇甫青同時一震，小蔡道：「那怎麼可能？」

「你們想想看，除了皇上，誰的派頭比親王還大？」

兩小自然相信，那派頭也只有皇上才有。

萬靜道：「至於那兩個安先生及李先生，必是兩個大臣，或者也是親王，問題是福晋爲何要介紹……」

皇甫青道：「第一，我發現皇上很好賭，而福晋和他極可能有近親關係，當然，在場面上不能稱呼他爲皇上。」

小蔡道：「福晋的目的是找人爲你復功？」

「對！」萬靜道：「要爲他復功，一定要皇上說句話才能使一位老供奉點頭。果眞如此，這福晋對他可眞夠關心的了！」

皇甫青道：「我也送給胡大爲十萬兩，只不過皇上還交代過，希望以後還能和我玩賭……」

小蔡道：「這是甚麼皇帝？」

萬靜道：「皇帝也是人，他們成年累月過着單調枯燥的刻板生活，他們更喜歡玩刺激的賭博。」

皇甫青道：「阿靜說得很對！皇帝並非就不太喜歡玩，而是必須板起面孔作出一副神聖的樣子。」

萬靜道：「我們離開北京吧！」

小蔡道：「既然已經來了，我想大家也都是第一次來此，何不好好地暢遊北京城這個古都。」

萬靜也不反對。

至於皇甫青，他既然已和福晋的表妹有那一手，又答應她如未種上，還要三次，就不如繼續幾次，不必再去南方找他了。

＊　＊　＊

這是三小在北京的第十天。他們在西山上看紅葉。

這兒的楓樹成林，綿延數十里，在秋色夕陽下有如一片火海，眞是瑰麗極了，三小一直流連忘返到天黑，才僱馬車下山。

途中經過一段頗爲荒涼的路段，天色已黑，他們忽見疏林中有人在動手，打得草木橫飛。

此刻過路行人稀少，即使有人看到也都不敢管閑事過去看看。

三小却要車子停一下，到林中查看。

皇甫青老遠就不由心頭一沉。

這兩人之中有一人是他的父親皇甫敢。

父子太親近，幾乎只看身材及一些動作就知道了。

況且他的武功又多是父親教的。

和父親交手的人，當然是個頂尖高手了。

正因爲這樣，皇甫敢全力搏殺，也只是平手。

那個高手居然蒙了面。

儘管此人面孔遮起一半，却可看出一頭灰白頭髮，這是瞞不得人的，那軀幹也是老年人的身體。

天雖已黑，却出現了弦月。

林子很稀疏，弦月月光瀉入林中，視野尚可以看清，看了一會，皇甫青大吃一驚。

他差點失聲。

萬靜淡然道：「怎麼哩？阿青？」

「阿靜……那個蒙面的……很像家外公。」

「甚麼，你的外祖父？」

「太像了……」

「這不是岳父和女婿在搏殺嗎？」

「是的……」

「看來他們都毫不留情！」

「對，而且專攻要害。」

「這怎麼可能呢？」皇甫青喃喃地道：「外祖父已証明未被炸死，且和家父在『一字併肩會』中作賤役，已被救出，他們爲何翻臉成仇？」

萬靜道：「阿青，武林中的事，詭譎百出，往往出人意表，你有未想到外公未死，可能是一個陰謀？」

「陰謀？」

「是啊！應該是別人炸他，事

實上却是他炸別人。」

「甚麼，你說家外公自己引爆炸別人？」

「你有未弄清，在那大壽吉日，坐在令外公兩旁五步以內的人物都是哪些人？」

「大概還記得……」皇甫青實在忍不住了，他不忍見父親和外祖父拚命，他向前狂奔，邊奔邊喊叫着：「爹……外祖父……」

只是，他這麼一叫，打鬥的人各退三步向他望過來，一東一西，匆匆離開了疏林，使皇甫青撲了個空。

三小當然是追不上的了。

小蔡道：「阿青，其中之一眞是令尊？」

「那是絕對錯不了的！至於另一位，我以爲也有八成以上，他是我外公赫連光，也絕對有把握。」

小蔡道：「他們二人會玩命？」

「這也是我百思不解的一點……」

萬靜道：「也許另一個不是令外公？」

「應該是的，世上沒有如此相似的人。」

小蔡道：「萬靜，妳剛才說，赫連光老前輩不是被炸而是炸人？這未免有點離譜了吧？」

皇甫青道：「我也以爲這對外公是一種侮辱！」

小蔡道：「在令外公兩邊座上被炸死的都有哪些人？」

皇甫青閉目想着且扳着手指，道：「『大頭刀王』金殿九、『燕子飛』李怡、『鬼影子』陰七和『追風客』蕭寒波。」

萬靜道：「都炸死了？」

「反正他們四人都坐在家外祖左右，爆炸之後，包括家外祖在內，都不見了。」

「會不會像令外祖一樣，當時離座去了別處？」

「這當然不得而知，只不過當時查看四周被炸的慘狀，以及四周竹棚架上的人體血肉等，那四大高手死去是絕對不假的。」

「難道當時只死了四個人？」

「炸船死傷很多，但在看棚中死亡失踪的只有那四個人，因爲加上外祖五人是坐在最後面，與其他觀衆有一段距離。」

衆小都不出聲了。

皇甫青道：「阿靜，請不要懷疑家外祖，他是受害最重的人，事業幾乎全垮，人也差點被害！」

萬靜未出聲，她的想法却不盡然。

上了車之後，萬靜道：「阿青，單就令尊和令外祖二人來說，你比較信任哪一位的人格？」

「都信任！」

「我是說比較的話！」

「還是一樣！」

「不會完全一樣，總會有些微的差距。」

皇甫青想了一下道：「家父。」

萬靜連連點頭。皇甫青續道：「阿靜，你父親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萬靜道：「很慈祥，當然，這是作女兒的看法。」

「他爲什麼要參加那個幫會？」

「阿青，話是不可以這麼說的。正如令外公一樣，他爲什麼要搞漁船？這問題是很不好回答的。」

「這不可混爲一談。」

「阿青，我以爲可以一併來談的，也許不久之後，你就會知道，今夜我說這些話的眞正動機了！」

皇甫青道：「妳這話弦外有音？」

「也許，但目前多說是無益的……」

＊ ＊ ＊

今天小蔡和萬靜在逛廠甸，皇甫青在家練那一招武功，他以爲胡大爲那一招很厲害，只可惜他還沒有悟出其眞髓。

大約一更左右，院門外站定一人，竟是上次福晋介紹的那個女人，低着頭走了進來，而且一直往屋中走去。

皇甫青眞想喝止她。

只不過他答應過福晋，以三次爲限。

大概這兩天月事來潮，証明沒有種上吧？

爲了實踐諾言，只好趁兩小未回的空間上床，這次她也未戀戰，一個高潮之後，就下床稱謝而去。

皇甫青很不自在。

儘管他是爲了報福晋的恩。

正自想着這件事，忽然臥室外又有微聲。

「什麼人？」

「佛爺……」

「是位出家人？」皇甫青仔細一看，是個喇嘛。

「找我？」

「當然。」

「素不相識，找我何事？」

「你勾引朝廷命婦，罪當處死……」

「你看到了？」

「當然，你和多喜親王的福晋有私，多喜親王早已知道了。難道你還要狡賴不成？」

「你們最好不要隨便傳此謠言。」

「你說這是謠言？」

「當然！」他以爲這喇嘛把這女人當作了多喜的福晋。

「我今夜要把你帶走！」

「成，只要你有本事……」

喇嘛四十左右，在學武者來說

，正是經驗已足，而體力已達到高峯狀態。

太陽穴高高賁起，內外兼修。

兩人接實，皇甫青一格，右臂奇痛。

可見這喇嘛天生神力，不可硬拚。

二人交換了十七八招，在招術上，喇嘛偶爾帶些摔角的格式，要是被他揪住，必被摔出。

喇嘛十之八九精於此。

別以爲摔跤不登大雅，其實精於此道的人，要想揪住你也不難，一旦揪上，如你精於此道，又被摔得天旋地轉，頭暈眼花。

這種打法十分少見。但皇甫青處處小心，應付了四十招左右，又來了一個，且立刻動手加入打鬥了。

皇甫青絕對不具備以一對二的能力。

不出十餘招就被逼得在院中退了一匝。

皇甫青絕對不能被擒。被擒即會落入多喜之手。

又搪了五七招，皇甫青挨了一下，立刻又施出那胡大爲所教的一招，由於研究過，這一次威力又大了一點。

後來的喇嘛被掃中一掌，「吭」地一聲退了一步。

兩個喇嘛互視一眼，再次撲上。

當然，再用那一招的效果就遜色多了。

不久皇甫青連連中掌，而被制住穴道。

他以爲立刻會見到多喜，却大出意料。

這兒是個四合院，在一個很長的胡同中。

問話的人也只有三十左右，看其衣著打扮和神態，就可以猜出，此人的地位絕不低於多喜親王。

「你叫皇甫青？」

「正是，你是誰？」

站在一邊的喇嘛之一厲喝道：「你也有資格問這話？」

皇甫青道：「爲什麼不能問？在下自問不認識你們。」

這人道：「你和多喜的福晋有來往？」

「有來往我承認。那是因爲以前在南方，我認識了多喜親王，但後來又不知爲何交惡了！」

「你和福晋上過床？」

「沒有……」他看出，這人可能是多喜的朋友或部下。

如果是的話，問話會注重技巧。

「沒有？到了北京，你們還來往過。」

「那只是巧遇，談了一會。」

「你不說實話，只怕你有麻煩。」

「請問，尊駕是多喜的甚麼人？爲何要管此事？」

「我是他的親戚，管此事是幫他。」

皇甫青心想，幫他幹甚麼呀？他已經丟人現眼了，皇甫青道：「那就請把多喜親王請來一見。」

「你敢見他？」

「身正不怕影兒斜，爲甚麼不敢見呢？」

「如你再不合作，抱歉！我要用刑了！」

皇甫青道：「你不以爲動私刑，有失你們滿人的身份？你們不是經常宣傳滿漢一家嗎？」

「對，但對那些壞人，自應從嚴。」

皇甫青道：「我說的全是實話，不信也沒有辦法……」

在此同時，兩小返來不見皇甫青，還以爲他也外出未歸。直到三更過後，才始焦急了。

因爲皇甫青還囑咐過他們，夜歸要早，不可超過三更天。

就在這時，福晋來了，一問之下不由十分震驚！

她立刻去探聽消息。

他們都直覺地以爲是多喜邀人把皇甫青劫走的。

只不過一探之下，並非多喜。

進一步刺探就有了頭緒。

原來是多喜的對頭，要以「多喜及福晋兩人私通漢人奸細，顛覆朝廷」爲由，整掉多喜的爵位。

有所謂「富者多憂，貴者多險」。眞是至理名言，人在高處，覬覦者多，當然時時都有危險。

只不過，福晋無能爲力。

在這情況之下，連夜託黃門官（太監的別稱）傳話進入大內，拜託了一個人。這是別人所想不到的。

這個人正是和皇甫青有過兩次的女人。

皇甫青作夢也想不到，別人更出乎意料了。

這女人來到一個巨第門外。她乘的是便轎，所以司閽人還以爲是普通角色，但一出示信物，把門房嚇了一跳，因門房剛才大聲斥喝過。

急忙一邊入內通報，一邊迎接入內。

內廷后妃嬪婕等皇眷，都有一本「寶褶」，類似男性的腰牌，也就等於一份身份証明，輕易是不會示人的。

原來這也是親王府。

此人昔年爲了爭娶多喜福晋，差點械鬥。

後被先皇召到金殿上把兩人斥責一番始罷。

當然，仇恨反而更深了。

（未完・十）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每本HK$32

末日狂奔（奇俠司馬洛故事）

「末日血清」是一種毒性極强的藥物，有一批人正受這毒藥控制威脅去進行一項大陰謀。

司馬洛一定要在末日到臨前瓦解這個陰謀，他已在與罪案及時間競賽。

馮嘉 著





每本HK$30

女煞星（奇俠司馬洛故事）

天女教，並不是每個青年男女都可以參加。少女貝貝參加了天女教後失踪，但她却不像別的少女般被賣作女奴，而是和她隔別多年的母親——金魔女一起，成爲專買女奴的胡爾辛親王的貴賓，經常參加他的荒淫宴會。到底是怎麼回事？

馮嘉 著



每本HK$32

鬥智威龍（四大名探故事）

世界四大名探，美國的麥昆、英國的包維、比利時的梅萊和香港的施宇，接受香港億萬富豪滕子固的邀請，接受了一宗模擬案件的挑戰。

案件看似簡單，其實峯迴路轉，案中有案，四大名探在層層碰壁之下，終於撥開雲霧而見青天，揭發了案件的真相。

沈西城 著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
香港電視服務站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